



蜀中唐门

作者：熊沐

电子书制作：知识混子 | 8x8.page

时代文艺出版社

作者简介



熊沐，本名高光。生于 1952 年。满族人。编剧、作家。曾在八十年代写纯文学小说，先后在全国获各种奖项。武侠小说以写感情和故事见长。第一部作品为《骷髅人》。以熊沐为笔名的武侠小说在大陆发行三十八种(部)，在港台海外发行二十余种(部)，在东南亚甚受欢迎。

共创作 39 部作品，由延边人民出版社和时代文艺出版社出全。先后著有历史小说《秦王恨》、《虎符》、《西施泪》、《岳飞与秦桧》、《孔子》《司马迁》六种(部)，为昆仑出版社出版；现代小说《生死荣辱》由作家出版社作家文库版。现代小说《北方图腾》由昆仑出版社出版。编剧作品：2007 年电视剧《夜幕下的哈尔滨》导演：赵宝刚、2006 年电视剧《我想有个家》导演：郭少雄、小说《挣扎》由中日改编合拍电影《葵花劫》，在日本大受欢迎。

第一部 夺粮之战

第一章 合卺毒酒

人生两大喜事，说是：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好大喜功的人说洞房花烛夜是小登科，金榜题名才是大登科。

洞房是金镶银嵌的，杯是玉杯，酒是回鹘的葡萄美酒，把臂交饮。一条白生生的玉臂伸过来，透出处子香气，一双媚眼着男人，声音如磁如珠：“郎君，妾一生都交与你了，你看可好？”

谁不沉醉？

两人坐在床上，只穿着中衣，但那透体的香气隐隐传来，惹来他男人的激动。

女人一笑，千娇百媚，把酒杯置于他手，轻俏一笑：“拿着！”

她脱下衣服，把中衣脱去，再脱去亵衣，露一身雪白肌肤。

虽是坐姿，腰也一搦，臀也圆圆，两乳直挺，再披散了秀发，真个是美不胜收。

正在眼热心跳，她却伸手，来替他脱衣，说道：“饮一杯交杯酒，不可有衣，你看可好？”

脱下衣服，他也坐在床上，两手端杯，神情尴尬。他是男人，一介文人，体魄自是差些。

女人情热，突地抱他，叫道：“公子，叫我，叫我！”

“惜情，惜情！”

“唐逸，唐逸！”

越叫越急，越叫越亲。

女人紧紧搂住他，泪水如泉：“唐逸，我真的很爱你！”

可惜手里有两只酒杯，不然手就很忙碌。

× × ×

“喝吧！”

两人对视一笑，情意深如海，尽在不言中。

两条手臂再交互过来。美哉，玉臂雪肌白，美酒琥珀醉！

蓦地响起了胡笳声，胡笳阵阵，在院里震响。手鼓也咚咚地响起，有人叫吼，喝醉的人跳起舞来。

是黑汗国的富商莫奴生在哨叫、跳舞，黑汗国人的舞蹈像风，脚在急急踩踏，大地也颤。听得女人咯咯地笑，放荡的回鹘美女索雅笑起来像是风铃。

鼓声响在心底，唐逸心跳更急。

惜情轻声道：“喝了这杯交杯酒，我们就睡。”

她眼眉一耸，令唐逸心动。他是唐门的长公子，十四岁就有过美人，可惜情更让他动情，她太美了。

唐逸吟道：“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

惜情说：“公子，这会儿还有心思说诗吗？”

唐逸一笑，忘了，此情此景只堪忆，哪能以诗尽言？

× × ×

惜情说：“公子，喝了这杯酒，我一生一世都是你的人！”秀发披肩，几拥入怀，香气阵阵，直沁心脾；蛾眉淡扫，秀眸怀情，美乳玉胸，令人沉醉。更有手里一杯酒，说着一生一世的承诺，此时此景，尽善尽美矣！

正要饮酒，忽地看到惜情的眼里闪过一丝不忍，唐逸问道：“娘子不乐？”

惜情笑：“我乐，乐不思蜀。”

唐逸大笑：“用此典可是不对，我们正居蜀中，从此你一生一世都得在蜀中过，怎么叫乐不思蜀？”

惜情说：“妾身知错了。”她拿起唐逸的手，在她的身上来来去去抚摸，那是一次承诺，从此身心都尽属痴郎。

浅浅玉杯，辉映光芒，玉臂缠绕，像是许诺一生一世，喋唛小口，喝下了那一杯酒，柔情似水，媚眼如丝，轻悄悄地叫：“唐郎，喝啊！”

心里如蜜，一仰头，喝下了这杯酒。

× × ×

就像是有一条线扯着身心，一下子揪紧，五脏六腑都如火灼，唐逸身子一挺，惜情抱住了他，放倒在床上。他说不出话来，内脏如沉入了石块，一块块，都塞满了。他张口，用尽气力，勉强张开了嘴，但吐不出一个字来。他说不出话来，只觉得他要死了，马上就要去地狱，做一个冤死鬼！

× × ×

惜情把他放在床上，拿起他的两条臂，看着，他的眼睛也能看到，自己的两条臂变了，他要像鬼一般尖叫：两条手臂变绿了，看得透明。那是被毒得透透的两条手臂，如同在灯纱笼下的碧绿，而且透明。

惜情把他放好，再下地去，洗她的手，洗得很洁净。再来躺在他的身旁，拿出一粒药来，吞下去。她大叫一声，那叫声很响，像是见了鬼一般。

她就昏过去了。

× × ×

咚咚咚门响，是爹。他叫道：“逸儿，逸儿！”

没人回答，唐逸想答话，但他连嘴唇都张不开，瞪眼看门，心有不甘。来了许多人，咚咚砸门，叫道：“公子，大公子！”

唐逸有三个妹妹，他是唯一的唐家公子。

砸了很长时间，门被打开，扑进来一阵风。

爹在前，正要扑向唐逸，身后的莫奴生叫道：“唐六爷，不可！”

他拦住唐六，吼道：“不好，像是中了毒！”

人都挤站在床前，看着唐逸，看着惜情。

× × ×

莫奴生说道：“像是中了很厉害的毒。”

回鹘美女索雅耸着高高的胸，悄声道：“快拿那碧玉珠来！”

碧玉珠是回鹘这一次送来的解毒至宝，珠子拿来了，她的手很美，很丰腴，拿着珠子，犹豫着不知放在哪里。

张用说道：“放在他口里。”

众人叫道：“小心有毒！”

张用抄一喜色红布在手，拿布垫住，用手一捏他的嘴，捏不动。再用力掰，掰得开了一条缝，珠子放入口里。

吐蕃卓书公子说：“扶他起来，坐起来。”他与张用两人扶着唐逸起来，坐在床上。珠子半含半吞，众人眼叮叮地看着他。

唐逸不能吐声，但看到了娘，她慌慌张张地来了，还是三妹扶着，她叫道：“怎么了，怎么了？我的儿啊！”

娘号啕大哭。

爹也慌乱，爹经过大阵势，从来不慌，活了十八岁，头一次见爹如此慌乱。

他看到了所有人的眼色，哀怜，惋惜，叹气。

看来碧玉珠也救不了他，他只有一死。

× × ×

两个戴着手套的人把死去的惜情抬走，她已穿上衣服，是那两个男人为她穿上衣服的。所有的男人都盯着她的身子，她的身子雪白如玉，那是处子的身子，本来是供他享用的，但她死了，因为杀了他，毒倒了他，惜情怕受苦，自己服毒而死。

两个男人给她穿衣服时，不敢抬头看，她如睡着一般，脸色仍是那么媚气，艳丽动人。给用门板抬出去时，有人赞叹声声。

× × ×

屋里静下来，只有他一个人在床上呆坐。

他们想把唐逸扶下，躺在床上。但他的身子骨是硬的，再也不听他们的，扶不动，扳不倒。几个人要扳倒他，蓦地爹喝一声：不要动他！”

爹不忍心，看他们像是搬弄石头一般，怕他受不住。

但他只是一块能睁眼的“石头”，有什么怕的？

× × ×

天黑了，所有的舞蹈音乐都没了，酒也罢饮。来庆贺大婚的人足有上千，都是富商达贵，有大宋朝的官员、黑汗国的富贾、吐蕃的公子、回鹘的美女、西夏的要人，他们都回屋子里静坐。来贺人大婚，贺出一个呆如木乃伊的公子来，还有什么话说？

× × ×

唐逸坐在那床旁，眼睛望去，蓦地望到了一幅图画：在一间房里，那个黑汗富商莫奴生正与回鹘美女索雅调笑，索雅的身子像蛇，一扭便脱开了他的手，莫奴生显得猴急，去抓她。索雅挣着，要说什么。

唐逸此时浑然忘却了自己，心想：要能知道他们说些什么，岂不更好？

正思想时，真就听到了索雅的浪笑。那笑是鼓励男人对她更加不轨，莫奴生更放肆了，手直伸出去，捉住她的肩。乖乖，她的肩被莫奴生一提，竟是那么斜斜削削，十分有味儿。莫说！是莫奴生，就是唐逸大公子看了，也怦然心动。莫奴生悄悄解开了索

雅的衣服.....

唐逸闭上了眼，不看了，不好意思再看。可是闭上眼也无用，他仍能看见。他看到房内的人，那人是张用，大宋的总兵张叔夜之子，他是爹的好友，他拿出了一条棍子，那棍子是一节节结好的，便成了一条长七尺的长棍，他过来听听隔壁，似在听声。隔壁大辽公子耶律重恩在写信。他奋笔疾书，在写一封很重要的信。

唐逸的洞房是与客房相隔几堵墙的，他怎么能看得透那些人做什么？莫非他真的成了鬼，身子飘移飞荡，来去无形，方才能看到那些隔墙的人？他想动，但不能动，他想移开他的头，但他的脖子是僵死的，只有一双眼睛能动，只有眼珠能动，他的眼珠很吃力地移动，看到了桌案上的两只酒杯。心里一动：是谁想害死他？只是他的妻子惜情？或是另有其人？

他再看一就是 he 不想看也不行，闭上了眼，他仍能看到隔着几堵墙的人——那是女真族的乌里布，乌里布说，他要与唐逸结成兄弟的，只待他成亲以后。如今他不用与唐逸结拜，正在收拾他的包袱，匆匆要走。

他的眼睛再向远看，看到西夏国的红顶天来到了爹娘的房前，满面笑容，叫道：“唐六爷，开门！”爹问道：“是谁？”红顶天笑道：“我是红顶天，为大公子事，特来拜会唐六爷的！”爹开了门。不好，他的腰里挟一柄刀，刀挟在他的腋下，刀柄冲下。

他想干什么，刺杀爹娘么？

唐逸想叫，想吼，但一个字也吐不出来，洞房冷冷清清，红烛烧泪，惨兮兮照着他一个呆呆凝坐的木乃伊，焦急把他的眼睛烧红了！

第二章 步步紧逼

唐六爷不会武功，他看出红顶天来意不善，突地喝一声：“来人！”

来了两人，蜀中高手廖十恶，贱女人卑三娘。

红顶天笑笑，说道：“来多少人也无用，唐六你只要说一句话，一切皆休！”

卑三娘走向他，手如疾电，倏地伸出！

这女人称“干手卑三娘”，手下功夫一定很快。但她一伸手，手指未直，便被红顶天掐住，他伸出两指，喝道：“要命不要！？”叭地一抓，便握住了卑三娘的中指与食指，大力一推，卑三娘便退出几步，颜色大变。廖十恶更凶，手里推出两只枪，唰地一声刺来！红顶天喝道：“退！”叭地一击，廖十恶脚下听喝，咚咚退了几步。两人再不敢出手，只是怒目盯住红顶天。

红顶天喝道：“唐六，你蜀中距我西夏西平府不远，你要不听我的，早晚是祸！”

轰地一声巨响，门被撞开，进来了女真族的乌里布，他哈哈大笑，说道：“红顶天，我就不尿你什么西夏！你有本事不冲唐六爷去，冲我来好了。”

他身后随之而来的，是回鹘美女索雅、辽国公子耶律重恩、黑汗国的莫奴生、吐蕃公子卓书。

吐蕃公子卓书是一介书生，他卓而不凡，只是冷冷笑着，缓缓踱着公子步儿，一屁股坐在椅上，像是旁观者。那索雅笑嘻嘻，也是袖手之人，只有黑汗国的莫奴生满面不忿。

唐六此时才知，他们都是各国派来觐他蜀中豪富唐门的，人人咄咄气势，汹汹恶心，要把唐六爷一家吞进肚去。

× × ×

红顶天道：“各位来贺大婚，怎么都对唐六爷有兴趣？”

索雅笑得媚人，竟用她的后臀去蹭莫奴生，说道：“唐六爷的钱太多了，看看给能不能分一点儿。”说罢像是玩笑，竟咯咯而笑。

红顶天威势一逼，两眼暴出凶光，逼向索雅，那一股气势逼得她不由噤口，两道目

光似剑，寒气逼来，令她冷噤不已。只是目光一逼，便使索雅不敢再笑，若是动手，必是骇人！

卓书笑笑，说道：“红先生能不能放过唐六爷一马？今夜本是唐六爷的大喜日子，不料得唐大公子被毒，如是红先生能放过唐六爷，在下必是十二分的感激。”

红顶天冷哼一声：“你算什么？”

红顶天说完一句，手便一伸，那抓钢裂铁的巨手便拿在卓书白白嫩嫩的手上。索雅尖叫一声，看来卓书公子的手是完了，被他一拿一捏，不碎也成弯曲，哪里还忍心去看？她料得那卓书必会尖声面叫，忍不住痛。

可卓书只是眼盯红顶天，笑嘻嘻道：“红先生抓着在下的手，让人以为红先生不喜欢美人，只喜欢男色哩。”

他一句讥讽话一吐，红顶天大惊，满面羞红，却不知放手，一时愣住，不知如何是好。看来他是看错了，这个卓书是一个深藏不露的高人。

女真族的乌里布手一掠，像是无心，却是一扫，正要扫在卓书的腕脉上，卓书一笑，身子一退，复再坐下，笑看他们几人。红顶天得乌里布解了围，不由得心叫惭愧。

× × ×

人都坐下喝茶，再复无声。

唐六忽地颓丧万分，他朗声说道：“有什么事，几位说好了，何必这么闷闷不语？”

× × ×

索雅笑说道：“回鹘王命我来求唐六爷，下次再多买些粮。”当然不只是多买些粮那么简单，当着众人的面儿，她只能这么说。

红顶天说道：“西夏一向与唐爷交好，这一次派我来，要唐爷一个示下，但愿唐爷能帮忙。”红顶天只说求帮忙，却不说出什么事儿来，显是不愿当众说破。

突地女真族的乌里布大笑，说道：“我大汗只有一求，就是与唐爷交好，舍此别无

他求。”他傲四顾，十分狂妄。耶律重恩看看那个女真狂人，心头念念。众人都知道，大辽再不复是东北强国，此时在女真金人的强大攻势下，国势日微，几欲灭国，他看着乌里布，自是又恨又怨。

莫奴生看看唐六，看他十分颓丧，说道：“唐爷不必着急，我们要的粮食也不很多，只要唐爷帮我弄到，我自会带回黑汗。”

看着莫奴生的强悍身材，不由人不信他的话，黑汗虽说是离成都府最远，中间或是过吐蕃，或是过西夏、回鹘，但黑汗人凶悍异常，或许他真有法子。

× × ×

唐六忽地抬头，说道：“今岁大旱，我也知道。黑汗国、回鹘、吐蕃、西夏都缺粮，只不知你们要多少？”

莫奴生鹰目一瞪：“七十万石！”

索雅笑笑：“八十万石！”

红顶天大叫道：“九十万石，所有成都府的粮食都是我的，谁也拿不走！”

只有卓书不语，人都看着卓书。卓书说道：“我只要五十万石足矣，川熟天下足，唐六爷是成都巨商，能否拿出五十万石粮食，让在下去解救吐蕃千万人的性命？”

红顶天大叫：“放你娘的屁！你缺粮食，我西夏不缺？为闹粮荒，我那里的人把树皮都剥光了！”

索雅叹气道：“吃树皮有什么了不得，回鹘人如今都在吃观音土。我来时，已死了几十人，都摆在宫殿外……”这美女忽地流泪，说道：“唐六爷，我回鹘王有话，你要什么有什么，只要拿出粮来，回鹘一国供你长生牌位！”

几人正吵，忽地唐六站起来，他的身板再复挺直，说道：“我要进去歇息了，我能拿出七十万石粮食，只是你们养明白了，给谁？”

× × ×

唐六走进去，他扶着妻子，妻子已是站不直了，马上就要倒在地上。她想着心肝儿子，心疼欲碎。

× × ×

箭拔弩张，几人已势成水火。

粮食给谁？

索雅咯咯一笑，说道：“我走了，我不会放弃的。”

红顶天也冷哼一声，说道：“我必会拿到粮食，若是拿不到，我情愿自尽！”

卓书一笑，说道：“我不会自尽，要救我吐蕃饥民，临来时，把我的家府都烧了。”

卓书的话让人畏惧，如是他连家也不要了，这一次对那七十万石粮食是志在必得。

众人中，只有大辽公子耶律重恩与女真族人乌里布两人对粮食没有兴趣，但也紧盯着几人。耶律重恩说道：“依在下看来，粮食虽说是有的，但各位都要七十万石，怕一时也难齐，莫不如各位都回国去，自想主张好了。”

乌里布突喝一声：“不可！”

众人不料他会如此大声，都是惊异看他，乌里布怒声道：“耶律公子不饥，自是不知饥民滋味，要你饿上几天，你也急着要粮。”

耶律重恩冷笑，说道：“金国不饥，你来这里做什么？”

乌里布大笑，那笑十分狂妄，分明不把众人看在眼里。他说道：“你辽人也不饥，眼下只是性命不保，你不在辽国护着你那小皇帝，来这里做什么？”

谁都知道，辽与金国如今正在交战，金人正在追杀辽国的天祚帝，曾显赫一时的大辽眼看不保，乌里布一语，也是逼耶律重恩。

耶律重恩恨得握紧了拳头，怒道：“我杀了你！”

乌里布悠然道：“你杀不了我，只怕你一回辽境，就会被大金国的勇士砍了头！”说罢哈哈狂笑。

×

×

×

众人不念乌里布的狂态，乌里布朗声道：“大金做事，自是勇士行为，敢做敢当。你等哪一个得了粮食，最后我必是帮他护送，一直到贵国。只是在这里谁拿得到粮，就看你们自己的本事了！”

说完了这话，乌里布哈哈大笑，推门而去。

×

×

×

唐六爷坐在床头，抚摸着妻子的手，只会说：“别哭，别哭……”口里劝着，眼中不由得也流泪，妻子的手冰冷，她在抽泣，儿子只是一个木头人了，他再也不是唐门的大公子，只是一具有气无力的木乃伊，她有儿等子无儿，哀伤的妻子几乎要疯了。

门推开了，进来了美女索雅。她咯咯一笑，看着泪流干行的两人，突地说道：“唐六爷，我回鹘有一个冷泉，叫骨泉。”

唐六不语，有泉无泉，与他无干。

索雅再说：“那骨泉有一样好处，就是中毒深重的人，都会在骨泉里解毒。”

唐六的妻子突地啊一声叫出来。她想到了儿子，要儿子去那个骨泉，去，去！

唐六说道：“你能治好我的逸儿？”

回鹘美女咯咯而笑，她的手柔若无骨，拿来轻轻拂着唐六的手，说道：“六爷放心，我会治好他。只要一个月……”

唐六霍然而立：“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索雅不笑了，她冷冷地说：“你给我七十万石粮！”

唐六道：“好！你一月后来取！”

索雅笑了，说道：“好，我要带走大公子。”

唐逸坐在床头，看得清清楚楚，像是梦，又不是梦，能看得到娘的眼泪，看到几个人在吵，在争着要粮。

×

×

×

门咿呀一声推开，进来了一个人，他对着唐逸的耳旁说道：“想不想看看你的小娇妻怎么活过来？”

唐逸不能动，也不能出声，只是眼睛一闭。那人居然能解他心意，吃吃而笑：“不愿意见她？知道了一个古理，最毒妇人心？她还算是妇人，只是一个小丫头罢了。有一句古话，叫心病还须心药医，你懂不懂？”

唐逸的心噗噗跳几下，能听得见自己的心跳，他赶快眨了几下眼。

点

那人吃吃再笑：“对了，你去看她，说不定会救了你。”

×

×

×

那人抱起唐逸，他个子有一点儿矮小，抱着唐逸，十分不满：“这么重？死沉死沉的。”他抱起了唐逸，说道：“从哪里走好？”

正在走，忽听得有脚步声，唐逸也知是爹娘来了，与那个美女索雅一齐来，要带他去洗那个骨泉。如是他能出声，一定会叫出声来，说不定去洗那个骨泉，能救他一命。

那人居然知道他心，咯咯笑道：“洗骨泉能洗去邪毒，那是作梦！”

他身子一纵，从窗口跳出，一跃无踪。

×

×

×

那矮人抱着唐逸，一直窜出，飞过几堵墙，来到了唐家堡外，方才喘一口气道：“好，他们再也追不上了。”

那人把他放在一匹马上，唐逸竟坐不住，一松手，人便咚一声摔在地上。摔得唐逸咚咚响，竟不知疼。那人大惊，说道：“完了，你只是一个废人，再无用了。”

唐逸心道：我无用了，生不如死，你把我丢在路旁，车马一碾一踏，我就没命，岂不更好？但那人不理他，只是说道：“我带你去看你的媳妇儿。”说罢上马而驰，急驰而

去。

马急急驰过一片树林，再过一片山坡，到了一条冈上，远远看到一辆车徐行，到了坟场，那车停住。这人说道：“你媳妇儿就在那一口棺材里。”

唐逸心里苦，他哪里看得见他媳妇儿？那山冈在他的后头，他怎么看得见？他闭上了目，忽地看到了，他看到了！

——冈上有几盏灯，在飘飘摇摇，灯下几个人在挖坟，听得到吭吭的掘土声。

唐逸隐隐觉得不妥：他们是惜情的亲人，看到她殉情而死，便带她回家，总不该到了这冈上，便把她埋了吧？不回去对主人有一个交代，怎么行？

如果那个带他来的矮人知道他能看得清楚，会吓得扔下他落荒而逃。他竟能从自己的后脑处看身后，不是鬼，哪一个人做得到？

几个人干得很快，把棺材推入土中，再培土，弄起了一个坟包包儿，再从车上下一个墓碑。那是一块木板刻的碑，上面写着几个字。唐逸竟连那几个字也远远看得见，那是“唐门儿媳阙惜情之墓”。

几个人埋了惜情，起身走了，车声粼粼，渐渐去远。

带他来的人出声道：“他们走了，他们走了，但还会有人来的。”

唐逸哪知道会不会有人来？他也没有主意，他的身体只是石头，除了一双眼，再也没有哪一处会动，他怎么拿主意？

天更晚了，听得见吱吱喳喳的鸟声，夜鸟掠翼，扑簌簌飞过，惊起了一片鸦噪。还有什么人会来，来这乱葬冈子做什么？

真的有人来了，他也听见，那个矮子也听到了，他们躲在一旁，看到来了几个大汉。几个人都武功极高，驾着一车，到了乱葬冈子，指着那坟，说道：“就是它！”

几个人放手开挖，只一会儿，挖出来了惜情。棺材也不要了，把人从棺材里抱出来，放在车上，叫道：“好了，我们走吧。”

一个大汉说道：“把坟再埋起来。”

就见他们从车上再抬下来一具死尸，那也是一具女尸，放在棺材内，把棺材丢入土中，再埋土。荒冈上就再起一座新坟。

× × ×

矮人抱着唐逸再上马，一直奔远处而去。马背上颠得很厉害，但唐逸无知无疼，也不知道苦楚，只是任他颠簸，看看颠了一夜，到了天明，方才到了一座山前。

那人笑笑，说道：“终是到了，这一次看他怎么说？”

这山是一座好山，山境清幽，秋树黄红，隐隐点映在难得一见的翠色中，更是好看。那矮人从马上跳下来，对唐逸说道：“这是梓州的万境山。我带你去看一个隐居的高人。”她呲牙一乐，唐逸方才看出她是一个女人。她去泉旁洗濯，把长发放开，梳成一个髻，再洗去脸上的灰尘，更显得光彩夺目。看她小小蛮腰，纤纤素手，脸上的茸毛也在阳光下隐隐约约，真个是一个不染凡尘的处子。

她嘻嘻一笑，说道：“你这个人真是大少爷，听说你从前只是一个荡子，这一回是报应了。看你那样子，就是一个好色鬼！”

好了，反正你也不知道疼，我就把你捆在马上，带你上山。”

她果真拿出一条绳索来，把唐逸捆柴般捆在马背上，唐逸的肚子贴着马背。他想恨恨地：“你弄死我了！我这样子怎么上山？颠也颠死我了！”但他叫不出，只是瞪眼看着那女人。

那女人拍手大笑，说道：“好，唐大公子像一只粽子！”

第三章 一念十劫

唐六爷与妻子欲哭无泪。

儿子没了，突然一下便没了儿子。即便是那个被毒的唐逸，也该坐在床前。

看门外，那两个看守唐逸的丫头都被人毒倒，弄弄救醒，问她话，只是茫然摇头，一问三不知。

儿子，儿子，你在哪里？

× × ×

几个客人都来了，再劝慰两位老人，回到客厅。两人耷着头，问什么话也不说，闹了一番，把两人闹得疲惫，眼也呆呆，人也痴痴。

众人告退，两人入内室歇息。

坐在床上，唐六爷给妻子脱下长衣，轻声说：“逸儿不会有事，你安心吧。”心里也知这只是劝慰，怎么能保一个傻呆的木头人无事？

突地有人轻声说道：“唐六爷，你只要给我粮，我保公子无事。”

唐六吓了一跳，喝道：“谁，你在哪里？”

从床下钻出了人，是那个红顶天，他笑道：“六爷，你的儿子被人劫走了，我看到的。”

妻子再流泪，悲哀不已。

红顶天说道：“你给我七十万石粮，我买你的，还你一个好好的儿子！”六娘流泪，问道：“逸儿能治好吗？”

红顶天笑笑，说道：“粮如备好，我自给你一个好儿子！”

唐六说道：“好，我答应你！”

红顶天笑笑，说道：“那好，我走了，六爷珍重！”

红顶天摇摇晃晃走出去，也不把门关好。

× × ×

唐六看着妻子，也流泪出来，说道：“这哪里是西夏、黑汗、回鹘、吐蕃受灾，简

直就是我唐家受灾啊！”

夫妻两人抱头而哭。

嘭嘭！有人敲门。

“是谁？”

“张用。”

张用是大宋宣抗使张叔夜之子，这一次来，也是为粮食的。

唐六叹息道：“请进。”

张用坐下，开门见山：“我看唐六爷的心思，是要把粮食给那吐蕃等国了？”

唐六不敢看他的眼色，说道：“你要我怎么办？”

张用道：“两湖危机、江浙小熟，今岁粮草，实靠蜀中接济。

唐六爷怎么说也是大宋的人，怎么能坐看大宋粮危？”

唐六泪水长流：“我只是一个绅商，粮食卖与谁也是卖，我怎么不想卖与大宋？可我逸儿被人森了，你也知道的。”

张用仰天一叹，说道：“大宋兵丁，只有薄衣，无有米粮，再这样下去，天下不复有大宋了。唐六爷，你看着办好了！”

张用气冲冲出去，再复开门，进来的是回鹘美女索雅。她眼珠儿黑黑的，眼球儿咕碌碌直转，问道：“六爷想好了吗？”

唐六不语。

索雅说：“回鹘发兵，只须一日，即达蜀中，大兵到时，唐六爷恐怕没这么安逸了。”

唐六狠狠心，说道：“我不怕，只不过像逸儿，也是一个死！”

索雅笑笑，说道：“依我看，大公子的毒是有人下的，既是有人下，也必是有人能解。”

六娘急问：“你能解得逸儿的毒吗？”索雅道：“我能解得他的毒，他如今正在我的

手里。你要一个好好的儿子，就得给我七十万石粮。”

六娘道：“你好好善待逸儿……”说罢，便流下泪来。

索雅笑笑，说道：“要是六爷能给筹七十万石粮，我保回鹘不忘大恩，且把回鹘公主嫁与令郎！”

唐六爷一叹，说道：“只要你能保我儿的性命，能解得了他的毒，我一定帮你。”

索雅像一道烟，悄然逝去。

× × ×

卓书来了，悄然站在唐六身旁，一叹，说道：“别说是唐六爷，就是换了我，一样六神无主。”

唐六瞠目而视，不知卓书会下什么说辞。

卓书坐下，一身白净长衣更添出世神姿，他说道：“六爷要保唐门一家，此想太过天真了，如在下说得不错，这一次粮荒之争，足以使六爷一门灭亡！”

唐六大惊，失神盯着卓书。

卓书道：“大宋虽说是太祖建功，建天下八十一州，可如今势头已微，各国覬觐，无不偷窥神器，九鼎眼看不保。成都府正在边陲，左顾则有吐蕃、上窥更有西夏、回鹘，远敌尚有黑汗。

更有辽、金、蒙古大国，一心图你。你唐门能活下去吗？”

唐六失神看着卓书，如此多的敌人，他只是一个富贾，无兵无勇，怎么抵敌？

卓书更是侃侃而谈：“从前春秋战国，世人皆怨郑人，说他朝晋暮楚，可你不想一想，他一个弹丸小国，一边是强国三晋，一边是霸蛮楚子，依楚而晋图，依晋有楚攻。你只能像一个青楼女子，朝晋暮楚。除了这法儿，还有什么良策可图？如今唐六爷的日子，正如那郑国，依哪一个，得罪哪一个？”

一字一句，字字敲在唐六爷的心里。

唐六一叹，道：“依你说，该怎么办？”

卓书霍地起立，一字一句，斩钉截铁道：“迁居！如果六爷有意，我保六爷到吐蕃，仍不失为大户。要知道成都府与吐蕃最近，如是六爷想去外国，最好莫过吐蕃！”

唐六心思一动，也不是不行，但一个富豪之家，家业皆在大宋，要迁去吐蕃，谈何容易？

× × ×

卓书看唐六犹豫，大声道：“就是不迁也可，只要有吐蕃呼应，六爷随时可来，岂不是有如狡兔，也成三窟？”

唐六踌珊，举棋不定。要说去吐蕃，实万计之最下策。唐家在蜀中，实是第一大户，粮布铁帛，无一不做。如今被几国逼催，要死要活，他怎么办？

卓书又道：“索雅是个恶人，她下毒在先，再说解救唐公子，此人的话，最不可信。如是六爷信了她的话，你唐门危矣。

还望六爷深思。”

蓦地有人叫道：“老爷，老爷！”

跌跌撞撞冲进来的是唐才，他结巴道：“老爷，不好了！大小姐她……她！”

唐六猛喝道：“大小姐她怎么了？”

唐才更是结巴，说道：“她……她……的楼……楼！”

× × ×

唐六与卓书、两个丫头扶着唐夫人走出来，到了院里，看看后面楼上，只见一群恶人站在楼上，当头灯下影影绰绰，正是黑汗国的商人莫奴生。

× × ×

莫奴生哈哈大笑，说道：“唐六爷，无礼！”

唐六喝道：“莫奴生，你要干什么？”

莫奴生叫道：“出来！”

就见两个大汉架着大小姐唐青青出来，青青头发披散，衣襟不整。那模样让人看了心碎。唐六喝道：“莫奴生，这里是大宋地界，你想干什么？”

莫奴生笑道：“我请来了一个先生，让他教教你家大小姐我黑汗国的礼仪。请！”

摇摇晃晃从楼里走出一个人来。看那人的样子，真个恶心，他头小如枣核，两头尖尖，中间偏大，就有肥肥的颧骨，尖尖的头，尖尖的下巴。莫奴生道：“这是鄙国国师须跋，他学问极大，就让他教唐家大小姐如何做女人好了！”

卓书怒喝道：“莫奴生，你要粮是要粮，怎么用此卑鄙手段！？”

莫奴生笑道：“你有好手段，你用好了，是不是你毒倒了唐家的大公子？如果是你，手段更是卑鄙！”

唐六叫道：“莫奴生，你放了我女儿，我自为你筹粮！”

莫奴生嘿冷笑，“唐六爷，我不知你能筹得几个七十担，你先是应了张用，因你是大宋的人。你再应了索雅，你想救你的儿子。你须知道女儿也是你的，手心手背都是肉，你救不救你女儿？”

唐六正要再求，忽听得唐才叫道：“夫人，夫人！”回头急看，原来六娘一急，昏过去了。急忙救醒，六娘说道：“孩子，孩子！”

莫奴生说道：“唐六爷，你听着，我国师说了，一个月内，国师教你家大小姐琴棋书画，过了一个月，没了粮食，国师就不教她这个了！哈哈哈！”

听他那淫邪声调，便知他不怀好心，唐六怒道：“莫奴生，你没有王法吗？”

莫奴生随即肃然：“唐六，我告诉你，要是人连吃的都没有，哪地方放脸去？”

看这莫奴生要粮，什么恶毒手段也用得出来。

卓书站在一旁，他也想看唐六有什么法子，也想逼唐六筹粮。

须跋扶着大小姐的一只手在唐六的眼里像是一条蛇，缠着女儿。可女儿不动，那身

子般練，竟像是鼠见了猫般。她是不是已被须跋吓破了胆，莫非须跋已是污了她的身子？

× × ×

须跋大叫道：“唐六爷，你听着，我与你的女儿是一榻睡着的，要你拿来了粮，她便是完璧，如你拿不来，我要她替你生出几个吐蕃国的小国师，你看如何！”

唐六怒骂：“王八蛋，王八蛋！”他跳脚而骂，那须跋忽地掷出一只飞轮来，嗖地飞向唐六头上！

唐六一惊，卓书飞身去迎，一击击退，但卓书也落地不稳，踉跄而退。卓书面色大变，不料这国师真个凶悍。

六娘哭得泪水不干，如一个泪人儿。但她再哭，也是无奈，总不能哭得女儿脱了人手，不能哭得儿子再复清醒。唐六叹息，说道：“扶夫人回去。”

× × ×

唐门二小姐是唐思思，她是一个很沉稳的女孩子，坐在绣楼上，不愿意看着两个人。她说：“三娘，你与十恶能不能不站在这里？”

谬十恶不待见她的样子，富贵人家的小姐，都是有性子的，她想怎么样便怎么样，颐指气使惯了，要不是老爷吩咐他们两人守着小姐，一步都不得离开，他才不愿意在这绣楼里站着。

他始终站着，背对着二小姐。

卑三娘知道这二小姐的性子，陪笑道：“思思，你爹让我与谬兄弟来看着你，是防不测。”

唐思思冷冷道：“有什么不测？就是有不测，像我哥哥，你们也防不了。”

两人哑然，来了这些高手，他们几个根本护不了唐家，只能眼睁睁看着人下毒，竟连大公子被劫走了也不知道，说来真丢脸面。

谬十恶大声道：“二小姐，我是请来的人，要护着你，有人害你，我必不容，就是

杀了我，我也不会让他动你一指！”

× × ×

忽地响起了单调的呱呱声，原来是有人在拍掌。

“好啊好啊，有护花使者在，真有好戏看了！”

从窗子跳进几个人来。

唐思思一看，不由大怒，叫道：“你们是不是人？！”

当头的是一个年轻公子，他头戴雉鸡翎，身着皮裘，束一条腰带，一看便知道是金人。只是他的脸面很白净，不像曾在大漠久经风霜，人很年轻，看着唐二小姐，嘻皮笑脸。

“我怎么不是人？”

他回头指身后的两人道：“他两人一个是扎嘎，一个是金沫，都是我大金国万中选一的勇士。”

唐思思怒气冲冲：“你们是人，就从门口进来，从窗子爬进来的是什么？只是虫子！”

那公子显是从未有人对他如此指使，愣了一愣，说道：“好，从窗子来无礼，便从门来好了。”说罢人再嗖地从窗口射出，再复从门进来。这公子也从窗爬出，再复从门而进。

唐思思说道：“我没叫你进来，你凭什么随便进人家的闺楼？”

那公子无奈地笑：“我要出去，你会再让我进来吗？”

唐思思叫道：“我为什么要让你进来你算什么？我只能让心我哥哥、我爹我娘进来，你们想进来，没门儿！”

那公子苦笑，说道：“就算我是你哥哥，好不好？”

唐思思大声呸他一口：“去你的，你怎么能是我哥哥？！”

那公子长相不恶，人又嘻笑厚脸皮，看去不很讨厌，唐思思如此说话，正像他金邦

女孩子脾气，让他十分赞赏。他说道：“好，我便听你的，你要怎么做，说好了。”

唐思思叫道：“你给我出去！”

那公子故作神秘，轻悄悄地走到她身旁，闻着她身上的芳香，故意抽几下鼻子，说道：“好香！只是我要说正事……”

他一抬手，阻住恩思的话，说道：“听说那个辽国的公子耶律重恩要对你不轨，特来帮小姐的。”

正说着，忽听得门外有人高声叫道：“大辽公子耶律重恩来一拜唐思思小姐！”

唐思思看着那个金国公子，看他正对自己挤眉弄眼，那神色是说：你看，正说他，就来了。唐思思心里一动，心道：我就让他进来，看他怎么说，反正来一个也是来，来两个也一样。唐思思便说道：“有请耶律公子！”

× × ×

耶律重恩是一个很俊俏的公子，唇红齿白，且人生得文雅，他长身面入，一入唐思思的闺房，便长长一揖：“打扰小姐，心下不安！”

唐思思噗哧一笑，说道：“来了来了，不安有什么用？有人还不那么客气呢。”

她斜了那公子一眼，那眼色里，似嗔似怒，似怨似诉，让那公子一阵心跳。

× × ×

耶律重恩抬头看到了那公子，忽地面生恨意，咬牙道：“答罕，你也敢来这里？”

金国公子大笑，说道：“奇怪，你敢来，我怎么不敢来？只是我想告诉你，你那个小儿皇帝天祚帝已死，他死在我们大金国的勇士我的王兄粘罕手里了。”

耶律重恩听，顿时泪流满腮，他低下了头。答罕刺他道：“耶律重恩，你如今已是没有国家的人了，只是我大金国的一个俘虏，在这里逞什么威风？”

耶律重恩喃喃道：“天祚帝，我来此，就是要保大宋的粮一食，不要它落在西夏诸国的手里，也能让大宋有些振作。可天祚帝死了，我在这里做什么？”

他泪水长流，轻声面吟：“故国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我走了，我走了……”

耶律重恩此时犹如一个没灵魂的人，丧魂落魄，蹒跚而行，直向外走。

蓦地，唐思思尖叫一声：“站住！”

耶律重恩站住了，他的眼睛里像是空洞无物，人也如木：“小姐唤我做甚？”

唐思思心里老大不忍：“耶律公子，你来时，天祚帝还活着，是不是？”

耶律重恩道：“不错，他亲口对我说，要我保大宋的粮食，不被诸国吞没，不让大宋更增难处。”

唐思思扯住了他的长衣，拉扯着他：“对啊，天祚帝要你办的事，你做过了么？”

× × ×

耶律重恩看着那答罕，再看看唐思思，眼前的美人千娇百媚，但怎能消得了失国怨，抵得住亡国恨？他喃喃道：“天祚帝，没了，大辽，一幅大版图，一个大帝国，没了，没了！”

他恨声长吟，那吟声嘹亮，答罕与他的两个勇士听了，都是畏惧。耶律重恩的功夫，实非他们所及。

唐思思忽地扯住了他，叫道：“你是男人不是？你要是男人，你得完成你的天祚帝的吩咐，得让那批粮食不落到西夏诸国去，让它到大宋人的手里，让大宋与那金人对抗，难道金人会连大宋也吞了不成？”唐思思情急，手也抚在耶律重恩的脸上，那答罕忽地妒心大起，叫道：“他一个亡国奴，再有什么作为？唐小姐别为他白费心思了！”

唐思思媚媚一笑，说道：“我乐意！”

说罢，她竟在耶律重恩的脸上亲了一下，说道：“兴亡百年事，成废一念间，公子不必在意，大辽灭了，何不再建一个？”

这一下亲吻让在场的人都目瞪口呆。又都为她的出语惊人而大大惶恐，建一个国出来，有那么容易？

第四章 劫入青楼

莫奴生坐在“姣客楼”的花厅里，正是花信时节，菊花百态，皆在花厅。

老鸨是风骚无比的白艳姿，她媚笑道：“公子来找哪一位姑娘，我给你找来，保你夜夜欢娱。”

莫奴生笑笑，说道：“我来是送一位姑娘给你的。”

白艳姿一愣，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陪笑道：“公子说送姑娘，有什么好姑娘来啊？”

莫奴生一挥手，叫道：“让她进来！”

在老鸭子与众妓的注目下，两个长汉扯进来一个美女。说她是美女，还不确切，她只是一个未经入道的小小丫头。白艳姿一见她，不由得怔住：她长得太美了，脸如傅粉，却是玉色般白。不像蜀人那般，脸色总透着黄皙。她的耳轮很妙，看去像是玉雕就的，小巧微拱，惹人垂怜。她的眉浅而弯，如画如黛，一双眸子明亮，无一丝云翳。让人想到了那一句诗“长空一镜挥万里，全无一点纤翳”。她的身子细细的，腰只一搦，柔柔软软，一呼一吸，腰肢便动，有百态随腰肢而生，有千媚随呼吸而吐。

白艳姿吐一声：“乖乖，你哪里去找一个菩萨出来？”

她弯下腰，去提起这美女的长衣，拖曳而起的裙裾扯起，露出一只小巧玲珑的脚来。看那脚趾，分得开却连系，一根根不紧不松，既不吃力，也不悠闲。那足踝只能一握，惹人心动的是那圆圆的足骨，在脚旁隐隐出来，像山峰云岫，时隐时现。再看她的一头乌发，竟是丝丝清爽，根根能动。小嘴生得巧，嘴唇括上去，偏又拗下来，既是迷人，又是肉欲。

白艳姿笑说道：“公子爷哪里找这么好的入来，我在蜀中从来不曾见过这等迷人的

妖精。看样子她只是一个小丫儿，瓠犀未露的雏儿，只要我调教她几回，她不成了又一个李师师？

李师师是当今圣上的宠妓，传说徽宗皇帝专从宫中打一条地道，以便他去教坊街一会李师师。宫里有上千的美人不用，却去专宠李师师，可见她有几多媚人！

× × ×

莫奴生道：“老鸭子，你说，她值多少银子？”

老鸭心道：你拿我当要儿？莫让我摘了你的灯笼挂儿！我白艳姿也不是省油的灯，你想要我，没门儿。她笑眯道：“只知道公子得了这样的心肝，不留着自己享用，拿来给那些肥的胖的、瘦的干的享受，岂不是亏了？”

莫奴生大喝道：“休废话，说，她值多少银子？”

白艳姿是过来人，明白这个丫头定是大户人家的人，不知怎么得罪了这黑汗国的魔鬼，竟给他拿来卖了。她狠狠心道：“她值一千两银子！”

说完了，白艳姿也就心里暗道：“菩萨啊，饶过我，我下半生得做牛做马！”

× × ×

不料得莫奴生大笑，说道：“好，放开她！”

那丫头被放开，丢在椅上。白艳姿去抚摸她的皮肉，一摸果如所料，皮肤很是细嫩，像是风也吹得破，弹也弹得出血。她心里暗道惭愧，哪里来这样一个可人儿？

白艳姿问道：“姑娘，你叫什么，姓什么？”

那女孩子瞪眼看她，却不说话。莫奴生道：“她是哑了嗓子，不能与你说话的。”

白艳姿笑笑：“这就差了，妓就是伎，会玩些伎俩，人家男人才会像跟屁虫一般跟着你，舔你胭脂也愿意，放屁也说是香。全凭的是一张巧嘴，她不会说，怎么做得名妓？”

莫奴生笑说道：“女人有十八般武艺，她没一样儿不会的，你要她做什么，她就会

做什么。”

莫奴生喝道：“可人儿，来写字！”

那丫头看看他，脸上竟无一丝憎恨一丝怨色，服服贴贴去桌前写字，待得写完了，白艳姿却看，正是那一首有名的才女回环诗：“赏花归去马如飞，去马如飞酒力微，酒力微醒时已暮，醒时已暮赏花归。”

看她的字，写得纤秀文雅，没有几年的好水磨功夫，哪里练得出来？

白艳姿大喜，说道：“会这点儿诗，有这一笔好字，也对付得那些文人骚客了。”

莫奴生再道：“着她弹琴。”

拿来一具焦尾琴，丫头坐在琴前，凝定神思，像是一个会家子，只看她纤纤手指，如柔黄嫩笋，轻轻放开在琴弦上，微微一拨，便生诗意。待得她十指拨动，便真个是“大珠小珠落玉盘”了。白艳姿说道：“好，好，只是美中不足！”

× × ×

莫奴生忽地说道：“你愿意不愿意要，你不愿意要她，我自送她去“青云楼”。”

白艳姿心里一慌，说道：“要，要，我要，公子何必那么猴急？”

原来那“青云楼”却是一家与她“姣客楼”一般热闹的大妓楼，两家争风，争得你死我活，一听得莫奴生要把这可人儿送去“青云楼”，她怎么不慌？

白艳姿说道：“就八百两吧，我买一个不会说话的王昭君，公子愿意不愿？”

莫奴生一笑，说道：“八百就八百，只有一件，我得先来梳笼她。如是你让别的男人拔了头筹，我便杀光了你一楼人！”

说罢，莫奴生拔出刀来，唰一刀砍在花厅的花架上。那花架的花盆一落而下，老和她的女人尖声叫起来，但那一刀却是削得怪，先是砍落了花架，再是一层层，总是七刀，待得花盆落地，却没那本来该有的一声轰然大响轻轻巧巧落地。

莫奴生说道：你要是愿意让人梳笼了她，也行，只是我会把你全楼的人头都欣下

来!”

白艳姿知道，像他这种人，最是不怕事。如今大宋像是娶多了娘子的屏男人，怕他们怕得厉害，哪一国也得罪不起。黑汗国人凶悍野蛮，最难得罪，自己哪敢得罪他？

莫奴生说道：“我就把她放在这里了，你让她成为当今红妓女，我再赏你三千两银子!”

白艳姿愕然，不知所措，莫非他拿银子玩耍，来青楼取笑吗？

× × ×

蜀中自古汉时便自成一国，虽说一朝兴替，兴废转瞬，但蜀中却无一点儿变化，只是大宋的河洛等地，一时让大宋捉襟见肘，变生肘腋，但蜀中仍是夜夜欢歌，时时酒宴，哪里有一丝闲愁？

如今成都府的名楼“姣客楼”又生出一个新彩儿，在楼前挂两条长绸，书几个大字，招惹嫖客。那字是“公孙大娘舞剑，曹刚弹琵琶，米嘉荣歌，唐代三绝”，下联却是“痴娘儿神笔，情儿仙音，馨儿妙容，宋朝艳色”。

人皆相传，“姣客楼”有了一个年方十四的妙妓，人虽年少，但一手好琴，一笔好字，再加上那妙绝人寰的绝代姿容，岂不是天下第一？说当朝的名妓李师师绝色惊人，但那也是传说，人在巴蜀，哪里能得到亲近？就是你真个到了京师，你也不敢去寻李师师妓，那是名花有主儿的，有皇帝在那里看着，皇帝的女人，你哪里敢惹？

但蜀中有一个名妓，那就不同了，据说这小小丫头对男人不假辞色，见了男人，只一点头，从不吐一句话，先先后后有几十男人惊为绝色，都是到了她面前，但哪一个不是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后来再寻味起来，像是吃了橄榄，回味不尽。但想来想去，都是拍案一惊：她没对哪一个男人有一点儿好神色，她从来不曾对哪一个男人说出一句话来！

正因为她从未对人说出一个字来，所有的男人都趋之若鹜，他们急急赶去“姣客

楼”，他们自认是幸运的嫖客，怎么也得要这名动巴蜀的小丫头说出一句话。

× × ×

时至中午，日在当头，嫖客们都在花厅耐心等候，他们在等美人午睡醒来，等美人与他们攀话。

忽地有人叫道：“蜀郡富商唐六老爷到！”

人皆惊讶，要说起唐六，蜀中的人无人不晓，他是蜀中最有钱的人了，他也来“姣客楼”，看来姣客楼的这一个痴情儿的名声不小，竟是惹动大财神来了。

但也有人鄙视唐六，他拿钱还行，看哪一个钱是铜钱，哪一个是铁钱，哪一个钱能用，哪一种钱不能用，哪一种钱看好，哪一种钱落跌。要他看名妓，他懂什么？琴棋书画，哪一样他知晓？

但唐六的神色不对，像是死了娘，那脸色不像是狎妓冶游的。他来做什么？

× × ×

白艳姿迎上来，对唐六一揖到底：“六爷来了，你去看看那小妖精，真个是天上少有，世间难寻。”

唐六沉着脸子，说道：“白妈妈，借一步说话。”

白艳姿心道：听说了我的摇钱树，你也来送钱了？保不准你这冤大头得送上几千缗钱来给我花花。她陪笑道：“好，进屋说，进屋说。”

× × ×

唐六一落座，便说道：“你叫那个丫头出来，我看看她。”

白艳姿一看那气色不对，便陪笑道：“六爷，她可是小性子，惹火了她，你也看不到她。”

唐六忽地拍案叫道：“混蛋，我叫你叫她来！你就叫她来好了，哪有那么多的废话？”

白艳姿去了，回说：“她不来，一听说是六爷，高低不来。”

唐六忽地落泪，说道：“作孽，作孽！”

白艳姿早看出了不对，便惊问是怎么回事，唐六叹息道：“白妈妈，你家的痴情儿是我家的三女儿倩倩。”

一语惊醒梦中人，顿时白艳姿呆了。

好久，她方才吐出一口气，说道：“六爷，这不干我事，是那个黑汗国的莫奴生大爷送她来的。”

唐六说道：“是不干你事，但你用我的女儿接客，让我难堪，我要拆了你的楼！”

白艳姿急得冒火，忽地说道：“六爷错了，若是你的女儿，她一定不愿意接客，怎么她到了我楼里，做起此种事儿来，像是惯家一般，六爷是不是看错了人？”

× × ×

白艳姿这一句说得厉害，唐六只能一叹，说道：“哪会看错，我早就派府里的人看过了，她真个是我的三女倩倩，内中详情，我也不必多说。你只上去，要她下来随我回家，白妈妈缺的银子，我自补足与你。”

白艳姿正要再说，那唐六身后的谬十恶大声怒骂：“你随便拿人良家女做妓，我不告你，便算你好！快去叫小姐回家！”

待了好久，白艳姿仍是哭丧着脸，下来说道：“她不愿意，我说了许久话，差不多几箩筐，可她只是一笑，摇头，看来她不愿回家。我说什么也是白说，她写下一个字，叫我拿给六爷。”

唐六也惊她来去神速，知道三女儿一向性拗，只看看她写下的是什么字，便知端的。但看来看去，只是一张薛涛笺，上面恭恭整整写着一个字“米”。

唐六虽说是三丫头的父亲，却也知道她的性子拗，违她不得，但这一个字是什么意思，他也猜不出，只好拿着这一张笺回家了。

× × ×

客厅里，唐六闷闷不乐，他问起几个师爷，没哪一个人知道那一个“米”字的意思，一位师爷说道：“三小姐这一个字的意思是说，她做那种事，也是为了吃饱肚子，为衣食计.....”，月看他的人如看怪物，要说吃饱肚子，在唐家再能吃还吃不饱么？这简直是胡话！又一个师爷说道：“怕三小姐是说，是说.....她乐意吃米饭，就是说她愿意做这种事！”

唐六喝一声：“胡说！”

× × ×

唐六心里苦闷，看来唐家不光没人能制得这粮争，也无一人能有韬略支撑大局，看来唐门的祸事不远。

忽地，一阵阵箫声响起，原来是那个吐蕃公子卓书在吹箫，唐六听着听着，竟是出了神。

这箫声吹得唐六没了志气，没了锐气，一心想着归隐，再也不为那铜臭折腰，再也不必为金银奔波。他寻声而去，看到卓书公子正坐在假山上吹箫。

卓书神定气闲，一身白衣，头上有那吐蕃人的小小皮帽，要不是那一顶小帽子，唐六定会冲去握住卓书的手，抽泣哀哭，一吐心中块垒。

卓书看着唐六，微微一笑，停箫不吹，问道：“六爷安好？”

唐六心里忖道：此时我那冤家女儿，正与一群狗男女在寻欢作乐，她哪里不好去？偏要去做妓？我哪里亏负她了，她竟做此种事儿，我怎么对她娘说，就说她是去了“姣客楼”，她娘都不知道什么叫“姣客楼”，真听了此事，非气死不可。看他愁容满面，卓书说道：“在下也为六爷想来想去，真的想不出一个万全之策。”

唐六心道：说什么万全之策，眼下我的这个三女儿便够我操心了，我怎么办才好？他忽地拿出那一张薛涛笺，对卓书说道：“公子雅人，我有一事，不知能不能解得开？”

× × ×

月下的卓书卓尔不群，他拿那一张纸来，嗅上一嗅，说道：“是美人的纸，字也写得美。不知此人是谁？”

唐六一叹，说道：“不瞒公子说，那个莫奴生把我的女儿偷去，卖与青楼，原来是卖与那个‘姣客楼’。我去寻女，要她回家，谁知她见也不见我，只是拿这一张纸来搪塞我，不知何意？”

卓书看着这一纸，忽地仰天而叹，说道：“六爷，你有一个巧女，她命必薄。依我看，六爷不必找她，随她自去便了。”

唐六很是执拗，问道：“公子只须说出，那字是什么意思？”

卓书在月下，一双眼闪出逼人光芒，他说道：“这个字是粮字，因为有粮，便无贤良。有粮便无良，有米便无良，所以只剩下米了。”

× × ×

唐六呆怔，一时呆在那里，连卓书什么时候走开的，月亮什么时候闪入了云翳都不知道，他脸上流下了泪，不知他心酸什么，是为了他做了蜀中第一豪富，还是为了他的三女一子……

第五章 反客为主

唐思思百无聊赖，坐在楼里看书。

书是看不进去，她也知道爹娘为哥哥事愁，为那粮愁。如果不是有钱，哪里会有这飞来横祸？

门无风自开，她看着门开，叫道：“秀见，去关门！”

秀见自去关门，可回来嘴却闭不上了，她看到小姐面前坐了一个男人。

他是那个辽国公子耶律重恩。

他怎么进来的，像鬼一般，无风自刮，竟刮进了小姐的香闺？

耶律重恩看着唐思思：“你有没有点儿怪？”

唐思思道：“有什么怪？你们大白天也来过，只是你再来一次。”

耶律重恩说道：“你说得好，大辽没了，何不重建一个？”

唐思思大惊道：“你当真了，我那是劝你，闹着玩的，你以为建一个国像玩家家那么容易？大辽灭了就灭了，你还是你，有什么两样？”

耶律重恩说道：“那不一样，小姐，你有一座绣楼，有钱花，你便觉得钱无用。可你没了家，没了绣楼，没了钱花，再怎么过？”

唐思思扔下了书，想想道：“我没了钱，便再也不花。我没了绣楼，便住平房，再不济，总可有棚户可容身。”

耶律重恩语塞，他不虞唐思思一个富家千金竟会如此想。

× × ×

唐思思笑笑，说道：“夜深了，耶律公子不会拿亡国愁来扰我吧？”

说完了，她也觉得此语说得太过无情，脸色一红，低下头去。

耶律重恩道：“谢小姐一个香吻，帮小姐解一难题。”

唐思思脸红了，她大喜道：“你说，你说！”

如能帮爹爹解难，她怎么不愿？

耶律重恩不料得她会抓住自己的手，看她兴奋莫名，心里也隐隐一阵快乐，看来能帮她一个弱女子，会是他的一个快乐了。他轻声说道：“反客为主，反客为主。你明白吗？”

× × ×

一双眸子盯着另一双眼，双目既耗，孰说无情？两人的心一震，再不敢看对方眼睛，那一瞬间，哪里只有二十念？怕是永生永世，也只是一丝丝一缕缕情意在內。

× × ×

耶律重恩抽出了手，手是慢慢抽出来的，说道：“像小姐这般聪明，必能想得出这主意来，只记着反客为主，让他们自乱去好了。”

× × ×

耶律重恩走了，唐思思大声道：“秀见，随我去见爹爹。”

× × ×

唐六仍愁眉紧锁，看着二女儿。他说道：你休到处闲走，别被那些人弄出事儿来，像倩倩，我怎么办？”

唐思思大声道：“爹爹，哥哥不在，你用不用我？”

唐六惊异，问道：“用你做什么？”

唐思思一笑，噗哧一乐，说道：“你要不要我替你解围？”

唐六问道：“你怎么解围，我都愁死了，说来听听。”

唐思思偏拿出一个娇家女儿的媚态，对着唐六的耳朵叽叽恢恢说上几句，唐六一拍腿，叫道：“我的儿，好啊，你做好了，爹可开了一点儿心思了！”

× × ×

请来的客人到齐了，有黑汗国的莫奴生、辽国的公子耶律重恩、回鹘的美女索雅、吐蕃公子卓书、大金国的王子答罕和勇士乌里布、西夏的红顶天，还有大宋河间府之子张用。众人不知唐六爷有什么话儿要说，人人盯着唐六。

唐六倒是很安闲。待得众人坐定，便说道：“今日事，我也无心理会，我身体不那么好，让小女思思对诸位说。”

× × ×

众人这才看着唐思思，只见她一脸调皮的笑，吃吃笑上～会儿，忽地脸色一肃，那笑无影无踪。她说道：“我爹老了，便有，些糊涂了，我哥哥又病了，被你们弄到不知

道哪里去了，我只提一个条件，如是你们答应，我便给你们粮食。”

莫奴生哼一声，说道：“你有多少粮食给我？”

唐思思笑笑：“七十万石。”

西夏红顶天问道：“唐二小姐，只不知你有多少粮给我？”

唐思思也笑：“七十万石。”

回鹘美女索雅澄大了眼睛，看她一口应下两国，就是两个七十万石，忙问道：“唐小姐不会忘了回鹘吧？”

唐思思笑笑：“也给你七十万石。”索雅满面春风，大声道：“好，那就好了。”

张用听得她一口便应，答应得十分爽快，不禁急问“你不留粮与大宋了？”

唐思思笑说道：“我再怎么说，也是大宋的子民，七十万石与成都府，着他解粮至江浙，江浙沿海会拨粮与公子，以解边关之急。”

众人皆大欢喜。

× × ×

忽地卓书冷冷道：“唐二小姐不会说给我吐蕃也是七十万石粮吧？”

唐思思春风满面，笑盈盈道：“当然不能厚此薄彼，再说吐蕃是近邻，怎么也有情意，也就给卓公子带去七十万石粮好了。”

× × ×

卓书说道：“别人不知，我可是知道，成都大熟，也只能有九十万石粮出棗，怎么唐二小姐弄出好几个七十万石来？”

唐思思满脸天真，十二分的惊讶：“你以为我有几个七十万石？我只能弄到七十万石粮，至于这个七十万石粮给谁，就看你们的本事了。”

她忽地脸色一肃，道：“只是我有条件，那就是我哥哥还好好活着，把他带回来。我大姐能一个人住在她的绣楼里。三妹在‘姣客楼’安然无恙，我唐门一家安然无恙。

我们便在一月后的十五那天夜里，在“姣客楼”里交接此粮的钥匙，到时你们谁有本事，谁便交上银子，拿走那七十万石粮。”

莫奴生霍地挺起：“莫非唐二小姐要我们在成都府一拚？”

唐思思笑笑，说道：“下月初十，到十四，在‘姣客楼’前，搭一擂台，七国使节，不偏不倚，谁胜得了这场播，七十万石粮就是他的。”

回鹘美女索雅咯咯笑着，说道：“二小姐说笑了，我一个女流，怎么与他们这些勇士斗狠？”

唐思思冷冷道：“你给我哥哥下毒，不能说不狠，把我哥哥在初十那一日送来，不然你得不到粮食。”

索雅狠狠道：“你不怕我杀了他？”

唐思思冷冷一笑：“我告诉你们，如是我家里的人有一个三长两短，别怪我没说，我就烧了粮食！”

× × ×

大金王子答罕大声叫道：“好，爽气，爽气！我就愿意看你烧粮！”

众人也知道，大金国派他与乌里布来，不要是粮，而是要坏大宋的好事。不管哪一国得了粮，对大金都无所谓。但要是粮食给了大宋，便对大金国不利了，他只要那粮不落在大宋手里，便是得计。

辽国公子耶律重恩只是笑看着唐思思，看来这个二小姐比他想的更有主意。

× × ×

莫奴生正要讲话，忽地唐思思肃然道：“莫公子，你听着，黑汗国一向都是勇悍无比，贵国勇士血汗征杀，英勇无敌，哪里能像公子这般，尽做些令人齿冷的勾当？你要是个好汉子，速从我大姐的国房退出，凭你一刀一枪的本事，去赢那七十万石粮，就是输了，也令人敬服。”

飞莫奴生听得惊悚，他长身而起，朗声长笑：“好，就依唐二小姐的主意好了。”

唐思思再对索雅道：“索姑娘，你能不能在十日前将我哥哥交与我们，拿一个好好的哥哥还给我们？”

索雅笑笑，说道：“我当尽力。”

唐思思冷哼一声：“到时你索姑娘不还我哥哥，我只对诸位说，哪一个能胜得了回鹘来的人，把她们全都杀掉，我便给他粮食，你说他们会不会杀你？”

× × ×

众人都冷冷看着索雅，索雅的容貌极美，但她立在众人间，觉得那冷冷的眼光如刀似箭，禁不住打了一个寒颤。

唐思思再说道：“为了七十万石粮，说不定黑汗国的莫公子愿意发兵攻打回鹘，别国会趁机也出兵去攻回鹘，是下是？”

唐思思仍在嘻嘻笑着，她的眼光盯着卓书。后者只是看着他修长的手指，那手指的指甲修得很齐整。

× × ×

僵持，再无人能侃侃而谈，看来所有来者都入了唐思思彀中。

× × ×

唐思思说道：“唐门不是武林中人，只是蜀中一富商，你们毒我哥哥，侵我姐姐闺房，逼我妹妹去青楼，害我父母不能安枕，此仇大了。但我不计前嫌，只给你们一个忠告。如是谁有本事，自可争得那七十万石粮，再休来与唐门找事。”

× × ×

天下皆旱，只有成都大熟，但偏偏七国争粮，黑汗国一向强力征杀，铁骑纵横，在大漠地区无人能挡。但黑汗离成都府最远，他要发兵来抢粮，也颇不易，单是要过回鹘或是吐蕃那一国境，便颇不易了。回鹘挨着西夏，离成都府也远，要想发兵，总得经过

西夏，劳师远征，哪有那么容易？就是西夏，也不敢随便为争粮发兵，虽说此时大宋风雨飘摇，徽宗皇帝刚刚宣布退位，将皇位让与太子钦宗，但国事俱废，大宋正苦于金人频仍进攻，不敢得罪西夏诸国，不然此事只要下一令来，成都府监押此粮，谁夺得去？钦宗皇帝听说成都府争粮事，只是给府尹一旨，告他不要惹得西夏诸国动兵，那时人宋腹背受敌，日子更不好过。是以只有一个河间府总兵张叔夜之了张用在这里催粮，竟不如别国那么气势汹汹。

人都走出厅去，只张用很是失望，他看着唐思思与唐六，说道：“河间失守，我都知道了，听说父亲战死，有人说他被俘。

河间府早晚被陷，我早知道。兵丁无粮，无衣，在冷风中与金兵鏖战，哪能不败？唐六爷是宋人，你不顾大宋安危，拿粮食去支助他国，此心何忍？！”

唐六满面羞色，不敢答张用一辞。唐思思也低着头，分明无法答应张用。

有什么办法，大宋荏弱，任由别国欺凌，大宋天子也知此公事，但不敢得罪各国，只能眼睁睁看着粮食落入人手。

唐思思说道：“你叫我怎么办？”

她眉尖紧蹙，一脸的不开心。能把粮食送与大宋，是她与父亲的心愿。但眼看六国纷争，她一家为入俎上肉，怎么能做得主张？

张用说道：“我不会与他们上台争粮，府尹前日告我，不要我与他们争！”

啪一声，一拳击在案上。张用的手流出了血来，他也不知。

唐思思忙道：“张公子，我来替你包一包。”

张用抬手看看：“手流血有什么要紧，心流血便麻烦了。唐二小姐，只怕你拿粮给了人，大宋有难，你心会流血。”

唐思思只是低头，也知他说得对，但她有什么法儿，能让她的心儿不流血？

张用昂头一笑，说道：“也好，我走了，自回北方，能去岳元帅帐前听命，我要拚

杀疆场，大丈夫马革尸还，也不枉出生一场！”

× × ×

张用走出厅去，看到眼前站立一人。

是耶律重恩。

张用对耶律重恩没什么好感，只是一揖，便欲走开。

耶律重恩一叹，说道：“看来张公子要走了，要离开成都府了。”

张用脱口而出：“不离开，还能怎样？”

耶律重恩说道：“张公子何不随我去一次‘姣客楼’，我们把酒一谈？”

× × ×

张用看看耶律重恩，他仍是一身白衣，淡淡而立，脸上有笑意。失国之人，其言也哀，再说张用总不能漏夜赶回北疆，他叹息道：“好，与耶律公子一谈，我便要回去了。”

× × ×

姣客楼，驻姣客，不是姣客莫留连。

耶律重恩到了花厅，叫道：“请痴情儿小姐一叙。”

白艳姿陪笑，袅袅下楼，说道：“耶律公子来了，痴情儿一定会陪的，不知道还有张公子，失礼失礼！”她忙回头对龟公道：“赶快去告诉痴儿，就说贵客到了，请她陪着说话。”

两人进了痴情儿的屋子，只是一进屋子，便觉得耳目一新。这哪里像是妓馆，只像是一个大家闺秀的书房，屋内有书架，摆满了书，也有一张桌案，上有浓笺饱墨，写描二王真迹。

几只绣墩，蒙着轻纱，隐隐有山水显映。再看桌案上，有一张瑟，是二十五弦的古瑟。描金床帐吊着帏钩，巧巧地斜搭，便露出床上绵被。看也不须看，只能远远瞄，那是痴情儿的天地，男人人不得帐去。

两人对痴情儿一揖，落下座去。痴情儿看看两人，一笑，摆上了酒，请二人坐。

张用看着绣房内的摆设，心内暗暗生异。看来这个痴情儿真的是成都府的名妓，只看房内陈设，便与人不同。

痴情儿偏知他两人要说话，便摆好了酒，退去一旁，袖手皓腕，探出去振瑟，叮咚一响，便有声音，再复出音，便淹在两人的对话中了。

× × ×

“张公子要走，不要粮食了？”

“要也没用，六国的人在这里等，我没份儿拿到粮食。再说两狼关失守，河间府一十六州尽归了金狗，我呆在这里做什么？”

耶律重恩道：“张公子错了。为今之计，上策是粮食归了大宋，使得大宋有粮，能缓一时危急。中策是粮食归了黑汗，黑汗远离大宋，不致有虎狼之心。下策才是给了回鹘、吐蕃、西夏，更下策是此粮到了金狗手里。”

张用惊异道：“西夏诸国缺粮，怎么会到金狗手里？”

耶律重恩苦笑：“你当西夏都缺粮？依我看，三国中至少有一国并不真是缺粮，买粮之举，明是赈灾，实为弱宋！”

张用黯然道：“朝廷不振，我自无法，怎么能胜得了他们？”

看来这粮食只能落在三国手里了，但愿不落入金狗手中，免得为虎作伥。”

耶律重恩叹息：“张公子不再一争么？”

张用黯然道：“怎么争？我不是他们几人的对手。”

耶律重恩道：“我会帮你。”

张用仍不出声，只是盯着桌上的酒杯，一声声叹息。

× × ×

忽地响起了一声干娇百媚的清脆声音：“张公子，事有可为处，何必总是叹息？”

两人一惊，忙抬头看。

痴情儿不是一个哑女吗？她从不对人说话，怎么竟吐出美妙如斯的仙音？

第六章 大道说法

矮小的人抱着唐逸，到了树丛外。从树丛外看，树枝密密丛丛，竟不透气。树枝到了这里竟不分彼此，如人的头发，丛丛密密长在一起。枝条抽绕，环来弯去，只不留一丝隙地。一棵挨一棵的树密不透风，竟像是一道道墙。在树丛中间有一个树枝绕成的小洞，洞只有一人身子粗细，如海潮推涌出来的树枝密密匝匝地挤压一处。

矮人扯着唐逸，把他的身子团成一团，直扯拽向树枝内，扯了一会儿，进了一个树洞。

树洞还不是树洞，只是在树丛间的一线天地。从头上看，犹如一只大大的鹰巢，树枝织就的网从头上一直升上去，只在中间有圆圆一隙天空，天是水洗的蓝。

树下竟坐着一个人，他就是宋太宗时三召入朝而不赴的道士许放。他头发披散开，发际与树条缠绕，分不出哪里是树条哪里是头发。他脸是阴暗的，与树皮是一个颜色。如果不是在这里见到他，在街头见他的人，一定说他满面皆是死色。他身上有一件衣服，但那只是丝丝破缕，再也不能说是衣服。他看到来人，只是哼了一声。

矮小的人一见许放，便脆在地，小心地以一只手扶着唐逸，不使他身子与自己相贴，说道：“特请道长指迷，救他一命。”

道士伸出手来，把他的手放在唐逸的腿上，只放了一下，便说道：“腿无生息，只是残骸。”

矮小的人再跪叩，许放再把手放在唐逸的头上，摇头道：“脑亦无念，已死了七成。”

矮小的人不由流下泪来，说道：“我毒倒了他，但愿能救他一命。”

许放叹息一声，把他的手放在唐逸的胸前，说道：“他只有心脏在跳，心息尚存一缕。你要救他吗？”

矮小的人头一摇，原来她是一个女人，长发皆散，飘拂在眼前。她 C 咽道：“我不愿让他死在我手里。”

× × ×

许放摇头，说道：“人有六欲，此时他只有一欲，便是毒意，毒意入心，只生恶念。你要救他，反增自己烦恼。你愿意救他吗？”

女人哭泣，说道：“我情愿一死，也要救他。”

许放说道：“你死不成，却也活不得，你要平心静气，想着他只是一个陌路人，便易撒手了。”

× × ×

女人低头，沉吟好一会儿，再复抬头，仍是泪流满面，说道：“我与他喝了交杯酒，我与他也不是路人了，我是他的妻子，我要救他.....”

道士许放喝一声：“你入了魔障，喝交杯酒的不是你，你糊涂了吗？”

她恍恍惚惚，说道：“怎么不是我，就是我，就是我.....”

许放笑笑，枯干的脸显得树皮般的皱纹堆至一处，道：“对，就是你，就是你。”

奇的是他像是知晓这女人的心思，再说道：“我让你看看他来日情景，你再说救他不救。”

× × ×

许放将手放在唐逸手上，另一只于枯如树皮的手放在女寸

人的手上，她强制住自己，方才未脱手抛开。

许放说道：“大道一行，有三千六百年，年复一年，只是一枯荣，道者看枯亦是荣，看荣亦是枯。”

×

×

×

女人觉得许放的手有一种很深很浓的树湿味儿，那味儿像是野草烧灼，像是风吹树息，像是万千种花枝的味道，纷至沓来。

她看到了，从她的内心里看到了一个人，隐约正是唐逸。看到他的头罩在一种有毒性的八爪章鱼下，那章鱼在船舶中行，它一吸一收，把船上的人都吸下了海，再用它的章鱼吸爪把人吸干。海水也搅混了，在海水里，章鱼的爪弯一绕，行得自由，行得方便。

女人一抖，问道：“为什么是章鱼？”

“鱼也是人，人也是鱼。”

“他会活下来，做尽坏事？”

“坏事也是好事，章鱼白要活命，便得吸食活物，人也是活物，便果了他腹。”

她眼前更生一幅图画，那画纷纷而至，一张张，一幅幅，都是唐逸，都是唐逸的脸面，一会儿变一种颜色，一会儿再变一种颜色……千百种颜色，须臾变过，不复再出，她与唐逸在一起，有许多的女人与唐逸在一起，他们在交欢……

她啊一声大叫，便醒来了。

许放道：“他要活过来，便有许多人要死。”

她惊叫道：“我不管，我不管，我只要他活！”

许放叹息一声，说道：“道可道，非常道，你既要救他，我便应你。”

许放把唐逸的身子放直，唐逸像是醒来，眼睛能看到许放。许放说道：“眼珠是红的，恨意太多。你看我，你看着我。”

唐逸听得明白，他的眼睛真个看着许放。他的心软下来了，再也不复仇恨那个把他毒倒的惜情，他听得到那身旁女人的啜泣声。她是什么人，为什么对他那么好？她还说她是毒倒他的人，她根本就不是惜情，怎么甘心说自己是毒倒他的人？

这其中有什么隐情？他的眼睛落在许放的眼中，那眼睛如一个枯井，载浮载沉，他

的心在痛苦、仇恨、懊悔里交织.....慢慢地，像是听到了仙乐般，他的眼前缭乱着五彩缤纷的颜色，交织着越来越美的图画，他的心软了，喜欢那些图画，再也不复仇视什么人了，只觉得心跳动得比平时快，他的手臂与腿都变得暖一些了。

放的手一抬，一把枝条落在手中，他——射出，扑扑射在唐逸的大穴上.....
他流血了，流出的是紫色的黑血.....

× × ×

唐青青看着莫奴生，她的心在咚咚跳，她眼前有一个幻境：莫奴生是她的男人，她的丈夫，两人在陌上踏青，笑声如铃的是她，健步如飞的是莫奴生。两人相依相偎，边说边走，十分愉悦。

× × ×

莫奴生在她的闺房里住了五天，每一天都是她先在闺房里睡下，她头两夜把被子折在身下，衣服也不脱便睡。莫奴生只是哼一声，并不理她。

她睡时也不吹熄蜡烛，只是呆呆看着烛泪，听得见那男人的粗重的喘息声。到了夜里，忽地醒了，便听得莫奴生的呼吸声，就在她的房里。她的耳朵都羞红了，她想着那是一个男人，是一个很粗壮的男人。

第三天夜里，她要小解，醒来了。难的是，莫奴生睡在她的屏风前，她怎么绕过去啊，那是一个正在沉睡的男人。他睡相十分猖狂，那样子羞死了青青，大张着的嘴里吐出一息一息粗气，他的手放在一旁，胸也露出来了，被子因为热褪至腰间，胸前露出了半隐半露的胸毛.....

她的心扑腾得厉害。她叫娘，叫爹，叫秀早，但吐不出声来，怕被莫奴生听见。

× × ×

忽地，莫奴生醒了，他看到青青坐在床上，他霍地坐起，正身而坐，说道：“大小姐，真对不住，你要起夜了？”

青青声音如蝇：“我……我……”

莫奴生一笑，说道：“我出去一下。”

他竟起身，从窗子一射出去，人不见了。

青青急急忙忙，去那屏风后，像一个小贼般做事，她脸羞得通红，对自己说：“快，快，快！”

待得莫奴生再回来，青青已是躺在床上，身子冲着内壁，就是用刀砍她，她也不会回头了。她心里想着，他回来了，他回来了。他怎么到我的房间里来了？说是催粮，说是要逼爹给他们粮食，可爹哪里有那么多的粮给他们？听说今年大熟，成都府也只能有粮七十万石，他们六国都要粮食，看来爹有难了。

想到这个，唐青青哪里睡得着？她轻声叹了一口气。

莫奴生朗声道：“大小姐，既是睡不着，何不起来一谈？”

× × ×

她惊悚地起身，裹着被子，缩在墙角，对莫奴生道：“我不懂你们的事儿，有什么好谈的？”

莫奴生的臂很粗壮，他坐起来，身子如箭般直，说道：“我们黑汗是一个族国，一向只喜欢马与骆驼，族中的男人可以娶几个女人为妻，但你得养这几个女人。养牲畜是我们的活计，能干的男人，养的马牛很多。”

青青听他说，不插嘴。

莫奴生说道：“我有三个弟弟，他们都成家了，我没有成家。”

青青看他，他成家没成家与青青有什么干系？但听说那种夷狄之族都是先兄后弟，有时兄弟同娶一个女人为妻的。为什么莫奴生的兄弟都成亲了，他却没有成亲？

莫奴生看出她的疑惑，说道：“我有过一个女人，她有两个孩子，我便带着她的两个孩子。”

青青明白了，莫奴生是一个好人。

可他来逼爹拿出粮食来，他就是强盗。

莫奴生笑笑，说道：“在我们那里，时兴抢婚，你看好了哪一个姑娘，夜里去抢。要抢得快，抢了姑娘就跑，有时你得一边跑，一边对付来追的人。我们那里的规矩是，平时不得报私仇，但在抢婚时可以杀人，你杀了来抢婚的人，或是你抢婚时被人杀了，官家不究。有时抢婚的人太多，铺天盖地，都来抢。有时一个姑娘长得美，有几伙人一齐来抢，抢到了他家，或是抢到了你家，全看你的运气。抢亲比打仗还凶。”

青青如听故事，听得有趣，她说道：“那你的几个弟弟抢来的女人都成了妻子吗？”

莫奴生笑：“那是我帮他们抢的，在黑汗，还没有几个人能抢过我的。”

青青看着莫奴生，他的身材很高大，坐在地板上，人也魁伟壮美，一条小小的胡须
在唇上，他忽地唱起歌来：“乘花斑马啊，

抢新人啊，

乘她去河边洗衣，

那是早早起来的勤快女人啊，

娶了她会有福气的。

× × ×

抢新人啊，

抱在马上成亲吧，

在马上把她弄了，

不然就来不及了。

待得她的亲人抢她回去，

该孩子也在她的肚子里了。

该是她的身子也狼亢了，

抢她回家，

一进了门，

哇哇哇，生崽子啦！”

莫奴生用一种悲凉的声调唱起来，那调调里有股悲壮，无可奈何的悲壮，苍凉的声调有种魅力，催得青青这深闺里的大小姐心咚咚直跳。她的眼前有一幅抢亲图，拖在马背上，男人怎么与女人亲热？她是大小姐，便以为男人只要亲吻拥抱女人，女人就会怀上了孩子。她想：真是可怕，那时人在马上，灰天呛地，怎么能有了孩子？

× × ×

夜很深了，忽听得有人惊叫：“来人啊，有人杀人，有人杀人了！”

惊叫声传来，莫奴生看了唐青青一眼，说道：“你小心些，我要去看看！”

莫奴生飞身出去，到花厅探看。

只见花厅门前有人在叫，那是一个拿着梆子的看夜人，莫奴生问道：“看到贼人吗？”

那探子说道：“进厅去了！”

莫奴生一飞身便入了厅，他抬头一看，一个人吊在厅梁上，那是大宋河间府尹张叔夜之子张用。

莫奴生惊叫一声：“中计了！”

急想退身时，身后已是来了三个人，那三个人是卓书、回鹘美女索雅、还有一个人是辽国公子耶律重恩。三个人静静地站在他身后。

莫奴生知道中了贼计，他大喊道：“不是我，不是我！”

耶律重恩的声音很是愤懑：“莫公子，我也知道不是你，只是你能不能告诉我，是谁把张公子杀了，把他吊在这里？”

莫奴生冷冷道：“我前脚到，几位后脚到，是谁杀了他，我怎么知道？”

耶律重恩叹息道：“众人里死了谁都不要紧，死了张公子，麻烦大了。”

一句话吐落，几人都变了颜色，

唐六与众家人赶来了，呆呆看着吊死的张用。唐六大声道：“是谁杀了他？”

莫奴生说道：“他拿不到粮食，自己吊死了吧？”

唐六大声道：“不会的，张公子不会为粮食吊死自己，一定是有人害死了他。”

卓书看着莫奴生，看得他有些发毛，说道：“我赶快来了，只看到了一个巡夜人，他叫起来，我才来看。看到了张公子吊在这里。”

正分说时，唐思思、唐青青都在丫头的扶掖下，来到了花厅。

唐思思看着张用，说道：“把人解下来吧。”

来了两个胆大的家人，把张用解下来，张用已是断气多时，唐六恨声道：“死了张公子，我定逃不了干系，如今真个惨了。”

回鹘美女索雅说道：“我们都在睡，只不知莫公子为什么不睡，夜里穿着整齐，一听到了响声便即赶来，是怎么回事？”

一听得她说，所有人都看着莫奴生。

莫奴生分明觉出，索雅一说，唐青青的身子即是一震；她不愿意说出她与莫奴生正在秉烛夜谈，他不曾入睡。

莫奴生说道：“我未睡，正担忧拿不到粮食。”

卓书说得很含蓄：“是啊，拿不到粮食，便杀人，想是杀了人，便拿得到粮食？”

莫奴生恨声道：“谁说我杀了人，我为什么要杀他？我只要到时与你们几个在台上一战，胜了你们，便会拿到粮食了，我为什么要杀他？”

众人皆恨莫奴生，原来是他先占了唐青青的闺房，要去唐青青的闺房内监视大小姐，后来也把倩倩逼去了青楼，为人如此蛮横的人，哪里是什么好人？不是他杀人，会是谁？

耶律重恩去看张用的身体，他看得很细，好一会儿才站起来说：“他是被人杀了再

吊起来的，一定有人先杀了他。”

虽说张用是张叔夜之子，但他只是一个公子，武功并不出众，在场的卓书、索雅等人要杀他，那很容易。

唐思思说道：“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莫奴生、索雅你们几个都离开我家，再体来缠我们。”

第七章 甘受刑答

成都府是个大地处，府堂高高，围墙三匝，密密的墙下，围满了听审的人。

府尹大人左光远，是政和二年的进士，有名的儒雅大人，他正坐堂上，喝道：“莫奴生，你说，你在唐府里做什么？你原来住唐家客房么？”

“不是，我不住在唐家客房。”

“你住在哪里，为什么能一呼而至？”

莫奴生站在那里，七尺大汉，不惧成都府的威势，他冷冷笑着，扫了一眼身后的人。人山人海，隐约也见到了唐六，见到了唐六身旁的唐青青。唐青青大小姐的眼光如怨如诉，像雷一般在他心里。

他不能说他是唐青青的围房里，他可以拿了七十万石粮走，可唐青青总要嫁人。

他说道：“我正在唐家左近散步。”

人哄地一笑，要知道在成都府，府人都是自大，看不起左近的回鹘、吐蕃、西夏等国，以为他等都是蛮夷，这黑汗国人更是被人瞧不起。左光远厉目一瞪：“你说，你在夜深三更时，还在唐府左近散步？”

莫奴生大声道：“不错，我就在那里散步。我想着唐六爷能为我筹些粮食，我回黑汗国便有些利息了。你也知道，商人重利，贪利而不寐，也是常事。”

听审的人更是哗然。

堂外的黑汗国勇士莫揭大声叫道：“大哥！”

莫奴生大声喝道：“住口！记着我的话，买粮要紧！”

莫揭眼里含泪，他不明白大哥为什么不说出他是在青青小姐的绣楼里住，夜里不曾安睡，那样便能说得清，至少能说出不是他杀了张用。

莫奴生大声道：“黑汗人勇猛，但也讲信，我要买你们的粮食，因黑汗缺粮，但我不会杀你们大宋的官员，杀了他，我能拿得到粮么？”

左光远听他说得有理，便再问道：“本官只是问你，你当时究竟在哪里？”

莫奴生叹息道：“我真的在唐府门外，想与唐六爷谈一谈，要他卖粮与我。”

左光远忽地厉声道：“黑汗奸商，我不打你，你怎肯招？来人，打他三十棍！”

便按下莫奴生，长大的身子被按倒，叭擅起板子！

莫奴生竟不吭声，只是忍着，叭叭打了三十板子后，左府尹再喝道：“你招是不招？”

莫奴生说道：“我只想买粮，有什么可招的？”

左光远是明眼人，也知道回鹘、西夏、吐蕃等国都来人购粮，吐蕃与成都府最近，他自不敢得罪，西夏也与成都府相邻，只有回鹘远些，黑汗则更远。打黑汗商人几板子，定他的罪，自是对成都府妨害不大。

左光远喝道：“打，给我再打三十大板！”

当堂再打三十板，打得莫奴生的屁股出血，两眼喷火，他怒喝道：“我不曾杀人，为何诬我？！”

左光远道：“不好好打你，你怎肯招？”

这边打，莫奴生那边是怒骂，骂府尹是贪官，枉杀人命！再骂起来，便是粗俗不堪的话了，听来让堂下的女人脸红，偏偏人羞得无法儿，却因为身后人挤人，挤不出去，只好脸红心跳，听着那些骂人话。平时在街上都听不到的，黑汗人骂人，自是怪话连篇，

总是把人与牲畜搅在一起，像是近亲。莫奴生的嗓门又大，骂得直爽，只是一会儿，便骂得左光远性起，他脸面焦黄，喝道：“边鄙刁民，不打他皮开肉绽，他怎么肯招！？”

师爷回头对府尹打一个手势，一定要屈打成招，这人怎么说也是黑汗国的人，不审出个名堂来，怎么对他国交代？

再拿出箠夹来，把他十指夹住，只听得“璆叮”一声，远远看着的千金小姐都昏倒了。听得有人叫道：“青青，青青！”

莫奴生心里一振，心道：她是昏倒了，只不知是因为心疼我，还是觉得我冤屈，便受不住？如是只因看不惯，才昏过去，可是与我无关。但又一想，我自挨打，她自昏倒，与我有什么干系？莫要自做多情了，

左光远喝道：“夹起来！”

两个衙役一夹，一扯，莫奴生再是汉子，也不由得怒喝一声，叫道：“我操你府尹的祖宗！”

左光远道：“再夹！”

莫奴生叫道：“左光远，我要杀了你！”

左光远冷冷道：“黑汗国人一向蛮勇，目中无法，到了大宋，怎么能容你横行？你招了，我便判你罪，免受苦刑！”

× × ×

忽地噉一声，从衙外冲进几个人，都是手里持一柄弯刀，围在莫奴生的身前，叫道：“大哥，走吧！”

莫揭扶起了莫奴生，叫道：“大哥，大哥！”

十指连心，莫奴生此时方从痛中醒来，他抬头看到了莫揭，大声唾骂：“莫揭，你是黑汗勇士不是？走开！买粮，我就是死在这里，你也要把粮食买回去，救人！”

莫揭扶着他，泪水滚一脸，便咽道：“大哥，你怎么不说话？”

莫奴生睁开一只眼，说道：“走开！”

莫揭轻轻放下莫奴生，看看围上来的三班衙役，用弯刀指着他们：“听着，让开，小心我的刀！”

左光远喝道：“放肆！胆大刁民，你敢咆哮公堂？！”

莫揭跪下，对着莫奴生，说道：“大哥，你有个三个两短，我必杀了这贪官！”

他带着那几人退下，在府衙下虎视眈眈。

左光远一时也忌他勇猛，叫道：“莫奴生，你杀没杀张用？”

莫奴生冷笑，说道：“我只要粮食，怎么会杀他？你怎么不问一问那个金狗？”

他戟指堂下的金国王子答罕。答罕本来自在得意，在看热闹，忽地莫奴生指他，他怒喝道：“胡乱咬人么？！”便不屑一顾，左光远看金国三王子答罕那神色，心里怕他，心道：大宋与金狗时和时打，我这里却离京都太远，听说京都眼看不保，我怎么能拿他？他怒喝道：“莫奴生，我问的是你，休要胡扯别人，你那时在哪里？”

莫奴生此时早就昏厥过去，再问也不醒。

左光远看看府门前，六国的人都在，他扬声道：“成都府与诸国无怨，金、辽、西夏、回鹘、吐蕃、黑汗皆是邻国，本府愿与诸位和睦相处，但有谁真的杀了张公子，必要严惩不贷！”

× × ×

黑暗的灯在牢房里一闪一闪，莫奴生坐在昏黑的牢里，正在寻思，他此时手指血糊糊一片，疼得钻心，不想一点儿事，怎么能忍得下去？

× × ×

他想起了那个乌娜，她是一个热得血滚的女人。夜里，他钻入了女人的被窝，女人在等着他，轻声说：“别弄醒了孩子”

他抱住女人，女人用软软的唇吻住他，那一吻足有十马距长，有一箭地远。吻得他

透不过气来，他的心也扑扑腾腾地跳，跳得他也喘息不定，两人像被撵的野鹿，只能闪下崖顶，跌得粉身碎骨！

乌娜再抱住了他，她的手臂本来是软的，她的腿本来是细的，但一抱住了他，腿弯成了蕺，臂缠成了丝，缠得他透不出“气。他的身子勇啊挺啊，在女人的身体与气力下怎么变得没一丝力气？听着帐外马蹄声渐近渐远，那是赶路的黑汗人在急急赶奔回家。他们都有个家，一进帐子，有香香的奶茶，有甜甜的糯酒，有香气喷鼻的女人。女人都是一身清香的奶味儿，那味儿一直扑腾到男人的心里，化了，酳在心窝。

乌娜的手抚弄着他，急急地，像是赶路。慢一点儿，慢一点儿，听远处有那谈情的男女在唱歌：

“马儿并着马儿啊，

休说缠缠着缠，

身体叠着身体啊，

哪分得出妹与郎？

× × ×

从远处拿来一丝白云啊，

在妹的羞处，

那缭绕看不清的地方，

是甜美的乳房！”

莫奴生缠着乌娜，他的身体闪出第一滴汗，汗珠是圆滚滚的，乌娜的身子是有力的，以腰围发韧，上下齐用力，缠得他灵魂都脱出了窍。他仰起头来，男人毕竟是男人，怎么也得是耕耘的人啊，他深深地犁那乌黑的田地，从乌娜的身体里发出一阵阵惊心动魄的颤抖。

待得他的身子脱开乌娜，他的腿也忽地像是跋涉了几千电路，没了一丝气力，他的

头上满是汗珠，人也虚脱，他看着夜空的星星，看着帐外闪逝的流星，抱着乌娜的头在睡。

乌娜的儿子醒了，他说：“是你让她疼了吗？”

他笑笑：“你个小家伙！”

莫奴生大叫道：“乌娜，你听，你儿子懂得可惜女人了，他是大人了！”

他抱起乌娜的儿子，那小子的小小鸟儿在空中来来回回地跳，他叫道：“你记着，要对女人好了，她才会喜欢你，才会想你。她才会只想你，不想哭。”

× × ×

莫奴生笑了，他想起了乌娜，乌娜让他忘了十指的疼痛，忘了自己的痛苦。

× × ×

有人来了，牢门咯嗒一声响，开了锁，进来的是府尹大人左光远，身后跟着十几个人。

左大人笑道：“莫公子，受苦了！”

莫奴生哼一声，算是回答。

左光远的身后跟着差役，拿米了马扎，左大人坐下，问道：“莫公子，你想，是谁杀了那张公子？”

莫奴生哼道：“左大人不说是我杀的吗？”

左光远尴尬一笑：“哪里，哪里，我只是当堂审案，不得不为。但我也知莫公子有些话在堂上不便说。你说，是谁杀了那张公子？”

莫奴生说道：“是那个金狗乌里布，再不就是那个答竿！”

左光远哼哈答应，显是对此答话并不满意。莫奴生知他是怕金人，便不再说，只是说道：“左大人，不知何时能放我出去？”

左光远说道：“六国都要粮食，我大宋也要粮食，依老夫看来，成都府这一次有粮，

是祸不是福。”

他连叹几声，再问了几句无关痛痒的话，便道：“我请来了郎中，替莫公子医伤，还有酒菜。拿进来！”

便见到一个女人，端着一张桌子，把那桌子放在牢房一边，桌上有酒有菜，尽可享用。

左大人身后那师爷奸声笑道：“莫公子，公事公办，私事私情，左大人一定办好此事，请莫公子放心。这个女人是姣客楼的红妓，请莫公子享用。”

莫奴生看看那女人，哼一声，挑起手指，挑着她的下巴，在灯下细看。

人是中等姿色，也看不出特别的，只是那眼睛咕碌碌乱滚，有点心机的样儿。

待得左光远退走了，这女人轻俏地笑“莫公子，要不要服侍你就寝？”

莫奴生想着乌娜，想着这一次回去，要不要再对乌娜说，他要娶乌娜做妻子？如果他娶了乌娜，乌娜的眼里不会再总是那么闪着忧郁的光了，她再也不会再在人前人后偷偷地哭泣了。

只他是黑汗国最有名的勇士，他应该娶一个很好看的姑娘，她有没有过与男人的亲热都不要紧，要紧的是她不能有孩子。

女人跪在他的身前，轻轻地扶他，忽地触到了他的手，他啊地一声怪叫，疼得汗出。

女人吓得惊叫：“怎么了，怎么了？”

莫奴生看到了狱卒的身影在牢前一闪，他忽地笑了：“没事儿，没事儿。”

他用一双大手抱过了这妓女，把她柔软的身体压在身下，问她：“你叫什么名字？”

“嫣红。”

莫奴生笑一笑，大宋的人都爱叫这种名字，花啊草的，不那么有劲气。

嫣红说道：“莫公子，你真杀了张公子么？”

莫奴生笑一笑：“杀他的不是我，而是那个答罕。”

他再不答她的问话，此时专心做的就只是一件事，在她的身上任意逞肆，不让自己再想到那手指钻心的疼痛，他要忘了那疼痛，为了这件事，他把嫣红弄到天亮。

× × ×

答罕坐在花厅里，他和那个痴情儿叫劲。他来了已经有两个时辰了，只等着痴情儿，老鸭恨不能管他叫爹，只要他再找一个别的红姐儿玩玩，不找痴情儿就行。

但答罕不干，他手下的人已经玩得够快乐了，他们在屋里与一些姑娘玩笑，时时传来他们放肆的笑声。大金国的人到了哪里，声音都是最大的。

答罕拿一柄公子扇，摇着秋后的扇子，显是无事硬作。在他的扇子上，画的是横马跃檀溪的刘先主。还题了几句歪诗在上头，末尾处加了一个花押，像是他三王子的签押。

白艳姿知道今夜过不去，只一会儿来陪他，一会儿去劝痴情儿。来陪时说：“公子等一等，春宵一刻值千金，公子不等那痴儿好了，我再找一个更好的，与公子好好玩乐。”去时说：“痴儿，虽说你爹要我照应你，可这个金狗子不好惹，你别砸了我的碗，让我没地方吃饭去啊。”再来时说：“公子啊，她身子不爽……”去时再说：“痴情儿啊，我说你身子不爽，他说不怪。要你躺在床上，他要侍候你哩。”来时又说：“公子，你看痴情儿，她睡了。”去时再说：“他说你睡了，他也不怪，也绝不惊醒你，只是坐在你床前，看你睡就足够了。”

老鸭悄声说：“你看看，痴儿，他不是一个贱人吗？他真的只是想看看你，你说怎么办哪！”

老鸨要哭了，痴情儿说道：“好了，你叫他进来，我躺在床上，他看就看好了。”

× × ×

熬了足有三个时辰，金国的三太子答罕才进了痴情儿的房内。

× × ×

他看到了痴情儿，心里一惊。他在金国看到的人多了，但在大宋还是头一遭看到像

痴情儿这般的美色。一团乱披在身上的红湖绸被，头发是乌黑的，眉目传神。真个是“年时二七犹未笄，转顾流眄鬟鬓低。”

答罕说道：“痴情姑娘，答罕这里有礼了。”

痴情儿一听得是金国的公子，想必是一个粗野村夫，蛮勇之人，不料得进来的竟是一个秀颀的男人，他脸色红润，人也俊俏，一礼后便坐在那椅上，对痴情儿说道：“我来找姑娘，只是想与姑娘谈一谈。不会做失礼的事儿的，姑娘放心。”

痴情儿失神了好一会儿，才说道：“公子请坐，有话说好了。”

第八章 夜深惊变

正是夜深。

莫奴生搂着嫣红，根恨的恨意全都发泄在这个女人身上，他狠狠地作践这女人，让她痛苦，让她难受，让她受黑汗蛮人的蹂躏。嫣红毫不羞怯，她叫起来，叫得外面的牢卒都听不下去，牢房内有人高声尖叫：“来一个，送一个给大爷！大爷也要快活！”

再有人叫道：“我受不了啦，乖乖，你也来救救我！”

莫奴生仿佛看到了黑汗国的两大湖泊，湖水湛湛蓝的，在湖的中心，是女人的柔情，他与嫣红的汗水流在一起了，像是伊塞克湖与阿拉湖，心跳得像咚咚响着的手鼓，他的身体直挺如山，像阿拉山的的山隘一般，挺直兀立，刚直不屈。嫣红早就忘了这里是牢房，她尖声叫着，叫得牢里的犯人忽地沉静下来。像是湖水在急雨的敲击下急地沉静，所有的男人都蜷缩在牢房的一角，咬他们的手指，有的发疯一般扯着自己的衣角，扯着头发，更有的掩住了耳朵，好不再听嫣红的叫声，但那叫声无孔不入，一直响到了他们的心底。

这个黑汗蛮人太能干了，再不就是那个骚货太浪了，她故意发出那么大的声响来，

惹得男人流水啊，流口水。

× × ×

答罕坐在痴情儿的眼前，他说：“要不要我给小姐来一盏茶！”

痴情儿一笑，浅浅的酒窝窝儿一现，说道：“谢了。”

答罕说道：“我听说姑娘写了一个字给令尊，不知姑娘为什么要上青楼？”

痴情儿笑笑，不语。

答罕一叹，说道：“也是，姑娘最好的去处，莫过这里了。”

痴情儿怪怪地看他一眼，他知道倩倩的心么？他知道为什么倩倩做了痴情儿？痴情儿痴情在哪里，他怎么知道？

答罕说道：“表面上看，是六国争粮，实际上是六国在这里争蜀，如果让回鹘等国得了蜀地，对我大金更是有利。所以我来时，父王嘱我一句话：“谁拿走蜀中都行，只是别剩下。””

痴情儿一震，她再看答罕。答罕说道：“回鹘是缺粮，这一次我看只有回鹘与黑汗是真缺粮，他们要的是粮食。可吐蕃便不是了，他们要的是蜀中这一肥地，想乘着大宋危难，夺这一块肥地。”

痴情儿笑笑，说道：“公子说笑了，据痴儿所知，天下只有一个金国有灭别人国家的本事，灭了辽，还想灭大宋。你当大宋是辽国么？真的那么容易灭？”

答罕双目炯炯，看着痴情儿，说道：“莫非姑娘以为大宋能抗得住金兵么？”

痴情儿忘了她的装病，她昂然挺身道：“金国能怎么样？前有黄河，后有长江，武有宗泽张所刘豫韩世忠，文有李纲张若水张浚，大宋天下，哪里像辽国那么易破？”

× × ×

答罕不语，他站起身来，走到了窗前。巴蜀的天夜是美的，美伦美奂的一轮明月，在天上挂着，像是与人特别近。痴情儿看他神色异常，不由得低下声去，轻声说道：

“答罕公子，我.....说错了吗？”

答罕不语，他忽地转头来，限里满是泪水，说道：“姑娘，我不能对你说.....”

痴情儿忽地心跳加速，跳得急，她急叫道：“你说，你说，急死我了！”

× × ×

答罕低声说：“我刚接到传讯，汴京破了，徽宗钦宗两皇被金兵劫去，一直劫到了金国，所有宋国的皇宫内藏全都运到了金国。”

痴情儿扑通一声倒在床上，她的双眼瞪着棚顶，哺啸道：“真的完了，真的完了，大宋朝完了吗？”

她的脸色苍白，答罕心碎了，他此时忘了他是一个金人，他想去扶痴情儿，但痴情儿叫道：“你休碰我，你休碰我，毒蛇！”

你是毒蛇！”

痴情儿在哭，她想得很简单，她不能给父母添烦，她不能像大姐姐一样，房里住一个怪物，那个莫奴生看样子像一个鬼，鼻子高高的，头发那么长，戴一顶小帽子，像是夷狄的怪物。但躲到哪里去呢？她先是躲在房里，关好门，再是躲到了书房，最后才想起来，她只有躲到青楼来，才是最好的地方。

爹娘会牵挂她，但她不会出什么意外。

可这有什么用呢？国破家仍在，长使泪满襟。

× × ×

答罕说道“大宋不会亡。我是从师学大宋学问的，我记得那些侵来中原的外人的历史，我听得师父哈迷蚩说过，大宋最可怕的不是人，而是那些书籍，你永远也猜不透那些书籍会造出一些什么样的人来，今天有一个孔子，明天有一个孟子，后来还有一个秦始皇。我师傅说过，秦始皇最有本事，他想烧了所有的书，把能搜到的书都烧光了，以为从今天下再也没有诸子百家的书了，可最后还是有，每一家的书都不少，他枉费了心

思.....”

痴情儿满面是泪，她清秀的脸庞从来不曾载愁，今天一哭，伤心欲碎，使人心疼。

答罕说道：“我在金国，也是一个弱人，人人都能贾勇而斗，个个都是勇士猛将，只有我在父王的眼里什么都不是，我不愿意侵入大宋，我想入大宋，想哪一天会像我的师父哈迷蚩一样，也考他一考，不信我考不上进士？我要考一个进士，做一个大金国唯一考入大宋朝的进士，给人看看我也很有本事！”

他的眼睛黯淡下去，他说：“我没用，他们看我没用，才派我来蜀中，要我阻那粮入大宋，让那粮落入哪一国的手里也好，只是别留给大宋。怕我没用，父王派了元帅乌里布来陪我，一齐来做此事。”

痴情儿的眼睛不看他，怕看他。明明是一个金人，占了大宋的国，侵了大宋的地，夺了大宋的人和一切，她为什么对他恨不起来？

答罕说道：“姑娘歇息吧，我要走了，我要给父王上一道奏章，劝他立一个大宋赵姓皇帝，金人在中原是站不住的，可惜我父王与王兄不会像我一般看。”

答罕对着痴情儿施礼，说道：“姑娘，多谢你听我说话，我走了。”

答罕走了，他悄悄走下了楼，也不给老钨说一声，只是悄悄带着他的人走了，给痴情儿留下了一夜的泪水与仇恨。

× × ×

唐思思在鼾睡，她手托香腮，在沉睡。

很少有人会这么睡，只有在香艳的画里，才有美女这么睡。

× × ×

有声音，咚咚几声响，像泉水，轻而细。唐思思忽地醒了，她闪着长睫毛，看到了眼前的人，他是一身白衣的耶律重恩。

是他点着了灯，是他夜深进了女孩儿的香闺？

唐思思恨声道：“你们这些臭男人是不是都要随便进人家女孩子的房里？”

耶律重恩笑笑，说道：“我不能夜深敲门，这一次有些例外，下不为例。”

唐思思也没了睡意，说道：“好了，好了，有什么事，你说好了。”

耶律重恩说道：“我有事要告诉你，救你自己，也救你一家。你穿好衣服，我再来说。”

他转身要走，唐思思轻叫道：“好了，好了，你自转过身去，我穿衣服就是。”

× × ×

很短的时间，很长的瞬念，转过无数的念头。眼前闪过无数的画面，耳朵只听得细碎的声响，再听得唐思思说道：“好了。”

× × ×

回头来，她已经坐在床上，连鞋子也穿好了。

耶律重恩说道：“思思小姐，有一事……”

唐思思兴冲冲打断他：“你看我的反客为主计策好不好？”

耶律重恩重重地叹一口气，说道：“昨天看来，还是完美无缺，到了今夜，便不那么妙了。”

唐思思满脸愠色，叫道：“你说什么，再说说我听！”

耶律重恩看她既嗔且怪的神色，不由心内一动，他恨自己道：“耶律公子啊，国已亡，家已灭，哪里来的美人沐恩，哪里来的美色拥怀？他振作一下，说道：“我刚刚接到消息，大金国已灭了大宋，大宋的京都汴梁落入金兵手中，连你们的二帝也落入人手。”

唐思思瞪圆了眼睛，说道：“你骗我？”

她想说：你们辽国落入金国手中，你们的天祚帝也没了，是不是拿这个来冤我？忽地抬头，看着耶律重恩那深深的目光，她的心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她失神了。

真的是这样？

× × ×

耶律重恩说道：“六国争粮，有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看只有回鹘、黑汗真个缺粮。不若你劝你父亲，就答应黑汗与回鹘，让他们两家相争。”

唐思思说道：“已是说好了，在月余交粮，至于交谁，不是要台上见高低么？”

耶律重恩失声而笑，只是苦笑：“原来如此，那是大宋还在，如今连大宋的二帝也被劫，你们怎么能保得住粮食？要我说得不错，答罕与乌里布一定会夺粮的，他们不光是会夺粮，他们会劝说各国一齐来攻蜀中，即或蜀中不被夺占，也使大宋的后方诸将不敢再图金国，他们会安稳享用所劫的大宋金银了。”

唐思思头大了，她仰头看着耶律重恩，忽地说道：“这么说，我也像你一样，也是一个没有国家的入了？”

她哀声说出，泪水便要夺眶而出，但她忍着，不能让这个男人看到她的泪水。

耶律重恩本来想去安慰她，但刚想去抚摸她的头，但忽地看到她刚强的眼色，便忍住了，说道：“大宋不像是辽，有那么悠久的历史，谁灭得了它？只是要受一阵子罪罢了。”

× × ×

夜鼓三更，两人嘿然对坐，都是失国之人，一腔愁肠，再复说甚？

× × ×

忽地唐思思说道：“耶律公子，愿意不愿意喝酒？”

耶律重恩正苦于无话可说，他本以为会看到唐思思满面愁容，可唐思思强刚不屈，那神态像是镌影深深印在他脑海中了。他笑笑道：“为什么不喝？只是我从来未曾想过，一个女孩子的闺楼里会有酒喝。”

唐思思拿出来一坛酒，说道：“我总是偷偷放一坛酒在屋内，有时会喝上几口。”

耶律重恩问道：“什么时候？”

唐思思噗哧一笑，说道：“闷时，乐时，闲时，无聊时，都喝。”

耶律重恩笑吐一下舌头：“那你岂不是成了酒鬼？”

唐思思一笑，旋即说道：“如今是苦时，却也正好喝酒。”

酒下肚内，正是愁肠更添愁。

唐思思哭了，泪水落在酒杯内，一滴滴，落得很慢。

× × ×

索雅听得门响，她抬起了头，她不愿意惊动正在熟睡的卓书，她昨晚与卓书一齐喝酒，两人订好了，把唐六爷的那七十万石粮分了，她得了四十万石，卓书得三十万石。她与卓书想好了对付所有人的计策，卓书是一个深藏不露的人，每逢难处，卓书总有法儿。

索雅慢慢起来，轻声问道：“是谁？”

是随她来的美人杨洛儿，她悄声道：“大宋完了，汴京失守，皇上与太上皇都落入了金人手里。”

索雅的手一抖，衣服也落在地上。

她失神了一会儿，回头看，卓书正在不紧不慢地穿衣服。

他穿衣服的动作像是天坍下来也不惊慌。

杨洛儿失神地看着卓书，卓书有一副很好的身材，看去很迷人。

杨洛儿也是一个愿意偷腥的妖精。

卓书说道：“昨夜的算计，如今又要重做。”

索雅已是对他很信，问道：“你说，要怎么做？”

卓书说道：“吐蕃与回鹘不算是大国，如今要图大宋，也是趁乱方好，粮食如今反是不那么重要，我们必得与那金国人一晤，看他们怎么打算，再作道理。”

索雅笑笑，说道：“卓书公子，依我看，这正是好时机，我们便抢那粮食，成都府也不敢怎么样我们，如是他们敢有动作，我们两国便发兵来攻。”

卓书说道：“西夏一向野心极大，这一次他缺粮，一心图粮，也有麻烦。金国势大，虽说一时图不到我们两国，我们也不能小觑他。不如明日索雅姑娘与他一会，看那答罕公子怎么说，我们再作商量。”

索雅 U 他道：“那么说，都是我出头，卓书公子就不出头了吗？”

卓书拍拍她的肩，那一拍满是色欲：“索雅姑娘出头，红顶天才会买帐。要是我出头，那家伙对我不吹须子瞪眼才怪呢。”

索雅的眼前忽地闪出了红顶天那年青英俊的面容，她的心扑扑乱跳，说道：“他才没有胡子哩。”

卓书看着她，忽地正色道：“索雅姑娘，我要你办的是正事，虽说我吐蕃不缺粮食，但粮食不咬人，我也愿意再要。你去与他一会，切记小心，莫再轻易应人。”

索雅笑笑，说道：“哪里，我只是一探他，西夏算什么，我要图他，还来不及呢。”

× × ×

红顶天此时也未睡，他坐在桌前看书，看他看书的神色，分明是一个倜傥英俊的俏公子。忽地有人笑声：“红公子这神气，让人看了心折，若我是女人，非缠住红公子不可。”

红顶天一惊抬头，看到来了乌里布，他大马金刀地坐下，对红顶天说道：“有一个大消息，送与公子当见面礼。”

红顶天说道：“不知道乌元帅要送我什么？”

乌里布看红顶天的样子，心里仰慕，一揖说道：“我金国攻破了宋都汴梁，如今大宋已全归我金国了。”

× × ×

红顶天一听，身子一震，他不由得站起来，看着乌里布，看他那冷酷的脸上有一丝笑意，知道此事一定是真了。他沉吟一下，说道：“钦宗与徽宗皇帝在哪里？”

乌里布说道：“他们落入我老狼主的手中，我看他们要去金国过日子了。”

红顶天淡淡道：“元帅听了此消息，是不是乐得不能入睡，才来找我？”

乌里布说道：“是啊，我来找你，就是想与你说说，西夏如能乘隙进攻蜀中，蜀中不是西夏的了么？我把蜀中送与公子，算是一个大礼。”

红顶天看看乌里布，他狂妄的脸上有一丝残忍，他是金人的勇士，金人怕都像是他这样子吧，一旦真的攻破了宋都，怕是会成一片焦土。红顶天再是英武，也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

乌里布说道：“如果西夏能攻蜀中，我便拿出一些钱粮来，助你。”

红顶天笑笑，说道：“元帅不是说要夺下这蜀中的粮食助我吧？”乌里布雀跃道：“怎么不是？”

红顶天笑笑，说道：“如果我说得不错，这七十万石粮食如今谁也难拿了。”

乌里布惊异地看他，红顶天为什么这样说？

第九章 七国争粮

眼看着十几个粮仓都装得满满，看看日期也近了，所有的蜀人都知道，在成都府会有一场打擂台，是西夏、吐蕃、黑汗、回鹘、辽人、金国、大宋七国人要争粮食，不知道唐六爷难处的，还在骂他，国也亡了，把粮送与他国，不是卖国贼是什么？

更有人不管那些，什么卖国不卖国，有得看的，七国争粮，搭一擂台，看热闹啊！看看便到了十五月圆的那一天。

当日清晨，成都府门便吱嘎一声大开，从府衙里冲出来几百个府兵，刀放光，枪站

排，直立立两排人，一直涌向花场。花场是早先卖花人占下的花市，到了花信期，卖花人不约而同到这花场，千姿百态、争奇斗妍，分外好看。如今花场的正中搭了一个台子，台上足有十丈宽，更有十五丈长，就是上面演练狮子滚绣球也足够了，别说是七国的武士在上面打擂。

在台子对面有几个小台，最占好地势的是一个冲擂台搭的拱台，那拱台不大不小，上面竟有成都府的字样，原来成都府尹左光远也来观擂，更是引起看台下人的好奇。在成都府的台子左近，有一个花台，成都府势如水火的两家妓楼头一回联手搭了一台，叫春光台，那三个大字竟也在台上闪，字儿竟比成都府左大老爷的字号还是醒目。

兵丁围起擂台，站得笔直，那些早到的观众也挺脖撒目：“来了，来了！”

真的先来了大金国的人物，当先的是几个壮汉，手臂如铁杆粗，一拦一拨，围观的人便纷纷让路。待得上来，才看到是金国的三王子答罕，还有那个极善出兵征杀的乌里布，据说他是金兵的一个元帅呢。有人高声叫道：“杀金狗，谁能杀了乌里布那个金狗，赏他三十两银子！”

更有人叫道：“杀了他，赏一百两，我出一百两！”

有人叫道：“杀了金狗一个上擂台的，便赏一百两！”

蜀人豪富，此时见金人上台，心里恨恨，便叫出声来，狂浪如潮。

答罕脸色有些苍白，但乌里布只是冷冷一笑，到了台上，找到了座位，只有一个座位，是给金人坐的，乌里布扯了扯椅子，说道：“三王子请坐。”

答罕坐下了，也不敢抬头看四外观众，只有乌里布不怕人，兀自左右顾盼，旁若无人。

再见到有一群人自后面涌来，都是白衣白帽，当先的却是一位妙绝人寰的姑娘，她美目妙眇，步态轻盈，成都府的看客看呆了：原来还有这么俊俏的美人来打擂，有好看了。

索雅带着十几个壮汉，到了台上，她去坐了，回头对杨洛儿说道：“你看，成都府看打架的人比我们焉耆看美女的人都多。”杨洛儿抿嘴一笑，那风情迷住了观看打擂的人，齐喝了一声彩。

更听得有人喧哗，看看人丛中分开人流，慢慢而来的是吐蕃的卓书公子，他当先而行，身后跟着十几人，都是手持钢刀利剑，直向台上来。到了台上，也不与几个搭话，只是一坐。

再后来的是西夏的红顶天，他倒是威风凛凛，几十骑纵到了场外，马嘶人叫，全都飞身下马，观者让出路来，络绎来到了台上，红顶天笑嘻嘻看着几人，说道：“有人比我早啊。”没人理他，他也不以为忤，一屁股坐下，兀自左顾右盼。

远远看路上有一乘轿子，轿子前后簇拥着几骑，轿子走得慢，那马儿也像是懂得步数，一步一踏走来。明眼人看得清，人家那叫控轡而行，看来驭者的手段很是高明。到了眼前，轿子忽地放下，从马上飞下来了莫揭，叫道：“有请大哥！”

轿子放下了，从轿子里慢慢探出了莫奴生的头。众人此时也忘了他是在成都府受过罪的，看他手里握一柄刀，那刀像是长在他手里的一样，看去没什么不妥当处。他步子很慢，一步步走上了台，走得像一个蹒跚老人。一直到他走上了台，直坐在座椅上，不与任何人开口。

看来他要出那一口乌气了，只不知那一口气会出在哪里。

人更乱了，原来成都府尹左光远到了，带着许多的兵，都监左明在布阵，在台后台前布下几百兵丁，维持秩序。再看远处来了几顶艳丽至极的花轿，传来了女人嘻嘻哈哈的笑声，是两大青楼的姑娘来了，一时间，看花了男人的眼，看呆了女人的心。只见嫩绿蛾黄青葱藕紫，纷纷扬扬，就像是翻了仙女的花蓝子，一时间缤纷纷纷，尽把春色洒向人间。那些姑娘扭着屁股，摇着肩，吊着媚眼，斜着眸子，寻男人的花心，一时间满场皆春。看看好一阵子，那些姑娘才上了台子，小台子上满是人，坐着无数美娇娘。

府尹左光远大人的威风都让这些美姬占去了，他到了台上，竟也没少看。

人都到了，只是这边的主位上还缺人，卖粮的主人唐六爷还没有到，客人位上还缺人，辽国的公子耶律重恩、大宋的河间府公子张用。张用死了，大宋还有没有人买这粮食，也是未知。

左光远问道：“那唐六到了没有？”

师爷说道：“到了，到了，你看，他来了！”

唐六也骑着马，他的身后跟着两乘暖轿，都是小小轿子，那样子不比“姣客楼”“青云楼”的妓女更威风。看到了台前，人都让开，让他们直骑乘至台旁，上了台。唐六老爷子坐下了，看看对面，原来那六国的人到了五人，只差一个耶律重恩不至。

唐思思一震：耶律公子哪里去了，他怎么不来？莫非是他辽国灭了，他买粮也买不起，只是说要买，或是鼓动别人买粮，擂台上见真章时，他反而不来了？

就见众人中有人慢慢走来，那人分开人群，一纵而上，到了台上，瞬眼间，人就坐在椅上。

唐思思站在唐六老爷子的身后，忘了坐下，美目顾盼着耶律重恩，像是久未见面的老友。耶律重恩反是视面不见，不敢抬头看唐思思。唐思思盯了他一会儿，待唐青青一扯，方才坐了下来。

人都到齐了，只有大宋朝张用公子的位置闲置。

只见府尹左光远对师爷说一句话，便听得府尹周围的亲兵都鸣地叫起来，这一声叫，如筒役叫堂，顿把两楼妓女的艳笑、围观看客的喧哗声全都淹没了。

一片寂静。

听得师爷道：“成都府今岁大熟，托圣上洪福……”

他也觉这一句有些不妥，便干咳了两声，圣上如今自己也没福了，去了北国做人家的俘虏，托他的什么福？但人都心一酸，更细听他说。师爷再说道：“新巢粮米，有六

国来应，实是成都府的福气。也有我大宋河间府张叔夜大人的公子张用来，欲购新米充为军粮！”

众人在下面一齐喊道：“卖与大宋！卖与大宋！”更有甚者，在下面怒骂：“金狗，早晚剥了你皮，点你天灯！叫你小瞧我大宋！”答罕只是低头，似不闻见，只有乌里布仰头看着，像要生吞了众人。

有人厉声喝道：“看什么看，臭金狗！”

师爷再一抬手，众人沸声渐止。师爷道：“有没有人肯替张用公子争这粮食，愿为大宋市米？”

问了两声，忽地从众人中喊出一声来：“有！”

从台旁走出三个人来，众人看着，齐声喝彩，大叫道：“大宋有人，大宋有人！”有人握拳高呼，有人撞臂怒喝，像是醉酒般狂热。

上来的竟是成都府的四大家之三：冶铁之家齐骏、绸布之家郭朝奉、铸钱之家钱匡。

三人站在台上，先是推出铸钱之家的钱匡说话：“钱家是大宋的钱家，铸的是大宋的钱，买了米，想赈灾！”

哗地刮起一片风，众人鼓掌，为钱匡鼓劲。

郭朝奉说道：“郭家有衣穿，也有米吃，但大宋有一人无饭吃，这米就不会落在别国之手！”人更狂呼，叫道：“要把粮给了金狗，祖宗不容！”

答罕的眼睛更是充满了云翳，他看到了狂热的大宋人，这是最可怕的。

再有冶铁之家的齐骏说道：“我愿竭尽全力，只要拿得到粮食，愿交与张用公子的后人带去河间一带救人。”

众人唏嘘，河间此时已属金人，只能救灾，不能救国了。

× × ×

三人说完，有人拿来三椅子，请三人坐在台上。

底下的人已是不耐烦了，都齐声吼道：“粦，粦，果！”

左光远还想再说，但那围观者哪里容他，只是万众一心，齐吼一个字：“粦，粦！”

× × ×

师爷大叫道：“好，好，粦粮！”围站的兵丁再一次鸥地叫起来，齐声一吼，其声粗壮，淹没了众人的喧哗。

师爷从众人间来到了台上，说道：“唐六爷粦米，也凭的是市价。但今日不同了，粮食有人争，便看谁出价最高，便卖与谁了。当初也是有议，谁能在十五的夜里，把唐逸公子交出来，方才有粮。再就是唐大小姐无事故，唐三小姐也无恙，这条件不知做到了没有？”

人哪里知道还有这许多的曲折，便看台上，看人眼光皆看着索雅，索雅笑笑，对杨洛儿一笑，说道：“有请唐逸公子！”

× × ×

台上的唐六与两个女儿，还有远处台上的痴情儿都凝神注目，看索雅怎么动作，只见她一招手，远处驶来一辆车，车是一个老者驾驭着，到了近前，一声喝止。叭地一声响，那车厢竟是自行炸开，车中有一个人，蜷缩在那里。

谬十恶一见，飞步而去，看到车上真的是唐家少爷唐逸，唐逸坐在车正中，对谬十恶微微一笑，道：“谬大哥，我好了。”

一声谬大哥叫得谬十恶流下了英雄泪，他舒臂要去抱唐逸，那老者喝道：“慢！”

谬十恶恶声道：“你还想害我家少爷吗？”

老者说道：“我家小姐说，唐少爷是无恙，但谁碰他一下，准是一死，他满身是毒！”

一句话叫身旁的人都躲得远远。

唐逸说道：“谬大哥，我自能上台！”

众人看着唐逸上台去，一步步走得极慢，好容易捶到了台上，有人给他一椅，唐六

便与唐青青、唐思思要扑来，老者叫道：“他身上有毒！”

唐六看着唐逸，唐逸说道：“爹，我好了。”

一句话说得唐六老泪横流，一旁的唐青青、唐思思也随着伤心。

忽地，乌里布大笑道：“我看到了，唐门的大公子仍是无恙，好。唐门的小姐也没什么闪失、我们何不来说说那粮食怎么卖？”

唐思思走过来，将手中大大的铁钥匙放在台上，说道：“七十万石粮食在粮仓内，一共是十八仓。依原来所说，谁出得钱，打得擂台胜了，便卖与他粮食。”

众人哗然，齐声叫好。

卓书长身而起，说道：“好了，就来叫价！”

× × ×

一片寂静。

先是回鹘美女索雅说道：“我说，白银一百五十万两！”

按说索雅出的价钱，算是较平易的，二两银子零一百四十二文钱购一石米，也算是成都府的市价。平来平出，自是买米的规矩，这喊价谁也会暗中点头。

可乌里布看看答罕，答罕轻轻点点头，乌里布便叫道：“白银一百六十万两！”乌里布只是一出口，便多出了白银十万两。

看他情急心热，像是对这粮食志在必得。

索雅冷笑，问道：“据我所知，大金国并不缺粮，这一次为什么要花大价购米？”

乌里布傲然道：“我出得起钱，就可买米，我买了米做什么，于你甚事？就是买来烧了，也与你无干！”

众人哗然，大骂金狗，有臂冲来者，要殴打乌里布，恨他太过猖狂。想他金狗劫了二圣去，还把大宋的国宝都劫了去，光是白银也不知有几百万几千万两，更有珠宝无数。他拿了大宋的珠宝，竟跑这里来逞威风，恨得人直骂金狗。答罕看了乌里布一眼，后者

正得意地对他笑，那意思是要逞大金国的威风，决不退让。

辽国公子耶律重恩抬了抬手，师爷大声道：“耶律公子有话要说！”

人皆看耶律重恩，忽地想到了他是国破之人，他买粮做什么？

耶律重恩叫道：“一百七十万两！”

卓书举了举手，叫道：“一百八十万两！”

卓书有意无意地看看索雅，索雅也看看卓书，心道：我与卓书带的银子，未必能买得粮去，只不管他，如能买了粮，贵便贵些，怎么也得有粮。

忽地红顶天扬声大笑，说道：“怪了，怪了，怎么我看都像是孩子玩艺儿？”

师爷问道：“红公子，你开价不开？”

红顶天摇头，说道：“说开价，就开价，只是我不信他们开的价。有人漫天要价，总得就地还钱。唐六爷不知道这粮要卖到什么价？莫非每一粒米都是一粒珠子不成？再说，我就不信，你看看他，他有一百七十万两银子才怪，我怎么能信着他？”

红顶天戟指着的，正是辽国公子耶律重恩。

忽地人静下来了，这是对耶律重恩的污辱，说他漫天给价，居然没有银子，来这里逛人的。不知耶律重恩会怎么说？

× × ×

众人眼中的耶律重恩很有风度，他慢慢说道：“大辽虽亡，但辽人不死，区区一百几十万两银子，我还拿得出来。”

他信手掏出一叠银票，掷它在地。有人是明眼人，看得出，那一叠银票不散不分，仍成一叠，落在地上，那一手功夫极高，抛掷的手法也极妙，看去轻巧随意。

师爷拿起来那银票，叫道：“成都保四堂，是郭大爷、齐大爷、唐六爷、钱大爷的钱庄，一张，两张，一共是十万两一十七张！”

人皆哗然，不能看低这个亡国公子耶律重恩，他一定是一个巨富。

唐思思盯着耶律重恩，那一双俊目如痴如醉，心道：看他样子，不狂不躁，极有风度，真个讨美人喜欢。对面那台上的妓女们齐声叫道：“耶律重恩，我爱你！”

耶律重恩苦笑笑，说道：“如果我拿这些银票买了粮，我就是成都府最穷的穷叫化子啦，你还说你爱我吗？”

一说此话，那些青楼妓女都叽叽呱呱地笑，仍有人叫道：“耶律公子，你没钱时来我屋里，我天天疼你！”

底下的男人都笑，哄一声笑起来，有人也学那妓女声音：“你来，我天天疼你！”更惹起一片哄笑，把乌里布惹来的不快全都驱散。唐思思的心化了，她盯着耶律重恩，心道：他拿那么多的银子买粮，蜀中离大辽旧土又那么远，他决不是买了粮来运回去的。他只能与金人呕一口气，决不让金人得逞，她心里对耶律重恩油然而生一股敬意，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耶律重恩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第十章 争一口气

霍地站起了红顶天，笑说道：“耶律兄的豪爽让小弟佩服，我也来凑一凑趣，我就出一百七十五万两！”

众人寂然，他是西夏的公子，据说是西夏王的亲兄弟，怎么出钱也不为过。

师爷说道：“红公子出价一百七十五万两，谁再出价？”

卓书长身而起，说道：“在下也来凑一凑趣，就出一百八十万好了。”

蓦地有人厉声喝道：“一百八十五万两！”

众人看处，原来是一直坐在那里纹风不动的莫奴生，他只是喝了一声，再不抬头。

唐青青看着他，忽地心升一般愧疚，要是那一天他说出是在我的香闺里呆着，必是不会受那苦刑，只有我知道，那一天他没去杀张用。他只是与我坐在我闺楼上，我两人

对坐着，他给我讲他的故事。如今他也来争粮了，他一心要为黑汗争粮，只不知他能争得到不能？唐青青回头看着唐六，只看到爹的脸一会儿青一会儿白。唐青青悄声道：

“爹怎么了？”

唐思思悄声道：“爹被放在笼上烤呢，要是这会儿争的是剑，争的是绸布，爹也会满面是笑。”

唐六此时心境最是难受，他也知蜀中人心，如是他把这粮卖与六国哪一个人，都不会得好处，蜀中的人会戳他的脊梁骨。但若是把粮食卖给了大宋人，六国的人必是再会来找他的麻烦，他怎么也讨不到好处去。再说卖东西最忌的是“空吵”，空吵的意思就是说，人家都在赌气，不管你的东西值不值那么些钱，人都愿意买。人是活物，买到了你的东西，他早晚会找你。你受不了的闲气在后头呢。所以唐六苦着脸，正在熬煎。

唐青青平时也不像妹妹，总对生意的事很关注，她只是看着莫奴生，看他再吐口，盼他争得上，她心里盼着这黑汗国能争得粮食。

但忽地卓书再看看索雅，说道：“就算是一百九十万两吧，我与索姑娘平分，每人三十五万石！”

索雅看着卓书，她不愿意让卓书说出她与卓书的计谋来，但此时卓书一说，她反是无话可说，只是脸色一红，看着卓书，再也说不出话来。她此时低下了头，心里滋味真是难说，她喜欢卓书，但也喜欢红顶天，而且看来红顶天更比卓书风流倜傥，看他神气十足，不像卓书那样阴阳怪气的，很难揣摸他的心思，她偷偷地扫了一眼红顶天，看到红顶天那神气，分明是对自己很是鄙视，她心猛地一落，大不是滋味。

乌里布笑一笑，说道：“原来吐蕃与回鹘是兄弟啊，我记着的，原来黑汗与回鹘不是交好吗？”

莫奴生此时也恨恨地看着索雅，原来这个风流女人有这么一计在后，怪不得她风骚地要出价，她有此仗恃，自是能买得到粮。乌里布看着答罕，要依他的性子，大金国如

今是天下第一大国，连大宋的皇帝都劫了去，有什么办不到的？他刚要说话，忽地答罕说话了：“既是两国要买，我们便让他们好了。”

乌里布忽地想起来，他此次来，目的是把那大宋的粮食卖与别国，或是烧了它，但决不是让大宋人买去。如今两国合力购粮，岂不是正中下怀？他气哼哼一顿脚，不再吐声。

耶律重恩摇摇头，走去拿起他的银票，有人看着，十分垂涎，想着那十几银薄薄的纸，能使人富贵无比，不由得忘情地贪看，直到看他徐徐把那银票揣入怀中。

红顶天看看莫奴生，西夏与黑汗一向不和，他决不可能像卓书与索雅那样合买粮食，他只好叹一口气，不再吐声。

× × ×

师爷问了两句，有没有人再出价？刚要拍板，忽地听有人扬声说：“这粮我要买了！”

众人惊看，原来是钱匡，他站起来说道：“我与郭兄、齐兄商议，这粮食我们买了。”

众人再拍手叫好，皆是欢喜。对啊，有人叫价，蜀人夺粮，决不能让外人买了粮去！

钱匡说道：“这粮我们买了它，就送与河洛的抗金义士好了。”

忽地，乌里布跳起来：“你大宋人不能买粮，你拿出银子来，我与你们争价！”

钱匡冷笑：“你以为你有本事，我是造钱的，造出的钱压得筠你！”

乌里布大笑，扬头道：“不错，你造的钱都乖乖送到我大金国去了，是你们那个儿皇帝送的，如今他正在我们北国喂马呢！”

人皆哨叫，要冲上台来杀那乌里布。人潮如涌，乌里布也怕，但他身后的十几个大汉抽出腰刀，围着答罕与乌里布，准备拚死一战！

忽地师爷拍板叫道：“静一静！”

人再慢慢静下来，狗日的金人，他也太狂了：他敢与我们拚吗？可一想到二圣被劫到了北国，再凶有什么用？乌里布喝道：“如果你们杀了我们十几个人，你们的二圣活

不过一个月，去！”

人皆沉静，有皇帝在人手里为奴，再凶有什么用？人都流泪。

蓦地唐六爷站起来，说道：“我与钱兄、齐兄、郭兄共有钱庄，叫做保四堂，如果有谁能买得起我的粮，我们四人保争价争得过他。但我先也说过，买粮不是争斗，谁强谁胜。如是有谁不服，我们争价后再一搏，在擂台上胜者，便可买此粮了，无论大宋，或是哪一国的人，只要有银子，怎么能不卖？只是不知谁愿意出手，胜者可夺此钥匙！”

唐六把钥匙拿起来，放在师爷手中，说道：“请师爷拿着，谁争得头筹，粮价便平果他了。”

× × ×

耶律重恩大笑，说道：“果然中华大国，言面有信，我便来争一个高低，输而无怨！”

唐思思很感谢地看他一眼，知他是帮爹爹解围。要是那样争下去，非争出人命不可。如今再先打擂，输者自是心服口服。

唐六对着答罕施礼，说道：“久闻三王子精读经书，不知三王子认为此议如何？”

答罕最厌恶动手，但想想这事儿缠绕不清，只有动手一途，再无什么法儿，他说道：“好，如是我大金国的勇士输了，我们便认了，不再争粮。”

红顶天也扬声道：“好，痛快，痛快！”

回鹘美女索雅本来有望得粮，但也知道强龙不压地头蛇的理儿，如今郭齐唐钱四家一齐出头，愿意买粮回去，她还有什么希望？她大声道：“好，便看动手，谁胜谁拿粮食好了。”

唐六说道：“原先说定的，七十万石粮是蜀中富裕，如有人能胜得此擂，便拿它走好了，依原说定价钱，平即可，只要出一百五十五万两银子，粮就归他所有。但也说好，如是我大宋有人胜了，你们一粒粮食也拿不走，如是硬抢豪夺，便算是无理！”

众人纷纷应是。

× × ×

看来，一场争斗必不可免，而且是一场为争粮食，要救千百万人性命的一争！

× × ×

师爷下去了，人们都不再吵，静静地注视着台上，如今可得看谁有真本事了。

先上台的是西夏的红顶天，他昂立在台上，看他身子，略显清瘦，但人很是俊俏，直立在台上，他一揖道：“西夏今年受蝗，七十万石粮便是上百万条人命，如是在下出手重了，念在救人一途，先为赔罪”

众人知他说得有理，也想，这么说，也说得过去。如是他胜了，粮食就卖与他，有什么坏处？只要不让那金狗成功，就行。

再走上台来的是莫奴生，他对着红顶天一礼，说道：“红兄，依我看，你还是别争了，西夏国力虽强，只能自保，小心别人算计你啊。”

红顶天昂然道：“谢了，只要黑汗国不再算计西夏，顶天何幸如之！”

两人一说嘴，便知道黑汗与西夏素来不睦。想两国隔着一个回鹘，怎么会有这种冤孽？但谁知道他们之间究竟有何深仇？

× × ×

莫奴生晓郎一声抽刀，喝道：“来吧！”

他立一个势子，待红顶天来击。红顶天一声冷笑，喇地掣出一杆小枪来，看看那枪甚小，但手一抖，叭地增出一截，再抖一下，枪便长至七尺，枪上红缨飘拂。红顶天一抓枪在手，神气倍增，喝道：“看枪！”

枪抖如蛇，在莫奴生的身前身后飞舞，只见枪缨飘拂，不见莫奴生身影。

莫奴生被红顶天抢了先机，一直不曾出刀，枪影飘拂，只在他身前身后飞，不时传来台下众人的惊叹声。那枪用得太好了，看来红顶天的枪疾速如箭，冲刺奔突，加之暴吼声声，更增威势。哧：莫奴生的肩上流血，血迸，衣破！

再看莫奴生，身子一趔，差点儿倒下。红顶天的枪趁势而来，如一条缠紧他咽喉的蛇，直钉向他脖口！

当！一声大响，莫奴生的刀一出，正挡在枪尖上。这一下力大，逼得红顶天身子踏踏直退，退出了三步。三步不远，只得再上，枪尖仍是直刺莫奴生的咽喉！

莫奴生只是一扭身子，像是身子在空中来一次回环，再探身出去，刀在人先，唰地一道闪光，刀便劈出去！

只看得到刀，看不到人。

刀光闪动，人随刀走，只见刀光，不见人踪。听得当当当一阵子暴响，如铁砧着锤，如泉流石。再复站定，只见红顶天的嘴角沁血，莫奴生如钉如松，静立不动，那一柄晚出的刀复在眼前，只有刀片在莫奴生震撼下，叮当嗡响。

× × ×

看来红顶天是不敌莫奴生，众人看他两人，忽地莫奴生执手收刀，对着红顶天行了一礼，说道：“红公子，承让了：红顶尺昂头不理他，回首向后看，看下面黑压压的人群，哑声说道：“西夏等着我带粮而归，我输了。”

他慢慢走下台去，不复是神采飞扬的红顶天了。

× × ×

乌里布一看莫奴生的刀法，不由得见猎心喜，要知道他是大金国狼主帐下有名的三勇士之一，见了莫奴生的刀法不错，真个有心与他比一比谁的刀快，谁的刀狠。他刚要出来，忽地听得答罕轻声道：“不准动！”

乌里布方才醒悟，大金国要的就是他们六国争斗，好从中渔利，自己出去，徒惹祸事，再把众人的怒火惹到自己身上，大是不值。

莫奴生好似不像以往，此时得胜，他的目光抬起来，在众人中看到了唐青青的眼光，那眼里是欣喜，快乐，还有一丝甜蜜，莫非她真个对自己有情？他忽地再想起了乌娜，

想起了那两个光着屁股的孩子.....

×

×

×

忽地响起了咯咯的笑声，回鹘美女索雅站起，对着莫奴生一笑，说道：“莫公子，看来我与你得有一场争斗了。据我所知，黑汗并不缺粮，莫公子不如就把这粮让与姑娘，来日方长，好不好？”

她那嘴唇一撕一撇，都有深意，像是与莫奴生久有情愫，此时在众人面前，羞于再说。而那一秋带水的眼珠也频频向他送情，像是柔顺的小妻子对丈夫发嗲。

莫奴生叹一口气，说道：“我来这里，就是不想让回鹘得粮，也不想让西夏得粮。”

原来各国都有心思，如是邻国缺粮，便气势不振，原本想用兵扩张，便不敢再兴兵。若是邻国极强盛的，便想乘此时机去犯，他此时缺粮，你不打他，何时再有这好时机？所以说穿了，各国得粮还是其次，重要的，是要自己的敌手不能得粮，好趁机打击对方。

索雅咯咯笑道：“黑汗弯刀与我们的回鹘弯刀是一样的，只不知道莫公子与我的刀谁的快些？”

莫奴生不耐烦，他冷冷道：“我的刀比不比你的刀快，只有比过才知。”

索雅可怜巴巴地样子，对着莫奴生张开她的小嘴，那嘴拗成了一个小小的圆唇，说道：“真的要拚？”

莫奴生不理她，抱刀如睡，两眼微闭。

啊！一声娇呼，索雅出刀了，她的刀滚向莫奴生，她的刀并不比红顶天差，只见刀光，刀光，一路滚向莫奴生的刀光！

莫奴生的眼睛忽地睁开，像听到了警讯的猛兽，他的耳朵一振，微微炸开，便忽地出手一擎，当！两刀并立，一击而分！

索雅不曾动手时只是调情说笑，待得动手，哪里容得莫奴生一瞬，她的刀再滚来，直劈向莫奴生的脖颈！莫奴生喝一声：“开！”刀再架去。不料得索雅的刀忽地变得飘忽

不定了，刀如飘絮，直飘摇向莫奴生的后背！莫奴生再一架，回刀架在后背，堪堪架住了索雅的这一刀！

索雅也不料得他会算得如此准确，叫了一声：“好！”再复一刀，这一次却是奔莫奴生的腿去！一刀滚去，如辟风雷，便听得刀声咯咯，两刀绞在起。刚才红顶天与莫奴生一斗，便是亏在气力不足，莫奴生天生神力，别说是索雅，就是红顶天这般的高手，也斗他不过。此时索雅三次与他刀碰，心里苦处自知，虽说嘴里仍笑，但手早就发麻，那提刀的手也微微颤抖。莫奴生说道：“在回鹘与黑汗一样，女人是酿酒养孩子，还有跳舞的。女人拿刀，不大灵光！”

索雅仍笑，说道：“黑汗不知得了这粮食，是不是也得拿去烧？”

莫奴生不知她要出什么鬼计，但知她不是好话，喝道：“胡说！”

索雅忽地尖声一叫，她的身子直对着莫奴生扑去！

× × ×

这一招很险，莫奴生刀一横，索雅的身子便会一劈两断。

莫奴生的刀一顺，正要劈在索雅的身上，忽地他看到了唐青青的眼光，她是惊讶，她伤心，她看着一个美妙如斯的女人被莫奴生劈了，一定会伤心，会说他是一个禽兽……

刀只慢了一慢。

唰！一刀劈在他的肩头，血溅，人退，怒喝，再复上来。

索雅却是跳下台去，制道：“莫公子，来日有闲暇，我自来给公子陪罪！”

那边青楼的台上，妓娃全都喝彩，毕竟都是女人，不愿折了女人的威风。

只有莫奴生自己呆站在台上。

他的臂在滴血，血一滴滴滴在台上，莫揭要来给他包扎，他怒喝道：“婆婆妈妈的，能成什么大事？”他振臂而呼：“谁来，谁来与我一战！？”

第十一章 鹬蚌夺珠

莫奴生一喝，如张飞断桥、霸王扛鼎，有气不可挡之势，一时人皆瞠目。

慢慢从台上传来一声悠闲无比的答话：“就我来与莫公子过几招好了。”

原来是吐蕃的卓书公子。

没人知道卓书是吐蕃的什么人，只知道他带着一个长长的骆驼队来到成都府，他驻进了府门外，因为他的骆驼队无法进城，如是进城，得好几个时辰方才得通过，岂不是把成都府都展撼了？卓书到了成都府，也不像那些各国来的客商，走街逛府，过花街，逛市肆，他只是住在客店里，深居简出。卓书缓缓走出，向莫奴生走去。

他的身子挺得很直，长衣振振，人如玉树，真个是人中翘楚。

卓书站在离莫奴生距五步远处，说道：“黑汗是强国，但与吐蕃比，怕还逊一筹。公子还是回去，免得在此出丑。”

莫奴生只哼一声，不理他的威胁。但也不敢轻视他，刀抱在怀，一脚轻轻回收，一脚稳稳站直，只待时机，便一冲而出，一泻如潮！

卓书只是袖手站在莫奴生的对面，他的手仍在袖子里。

莫奴生心生愠怒，看卓书神气，分明是看不起，要不给他一点儿颜色看看，岂不丢了黑汗勇士的份儿？他蓦地大喝一声，刀光滚出！

一刀一刀，先时两刀还看得清，再吐出刀光，便只见光影，不见人形、刀势！

卓书与莫奴生都裹在刀影里！

只是一瞬，人分。

再看卓书，仍是那么稳稳地站立着，而莫奴生有些狂态，刀抱在怀，刀尖冲着卓书。

如刀臂立，那是足势，气势一出，势必如虹。可如今是刀尖，看来莫奴生得用一些机巧。

再奏一起，便看得清清楚楚。只见莫奴生的刀一劈，从未看过有这样的一劈，一刀

劈去，像是有十几个弯，绕来弯去，不知所终。可卓书只是手势一划，便把那刀势划成无形，如阳光披洒，雪雾尽消。莫奴生再击一刀，这一刀像是犹豫迟疑，不知劈法，只是斜斜一划，划向卓书的左肩右腋。这一刀更慢，慢得像是蜗牛爬行。不料得卓书的神色更见郑重，他的手臂先挥起来，势若挥汗，再复回臂连带身子都斜转过来，只有腰身沉下，要对着莫奴生劈掌。再到了莫奴生眼前，掌忽化拳斜手出挑，对着莫奴生的左胸，击打过去！莫奴生不敢让他的拳冲至，他再一退。

底下的人看不清势头，以为莫奴生怎么忽地这等不济事了，就是要我上去打，也是三刀五刀便劈了他，看他那慢慢腾腾的劲儿，哪像是生死相搏？

× × ×

莫奴生的头上出汗了，一旁莫揭等黑汗国勇士不由得凑近来，莫揭的手早就握在刀柄上，只要一声叱喝，他便会冲去与卓书相搏。

但莫奴生的刀再举起来了，他的臂似有大绳捆索，几欲制他难动，他的手抬起来如抬千钧，只是一抬，意会而已，心有意而臂无力，刀似万石巨石，不能挺举。卓书的手划了三划，那一划是划向莫奴生的头，另一划是划向莫奴生的臂，再一划是划向他的心脏！

莫揭叫声：“不好！”挺刀便劈，他站在卓书的身后，一刀劈向卓书，但见卓书急一挥臂，他的身子如一只纸鸢，直射出去，叭地摔在台下。

众人哗然，看来卓书的功夫实在高过莫奴生许多。但见莫奴生的刀忽地坠地，当地一声，脆地大响。莫奴生对着卓书，一拇说道：“多谢卓书公子！”

莫奴生拣起了刀，唐青青远远看他，似看到他的眼里有泪，但有泪无泪，也看不清楚。只见莫奴生很是愤懑，低着头跳下台去，直冲出人群，纵马而去。

莫揭也顾不得许多，他也叫道：“走！”爬起来纵马去追莫奴生。

只有唐青青回头，她顾盼一会儿，想着莫奴生会去哪里，他会不会从此就回了黑汗，

再不复来成都府，不复来大宋，那样她就再也见不到他了。此时唐青青的心里一想着莫奴生会再也不来，心里忽悠地失去了什么，但也有一点儿欣喜，她的闺房再也不会会有男人睡了，再也不会会有一个把被子踢腾掉了露出一片胸毛的男人睡在她的房里，她可以安然入睡了，再也不会听到那男人粗重的呼吸声，不会听到那若有若无的细细的尖哨一般的鼾声了。她恍然若失。

× × ×

卓书说道：“吐蕃对于此粮，也不是志在必得，有心者愿来，卓书愿意受教！”

耶律重恩忽地长身而起，说道：“我对粮食没那么大的兴趣，只是对卓公子的大摔碑手有些兴趣，特来讨教！”

耶律重恩说罢，人便施施来到卓书面前，他站在卓书对面，说道：“吐蕃功夫，确是惊人，以卓公子的非凡神力，再加上一手大摔碑手功夫，确是令人心敬。”

耶律重恩走来，如山如岳。卓书一叹，说道：“公子是辽人，辽国已灭，天祚帝已是作古，你何必自苦？”

耶律重恩笑笑，说道：“辽国灭了，还有辽人，辽人能用刀，能骑马，怎么能说大辽灭亡？”

卓书愕然，突地一揖，说道：“敬受教。”

× × ×

两人对峙。就连此时下面场内的人也都是屏气息声，知道他两人是棋逢对手。耶律重恩的手抬起来，右手在上，若远呼途人，手掩成势，左手在下，若扪心自问，自沉自省。这一势使出，竟使卓书大惊，他问道：“耶律公子使的，是佛手拈花起手势？”

耶律重恩一叹，说道：“不错。”

卓书微微一笑，手再变势，他的手再也不是那么倏忽伸出，倏忽吞进了。他的手向前一伸，有若洗手探出，再缓缓拉回，拢至胸前，忽地两手如佛指，翻成一个手印！

耶律重恩的脸色沉重，他扬声道：“佛手印？”

卓书道：“不错。”

自唐代，便有吐蕃高僧随松赞干布的使节到唐大都长安，与长安唐僧安道说法，与大唐武僧印曾印证武功，大唐武僧印用的是十八般武艺，但最后终是与吐蕃高僧分不出高下，只因吐蕃僧可度只是用佛手印，千佛手印，微有不同，气象万千，决非俗人所能尽窥。到最后，大唐武僧印曾叹息道：“是我输了，用我佛指印，指我迷途，我不输谁输？”由是天下皆知吐蕃武功有一蹊径，就是佛手印千种，可制百艺。

想不到卓书竟会此等高深功夫，看来他的功力非浅。

耶律重恩低下了头，他忽地一揖道：“我胜不得卓公子，愿意退下。”

下面的人都想看他们两人较技，哪料得到只是比划了几势便有人告退，竟不如刚才莫奴生那一刀一刀来得实在，都是大大不满，叫道：“动手啊，动手啊，不动手怎么分得出高下？”

卓书也知道，耶律重恩并不畏惧自己，只是他为什么在众人面前，竟把这胜负看得过淡，莫非他真个没了争强好胜之心么？远处的唐思思看着耶律重恩，不料得他会说出此话，在她看来，耶律重恩的那一比划，竟比卓书公子更是气势强些，一上来的功夫也比卓书要强，他为什么不比了，便要退下去，莫非他志不在此？再不就是他看胜不了卓书，一上场来就打了一个退堂鼓。看来他也不是一个有志向的人，他如此做，岂不是给辽人丢脸？就见耶律重恩对着下面的人一揖，说道：“在下实在胜不了卓书公子，只好不战。”

下面的人不满他，便都嘘他，耶律重恩在众人的嘘哨下，竟是脸不红，人不乱，一步步走下台去，隐在人群中，再也不见了。

× × ×

围观者十分不满，看来今日之战真是雷声大雨点儿稀，只有索雅与莫奴生曾是力战

过，其他人似都不费什么力气。尤其是这个卓书公子，他一上得台来，竟能击败莫奴生，逼退耶律重恩，看来他的实力无法小觑。

卓书喝道：“还有谁要与本人一较？！”

无人应声，忽地下面围观的众人中有人宣诵一声佛号：“阿弥陀佛！”

众人中闪出一条道来，却是几个尼姑，当中领先的是一位身着青灰缁衣的中年女尼，她的脸色青秀，一表人才，带着五个尼姑向台上来，到了台前，看她也不用费什么力气，只是一抬脚，人便飞至台上。那身后的尼姑都是身子闪一闪，便皆随她飞至台上。

底下众人看她们飞身上台的功夫，便不一般，当时便有人大声叫好。

× × ×

那中年女尼却不先与卓书动手，她去对着郭、齐、钱、唐四大家富人一礼，郭朝奉在四人中年纪最大，便也一礼道：“不知道师太是哪里人？”

那中年女尼道：“峨帽女尼妙手，特来请求四家将此粮布施天下有缘人。”

齐骏、钱匡、唐六与郭朝奉四人互相瞅瞅，心道：看来真个有大宋人插手此事，可不料得插手此事的竟是峨眉掌门妙手师太，久闻妙手师太是一个有缘活佛，谁料得竟是这般年青？

看她年纪，也不过三十可人，容光焕发，不知她会不会是卓书的对手？

几个人互相一瞧，彼此心事，都是知晓，唐六点头，郭朝奉一叹，钱匡皱眉，齐骏不语。

忽地郭朝奉说道：“佛家普渡有缘人，此粮就送与师太，算是我四家的缘份，我拿一份，情愿送与师太，师太送与哪一个人，随师太好了。”

钱匡也说道：“难得峨帽派有心，我也算一份。”

齐骏看看唐六，说道：“好，我与唐六爷两人也算是一份，如是师太得胜了，这粮算我们四人买下，送与峨眉派的大礼。”

×

×

×

妙手师太再揖，说道：“多谢诸位施主了，我得这份粮食，当娠河间府灾民，我当请天下诸大门派护粮，直送至河间赈灾！”

一旁的乌里布早就不服，他怒喝道：“臭女尼，你要赈灾，先得问问我！”

妙手师太不语，只是看定卓书。

卓书此时反不像刚才那般从容，他听说过妙手师太，她本来是峨眉普光殿的扫地尼，但忽地有一日坐悟佛法，在那千手观音的坐相里悟到了一种上乘武功，能在与人动手时，千手幻现，一时真幻莫定，时常胜人于无形。但妙手师太是峨眉派的主持，怎么会出来与闻此事？看来对这一笔粮食，大宋武林中人不会放过，不会任由他们域外六国自去争抢，不动心思。

卓书心里也惧妙手师太，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她的对手。

但惧且惧矣，不曾动手，只能一付，看能不能与她战平，或许胜她，那就笃定拿到粮食了。看四大富贾那犹犹豫豫的样儿，也许她并无把握。

但妙手女尼身后的四小尼可不是这么看，她们四人美目冷清，只是狠狠盯着卓书，恨不能把他一刀杀死。卓书忽地说道：“既是妙手师太得了允诺，便足可与我相争，来好了。”

×

×

×

忽地台上静寂，只有妙手尼与卓书对立。

妙手尼打一个问讯，那姿势十分美妙，看去如一个清秀仙子下得凡尘，她的缁衣鼓荡如风，人玉立在前，手如玉，直立一拇，两只俊目微微闭去，像是在叹息卓书不悟，竟与佛心抗衡。

卓书再复一立，仍是藏密大手印。他反手一出，是一个密印，再得出左手，指心印：

妙手尼笑笑，说道：“好！”

她遥遥一出，手便划来，像有千臂，一时皆出！

卓书也料不到她会这么快，便再出手，一吐手印！

妙手尼早就过来，一飘一荡，身形如燕，竟与卓书互换一位。卓书叫道：“好！”

再吐一印，那手印直逼妙手尼。要知道佛心决是降魔意，那手印就是佛的武器，就是佛说的无上大法。佛以指形教人，佛以指印压邪，天下邪物，自在佛印下无所遁形。卓书的指印一出，妙手尼便更易手法，忽地臂出，忽地手指，那手指向，皆是卓书要穴。一时卓书也如迅雷，及时换手，否则便会败在妙手尼的手下。

再换了几次形位，卓书忽地顿住，他的手顿成一形，不动不移，只是双眼看着妙手尼，眼里的恐惧、惊讶分明易见。

众人在下面，看不清他两人斗，只看他两人如蝶飞舞，一时移飘不已。待得两人定下身子，便见两人对面而立，妙手尼已是低下了头，对着卓书一揖，那神态情形，令人心折。

卓书早就惊得呆了，他看着妙手尼，说道：“好一个千手千指，好，好！”

妙手尼笑笑，说道：“卓公子忘了，菩萨只有两手十指，并非千手千指。”

卓书忽地大悟，说道：“好，好，真个说得好，谁不两手十指，偏要师太教我，偏要师太教我！”

卓书扬头，突地喷吐一口鲜血，看来他与妙手尼交手，毕竟是差了一招，便受了伤。他扬头看着妙手尼，说道：“早晚我会找上峨媚派……”

妙手尼淡淡一笑，说道：“下次在峨媚仁候卓公子，但愿到时只讲佛法，不讲武功。”

卓书一跃下台，飞也似地去了。

× × ×

底下的人方才明白，原来是峨媚派的妙手女尼胜了卓书，如今看来，只有大宋能得那粮食了，便听得众人一声声呐，叫道：“大宋的粮食，大宋粮食！大宋粮食！”

看人如潮涌，唐六看着齐骏等人，说道：“看来大宋人心不散，说不定江山尚有可为。”

齐骏笑道：“怎么能没有可为，但愿有人带着唐六爷的粮，用着钱兄的钱，穿着郭朝奉的衣，拿着小弟的剑，去收复河间府地，打上他黄龙府，给我大宋争气！”

一时四人敌忾同仇，挺胸而立，站在台上！

一时人再喝道：“钱唐齐郭，保宋救民！钱唐齐郭，保宋救民！”

四人都是忘情，十分高兴。

蓦地，有人尖声而啸，原来是那个站在台上的乌里布，他大声喊道：“我要与那个臭女尼一战，我要夺那粮食！”

× × ×

师爷乐孜孜，说道：“你能是妙手师太的对手吗？还是留你一条命，回你那黄龙府吧！”

底下众人齐声嘲笑他，答罕的脸面很冷，一时脸红脸白。

乌里布吼道：“不，我要与那个妙手尼一战！”

第十二章 火焚粮仓

答罕低声道：“你决不是他的对手。”

乌里布怒吼道：“不，我是大金国的勇士，我不能屈服！”

答罕眼里闪出怜悯，闪出淡漠，最后他轻声说道：“好，你去好了。”

乌里布跳出，大声叫道：“我要与你动手。”

妙手师太回头，对身后一个俊俏的小尼说道：“小悟，你出手吧。”

那叫小悟的女尼美如仙人，只除了一个光光的秃顶外，浑身无一处不美。看她的人

都浑然忘了她是一个俏妙女尼，只是看她的步态，如仙了登瑶池，一步一生辉。看她的身手，觉得人家那手那臂那脸面都生得如仙子一般，竟心内生出一种恨自己的俗气，被她的光辉照得无一丝胆气。就是那些平时总是涉艳押妓的男人，此时也忘了形，不想着她是一个美女，没有一丝占有的恶心，只是心内赞她不着凡尘，如履世仙子。那对面的青楼女人，一个个逼住了呼吸，心内自是更知此女的美妙，她们是靠自己的身体做本钱的，自知道人家那身体与自己的身体有什么不同，看去那俏尼的身体，竟是如天地造化出来的，十分曼妙。腰肢柔柔如嫩树，玉面清秀如圆月，两眼神湛似秋水，双手柔荑似白玉。只是站在卓书面前，便叫人生十二分的垂怜。

乌里布却不知怜香惜玉，他恶声恶气地道：“小尼姑，真可惜，你不随着大宋皇帝做俘虏，你那皇帝的俘虏有成千上万，都是千中选一的美人儿，据说我乌里布也能得三个五个，选做我的女奴呢。”

说罢扬声大笑。

众人恨声连连，但那俏丽的小悟女尼只是一笑，说道：“人生总有得意时，但莫忘退身。像施主这般着相，怕也命相不长。”

乌里布大笑，说道：“要能搂着你这个小尼，死了也风流！”

小悟尼一拇，说道：“施主动手吧。”

乌里布说道：“我大金国精兵强将攻入你大都汴梁，你那两个皇帝都做了俘虏，你也斗不过我，不如也归我，跟我回大金享福去好了。”

俏丽女尼此时见他一味出语粗俗，便是一叹，说道：“像你这种人，怎么能活得长久？”

她的手一抬，一柄尘拂在手，乌里布说道：“我拿兵器与你动手，显我欺你！”

他虎地一拳击去，呼呼生风。

要是让他一拳打中，岂不是把一个如花似玉的小俏尼打得粉身碎骨？可小悟一闪，

身姿飘拂，一退至一旁，只是一拂击来，正击向乌里布的心窝！乌里布也知这一招狠毒，便躲过去，让过这一拂。小悟尼再出拂，叭叭直射，那拂尘如箭，直射向乌里布，条条线如箭，疾厉如风！

乌里布这才觉得难斗，他再出拳，威势不如刚才。小悟尼拂了几拂，便逼得乌里布后退几步。

× × ×

这会儿乌里布心里才知道他狂得大了，难怪三王子一再要他到了中原要小心从事，看来只是妙手师太手下一个小尼，他也不是对手，何况中原的武林高手。但他身子骨硬，一拳一式仍是狂风带起，威劲十足。但每一发劲，都得耗去他的气力，打上百十拳，他自己再有什么本事，也说不出来了。

× × ×

一旁的答罕看着，心里也着急，但他心知峨帽派的人决不会把乌里布杀死，只教训他一顿，也就是了。他何不看着乌里布受一点儿窘，让他消消狂傲之气，再在中原能收敛些，也好做得大事？他身后的平章看乌里布受苦，想吼一声，教身旁的勇士一齐冲出，去与那俏尼一斗，但答罕一抬手，教他不得轻举妄动。

× × ×

乌里布此时惨了，他眼睛都要睁不开了，他仍是十分威猛，但那拳已是虚张声势，再打下去，他怕就得倒在台上。如是对付平常人，俏尼小悟便放手了，但看他狂傲粗野，哪里肯让他好好下台？恐怕这一次他不受一点儿伤，决下不去台子。

× × ×

台下的人也狂呼：“杀了他，杀了他！比武杀人，不怕有责，杀了他，替我二圣报仇，杀了他，为我汴京雪耻！”

人狂如潮，像是一群野兽。要是乌里布此时躺下去，必是会被下人万人踩踏，连尸

首都会被踩得扁扁的。

乌里布狂吼一声，冲上前去，答罕也握紧了拳头，他心内一叹：乌里布不知好歹，看来金人在成都府还得做一回恶人了。他要举起手来，一呼手下勇士冲去，那一边的妙手师太也冷冷看他，如是他举手发动，便要不顾一切冲来擒住他，令他手下不敢再动。

蓦地有人叫道：“起火了，起火了！”

围观的人都是回头，遥看远处火起，正是那存放粮食的地方，唐六爷喝道：“有人烧粮，快去救火！”

一旁台上，知府左光远大叫道：“左都监，快拨兵去救粮！”

左明高叫道：“胡统制保护大人，我去救火！”说罢拨几百兵丁，如飞般去了。

这里台下的人一见那边火起，都是冲外面跑去。妙手师太噤一声：“不好，有人烧粮！”她从人头上飞过，一纵而去。她的几个手下女尼都是跃身而走。小悟对乌里布说道：“放过你一次，但愿你能改过！”

小悟也飞身而去，只剩下了一个乌里布在台上，他高叫道：“回来，我要与你死战！”

可小悟只是微微一笑，跃身远去。

× × ×

所有的人都去赶那粮仓，看烧粮的是何人。

到了成都府的北门，这里有一个大大的校场，原来是成都府练兵处，如今只有围成的圆木栅栏，栏内有十五个圆仓。看有五六座已经起火，冒着浓浓的烟火。烟火中，有人冲突号叫，在那里点火。

最先冲到的是耶律重恩，他跃上望台，叫道：“快去保那几座未烧粮仓！”

说罢人便飞身而下，直扑向中间一座粮仓，看看一个黑衣人跃来，把火把掷向粮仓。

耶律重恩叫道：“贼子，还不快走！？”

他跃身而去，一击那人。不料得那人功夫了得，回手一掌，与他对了一掌。耶律重

恩本来功夫极强，但因不料敌手有如此本事，便被他击退了几步。他又惊又惧，叫道：“对方皆是高手，小心！”

他这一呼是回头呼唤妙手师太的。妙手师太正对着一贼扑去，听得他叫，不由得大是小心，那贼本来想装作惧怕，待得妙手师太过来，偷偷一袭。不料得被耶律重恩叫破，便恼羞成怒，喝道：“来吧！”

他把火把投在一座粮仓上，看着那粮仓烧了起来，大笑道：“六国得粮，哪一个能得，作梦去吧！”

忽地听得铁蹄咯咯而响，原来是索雅带人扑来，直扑向那粮仓内，她叫道：“贼子休走！”

那些贼人看来人越来越多，便呼哨而去。与耶律重恩对掌的那人叫道：“耶律公子，早晚再会！”他起身而去。耶律重恩只觉得这人的声音很熟，但他是谁，一时却是想不起来，只是呆呆地思付。忽地听得索雅叫道：“呆子，怎么还想事？快救粮啊！”

耶律重恩一听，便飞身而去，拿下那正在燃烧的火把，再扑灭那一仓上的火。看看另一座仓上，有莫奴生正在叫吼喊人，扑那烈火。这边的粮仓上，那个白衣人，正是卓书，再看远处，站在粮仓外面的，正是答罕与乌里布。乌里布与答罕被几十勇士拥着，骑在马上。

乌里布说道：“三王子，如果我们此时冲进去，再点他一把火，那十五座粮仓准会一座也不剩。”

答罕喝道：“低声：你以为人家不会注意你？”

乌里布大声道：“三王子，我们不烧粮，要么去救火，要么走人。”

答罕喝止他道：“你懂什么？我们既不能去救火，也不能走开，只能呆在这里，这能证明不是我们放的火，这一点儿事你都不懂得吗？”

被答罕三番五次训斥，乌里布心里憋了一肚子火，他嘿地一声打了一下坐下马，飞

马驰去。

再过一会儿，他再复回头，飞驰而来叫道：“救火哟，救火啊！”

眼看着那几个放火的人从他们眼前经过，他们也如不见，放过那些人，只叫着救火。

× × ×

红顶天来到了火场，火已被灭得差不许多了，只有几座仓上还冒着余烟，红顶天喃喃道：“可惜，可惜！”

× × ×

答罕说道：“也不一定是坏事，如果被哪一国的人买到了粮，说不定也运不到国内，便会丢了粮，丢了性命，如果真的都烧了，也许是幸事。”

红顶天本来是一个很有主意的汉子，此时竟是双目射出逼人的目光，看着他，答罕笑笑，说道：“红公子为什么不去救火？”

红顶天说道：“救火的人够多了，只是不见唐六爷他们来，这不妙。”

答罕说道：“事有蹊跷，依我看，那放火的人并非是着意放火，如是着意放火，他们会烧尽了十五仓粮，哪里会留余地让你们来救？”

× × ×

红顶天惊问道：“三王子说此话是什么意思？”

答罕说道：“成都府与唐六爷四个人都在后面，如果这时有谁要图他们，大概是最好的时机了。”

红顶天喝一声：“不好！”

他扯马回头，绕了一小圈，方才把马勒住，叫道：“快回去，去看看唐六爷他们！”

× × ×

唐六、齐骏、钱匡三个人都上了马，郭朝奉岁数大些，叫道：“几位等我一等！”

三位坐在马上，不好不等他，等郭朝奉坐上了轿，喝人抬起，这台下竟是无一人了。

唐思思与唐青青一定是抢先去看粮仓了，那边的妓楼女人也都走得一空。这诺大的空场竟是刮起了一阵风，一阵莫名其妙的风，刮得地上的弃物直飞，被那些草民拿来当垫子坐的大大小小的树叶片片儿漫天飞舞。

郭朝奉说道：“粮食会不会……会不会？”

齐骏笑说道：“去看一看，烧了就烧了，如是唐六爷心痛，就当是我们四人买下的好了。”

唐六心里焦灼，但脸上仍是带笑，说道：“这是说笑了，怎么能让你们破费？如是烧了，就算是我唐六一人的。”

三匹马一乘轿直奔那火场。看看到了巷子前，郭朝奉叫道：“奴才，这长巷子就通那校场，快走小路！”

他们弯过了小路，到了巷子里，郭朝奉说道：“看来那火是灭了，唐六兄弟，你看看，是不是没烟了？”

齐骏叫道：“果然没烟了。”

郭朝奉喜道：“好了，至少不会全都损失。”

正说着，忽地看到前面有人，像是唐逸，在一乘轿子里正坐着，脖子歪着，唐六爷叫道：“逸儿，逸儿，你怎么会在这里？”

他下了马，直奔唐逸面去，他到了唐逸眼前，忽地想到唐逸的身上有毒，不能动的。但谁把他带到了这里，这一乘孤零零的轿子怎么会摆在此处？他叫道：“逸儿，逸儿！”

唐逸睁开了眼，他的眼里是惧怕，他看着唐六，轻声道：“爹，快走，快走！”

唐六大声叫道：“快走！”

但他不待走开，齐骏等人也发觉了，他们的身前身后站满了身穿黑衣的人，他们都一声不吭，站在几个人身后。

齐骏的随从苟畏风大叫道：“你们是什么人？”

一个黑衣人冷冷道：“要命的人！”

苟畏风向前一冲，叫道：“我杀了你！”

他扑上去，身子疾速如风，但到了那人身前，忽地停住，他的身子呆滞不动，慢慢松开了手，剑当地掉地上。

他死了，一支笔捅进了他的心窝！

黑衣人叫道：“拿下他们！”

齐骏会些手脚，但他思忖，若是自己动手，说不定三个人都会被杀，看郭朝奉抖成那样子，他也不忍，说道：“好，拿下便拿下好了。”

× × ×

红顶天骑得很快，看看已是看到了那台子了，台上没人，台下也没人。一路上也没看到他们几个人。如果他们能在此时悠闲地回家去，那他们就不是成都府的富商了，定是出了事，一定是出了事！

× × ×

红顶天叫道：“三个人一组，去搜，遇上了敌手，便呼叫救援！”

他的手下都是西夏的勇士，一听便分散开来，扑向最近的几条巷子。

红顶天扑向一条巷子，直扑到巷子里面，忽地一闪，看到一堵墙。他叹息一声，急忙回马，再扑回来，看到了几组勇士扑来，都叫没有。

但有人在远处叫道：“公子，有人！”

红顶天急急驱马赶去，赶到了那条巷子里。

一乘轿子是破的，有人把那轿子打碎了。

果然是有人，只在地上躺着一个人，那是齐骏的手下苟畏风，一个西夏勇士扑下马，扶起了他，叫道：“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苟畏风挺了一挺身子，看得出他的腰间正插着一支笔。那支笔却不是平常人的兵

器，真个是一支湖笔，只是个头大些，是支斗笔，写大字用的。谁出门时竟带着一支斗笔，难道是杀人用它？

苟畏风说道：“黑衣人，黑衣人……”

他的头一歪，死了，任是勇士再怎么叫，也呼不出声来。

红顶天自语道：“什么黑衣人？在火场看到了各国的人么？”

看到了索雅，看到了卓书，还有莫奴生，更有那个金国的三王子答罕与乌里布。看来就是金人杀人的可能也没有了。那么是谁把唐六他们几人劫去了呢？

忽听得马蹄声响，原来是那些救火的人都来了，骑在马上的是成都府都监左明、莫奴生、耶律重恩、索雅、卓书，还有那些金人。

簇拥着各国的勇士足有几百人，都是挤在这条巷子里。

下马的是索雅与耶律重恩，他们下马，看着红顶天的颓态，心里便知事端。

耶律重恩不语，只是看着那轿子，索雅问，顶天答，只是一会儿，便知端的了。看来四家的主人都被人劫走了。他们要的不是粮食，他们要的是成都府四家巨富的主人，索雅问耶律重恩：“耶律公子看什么，那么认真？”

耶律重恩说道：“依我看，那劫走他们的人，绝不是一般人物，更不是在场的哪一家哪一国的勇士。”

索雅河道：“你怎么知道？”

耶律重恩说道：“你们看，这儿有一个手印。”

在轿子的后头，有一个手印，那手印决不是用劲儿拍上去的，只是随随便便轻轻一印，便印得入木几分。

耶律重恩说道：“这功夫，我没有。恐怕卓书公子也没有。

就是妙手师太也未必有此功夫。”

卓书看了半晌，说道：“他要是愿意，他会杀了我们所有的人。”

巷子里起风了，风在巷子里卷不开，左右撞壁。风躲着人，但躲不过那墙壁去，呼哨的风吹得疾，人也心冷。人都看着风，看着那个令人心寒的手印，心里突起一阵阵寒栗。

第二部 夺世玄机

第一章 唐门主人

唐青青仍在哭泣，她看着闺楼外的树木，心道：爹没了，哥哥也没了，只剩下三姐妹，我怎么办？她欲哭无泪，只是呆呆看树。忽地那树影间浮出了莫奴生，他是一个男人，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但他此时离唐青青又那么远，怎么会来安慰她？

她恨自己，爹与哥哥都不在了，她是大小姐，但她怎么也不能抑止住哭泣，她太软弱了。

唐思思来了，她跪在姐姐身旁，说道：“姐姐，爹被劫走了，生死未明。我和你，还有三妹，只有我们三个人了。”

唐青青的泪水更多，唐思思扶住了她，也垂泪道：“姐姐，唐门是一个大家，光是要吃饭的人就有千余人，还不算在外地的那些叔伯子侄，我们不能让唐门倒下。”

唐青青再哭：“那怎么办？”

唐思思说道：“我们得支撑着这个家，等着爹回来，等着哥哥回来。”

唐青青摇头说道：“有什么事儿，你去处理好了，我不行，我不行。”说罢再哭。

唐思思不哭了，她跪在姐姐面前，抚摸着她的头，心道：姐姐不愿意管事，妹妹怕事儿，我一个人能支撑起唐门的大业么？

她走到了前厅，看到了唐才，唐才低头，好一会儿才说道：“二小姐，他们要见你，

要安慰你，劝慰你，你见他们不见？”

唐思思知道他们都是唐门的叔伯子侄，他们都是在成都府就近的家业的管事人，这一次来了，如果唐门的管事人不见他们，他们必生疑心。

唐思思笑一笑，说道：“才叔，你让他们都到议事厅去，我要见他们。”

× × ×

议事厅里坐着十二位本家亲人，他们都看着唐思思。从前他们只是在家宴里见过这位二小姐，如今看她脸色苍白，神情颇有一点儿紧张，不由得心里叹气：看来唐门要衰颓下去了，只靠这个娇滴滴的小姐，怎么能理得清事儿？

待得坐定，唐思思说道：“有什么事儿，说吧。”

先是本家叔叔唐定很拿腔地咳了一下，说道：“思思，你看看，咱家全都乱了，按说唐家的事儿，总得有一个人主持。你爹不在，你看着选一个本家叔叔主事好了。”

唐思思看看他，再看看另两个本家叔叔，看他们都很得意地点头，原来他们是商量好了的，要在此时执掌唐门的大权。

唐思思一脸的可怜兮兮：“按定叔说的，要谁来主持大局呢？”

唐定一看她那样子，心里不由得称一声痛快，心道：到底是一个小小丫头，一句话便放了权势。他正色道：“当然是你肃叔或是清叔，不然就是我。我看唐门大事，都在这时发生，六哥被动走，连逸儿也没了，不然我们保着逸儿，也算是有唐门的一个正宗主子。如今说不得了，只有我们几个老的来主持大局。”

唐思思笑一笑，她看看唐肃，唐肃躲着她的眼光，她再看看唐清，唐清说道：“也是，六哥不在时，总得有人主持大局，不若就由定弟来主持大局好了。”

唐家的几位本家兄弟中，有人推举唐连、唐说，唐说性子鲁直，他大声道：“不行，怎么能让别人主事，我看由思思姐主事就是了。”

唐定十分鄙视他，喝道：“住口，你前日还去那赌坊赌钱，我看你再也不必理事了，

你管的那门子事，着唐匠管！”

唐匠是肃叔的儿子，是一个有些傻气的十六岁的孩子，肃叔本来不想这么做，但看着定叔拍拍他的肩，便噤口了厅里一片沉寂。

唐家的门前事是大事，那个唐说虽说只有十五岁，但他精明能干，是唐六很看重的人。

唐门是一个大家，但这家里，总是长幼有序，嫡庶有别的。

凡是唐六爷那一辈，就是他们有名字，人们也只称他们的排行，唐六有几个哥哥，都是早夭，偏到了他这里，又只剩下一人，他的亲嫡子只有唐逸，另外的都是庶出，是娘姨生的，便排不得行，如唐定唐肃唐清，都是唐六的父亲娶下的娘姨生的儿子，自是不能与唐六相比。如是唐六在时，自轮不到他们说话，此时唐定能镇定自若，便是因为唐六不在，唐逸也没了。

唐定忽地站起来，说道：“六哥平时待我们，都是没话可说，我想，在六哥不在时，我们须得把事儿做好，也对得起六哥。六哥说不定不会回来了……”

忽地唐才插嘴道：“你怎么知道六爷不回来了？”

唐定平时就看不起唐才，唐六那么重视唐才，而唐才不过是他拣来的一个孩子。此时听得他插嘴，忽地怒道：“唐才，你有什么资格插嘴？你算什么，你只是六哥拣来的弃儿！”

唐才抿住了嘴，他不能再说话了。

× × ×

唐定站起来，此时他也变得高大起来，他沉重地叹一口气，说道：“肃弟，你说，怎么办？”

唐肃此时也无法，只是不看思思，说道：“你说怎么办好了。”

唐定再看看唐清，问道：“清哥，你来主事，我们听你的。”

唐清一听，忙摇头，说道：“不行，不行！还是你主事好了，你一向有主意，你主事，我听你的。”

唐思思低着头，谁知道她想着什么？

忽地唐定说道：“那好了，只好我来勉为其难了，思思，你把六哥的记事簿子拿来，我要清一清产业。”

众人中，有的兴奋，有的惊讶，有的难过，有的不平。但无一人敢出头说话，他们都看着思思。

唐定再提高了一点儿声音：“思思，我叫你拿来帐簿，你没听见吗？”

唐思思抬起头来，此时的她竟满面是笑，她轻声说道：“各位就想走了吗？”

人都愣住，难道她还有什么话要说？

× × ×

唐思思坐下来，说道：“我有几句话，定叔，你说我该说不该说？”

唐定看着她，忽地心慌意乱，说道：“思思，有什么话，你一会儿对我说好了。”

唐思思摇摇头，说道：“定叔，你要我爹的帐簿，你要接管我爹的家业吗？”

唐定愣住了，说道：“六哥不在，我就.....”

唐思思再问一句：“定叔，你说我爹不在了，他哪儿去了？”

唐定匆匆道：“我哪里知道，他是被强盗劫走了，说不定他.....”

人皆明白他的意思，他的话意是说，说不定唐六已是死于强人之手。

唐思思笑一笑，说道：“我爹还没死，他与那兰家家主都被人劫走。定叔，你想做唐家主人，你猜，那三家的家人现在做什么？”

唐定噤嘴道：“我怎么知道，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

唐思思笑笑，说道：“他们在想法儿，在想法儿救人。因为失去的是他们的主人，没了他们的主人，他们无论做什么事，都得蒙受极大的损失。”

众人一惊，他们实在看轻了这位思思小姐。

唐思思说道：“再说呢，我爹不在了，他如去世了，我哥哥还活着，我哥哥是唐门的主人吧？他也不在了，还有我唐青青姐姐，有我唐思思，还有妹妹倩倩，怎么也轮不到你定叔来管家里的大事，人都说，家大业大，只守着一个圣贤的理儿，立嫡立长，天下不亡。定叔，你说圣贤说的在理不在理？”

唐定瞠目，只是看着唐思思。

唐思思说道：“再说了，我去看了那十五仓粮，除了烧的六仓外，还有九仓我都看过，我看出了一件事来，你们来看一看。”

唐思思放下了手，好白皙的手，手一伸直，再一移开，原来桌上放下了十几粒稻谷。

众人来看那十几粒稻谷，惊异它有什么特别，值得唐思思从那粮仓拿来？

细一看，原来那谷粒都是瘪的，只有几粒是成熟的，看来有五成也不值。

唐思思的脸色难看起来，她柔声说道：“定叔，如果我没记错，这购粮一事是定叔管的，是不是？”

唐定忽地像是被针扎了一下，他大声叫道：“不对，我购的粮没有瘪子，你是污我！”

唐思思的脸黑下来，她一字一句说道：“如果我是在你说了一番话后去找的谷粒，你还可以说我是冤你。但我是在火烧后去粮仓的，你说，我怎么会是冤你？”

唐定忽地落泪了：“我去了巴蜀多少地方，一处处看那成熟的稻谷，我看过的，不会有这么多的瘪子，你是拣出来的，一粒粒拣出来的！”

唐思思摇一摇头，说道：“我准备尽快地把它卖了，不管把它卖与谁。你看看这几粒谷，便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了。定叔刚才把唐说训了，说他管事不力，可是定叔，你这么做事，管事是不是很有力呢？唐说管事不力，至多出一点儿小漏子，可定叔你一出毛病，准有几万两银子不见了。而且这粮是卖与几个不那么好相与的人家的，如果他们生气，说不定会来砍我们的头，灭我们唐门”

众人都看着那谷粒，有人摇头，原先那些对唐定很有信心的人再也不信他了，他们此时全都一心推重唐思思，看着她，等她拿主意。

× × ×

唐思思忽地不说了，只是盯着唐定。

唐定再也忍不住，叫道：“清哥、肃弟，你们怎么不说话了？”

唐思思冷冷的目光盯在唐肃与唐清的身上，看得他两个十二分的不自在。

唐清与唐肃都不言语，唐思思忽地说道：“唐说，你去替定叔，管那粮仓出粟的大事。”

唐说没料到会得此重任，他噤嘴道：“我.....我能行吗？”

唐思思笑笑，说道：“你看准一点儿，把那瘪子粮谷筛一筛，这件事你能做吧？”

唐说雀跃，叫道：“我能办，我能办。”

众人有的跟着笑了，笑他失态。

唐思思说道：“定叔，我有一件事托你去办。”

唐定的眼睛抬起来，看着唐思思，这眼里有恨毒。他太恨唐思思了，在众人面前塌他的台子，让他以后如何在小辈面前立足？他心思思派与他的事也不会是什么大事，也不会是什么好事，他何必应？他一口回绝道：“我做不了，我不能做，你再派别人吧。”

唐思思一脸的愕然；“定叔，你真的不愿意？我想请你做唐家的总管，替代才叔的位置，你不愿意？你不愿意就算了吧。”

唐定身子一震，他不信，唐思思不是在耍他吧？

唐思思说道：“爹不在了，哥哥也不在，姐姐不愿理俗事，妹妹自去顾她自己了，我一个人忙这些大事，也实在没本事。

众叔叔中，只有定叔是替爹管事最多的，我想请定叔替一下才叔，待得爹回来，再看他安排。定叔，你不肯帮我？”

她的话说得很柔和，像是一个撒娇的孩子。

唐定喘不过气来，他看着思思，她哪里是一个小孩子，她有本事，真个很有本事。他们从前把她看轻了，那是他们的眼睛瞎了。

唐定说道：“思思，照你说的办吧。”

众人都笑了，他们都是唐家的人，他们愿意唐门兴旺。

× × ×

思思再说道：“至于门前事，真的着唐匠管。”肃叔忽地泪流，他说道：“思思，你婶子说要匠儿管事，唠叨得我头疼，可我知道，他管不了事儿，你别替他操心了。”

唐思思正色道：“定叔说得对，他总不管事，你怎么会知道他行不行？我看让他管。你怕他出错，家里再出一个闲人来，帮帮他好了。”

肃叔忽地脸一亮，唐思思笑看他：“肃叔，你可是有一个乖儿子的，你瞒不了我。”

肃叔笑了，他有一个很值得骄傲的儿子，可他只有十三岁。

唐思思说道：“肃叔，让他帮忙，你就派他哥俩个去好了。”

× × ×

人皆有了笑声，他们不料得唐思思，能把唐门的人心再拢起来，让唐门再成为一体。

唐思思忽地说道：“爹不在，哥哥也不在，只有我来主持大局，我要唐才跟我，时时提醒我，各位叔叔兄弟，要保证你管的那一摊子不出事才行。唐门多难，再不可出事。”

众人应声，人人兴高采烈地走出去了。

× × ×

唐才送人出去，再回来时，他看到唐思思正抓着那十几粒稻谷出神，他说道：“二小姐，定叔有心图唐门，你为什么不赶他走？”

唐思思说道：“天下多事，我不愿意看乱。”

唐才惊叹一声，不再说话。

唐思思忽地噗哧一笑，对唐才说道：“你猜猜，我在想什么？”

唐才想一想，不知道这位鬼怪精灵的二小姐在想什么，他摇头。

唐思思悄声告诉他，把一个唐才弄得张大了嘴，好半天也合不拢：“我告诉你吧，我去粮仓，真的是拣了好一会儿，才拣到了这么十几粒瘪谷的，我想难为定权的，料不到派上了用场。”

她笑着，此时的唐思思，哪里像一个镇定自若的当家人，她还只是一个孩子呢。

× × ×

从唐思思那里走出来，有一个人没有回家，他走得很慢，看看众人都走了，有的坐轿子回家了，有的骑马赶回巴蜀，去忙唐思思的布置。他看众人都走光了，方才慢慢腾腾扯出一匹马来，飞身上马，直策马而去。

× × ×

他驱马而去时，唐才在屋子里聚精会神地看他，看得很仔细，看他紧马鞍，系肚带，显是要赶一长路。唐才紧盯着他的手，在猜：他是谁呢？他想去找谁？

那个人左手先扶一下马鞍，一飞身上马的时候，他的左手在鞍上急速地三下，方才上马。

此时唐思思还在睡梦里，她对她自己的本事很满意，她在睡觉时梦到了一个男人，那个男人一身白衣，神情淡淡，他的样子既像耶律重恩，又像是卓书公子。

第二章 美女春色

耶律重恩被索雅逼到了墙角。

美女的胸太了不得，颤颤的在他眼前晃，看她那一双巨乳，像她一身再没有别的。

她说：“耶律重恩，我喜欢你。”

耶律重恩的身子要立直了，他的背已贴在墙上，那一双乳比妙手师太的一双手更厉害，能不战而降人之兵。索雅是背着手的，她不屑于用手，便逼得耶律重恩狼狈不堪。

她双眼斜着，眨着他，说道：“我要你来与我喝酒。”

耶律重恩苦笑：“索姑娘有心，我没有心思，我无心喝酒。”

索雅笑了，一拍她的嫩白的小手，说道：“对啊，你有心，我也有心，你无心，我也无心，我们就喝酒。”

跟她很难说得清楚。

她轻声说道：“耶律重恩，人家是看中了你，你不喝酒也行，你只是坐在人家的床头，看人家睡一觉，好不好？”

耶律重恩说道：“我要是看你睡觉，我一定会睡，那时我坐着就会睡着了。”

索雅笑笑，柔声似绵：“你不会睡着的，你坐在我床头，有比睡觉更有趣的事儿，你会忘了睡。”

她扯起了耶律重恩的手，说道：“走吧。”

两人走在街头，看街上无人，只有清秋的凉风。耶律重恩看索雅，她真个是一个尤物，腰肢那么柔软，像是水做的。她的脸那么细嫩，像是花。她扯着耶律重恩急急地走，急着到一个地方去。像是一只刚获得食物的小兽，她急着带他回去，好慢慢享用。

× × ×

忽地看到了一个人，一个身着白色长衣的人，他是卓书。

卓书站在他们对面，笑着看耶律重恩，似乎看透了他的处境，替他尴尬。

卓书说道：“索姑娘，耶律公子，夜色不错。”

索雅撇撇嘴，她不愿意此时看到卓书。

卓书与她很亲近，她此时看到卓书，似该有些不好意思，但索雅像行若无事，说道：

“卓公子，我正要与耶律公子秉烛夜谈呢，你来不来？”

卓书笑笑，说道：“我看月亮，月亮这么圆，我不舍得干别的。”

耶律重恩听不出他的话意，莫非他是有些醋意，怪索雅拉他去，有心与他交往？

看他与索雅欲合买那七十万石粮，就知道他两人有过亲近。

耶律重恩忽地焦躁起来，他说道：“我不去了。”

索雅扯着他的手不放，卓书忽地说道：“夜太长，成都府的夜比起吐的夜不知道长多少呢，耶律兄，好好玩吧。”

卓书走了，索雅悄声说：“你不会吃醋吧？”她那亲热的样子，像耶律重恩是她唯一的情郎。

× × ×

两人到了索雅的住处，进了屋子。索雅道：“耶律公子，我来给你脱衣服。”

耶律重恩说道：“不用了，我只是坐坐。”

索雅一拍手，便进来了那个杨洛儿，索雅的头凑在耶律重恩的腮旁，轻声说：“耶律公子，谁能保证你不是那个死去的天祚帝呢？”

耶律重恩的身子一震，索雅觉察到了，她轻声俏笑：“我说到了你的心里，据灭辽的金将说，他们找到的天祚帝，只是他手下的将领乌尔忽拎的一颗人头。你说那人头是不是天祚帝？”

耶律重恩说道：“我虽说不是天祚帝的亲人，但总算是辽室后人，你拿此事来调笑我，不是扎我的心吗？”

索雅看他真个动情了，拍拍他的肩，说道：“耶律公子，我不再说这事，一说此事，失国之痛，如捶心切肤。”

索雅柔声说：“我的人，她叫杨洛儿，自小在富人家学了媚人之技，能保耶律公子忘忧无烦。洛儿，你去侍候耶律公子吧。”

杨洛儿生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她盯住了耶律重恩，跪在他的身前。

耶律重恩说道：“姑娘请起，我受不起姑娘的侍候。”

一句话未完，忽地觉出那杨洛儿的身子更是一沉，她怎么了？索雅说道：“洛儿跟我说起几次公子，她很属意公子呢。”

杨洛儿说道：“公子是失国之人，洛儿也是无家孤女，怎么会不体谅公子的心意，不若公子让洛儿侍候，公子只算是稍稍回顾旧日子，也宽散一下心情。”

对着如此娇美可人的美人，耶律重恩还能说什么？

× × ×

水是热的，从水里飘滚出一朵朵鲜花来，很惊人的是，那花在水里刚冒出来，就只是一朵骨朵，到了水上，忽地绽开了一朵鲜花。杨洛儿微微一笑，说道：“花也知雅，看公子来了，菡萏也能盛开。”

耶律重恩一笑，再细一看，不由得佩服她们的心巧，原来在水池中央有一圆圆的竹筒，筒里一会儿便飘出一朵骨朵来，到了水面上，经热水一浸，原来故意晒干的花骨朵便绽成了鲜花。鲜花都是雪白的、鹅黄的、紫红的，在池里飘浮。

杨洛儿把耶律重恩扯到了池旁，为他脱衣服。她在笑，笑意里有许多媚情。她的乳挺直，直冲着耶律重恩，在提醒他，对面是一个赤身的女人。

× × ×

索雅在暗室里看，那只有一个圆圆的通气孔。

“他会是那个天祚帝吗？”

“也许是，只有天祚帝才会赌气上台，买七十万石粮食。”

“可据说天祚帝已死。”

“乌尔忽拎的人头像是天祚帝，但是不是，谁也看不清了。

那头过了十几天，已是坏了。”

“为什么说那不是天祚帝的人头？”

“有人看过天祚帝，他很自信，很少说话，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决不会被身旁的人砍了头。”

“你说，耶律重恩就是天祚帝？”

“不知道，辽国灭亡前，丞相元历脱脱就自尽面死，你没注意到他死时的罪状吗？”

“什么罪？”

“天祚帝杀了他，说他侵吞了国库银七千万两，而且把辽国的国宝都侵吞一空。我就是看这一条，才注意到天祚帝的。”

“元历脱脱，不说他是辽最重要的忠臣么？”

“不错。忠臣贪钱，这本来就是怪事。而且天祚帝还命人拿毒酒白绫，让元历脱脱自尽。依我看，这里面实在是漏洞百出啊。”

“可据我所知，元历脱脱贪钱是他的女婿乌图做下的，元历脱脱知道时，已是晚了。他的女儿梦知雅上吊自尽，女婿乌图被天祚帝杀了。”

“我不知道，觉得这里面有文章。”

× × ×

“怎么能看出他是不是天祚帝？”

“只有一个法儿，那就是在水池里，在水池外。如果他是天祚帝，自小便受惯了这种侍候，怎么会在意女人怎么做？如果不是天祚帝，他会露出贪相来的，会在水池内外出许多的丑。”

“如果他是天祚帝，怎么办？”

“毒死他，再找他的宝藏。”

“真有宝藏吗？”

“他不会一个人空空地走出来，如果我想得不错，他会图别国，复大辽。”

×

×

×

耶律重恩的眼睛闭上了，不光是杨洛儿，再走出来五个美女，六个人一齐与他洗浴。美人儿让耶律重恩坐在正中，前后环绕他，如众花围蕊。美女自有绝招，六个人护住他七窍，只有鼻孔放过，十二只手放在应放的位置，用力用心，便觉得那六窍内热，慢慢地小腹也热起来，耶律重恩便发出一声声吟声。

体会他男人阳气的是那个杨洛儿，如果耶律重恩的反应不对，她会立时出手杀了他。

他处在六个美人的柔情中。

但那柔情随时都会变，会变成杀人的刀子。那十二只手就是十二条绞杀他的绞索。

耶律重恩忽地来了男人的闹劲儿，在热水里也不能使他稍轻。

杨洛儿咯咯咯地笑起来，说道：“耶律公子，凡是人，在热水里都比平时好说话，你是不是也好说话？”

耶律重恩大声道：“好说，好说。”

六个美人忽地抬手，她们把他的身子一直送至池旁，在那里有一个竹架，竹架上有左折右弯的竹节，分成大小不等的，样子也蛮古怪。六个美人把耶律重恩架在上面，手臂一抬，架在竹节上。腿也一抬，架在竹节下，腿膝半淹水中。腰背正好靠在那竹节上，有了一个很舒服的依托。

美女的手便揉啊揉的，使得耶律重恩忽地长号起来。

杨洛儿吓了一跳，扑通一声落入水中，她的头先浮出来，浮出一脸的笑意：“公子，你怎么啦？吓得我没了魂……”

耶律重恩大声道：“你叫她们走，你与她来服侍我。”

杨洛儿说道：“这是帝王的日子，一浴有六人服侍，你还不舒服？我告诉你，我教与你与六个女人欢乐的法儿……”

耶律重恩大叫道：“你叫她们走，不然你走，只留下两个人来服侍我。”

杨洛儿轻声说道：“你们走出去。”

四个人不愿意走，她们喜欢耶律重恩，耶律重恩说道：“我不是正人君子，你们愿意，一会儿再来，好不好？我今天豁出去了。”

× × ×

唐思思坐着，看着左光远，他是府太爷，是有名的刻板人。

不知他来这里做什么？

左光远道：“看来唐六爷被劫是真的了。”

唐思思不知他说什么，等着。

左光远忽地问道：“思思，我想问你一句，如今唐门谁当家？”

唐才在一旁说道：“当然是思思当家。”

左光远笑了：“听说唐定做了总管？”

唐才说道：“思思姑娘让定叔做总管，我随着她，随时听思思姑娘命令。”

× × ×

左光远微点一下头，他凑近了唐思思，仰着头，像是渔色，他微眯着眼，说道：“思思姑娘，谁能告诉我，有那么多人在粮仓里筛谷，是在筛烧过的灰吗？”

唐才有些慌乱，但思思脸色不变，她哦了一声，说道：“大人也知道了，我是怕那谷子不成，派人手再筛一遍。”

左光远哦了一声，表示明白。他再看思思，从思思那年青的脸上居然看不出她想什么，不是思思人小鬼大，就是他左光远天资鲁钝。他再问一声：“如果我对思思姑娘说，我看过了那些谷物，都很实成。再说了，筛一筛，也筛不出什么来，你筛个什么劲儿呢？”

× × ×

正在此时，唐说冲进来了；“思思姐，那些谷物没有瘪子，都是成米。看来定叔没弄谎！”

唐说正说话，忽地看到了左光远，他愣了，这不是府尹大人吗？

左光远笑笑，说道：“唐说来，正是告诉我，我的手下人说得不差。”

唐说低下了头，他也觉得有些不对。唐才埋怨地看他，他太冒失了，怎么能不顾思思，这般胡说？这样子怎么办得事儿？

而且恰在此时，唐定走进来，他也脸色苍白，看来他也要等思思，要等思思给他一个说法。莫非思思只是害他，让他不得坐家主的位置？

× × ×

思思忽地抬头笑了，她在众人的愕然中笑了，笑得很轻松：“我忘了告诉府尹大人了，我有一计。”

左光远斜眼看她，看她有什么计？

思思说道：“西夏歉收，回鹘缺粮，你不给他粮，不助敌凶焰，很好。但府尹大人想没想过，有一句古话，叫做狗急跳墙？”

左光远一震，他急问道：“你说，他们敢来攻大宋？”

唐思思看一眼定叔，那是安慰他，柔声说道：“不错。如果卖与他粮了，还卖得不多，足粮不可，缺粮还缺，你说会怎么样？”

府尹大人皱眉道：“足粮不可，缺粮还缺，好，好一个‘足粮不可，缺粮还缺’！只是怎么卖？”

唐思思说道：“吐蕃卓书公子与索雅说过，他两人要一个七十万石，看来回鹘与吐蕃有合势的可能，那对成都府可是大大不利。”

左光远忘了对方只是一个小小丫头，说道：“对啊，对。”

唐思思说道：“吐蕃回鹘，因他合势，便卖与他一国，着他自己去商量，你看好不

好？再卖与西夏一半粮食，如今也没了七十万石，他们都买到了粮，自会息争。黑汗国只是来争，也对我无大害，他距我国远，我何必交他？古时有合纵连横之说，说的是远交近攻，我们此时要的是远攻近交，不是一样的理儿吗？定叔的粮，我早就知道他买的好粮，但要行此计，自不能让人知道。还得着一个唐门的鲁莽人去办，我现派唐说去管粮，去替定叔。不是他，怎么会有此举？派一个精细的人，他不去筛粮，一看便来告我，粮不必筛，我怎么行计？”

左光远问道：“姑娘有什么计？”

唐思思说道：“卖粮，看我筛粮，又被火烧，一定着急卖粮，他们必是会愿意，那时他们对付成都府的计谋，全都不好用了。”

左光远说道：“只怕他们不肯买。”

唐思思叹息道：“我筛一回粮，不是想卖得好价，大人难道不明白我心吗？”

左光远大笑，说道：“好，思思，好思思，我原以为唐六不在，唐门必是手忙脚乱，看来我错了，成都府有福，你唐门有福啊。”

一旁的定叔此时也笑，说道：“我家有女诸葛，大人尽可放心。”

连一旁呆呆怔怔的唐说也跟着乐，原来他筛粮也对，定叔也对，大家都对啊。

左光远坐轿走了，定叔也走了，连唐说也走了，唐思思忽地一下子倒在地上。唐才问道：“思思，你怎么了？”

唐思思轻声呻吟：“我有一点儿紧张，急得昏了，你叫秀见来扶我。”

唐才想来扶唐思思，但看着她那娇嫩的脸面，那弱不禁风的神态，一时着急，反没了平时的沉稳劲儿，他急急进去，叫道：“秀见，秀见，小姐晕倒了，快去扶她进来！”

第三章 杀机四伏

唐青青不料莫奴生会出现在她的绣楼上。

他只是注视着唐青青，便叫她心跳不已啦。

她轻声说道：“莫公子，你来……”

她忘了叫他出去，也忘了这是她的闺房，只是静静地凝视他。

莫奴生说道：“你记着，要是莫揭他们对你有什么不好，你一定得说，你很恨我！”

唐青青启齿问道：“你说些什么？”

莫奴生急说道：“有些事，我无法对你说明白，你只记着，不管他们怎么问你，你都别对我没好感。不然他们会杀了你的。”

莫奴生身子一斜，从窗口再冲出去。

唐青青叫起来：“秀早，秀早！”

秀早醒来，眼睛也睁不开：“小姐，有什么事儿？”

唐青青说道：“你去叫卑三娘来，就说我这里有事。”

忽地唐青青不说了，只是盯着秀早的身后。

秀早噗哧一笑：“小姐，莫不是人家后面有鬼，你盯着人背后干什么？”

唐青青说道：“你身后有人。”

秀早笑说道：“小姐，你睡魇了，怎么会我身后有人？”她忽地回身，妈呀一声吓得栽倒。

真的有人，一个黑衣人。

他对着秀早就要出手，唐青青叫道：“莫出手，你要杀了她，我会报仇的！”

黑衣人不听她的，仍是以那一支短匕刺向秀早。唐青青忽地尖声狂叫：“莫揭！你敢！？”

×

×

×

那人果然停手了，他冷冷道：“我不是莫揭。”

唐青青说道：“你是莫揭，我一看你的行动，便知道，你是黑汗国的勇士莫揭。”

那人轻声说道：“我是莫揭，能怎么样？”

唐青青大声道：“你要是莫揭，你拿我怎么样都行，只是你得汉子气些，别让人看不起，以为黑汗国的人只会玩小伎俩！”

莫揭果然有些生气，说道：“好，我不与你玩伎俩！走，你跟我走”

秀早要拦，唐青青止住了她，忽地她流下了泪，自从爹弄那倒霉的粮食，她也不知流了几次泪，反正是好几回了。她说：“秀早，告诉思思，我没事。”

唐青青心里知道，这一次莫揭不怕思思知道是他劫了青青，他要劫青青，只是为那粮食。但粮食已答应卖与回鹘与吐蕃，另一半卖与西夏，只是择日过粮。当场连那个吐蕃的卓书公子都没了笑容，只是看着唐思思，不料她会有此举。黑汗国再怎么做法，也不会有好处了。

唐青青说道：“粮食已卖光，你们要怎么样？”

莫揭说道：“唐小姐请吧。”

唐青青走出了门，从后花园门走出，巷子里有一乘轿子，抬轿是两个大汉，健步如飞，一直去了。

× × ×

耶律重恩的身体很舒服，他发泄过后，再平复了心情，他的心情很平静，有一些慵懒。那几个美人太放荡了，使他很疲惫。

他走在巷子里。

风徐徐，有人在喊叫：“巴蜀小吃，小吃巴蜀咪！小吃巴蜀咪！”

耶律重恩突然想吃那小吃，他坐在一个小挑子旁。挑子是镶银的，很精致。碗也很小，很好看。那是巴蜀的名吃，叫做“辣子饺”。一碗里有六个，小小的透明饺子，像

是小小猴耳，个个清明透亮，在锅里翻滚时，便涌出阵阵扑鼻香气。耶律重恩看到了那小挑子，便去挑旁坐下，他一坐时，感到了腿有些疲乏，他告诫自己：以后决不可那样放纵，一夜两个时辰间，竟与那六个美人都有过快乐，他太放肆自己了。

耶律重恩叫道：“来两小碗！”

那摊主看看他，拿起了碗。

一时，如电光忽闪，他看到了那摊主拿碗的手。

哪个小摊主的手会如此洁净？他天天烧那锅，奇的是他的手没有什么油污，而且没有一点儿伤？

只是一瞬，那摊主拿碗的手递过来了，他还用一口川腔说：“烫，烫！”

耶律重恩去接那一小碗，刚刚要接时，忽地那摊主把手一抬，只是轻轻一撩，便把那一碗滚烫的饺子泼向耶律重恩！

油水滚烫，如是滚在耶律重恩的脸上，必成重伤！

可耶律重恩的手扬起来了！

莫非他以手掩脸，那他的手会泼满油污！

但他的手一扬，袖口飞荡，那一碗油都泼在耶律重恩的衣袖上！

× × ×

身旁的一个正在大吃的人忽地跳起来，他坐的板凳跃起，直射耶律重恩！另一边的二人两支筷子直射向他双眼，那人是用暗器的名家，那一筷子射得迅疾，躲无可躲。更要命的是身后，有一个蹲在那里大吃的人忽地把碗扣向耶律重恩：他的腿也飞快扫来！

一时三面受敌！

耶律重恩的腿扬起来，先踢飞了那个在身后扫他后路的人，两指一挟，夹住了那射他两眼的筷子，他随手一抛，那筷子反是射向旁边的那个摊主。那摊主看来是三人中最不济的，一见那筷子飞来，竟不及躲闪，两根筷子直射在他脸面上！那人抖了一抖，筷

子方才射得不直，射在他两颊上，直透颊而入！

他大吼声声，显是痛极。

耶律重恩再退一步，身后的那人被他一脚蹦开，再也无复后顾之忧，他复回头，再以一条长凳砸在那人腿上！只听得一声惨叫，那人的腿折了。

耶律重恩站定，此时他的身前已有六个人。

他们都拿着弯刀，冷冷看他，却无一人开口。

耶律重恩喝道：“哪里的卑鄙小人，我杀了你们！”

还是没人开口。耶律重恩知道，他们不愿意暴露身份。要知道，来成都府的六国人中，只有金人是不用这种弯刀的，剩下的五国人都可能用这种弯刀。弯刀形如镰，看去很怪，能掷能收，旋转很快。但你想从这弯刀看出对方是哪一国人，实在不易，如想猜出他们是哪一国人，只能听他们的口音了。他们不愿吐口说话，恐耶律重恩听出了他们的口音。

六个人的弯刀都出鞘，他们齐扑向耶律重恩。

看来他们并不惯于一齐对敌，只见他们刀狂舞，人进退，不能配合得滴水不漏。耶律重恩一下子便看出了这点，他冲过去，一抬手，佛指拈花“佛心自喜”吐出，一拈拿住一个黑衣人的手，手腕一翻，一刀翻出，便喷一腔颈血：后面的人一退，耶律重恩再复出手，一拿拿住了一个黑衣人，叫道：“刀！”

那人的刀一翻，本来那一刀很有准头的，正当砍在耶律重恩的手肘上，不料得那手腕被耶律重恩一提，刀失了准头，嚓地砍去了他自己的头！

× × ×

一眨眼，耶律重恩便杀了两人。

那四个人像是吓坏了，他们走了。

只剩下了耶律重恩，他看着寂无一人的挑子。

这是有名的成都府小吃，平素总是有许多人围着吃的，直到夜深不散。

如今没了人，一个人影也没有。

夜有凉意，深深的凉意。

耶律重恩的身子更冷了，他忽地觉得，他在索雅那里已被抽出了筋骨，剩下的只有一具没有生命的躯壳。他的身子一阵阵发冷，气力一点点儿在消失。

他会死在那些黑衣人的手里的，他们虽说是退走了，但那刀拥在怀，人是慢慢退走的。他们能杀得了耶律重恩。夜正长，他们不必着急。

× × ×

“他是不是天祚帝呢？”

“很可能是，很可能不是。”

“如果他是天祚帝，就会是我们最可怕的敌手。如果他不是，辽不可虑。我们不必再怕辽人了，鸟无头不飞，他们会自乱的。可是怎么看出他是或不是？”

“很简单，今天夜里他要始终只是一个人，他就不是天祚帝。你想，天祚帝会没有一个随从吗？就是他去玩女人，也会有许多的随从的，而且都会死命保驾。”

× × ×

耶律重恩走进了一条胡同，再向前走，就要到那条有名的楚街了。

他看到了一群人，他们保着一个男人，那个人站在路正中，拦住了他的去路。

也是一柄弯刀，但那刀是暗的，不像别的刀那么亮。

刀是淬了毒的，便不亮。

那人的刀握在手里，蓦地扑面而来的，是浓浓的杀气。

这人可胜得过所有的杀手，他们十几个人杀不死耶律重恩，这个人却能。他也深信他自己能行，才那么狂傲地站在那里。

“耶律重恩，你要死了！”

耶律重恩看看天空的月亮，他不愿意看圆月，圆月从来没能给他带来好运。

咚咚咚，那人步伐很重，像是每一步都在调整一下全身的气力，直到了耶律重恩眼前，他的刀才倏地劈出！

一刀再一刀，一连九刀！

耶律重恩的手慢了，他的佛指拈花本来是极从容的，佛对于世事看得透，便出指从容。谁能逃得了佛指一点，一生一世都在这点拨中见了光明。所以佛的从容也很美，脸面是微微一笑，手指是轻轻一划。但如今耶律重恩的手指划得快也好，慢也好，他终是不能那么洒脱了，那弯刀很快，划出一条条杀人的弧线，只有耶律重恩才知道那鬼划出一般的弧线是逼他一步步走向死亡！

唰，一刀逼来，划了一条弧，再划一条，忽地翻出另一条线来，耶律重恩躲了一刀，不能躲过第二刀，他的臂上划出血来。

他退了几步。

那人逼上来了，忽地，他像是不再想杀耶律重恩了，只是用鼻子哼了一声，起身走了。

× × ×

漫漫小巷里，只有他一个人，他的身体像是在飘，飘拂得没了根基。他的手臂是麻木的，觉不出疼来。

他想去吸一下毒，但他的嘴够不上那臂膀。看来那人是故意的，他在肩下臂根划了耶律重恩一刀，就是让他够不到那刀毒处，让他活活等死。

耶律重恩的眼睛黯淡下来了，他去哪里？他去哪里能找到一个帮他的人？天地再大，也没有一个可信的朋友。

他再回索雅那里吗？说不定就是她找人来杀他。回客店里？他走不回去，看来他只有在街上等死了。

他坐在街头，夜很深，他只能寄希望来一个人，那个人也恰恰能救他一命上。

嗒嗒的马蹄声，来了一个人，那个人的马蹄声急骤，看到了眼前，忽地勒住。那人看到了耶律重恩，耶律重恩的眼睛已是睁不开了，他只是模模糊糊地看到了一个人，他喃喃说道：“毒，毒，刀毒！”说完他便昏倒了。

× × ×

唐思思被叫醒，以为是出了什么事，她看到了唐才那不安的目光。

唐才说道：“耶律公子被人追杀，中了刀毒……”

唐思思急扯住了唐才：“才叔，他……怎么样了？”

唐才说道：“他中了毒，我看很难救治了，姑娘说，我们怎么办？要不要告诉别人？”

唐思思沉吟道：“告诉谁？他没有亲人了，他只是一个辽人。”

× × ×

唐思思看着耶律重恩，看着他臂上的伤口，说道：“才叔，怎么能救他？”

唐才说道：“吸他的毒，把他伤口的毒吸出来，他或许能救。但吸毒的那人或许会性命不保。”

唐思思沉吟了一下，笑笑，她俯身在耶律重恩的臂前，吸他臂上的毒。

唐才叫道：“二小姐，二姑娘！”

他急急出去了，他拿来灵药，等着唐思思吸毒完了，好给她吃。

唐思思的嘴慢慢麻木了，她的心在沉醉。她是救自己的心上人，耶律重恩知道，她喜欢他吗？也许，不然他不会对自己那么笑。只有对自己的心上人时，才会那么笑的。

忽地，她的脸通红，她看到了耶律重恩的衣襟里面，在他那很是洁净的肌肤上，有那么十几个横横纵纵的唇印，有红的，有紫的。

那是与女人鬼混留下的痕迹。

唐思思如被蚊叮，她一抖，眼里的泪水流出来了。

唐思思恨恨地咬着耶律重恩，叫道：“混蛋，混蛋，去那种地方鬼混，死了活该！”

她以为耶律重恩是去了青楼，与那些妓女在一起，被人毒倒，此时恨意怎消？她咬过后，耶律重恩的臂上有了血，她的嘴角有了血。她不知道，自从她吮了耶律重恩的毒，她便把一颗心都丢在了耶律重恩的心上了，她此时的恨意，便真个是爱。

唐才在一旁忽地看到她的唇边出血了，惊道：“二小姐，他完了，怎么会有血，莫非没救了？”

唐思思柔柔道：“他死不了，他最好是不得好死！”

她缓缓起身来，用耶律重恩的衣服掩住那咬痕，不让唐才看到，如果让唐才看到那咬痕，她不羞死才怪。

× × ×

“为什么不杀死他？”

“他已经要死了，如果他真的是天祚帝，最好不杀他。你可以看一看，有哪一个人救他，如果他真的有护卫，这一次一定会出现的。”

“有护卫出现，他就会是天祚帝吗？”

“看看那护卫的手段，如果那护卫的手段像耶律重恩一样，或是比他更强，他不是天祚帝是谁？到了那时，我们就只能杀死他，夺他的宝藏。”

× × ×

索雅走进池水中，她眼睛是闭着的，杨洛儿来了，她轻声说道：“让他们看到了。”

索雅不语，她很舒服，舒服得不想说话。

杨洛儿显是知道她想要什么，她的手抚摸着索雅，在抚摸着她不该碰的地方。索雅很快乐，她忽地说道：“让你尝到了好滋味儿，是不是？”

那个杨洛儿笑笑，抿嘴一乐，显是还有回味儿：“他不像是一个皇帝。”

索雅不解：“为什么？”

杨洛儿的脸绯红，她不愿说，但不得不说，便显得十分羞涩：“如果他是皇帝，做那种事，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温情了。”

索雅叹息道：“洛儿，洛儿，如果你不是我的人，我一定会把你摁在池水里，憋死你！”

杨洛儿的手会说话，她在抚摸着索雅，让她静下来，静下来。她的脸上有一种很沉思的表情，她在想，这一会儿，耶律重恩会在哪里呢？他会不会去找那个唐思思，他对那个唐思思像是很有意啊。

忽地，她狠狠地扯住了杨洛儿，她的眼里升起了欲火，杨洛儿看懂了她的心意，慢慢地用两只如笋玉手扶着她的两腰，把她放在那竹架上。

索雅的呼吸急了，她再也不能控制她自己了……

第四章 媚药害人

当唐逸再醒来时，他正蜷在一乘滑杆上，悠悠地向前进发。他看得见左边是一望千丈的嘉陵江水，江水咆哮而去，滚着浊黄。右面是陡削的石壁，滑杆一悠一悠，正向山上走。

唐逸见过嘉陵江，他知道这里正是去泸州的地境，前面便到泸州了。

果然乘滑杆进了泸州，直至城内，小城很小，但城墙很厚，州里人极多，一进了街，便见到了一条条小巷子，巷子里都是小小铺面，门前吊一只小小布幌，上面都写着真草隶篆的一个“酒”字，原来自唐时起，这泸州便是有名的产酒之乡，至此时更是酒铺满街，酒香飘溢。

闻到了酒香，抬滑杆的脚夫更有劲儿，一行滑杆抬到了一家酒楼前。

楼是竹楼，从竹筒横杆踏上去，就到了竹楼上，楼上有些小小的竹椅子，只有拳

头高，而那竹桌也只有尺把长，每一桌只有对面两人，坐在那里酒。泸州人能饮，有能从一早来坐酒楼，直坐到日暮时分的。

滑杆放下，从滑杆里扶出了齐骏、郭朝奉、钱匡、唐六四人，看来四人气色都不太好，上了酒楼，押送他们的大汉道：“四位要不要饮酒？”

郭朝奉苦着脸，摇头。钱匡大声道：“怎么不饮？要饮就饮个痛快！”

那大汉说道：“敝主人吩咐过小人，要给四位饮酒，但不得多饮，只能给一坛。”

齐骏冷笑：“只有一坛酒？好，有一坛也强似没有。”

拿来了酒，菜却不怎么样了，是一碗黑乎乎的淹渍肉似的東西，一咬还硬似铁。再有一碗是腌辣子，整个的尖辣椒腌起来，水渍汤淋，看泸州人都那么用手捞着吃，喝几口酒，吃一口辣子。泸州人吃酒却不吃那腌肉，可能是嫌它贵，只是要一碗那腌渍辣子，就它下酒。喝上一会儿，人眼睛便起了雾，脸儿红扑扑的，像是点扑了粉。酒是一呷一口，在嗓子眼里漱，漱了许久，方才闭眼一囫囵吞下。然后再好久不曾睁眼，在品着酒的滋味。

在这泸州，讲究的是头口、二口，先蒸出来的是头口子，那酒劲儿足，且清纯。待得二口子的酒出来，便差一点儿了。但也有喜欢喝二口子的，喜欢那绵劲儿，悠着点儿喝，更是醉意绵绵。

唐六回头看唐逸，唐逸此时毒性发作，不能起来，只是坐在滑杆内，哼哼地叫，像是失去了知觉。

忽地那泸州妹来了，她从下面端一盘子，悠悠地上竹梯，一踏一踩，腰肢一摇，像是要闪失，但从未有什么闪失，走得很平稳。

唐逸看着那泸州妹上了竹楼，忽地眼珠子变红了，他的毒性发作，还是第一次，看着那泸州妹的屁股一摇一摇，便摇出了他心头的火来。他看着那泸州妹，呻吟着，叫唤着。抬滑杆的与看守的黑衣大汉都不在那里，无人理他，只见他忽地扑上来，对着那个

端着一盘空碗下来的泸州妹，扑上去便撕人家的衣服。

× × ×

在唐逸的眼里，这泸州妹就是天下最美的美人，他撕破了泸州妹的衣服，扯烂了她的衣领，把她摁在地上。

忽地，一根竹杠嘭地打在他的肩头，他滚向一旁。

一个泸州大汉叫道：“死人，你敢当面戏弄妹伢子？”

大竹杠敲着唐逸的头，他却不管不顾，直扑过去，扑向那个女人，那女人的屁股很大，在地上挣扯起来，便没有在竹楼上那么好看了，她爬得很难看，吓得尖声叫起来，惹得竹楼上的人都抬头来看。

唐六吓得直抖，他的儿子从来不这样，他连滚带爬地下了竹楼，叫道：“别打了，别打了！”

他扑在唐逸的身上，竹杠打在他的身上，没头没脑，几乎要把他打死。

齐骏、郭朝奉、钱匡都下来说情，对那泸州人说情，说唐逸是病人，他是中了迷药，不能自己，要泸州人原谅。

那个大汉得意洋洋，说道：“他不能自理，怎么不回家弄他自己的妹子？娘的，我杀了他，一杠棒打死了他，他不就不用自理了么？”

唐六拿出一块佩玉，说道：“好汉，这块佩玉也值几个钱，你们拿去好了，当我赔与那个姑娘的。”

那大汉接过来，看一看，不知道它很值钱，说道：“这玩艺儿能当什么？能换几碗酒喝吗？”

忽地一个黑衣大汉说道：“好汉，你要不愿意要，我拿十两银子来换。”

× × ×

那大汉看看黑衣人，这人一直在旁看热闹，却不理会此事。看来他是一个外人了，

虽说他与这个唐逸是一齐来的，可不是他的同伙。他说道：“拿来！”

黑衣人不迟疑，马上拿出十两银子，递与那大汉。

那大汉忽地有些迟疑了，看来那玉是值钱的，不然他决不会拿出十两银子来，他说道：“二十两！”

黑衣人不说话，拿出二十两，那大汉忽地说道：“我不换了。”

黑衣人笑笑，不再对他说话，忽地回头，蓦地拔刀，一刀砍去，那大汉的头在地上跳了两跳，再也不动了。

黑衣人拿起了那块玉，说道：“二十两银子归你。”

他放那银子在地上，放在那大汉的身上。

× × ×

黑衣人不声色，把刀在那大汉的身上擦擦，叫道：“走！”

× × ×

人继续走在去大山的路上，那是成都府外云贵大山，山脉相连，看去十分险恶。到了每日的午时后，雾便渐起，往往很近处便看不到人影。滑杆便在雾里隐隐而行，好在那抬滑杆的人知路，也不必问怎么走，只走就是了。齐骏等四人只觉得身子没劲儿，像要呕吐，每一饮食，便生恶心之感。他们知道，大概是着了人家的道儿了，四人都是中毒。虽说他们中毒不像唐逸那么深，但也很可怕，想想在成都府还是一方豪富，此时却成了人家的俘虏，不由得心里大大伤感。

× × ×

忽地响起嗖嗖的箭响声，从那巨石后射出箭来，几箭便射倒了几个黑衣人。有人嗷嗷叫着，叫着要杀死所有的人。从那巨石后一会儿出来一个人，那些人都是身着单衣，头上包布的本地汉子，看来是那个死去的大汉的亲属或是熟人，前来报仇的。

那个得了玉的黑衣人吼道：“杀，杀！”

所有的黑衣人都训练有素，临战不慌，他们伏在巨石后，待得那些人射箭。射过后，方才窜出，一刀一个，只听得吼声阵阵，那惨吼声也是一阵紧似一阵。只是一会儿，那些来射人的汉子都退走了。

黑衣人道：“走，抬着滑杆走，要是伤了四个财神，你们的命都没了！”

黑衣人围着四乘滑杆，一直向山上走，看看到了山腰上，斜坡越来越陡，那黑衣人叫道：“扔下滑杆，背人走！”

有大汉扔下滑杆，上来背着齐骏他们四人，也去一个背着唐逸，直向山上爬去。虽说是背着一人，但那大汉还是爬得很快，看看爬到了坡顶。

郭朝奉岁数最大，他在那大汉的背上，兀自在喘，像不是那大汉爬山，爬山的是他自己一样。待得爬到了山顶，有一块平平的台子，他们把那四人放在台子上，忽地都齐刷刷脆下来，全都异口同声叫道：“拜见主人！”

原来在那平台上，更有一个尖尖的石笋，石笋上站着一个人，他只用一只脚站着，很轻松地站在那里。他说道：“好了，不必多礼！”

他问那个黑衣人：“怎么来得晚了？”

黑衣人不敢隐瞒，便把那大汉争唐六佩玉的事，一五一十说了，那人说道：“你犯了大罪，知罪不知罪？”

那黑衣人惶恐伏地，叫道：“主人，不知小人犯了什么罪？”

那人说道：“你贪心大起，坏我大事。不是犯罪是什么？”

说罢手要抬起，看来那黑衣人甚是怕他的手，叫道：“慢！”

那人缓缓道：“你想死得更惨？”

这黑衣人说道：“属下要那玉佩，并不是要图他的，只是想着唐六的身上玉佩，拿回来必是有用，就是异日与唐家人相认，也算是一证。”

那一旁的唐六与齐骏等人都是一怔，看来这黑衣人的心很是缜密，他要算计四大富

家，居心已是昭然。

× × ×

那主人说道：“好，你把那玉佩交上来。”

那黑衣人恭恭敬敬把玉佩交上去。那主人说道：“好了，你带那个唐逸去，交与活佛，请活佛度他。”

唐六一听，以为要杀唐逸，忙叫道：“主人，主人，你放过我儿子，我听你的，我听你的。”

齐骏等人看着唐六，看他疯了一般，赶着去追那个主人。

但那人走来慢慢，在坡上一闪而逝，他哪里去追，只在斜坡上爬了两步，人便欲滑下去，吓得他赶忙闭上了眼，呜呜哭起来。

× × ×

唐逸被那个黑衣人背着，一直到山尖上去，到了山顶，只有一棵斜斜的松，在那斜坡山上长出，探成威势，再无一个活物。黑衣人把唐逸放在那里，说道：“活佛，那个人带来了。”

听得声音似女声，但又恰似男声，又不是那种不男不女的极难听的声音，这声音听去很是悦耳：“好吧，你下去好了。”

那黑衣人对这活佛似更尊敬，一揖而退。

只剩下了地上坐着的唐逸。那人说道：“我是活佛，你以后就叫我活佛好了。”

唐逸忽地起了一线希望，既然是佛，就不会是坏人，他跪下道：“活佛，我是一个孩子，我只有十八岁，你救我一救！”

活佛说道：“好，你不要动。”

叭地摔来一条索子，看不出是什么做的，只觉得其软无比，似又很是坚韧，搭在唐逸的脉上。那活佛说道：“你有缘，不然你也不会到这里来。但你身上中了情毒，从此

你只好身怀魔心了。你能不能超魔入圣，便看你的机缘了。”

唐逸说道：“他们在我的身上种了毒，我总是一看到女孩子就……”

活佛一叹，说道：“这也是孽缘，没有法儿的。”

唐逸听得他说来高深，不由得心悚，问道：“活佛，我会不会死？”

活佛叹息道：“人总有生有死，你怕什么？”

× × ×

唐逸说：“我不愿不得好死。”

活佛一叹，说道：“你遇上了我，我便会教你，教你得一善终。你不会死，且能成为天下少有的高手。”

唐逸说道：“好啊，好啊。”

他想成为天下少有的高手，看看齐钱唐郭四家，受此戏弄，全因为自己没有什么本事，所聘的好手都只是二流三流，怎么能胜得了人家？如今六国一争粮，反把四家的当家人都是当了人质，掳来此处，生死不知，真个是惨。

活佛像是看透了他的心思，说道：“你静静坐着，我以心火炼你魔心，看最后你能不能人道。如是你能入道，大宋朝有救，你唐门有兴旺的一日。如是你不能得救，魔心大炽，我便在这里杀了你，省得你去尘世害人。”

唐逸一听说他要杀自己，不由得害怕，叫道：“你是活佛，你怎么能杀人，你要救我，你要救我！”

× × ×

再无声息，那人似已不在。

唐逸坐在那里，忽地觉得身子冰冷了，他是不是要受不住此地的冷气。已是黄昏了，山顶上的风吹得嗖嗖响，吱吱叫着的狂风吹得他的头发都是竖起，他的眼睛睁也睁不开，忽地听到了那人的声音：“唐逸，人都说，人之初，性本善，你说是不是？”

唐逸忽地得身子像是吹拂了一阵暖风，他的身体一抖，便再无什么不适。他说道：“是啊，人之初，性本善。及长成，性乃迁。”

活佛再说：“唐逸，人长成了，怎么迁了本性？”

唐逸说：“我不知道。”

活佛说：“唐逸，你该知道，你活了十七岁，你做过什么坏事？”

唐逸想，他做过什么坏事？有时他调弄他的妹妹，他的三个妹妹都是很聪明的，他调弄她们，弄得她们哭起来，爹娘赶来了，他才赶忙逃走。

活佛像是猜透了他的心事，说道：“人之一念，便看善恶。

譬如此事，你只是心里快乐，要弄得她们哭，只是玩一次。让她们笑，也是玩一次。都是骨肉亲情，那就不是什么恶事了。”

唐逸说道：“那我就不会做恶事了吗？”

活佛再说道：“如果有一天，你能操人生杀大权，你杀人时，怎么想？”

唐逸说道：“我怎么想，我怎么想？”

他忽地想起了那个害他的人，那人是索雅不是？要杀了她，要杀了她！

活佛说道：“你记着，蜀中是大宋的地方，但黑汗也要夺，回鹘也要抢。连那吐蕃也在图，辽国人也想要，还有西夏。他们都想占有蜀中，谁占有了蜀中，他便成了霸主。因为蜀中是富地，因为蜀中易守难攻。如果他得了蜀中，便可称王，进可得天下，退可守一国，你说可怕不可怕？”

按说，他是活佛，不会对大宋那么关心，但他此时娓娓对唐逸说，便是说此事。

唐逸说道：“这些与我有什么干系？”

活佛说道：“你是能救得蜀中的唯一一人。”

唐逸奇怪，他问道：“我怎么能救得了蜀中？”

活佛说道：“你只要保住魔性，且无魔心，你就能做成蜀中第一大门派的宗主，你

便能使六国再也不会来攻，他们都怕你。”

唐逸想一想，还是不明白，他问道：“莫非活佛会教我一种武功，使他们谁也不敢来犯我吗？”

活佛说道：“你是一个异人，你骨格清奇，能学成不世奇功。但你身上的魔性不褪，你可能人万劫不复的地步。到了那时，我便会来杀了你，不再让你为害人间。”

× × ×

唐逸的头低着，他听得清清楚楚，这些话都响在他的心窝。

他是一门宗主，他会是一门宗主？他凭什么做一门宗主？

他说得对吗？听说他是活佛，但他能教得了我一身本事吗？

他正想着，忽地活佛说道：“中原十大门派十掌门，有请！”

第五章 烈焰魔心

十一个人人都蒙着面，他们有男有女，齐站在唐逸面前。

十一人合什一揖，或是一礼，说道：“有礼了，唐逸，这一礼是为天下苍生而敬。如是有违道义，必遭天谴！”

有一人说道：“如你多行不义，我必杀你！”

接下来那一人也说：“杀！”

一个接一个，说下去。

唐逸心道：真怪，我还什么都没做，他们就像看透我一定会做坏事似的，一个个威胁我，要杀了我。还不如他们现在就杀了我，我也不怕死，反正也被那毒毒得心里难受，死了就算了。

十个人坐在唐逸身前，为首一个说道：“唐逸，我们把十派的秘功都教与你，你便

是天下少见的高手了，但你得发誓，一生保大宋，保蜀中百姓不受兵燹，你能发誓吗？”

唐逸心道：“他说的是好事，我要有那本事，就保他大宋能怎么样？我唐门兴旺，还不是因为有太宗皇帝的太平日子，方才发起来的？他说道：“我唐逸要有本事，一定保大宋，保蜀中百姓，不受兵涂毒。”

十人欣然，当先的一个说道：“本不欲要你知道我十一人是谁，但后来你知道了自家武功，但也会知道，不如告诉你，只是你要当心，不对世人说知此事，如有人问起，切不可称我十一人名字。”

唐逸说道：“弟子谨记！”

当先的一人说道：“少林澄净。”

第二人道：“武当无名。”

第三人道：“大欢喜佛。”

第四人道：“双修夫妻。”他身后站立一个女人，看来他们是夫妻了。

第五人道：“快乐门。”

第六人道：“大悲禅宗。”

第七个人道：“忘世道人。”

第八人道：“素女心心。”

第九人道：“疯士。”

第十个人说道：“魔刀。”

唐逸不知道，当世奇人，莫过于这十一人。除了双修门是夫妻同修外，这九个人都是单独一人，十一人是天下少有的高手，能一齐来协力做事，怕武林中人知道，会惊愕得张开了大嘴，再也闭不拢来。

× × ×

澄净大师道：“我们十一个人先教你如何运气，我们十一个人弄了许久，教出一个

方法来，那就是一种内门玄功，可造成你的先天功气。你可学得快些。我们再打通你的任督二脉，你便能学我们的本事了。”

十一个人坐成十处，本来分为八处，但后面再有两人，支助那功夫较弱的，看去便是前面八个人，后面还有三人坐在辅处，只听得澄净大师说道：“好了。”

八只手都扶在唐逸的身上，在胸前，在肩头，在后背，在小腹，在腰间，在肋侧，在头顶。

只见白气缭绕，唐逸身子顿如火烧。他的嘴干巴巴地张开，一欲吐出痛语，但他干张着嘴，就是吐不出话来。

他的体内有几道气，慢慢由缓至急，一齐向他的四肢、心脉冲去。看来心脉不保，但有澄净大师的一股阳气支撑，他的心脉仍是稳稳地跳，仍是在扑扑地跳动。

唐逸的心里忽地升起了一股魔念，他的下体更有热劲儿了，他想到了那个泸州竹楼的泸州妹，她那肥肥的臀在他的眼前晃动，她的乳也很肥大，在她的胸前跳跳着，像是揣了两只兔子，唐逸心里念道：“两只兔子跑得快，跑得快……”

澄净大师道：“阿弥陀佛，你的心魔又生出了恶念……”

众人的手一紧，唐逸忽地一闷，哇地吐了一门血，他叫道：“完了，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忽地，他觉得两股劲气在他的脚下，在他的头顶豁地会合，冲激荡回，百折不挠，最后终是冲至他任督脉处，忽地失去了那气力，全身变得空空荡荡。他想一股清凉已是凉在他的舌苔。他的全部得意都在他的舌苔里。

但忽地全身再复来了气力，气力这一次是反复无穷，在身体内来来回回，无可阻拦。

也不知过了多久，再当唐逸醒来时，他看到了当头的月亮。月亮是圆的。他忽地想到了他那一夜的新婚，不知怎么，竟被人毒倒了，他成了人家的毒物，如今他也还是一个毒人么？他能不能再像从前一样，是一个正常的人？

× × ×

他身前的十一人都在打坐熬练，他不知道他们为了度人自己那一股功力，都很疲惫。

但好在有那个活佛在为他们护法，不怕有人来袭。

× × ×

一人说：“唐逸，你不会是一个正常人，你也不会是一个正人君子，但你得记住你的誓言。”

另一人说道：“唐逸，你会成为天下第一毒宗的门主。”

唐逸问道：“我为什么是毒……宗？”

一个叹息道：“你中了黑汗国与回鹘国的毒，后来又中了吐蕃的毒，你已经是一个毒人了。你与常人不同，你从今会不怕任何毒物，但你也有一个弱处。”

人皆沉默，看来那弱处是他的大毛病，人都不愿对他说。

是那个很甜美的素女心心说道：“你不能与你亲热的女人一度，你与她在一起，她只能与你度一个月，就必死无疑，世上无药可解。”

唐逸笑吟吟说道：“那好了，我再也不和女人在一起了，这还不简单？”

那个欢喜佛一叹，说道：“可你做不到，你每一发作时，还是要毒害女人。”

唐逸的心嗖一下子凉了，他高声叫喊：“胡说，你们用了半天劲儿，就只能让我会武功，我还是得害死人，我不干了，我不活了！我怎么能再那么丢人？”

还是欢喜佛冷冷道：“你可以做下恶事，那就是说，你每个月要掠去一个女人，把她藏在秘处，你与她交欢几次，她必死。”

双修门的女人再说：“因为这样，你不能对女人动情，对她动以真情的女人，必会死在你怀里，你的身体里满是毒，你吐出一口唾液都是毒素。你的身上每一个地方的毒都足以毒死一千一万人。你要小心。”

唐逸说道：“我吃过的东西，我用过的衣服都有毒？”

澄净大师说道：“不错。你要不小心，会害死许多的人。”

唐逸失声道：“我不要害人，我不要杀人。我不要女人，我不要女人，你们救我，你们救我！”

他蓦地想到，他们十个人里，有八个人的手放在他的身体上，他们怎么没有中毒？他们一定是骗他的，他们一定是骗他！

他大声笑，说道：“你们怎么没有中毒？你们怎么没有中毒？你们……”

忽地他停住了，他看到了，双修夫人的脸色惨白，她的身体在抖。她那样子，不用人说，也知道是中了毒……”

双修夫人轻声说：“我们碰你一下，不至于死，但俗人一定死，你记着，不要伤害无辜。”

× × ×

唐逸不再吐声，忽地他说道：“活佛，活佛，你在吗？”

那个声音仍在，那么柔情，那么有意：“唐逸，你叫我？”

唐逸说道：“看来你最有本事，你能救了我，便救我。你救不了我，你便杀了我，省得我在世上害人，我怎么能伤害那么多的女人，你说，我每个月便害死一个女人，我一生会害死多少女人？”

活佛一叹，说道：“佛渡有缘，也许异日，你能找出法来治你的毒，但如今只好这样了。你记着，如果你不能制得蜀中发生战乱，便会有十几万上百万的人死于战乱，你只要救得了这上百万人，你害死了几十个女人，佛会对你慈悲的。”

唐逸哭了，他说道：“我怎么办？我怎么办？”

× × ×

魔心是由害人而存，如果唐逸发誓不害人，他岂不是没了魔心？但他不知道，他的

浪子心性已在心里形成，要他不做浪子，一本正经做人，怎么能够？

活佛道：“唐逸，唐逸，你不是一个没用的人，你能活下去，巴蜀生灵有福，大宋子民有福，你能救千万生灵！”

唐逸问道：“我要祸害那么多的女孩子，我怎么……我怎么能是一个好人？”

活佛说道：“是好人，是坏人，你自己清楚？你做下了恶事，会下地狱的。但你救了千万生灵，佛也会保你。”

× × ×

最先教他的是少林派的掌门澄净。澄净大师说道：“我能教你，但你接受我的教诲，今生有三件事不能做，你得发下毒誓。”

唐逸看着大师，等他说出来。

澄净大师说道：“少林会有人找你，因为你祸害女人，为这个，少林寺便会与你作对。你切不可说是我教与你少林武功，记得吗？”

唐逸说道：“好，我说我是自学到的。”

澄净大师苦笑道：“那么说，他们也会杀了你，因为你自学，便是偷学的，少林更不许你活在世上。”

唐逸奇道：“总不能我一见少林和尚，我便自杀吧？”

澄净道：“你记着，在我师叔那一辈，少林出过一个叛逆，他叫本非，他学了少林的七十二绝技中的六十种，是少林古往今来少有的武僧。但他犯了少林的寺规，被赶出寺去。当我任少林掌门时，他来找过我几次麻烦。”

唐逸说道：“好了，我就是这个本非的徒弟了，是不是？”

澄净道，“正是此意。如是有人找你，你只要据理力争就是。”

说罢，澄净大师传与唐逸少林寺的暗器绝技，那绝技是“干手佛指”与“小擒拿手”。学了十五天。

×

×

×

第二个来的是武当无名道长，他一进来，便坐在唐逸的对面，说道：“从古以来，有人论说，都说是时势造英雄，说只有垓下之战，方才有霸王乌江自刎。只有垓下一战，方才有汉几百年天下。依我看不然，英雄造时势才对。因为有了项羽，才有了垓下那一战，方才有霸王别姬那千古一绝的凄唱。你明白吗？”

唐逸心道：这道长跟我讲这理儿，八成因为我是他们造出来的人，他们要我对付那六国的人，不知道我凭什么？只我是个高手么？

唐逸说道：“我明白。只是有一点不明白？”

无名道长道：“说。”

唐逸道：“我就是与道长十人并驾齐驱的高手，我也不能阻得住六国夺蜀，我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怎么能担此大任？”

无名道长说道：“何不问活佛？”

唐逸愕然，看无名道长那神秘脸色，知道问活佛或可得到答案，他便问道：“活佛，我怎么能做得到？”

×

×

×

有一种似男似女的声音很柔地传来，那声音像有磁力，很吸引他，他很想与那个说话的人交谈。那人说：“你是一个很奇特的人，你要习许多秘法，但都是用内功催发暗器的。你会成为天下最有名的暗器名家，你回去后，蜀中唐门会成为天下有名的一大门派，你将会制出许多暗器，天下所有的人都怕你。

他们不只怕你的功夫，更怕你的暗器。六国的君主都是人，他们都是享惯了富贵的人，他们怕你，如果他们一图蜀，便怕你会派人暗中杀了他们。你的存在，便对他们是一个威胁，他们不敢妄为。”

唐逸道：“我明白了，谁来教我？”

活佛道：“天下十大门派的掌门都是派中的高手，你已见过他们了。他们有的是黑道中人，有的是白道中人，有的是大宋人，有的是六国中人。”

唐逸很惊奇：“六国的人，他们不怕我对六国不利？”

活佛叹息道：“只要你利民，免致天下生灵涂炭，其他的人，又算什么？你学过子书么？孟子也说：民为重，社稷轻之，君为轻。比起千百万民众来，一个帝王算得什么？他死后也不过是一环黄土。”

唐逸轻声道：“君为轻，君为轻.....”

在唐逸的心里，至此时尚未有那种君王只是一人，民众万千才最重要的心思，他如何用唐门的未来势力对付那些君王的贪得无厌？

× × ×

无名道长道：“武当派里，能掷射暗器的功夫只有两种，一种是防法儿，叫做‘梯云纵’，一种是射暗器的法儿，是武当派的真武剑法里的十几式，我教与你，你小心看着了。”

又学了十五天。

× × ×

唐逸忽地腹疼如绞，他滚在地上，来回打滚。

忽听得那活佛一叹，说道：“唐逸，你要知道，你的毒发作了，只好给你女人.....”

唐逸道：“活佛，你们那么有本事，何不把我身上的毒解掉？”

活佛叹息道：“我何尝不愿意你是一个大彻大悟的人，但解去你的毒，你的魔心便也没了，你再也不会习得那绝世武功，你只能做一个平平常常的人了，你说，那唐门怎么办？蜀中的千万百姓怎么办？”

唐逸疼如刀绞，他叫道：“快救救我，我不要做恶人，我不要管巴蜀，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

×

×

他看到了一只手，一只很白皙的手，那手扶他起来。

他以为又是十一人中的一个，但这一回不是了，跪在他对面的是一个女孩子，她只有十七八岁的年纪。

她说：“我叫荷叶，你知道不知道什么是荷叶？”

唐逸当然知道荷叶，他咬着嘴唇，咬得唇都流血，他呻吟，实在忍受不住啊。

荷叶说道：“吐蕃国的那个卓书公子，你认得吗？”

她咬着牙，问得很认真。

唐逸点头，认得，真的认得。荷叶说道：“他是吐蕃的人，他带人杀了我的父母，我奶奶，我爷爷，还有我的两个哥哥，一个弟弟。”

唐逸看着她，忽地明白她的意思了。

她就是十大门派的掌门人带给他的第一个女人。她就是那个与他可以交欢，但一个月后必死的女人。

她跪在唐逸的面前，她不知道她会死的么？她欠应他们十大掌门什么了吗？

唐逸忽地叫道：“你走，你走，快走，免得我后悔！”

第六章 初试人道

可那女孩子要扑上来，吓得唐逸赶忙躲开，他说：“我告诉你，我是一个毒人，浑身都是毒，只要一碰我，你必是会死！”

荷叶幽幽地看着他：“我不怕死。”

唐逸大叫：“傻瓜啊，我怕你死！”

荷叶说道：“我只求一死。”

唐逸失声而笑：“你要死，也不必死在我手里，你何苦来的？”

荷叶说道：“我本来已是死了，但被武当掌门无名道长救了，我求他杀了那个卓书公子，他不答应我，他说他斗不过那个人，他说你能杀得了他，要我求你，你愿意不愿意帮我？”

唐逸道：“没等我怎么样，便来一个求我杀人的了，可千万不能答应，我要答应了她，岂不是大麻烦？”

忽地耳旁响起了活佛的话：“你有魔心，但不能没有佛意。

佛意，大罗金仙也救不了你了。”

唐逸大声道：“我可不是那么个救法，我那样子，怎么救得她，我只能杀了她。”

荷叶道：“你跟谁说话？”

唐逸忙说道：“不是跟你，是跟活佛。”

何叶更是跪地叩头，叩头出血，说道：“你识得活佛，只有你能救我。”

她扑过来，摸到了唐逸，说道：“我以为我要与哪一个老头在一起，谁知道你是这么好，你长得很好看。”

唐逸怨道：“完了完了，摸也给你摸了，你也得中毒了。看你再怎么活，你活不长了。但看她还好，猜知是哪一个掌门给她吃了一些灵药，不然她一沾唐逸的身体，岂不是一个死？”

荷叶说道：“他们告诉我，你是一个很可怜的人，你的身子都变绿了。他们害了你，也是那个卓书吗？”

唐逸忽地心里涌上来一股恨意，恨不能立时杀了那卓书、索雅、莫奴生，他们害了他，害了他一家。

他不敢看荷叶，眼睛始终都是盯着别处，荷叶轻声说：“公子，你为什么不看我，莫非我真个不好看吗？”

唐逸大声道：“好看，好看。”

荷叶心里一喜，娇嗔道：“公子一直也没看我一眼，怎么知道荷叶好看？”

唐逸心道：你不知道公子我得了一个怪病，不管是男人女人，我一瞅就能把她看个底朝上。你穿多少衣服都没用啊。他说道：“我猜得到，猜得到。”

× × ×

荷叶说道：“我只是一个弱女子，我不想活了，我要死。他们要我找你，你教我做女人，然后我死了，你还会替我报仇。”

荷叶忽地不出声了，唐逸说道：“你别瞎想了，你.....”

他忽地转过身来。他看到了了荷叶，在山顶清清的日光下，他着到了一个女人，一人身着衣服的女人，但她穿衣服有什么用啊，她的小小巧巧的双乳，她的那嫩白如藕的玉颈，她的那平坦紧张的小腹，尽收在浪子的眼底。他只是一眼，便把好春光看个够。

× × ×

唐逸说道：“我不敢看你，你走好了。”

他忽地心底升起一股热来，他热得满头是汗，开始摇晃着身子，几乎跌倒。

他叫道：“你走好了。”

荷叶再不与他说话，见他捂着肚子，说道：“我知道你有毛病，你这毛病得有女孩子才能治，我得抱着你，与你贴着肚子，你的病就好了。”

可恨的是，此时的唐逸没一丝气力，那些能搬移得山，赶填得海的气力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荷叶再不问他，只是毅然脱下上衣，抱住了他。

日光在旋转，忽地唐逸的耳旁响起了大欢喜佛的话：“男人女人都是人，有太阳必有月亮，人世间阴阳相谐，万物方能滋生。你的身子内缺阴气，只能从那些好女孩子身上得到，你不想也不成，你只会死。你要死了，你的唐门就完了。”

唐逸大叫道：“完就完啊！”

大欢喜佛说道：“你爹也会死在这里，因为十大门派决不会让人知道这一件未成之秘。”

唐逸瞪眼道：“你们不能杀人，你们是名门正派！”

大欢喜佛笑道：“好小子，你真有本事，能赖皮了：这可不是我们教的，可我告诉你，我们十一个人，并不光是名门正派，除了少林、武当外，我们大都是有门无派，有派无门，无门无派，邪门邪派，恶门毒派！”

唐逸听得心惊，原来他们真的要杀他父亲唐六与那三人？！

× × ×

荷叶轻声说道：“唐公子，我不求你了，你就是不能做也不要紧，你的病治好了，是顶要紧的事儿，你别怕，我给你！”

× × ×

清亮的日光下，没有一丝风，一个女孩子躺在地上，看着他，再闭上眼：“你别怪我，我想先看看你，我要记着你的样子.....”

唐逸挣扎，再复肚疼如绞，他受不住了，热得他昏了头，他爬向荷叶，说道：“不是我，不是我，是你，是你啊.....”

他的身体与荷叶的痉挛拥抱在一起了。

过了许久，他感到太阳渐渐地要落下去了，一轮弯弯的月儿爬上来，在他的心头。荷叶却感到热了，她喃喃道：“公子，我热，我热，秋太阳好毒啊，是不是？”

她的手是有无穷的力气，搂住了他，搂得他几乎窒息，那一切原来很是模糊的躯体如今变得实在了，有血有肉，有性有灵.....

× × ×

唐逸已是忘了他刚才的发作，他如今像是一个很好的人儿，他站在日光下，看着山峰下，看丘丘壑壑，万千气象，心里不由大生英雄气。他心道：我真的能救治那么多的

人吗？我能救他们，却不去救，我就不是一个好人，我那样岂不是个万劫不复的恶人？

× × ×

他面前的是大欢喜佛。

大欢喜佛说道：“我不是正人君子，但能救助千万人，我往矣。”

唐逸看着他，他的脸面如少妇般细嫩，看去像是一个女人，但他的身子很像是一个男人。他很胖，是男生女相。

大欢喜佛说道：“我来对你说说男女之法。”

世上有多少男人与女人的秘法？他不知道，但大欢喜佛知道，大欢喜佛能变身，他既是男人，又是女人。他把男人女人的哀愁都演示一遍给唐逸看。他把女人的诡巧、男人的负情都演示给唐逸看。

情是毒，世上只有情毒更比他身中的毒厉害，但他听了大欢喜佛的教诲，他更懂得了男女之道，更懂得了如何做一个男人，更知道女人会如何引诱男人，知道了红颜祸水，知道了许多做女人用来对付男人的秘密。

大欢喜佛教了他十五天。

× × ×

每一天，荷叶都来看他，如今他不再骂人了，荷叶一来，他便贪婪地借着身体内的毒来与她交缠，她像一条蛇般缠着唐逸，唐逸借她的身子逼毒，他安慰自己：她自己愿意的，我怎么办？

凡事在安慰自己过后，无论怎么难，都能使自己好过一点儿。

他后来便肆意寻欢，在荷叶的身上寻找他的魔性，他找到了，而且得意洋洋，很是快乐。原来与女人相交是那么快乐，他原来怎么不知道？

荷叶有时是夜里来，那时他就抱着荷叶在山巅上睡，夜里很凉，但奇的是，他自修习了上乘内功，如今在夜里坐在山巅，抱着荷叶睡一晚，也不会觉得凉，只是一大早看

来荷叶更是无精打彩而已。

× × ×

来了双修门的门主，他们是夫妻两人，这一次是夜里来的。

夜深星稀，双修门主由夫人先讲，讲双修的秘奥。

夫妻合修，能成仙得道，能羽化成仙。但要视男人是太阳，女人是月亮，在双修时讲求道缘。

唐逸问道：“我身体内有毒，能修得双修么？”

夫人黯然道：“活佛请我夫妻来，就是想解你的身上毒的，我们无法，真是无用啊。”

丈夫说道：“但也不是无用，说不定他日你有了缘份，你会解得了你的毒，那时你最用得上的便是双修秘法。”

讲星位，讲随缘，讲仙骨道风，讲人间风情，似乎双修门有比大欢喜佛更多的秘法，只不同的是，大欢喜佛是独自一人，便成一世界，而双修门是男女阴阳，缺一不可。

× × ×

这是一个月的最后一天，当唐逸在山巅叫唤呼喊，疼痛不已时，荷叶没来。

他叫道：“荷叶，荷叶，你个臭女人，来啊，来啊！”

此时他早忘了他是一个公子，是一个男人，只知道他是一个疯子，他拽扯着自己的头发，吟唤着：“荷叶，救我，荷叶，救我！”

忽地荷叶来到了他眼前。他愣了，那是荷叶么？

但真的是荷叶，她形销骨立，一脸的骨头也显得出来，颧骨很高，看去是七分像鬼，三分像人。荷叶一看他惊愕的样儿，不由得满面是泪，轻吟道：“哦，逸郎，逸郎，我是荷叶。”

他紧紧抱住了荷叶。

风轻轻，山静静，只有男人与女人。在此时，他忘了大欢喜佛的教诲，忘了双修门

的秘法，也忘了报仇与唐门的大任，他只记着眼前这个救了他命的女孩子，给了他无数快乐，教他成了一个真正男人的女孩子。

他泪如雨下。

荷叶声音喃喃，说道：“他们告诉我，我活不过今夜。”

唐逸能说什么？他好一会儿才说：“是我害了你。”

荷叶说道：“我很快乐，我听他们说，你得有女孩子，但我快乐的是，我是你第一个女孩子，你从来没有碰过女人。”

唐逸的脑中一闪，闪过一个女孩子，那是惜情，她只是嫁给了他，毒倒了他，人便翩然而去。

他只有一个荷叶，他说道：“荷叶，荷叶，我要与你成亲！”

× × ×

唐逸站起来，站在山巅上大声哦喊：“活佛，活佛，我知道你无所不在，你在哪里，我要见你！”

真的响起了那似男似女的柔柔声音：“唐逸，你要做什么？”

唐逸抱着荷叶，说道：“我告诉你，我要与荷叶成亲，从今日起，她就是我的妻子。”

活佛一叹，说道：“唐逸，世事如烟，转眼即逝，你何必太过认真？”

唐逸哭了，两行清泪在眼前，他便咽道：“我妻为我而死，我不能不娶她，她如死了，也是我唐逸的妻子。”

荷叶问道：“你说，你会有好多好多的妻子吗？”

唐逸说道：“不会，我只娶你一个。”

活佛一叹，不再吐声。

荷叶说道：“即使是知道你只是骗骗我的，我也很开心。逸郎，你真的喜欢我。”

活佛说道：“你是一个入世的人，你也是一个入世的恶魔，对于那些女孩子来说，

你只是一个恶魔，莫不如你对她们少些动情，你会好过些，那些因你而死的女孩子也会少一些痛苦。”

唐逸大喝道：“我不怕，我不怕痛苦，人没痛苦，何再是人？”

× × ×

活佛没声音了，忽地如山巅上，有了许多的应用什物，看来活佛真个是活佛，竟知道他心思。

有凤冠霞，有新衣新裙，有红烛礼酒，有交杯玉盏。

唐逸抱着荷叶，——看过，指点着那些东西，说道：“荷叶，看来活佛也知我心意哩，你看，这些东西，早早就在山巅上准备好了，我一呼，他们就拿来了。”

荷叶也情意绵绵，虽说她就要死了，但她愿意做唐逸的妻子。

荷叶在唐逸的怀里，她的嘴角在流血，他抱着她，觉得出她的骨骼很轻，他很奇怪，也很害怕，不料得那毒会这般厉害，与他交接的女人，竟连骨骼里的血分都要被毒蚀，成为骨头也轻得不能再轻的骷髅。

她的唇没有一丝血色，看他抱着她做一切，他把那衣服给荷叶穿好，再给她戴上那风冠，说道：“你很漂亮，你真的很漂亮。”

× × ×

荷叶说道：“我与你在一起，足有一个月了，我临死前有一句话，你一定得听。”

唐逸轻声说：“你说，我一定听。”

荷叶说：“我听说那个卓书是很厉害的人，他害死了我全家，我死了，就可以与爹娘哥哥弟弟在一起了，我好开心。”

她的嘴角的血流得越来越多，唐逸为她擦血渍，那些血渍会永远留在他的梦里。

荷叶说道，“你不要去为我报仇了，我要求你的就是这件事，你答应我。”

唐逸惊讶道：“荷叶，你是我的妻子，他杀了你的亲人，就是杀我的亲人，我要报

仇，我要报仇！”

荷叶柔声说道：“你不要去了，听话啊。我和你在一起一个月，我很开心，想不到与男人在一起会那么开心，我死也无憾了，我昨天梦到了他们，他们也不愿意让你去报仇.....”

唐逸在心里哭，他在哭苍天，苍天啊，真不公平，荷叶是他的妻子，是那么娇小柔弱的女孩子，她的一生那么不幸，怎么还叫她死在他的怀里？他怎么办？

× × ×

荷叶忽地笑了，她的唇在月下看去是那么苍白，她说：“我决心不哭，我要好好过我的最后一夜。你插好了蜡烛吗？”

唐逸噙着泪说：“我也不哭，荷叶，我从今后再也不哭了，我插好了蜡烛。荷叶，我们来拜天地吧？”

唐逸放下荷叶，她的小小身子在夜里抖，她像是一片叶子，只要起一阵微风，便可能把她刮得无影无踪。荷叶悄悄笑着，理弄他的头发，说道：“我没做一个好妻子，你弄得蓬头垢面的，不好看。”

唐逸再流下泪来，他扯着荷叶的手，荷叶说道：“我与你结拜，成大妻，今生今世缘尽，来生来世再续缘！”

唐逸拜跪在地，说道：“我唐逸与荷叶今生今世有幸，结为夫妻，来生来世再续缘份！”

荷叶说道：“我去了阴间，一定要闭紧牙关，人都说，到了奈河桥上，她给你喝王婆汤，让你忘了今生今世，我决不忘，我要等你，你来生一定再娶我，我与你要快快乐乐过一辈子！”

两人跪叩，唐逸说道：“苍天在上，明月作证，我唐逸今生今世只娶一个妻子，我只娶荷叶做我的妻子，一生一世不弃不离！”

荷叶轻轻吐气，说道：“逸郎，你别说那些话，你听我说，苍天在上，明月作证，我与逸郎有一月夫妻情份，但愿苍天保他再娶新人，能一生快快乐乐，我死了也无遗憾！”唐逸抱着荷叶，他心里充满柔情，但愿他一生一世都这么抱着荷叶才好。

第七章 人间修罗

高山之巅，静坐着一个披头散发的人。

他的头发遮住了他的双眼，他不睁眼，什么都不想看，什么都不想听。山间吹动着凛冽的寒风，风吹刺骨寒，但他不想抵御那寒风，要不是一个任督二脉都打开的高手，他冻也冻死了。

他的怀里抱着一个了无生气的女人。说得确切些，是一个只有一身骨骼的尸体。他不看，在他眼前，荷叶是一个丰满美貌的女子，是他的妻子。

他曾娶过妻子，但那不算数，那是一个要毒死他的女人，如果再见到那个女人，他必会一剑刺死她，让她不得好死。

可荷叶死了，荷叶死在他的怀里。

他的头发有一绺白发了，十八岁的年龄，竟承受了生生死死的考验。

他不再有生念。

× × ×

一直坐到了天黑，忽听得有人说道：“你看看我。”

是那个快乐门的门主，想不到他竟是……竟是……唐逸忍不住，看看他，噗哧一声笑了。

原来他看到那个快乐门的门主怀内藏有许许多多的怪物什。在他的屁股上，有两个圆圆的圈圈，看来那也是糊弄人的。

在他的兜子里，有好几层，一层里是银票，还有一层里是弄毒的小玩艺儿，还有一层是一些怪里怪气的线线。在另一只袋里放着酒壶，那酒壶是扁扁的，很薄，不是他这种眼睛，根本就看不出来。而且那一只壶那么小，那么扁，竟然有三层夹层。他还看得透那酒壶里的三层酒都不是一种颜色的，一种是红红的，像是女儿红；一种是绿绿的，像是竹叶青；一种是黄的，像是米酒，在他的后背上，有一块护心镜，正在后背护心处。

他哪来那么多的罗嗦？

× × ×

快乐门主说道：“这是骰子，我教你玩骰子，凡是要的事儿你都得会。”

唐逸说道：“我为什么要会？”

快乐门主说道：“你是蜀中最大赌场的场主，不会赌，你几天就只是一具尸体了。”

唐逸一听得他说尸体，顿时悲从中来，他喃喃道：“荷叶，你说，我有什么心思玩？”

快乐门主说道：“你的妻子是我的手下，你知道不知道？”

唐逸不信，但他信与不信都没用，快乐门主说是就是。快乐门主说道：“她本来拜了我，要活下去的，我逗得她开心了一点儿，来了你这个倒霉鬼，她才嫁与你。你把她还给我！”

快乐门主伸手要荷叶。

此时唐逸一心护着荷叶，不愿意给他，说道：“不行！”

快乐门主说道：“她是我的人，你不能赖的，除非你赢了我！”

他手里得意地拿两粒骰子，说道：“猜枚也行，掷骰子也行。你干不干？”

唐逸忽地心道：他还不知道我能看得清所有的字样，连他一肚子花花肠子我都看得清，我就赶他走好了。他说道：“好，你掷下，我猜！”

快乐门主要他忘忧，一听他愿意，便说道：“好，来几次？”

唐逸说道：“几次都行。”

快乐门主大笑，心道：我要教他本事，却是十家里最难的了，一时他怎么能把本门主的一生本事学全，十五天太少了，太少了。他吐口而出，说道：“太少了。”

唐逸说道：“什么太少了，快来，不然我不干了。”

快乐门主说道：“三次定输赢！”

唐逸说道：“好！”

他闭上了眼睛。

快乐门主心道：“你睁着两只眼睛看我，你也看得瞎眼一般，你敢小瞧我，闭着眼睛？我要你好看。”

他掷下了骰子，问道：“几点？”

“十二”

快乐门主呆了，说道：“不算不算，再掷，你正经点儿好不好，你看着我掷，那才算数，别说我糊弄你啊。”

唐逸说道：“你掷吧，我看得见。”

快乐门主再掷下，问道：“几点？”

“三点，一个二，一个一。”

快乐门主看他，真个斜门了，他再掷，再问，再掷再问。他终是把那骰子扔在地上，说道：“妈的，怎么弄的，你比我还精？”

× × ×

唐逸说道：“你那些东西是做什么用的？”

快乐门主摇摇头：“胡说，小子，我哪里有什么东西？”

唐逸说道：“兜里的酒壶有三层夹层，一层酒是红的，那像是女儿红，淡淡的。再有一层是绿绿的，像是竹叶青。还有一层，那酒有一点儿混，是不是药酒？”

快乐门主心道：乖乖，他什么都知道，我怎么教他？

忽听得耳旁有人说道：“快乐门主，你只教他所有的骗术，那些东西，你只玩给他看，他看一遍，再也没有人能混过他的眼了。”

快乐门主的手哆嗦了，他说道：“你都能看得出来，我教你还有什么劲头儿，我只是弄给你看好了。”

还好，亏得这快乐门主有那么多本事，能连着玩几天，最后骗得唐逸把荷叶的尸体放下，拿去埋了。

× × ×

他面前再坐一个人。

“大悲禅宗。”

唐逸好奇地看着大悲禅宗，他会教唐逸什么好玩的东西？

看来在这十个人里，最好玩的就是那快乐门门主了，他一直玩小孩子的把戏，最后他弄得再也玩不过唐逸了，方才摇头走了。

好不容易才混过了那十五天。

大悲禅宗是一个很面净的男人，他像是一个带发的和尚，一个看去很有佛心的有道高僧。

大悲禅宗说道：“佛心有六欲，我只修一欲。”

唐逸很聪明，他问道：“六欲不全，怎么成佛？”

大悲禅宗说道：“只有一欲，便修成五百罗汉，每一罗汉只有一欲，或几尊罗汉才有一欲，不也是佛吗？你能说罗汉不是佛吗？”

唐逸当然不能说不是。

大悲禅宗说道：“我只修一欲，就是悲哀，肝肠寸断，愁思入肠，蚀骨刻髓，不思不想，不食不喝，只是一味地愁怅。”

唐逸来了兴致，他想着，怎么能修得成大悲，只是一天悲咧咧，怎么能成佛？我看

到的佛没有一个悲咧咧的呢？

大悲禅宗说道：“我给你说十五个故事，每一个故事讲一天，你便修成了大悲禅宗。”

× × ×

第一天，大悲禅宗坐在唐逸的对面，说道：“在古诗里有一首，叫做《孔雀东南飞》的，你知道吗？”

唐逸大声道：“知道，知道，我会念，我念与你听……”

大悲禅宗喝道：“住口，你休要念，你一念，便要入魔了！”

唐逸吓了一跳，不敢念了。

他听大悲禅宗讲，大悲禅宗讲时，一字一句讲得很清楚。

他先学那个女人，再学男人的声音，复再学那男人的母亲，又学女人，再学市井无赖的聊闲。真的是如梦如境，讲得唐逸心里好生悲哀，他的泪水不知不觉流出来。

他觉得一哭很畅快。原来他这些日子虽说是与荷叶在一起，但他时时怕荷叶死，每一贪欢，都是战兢可怕，直至荷叶真的死在他怀里，他的心里悲哀，可想而知。这一吐出心中块垒，让他好受不少。

他很是吃惊，看着大悲禅宗，竟是越说那悲哀越是流泪。

而大悲禅宗与他可是不同了，他一流泪，那脸面那眼泪鼻涕一齐流，要多难看有多难看。人都说“哭是难看相”，也有人说，哭是死相，可谁料得大悲禅宗的哭是那么可爱，他有时很庄严，那哭让人生出一种圣洁的仰慕，恨不能随他号啕，有时他的哭是妩媚，恨不得让人抱着他，好好抚慰他一场，像抱着最心爱的人，一看她哭，心都要碎了。有时他的哭是悲壮，让人恨不能提刀，去马上为他杀死仇人，让他再不哀号。

唐逸不知道大悲也是一禅，他看着大悲禅宗，越看心里越是吃惊，大悲禅宗一哭之后，那种懒懒的神情不见了，他一身潇洒，像一柄出鞘的宝剑，看去那么光芒四射，那么倜傥风流。

“悲也是一种禅，你要知道，佛心也操尘世苦，佛陀高高在上，八千六百生界的苦难，他一一目睹，看了能不伤心。一伤心便形销骨立，佛再怎么能修善果？所以，大悲是禅，大悲是苦，大悲亦是乐。你明白吗？”

× × ×

唐逸真的从大悲禅宗学来了对付尘世苦难的法子，不然他怎么再活下去？

他不知道，大悲禅宗是天下最苦的人，他讲的那十五个故事里，最后的一个便是讲他自己。

佛祖有九九八十一难，大悲禅宗的劫难不比佛祖少。

× × ×

到了晚上，他又燥热了，他趴在山巅上，叫道：“荷叶，荷叶！”

他的声音是嘶哑的，是无望的。他用了许多法子，就是大悲禅宗的法子也无法让他消去痛苦，他在地滚，滚得死去活来。

有女人的咯咯笑声，直笑在他的身旁。

他看到了一个女人，是一个很风骚的女人，他看得透她，便看出了绣花的裸衣，看出了她的花鞋，看出了她的肚腹上有一块刺青，刺的是一个男人，一个很可怕的很粗俗的男人，正瞪眼向下看她呢。

可怕的是，她一动，肚腹先动，那个男人就先很好笑地动，那动法让人好笑，简直受不了。

唐逸忽地哈哈大笑起来，他看着女人笑，笑她的那可笑处。

人真的没了衣衫，真不知有可笑。

× × ×

唐逸觉得真应该立一个大笑禅宗，看来笑也让人很是痛快。

女人低声，柔媚入骨：“看你真是的，真是一个病魔，他们说，你是一个病魔，你

能对付得了我，是吗？”

唐逸问道：“谁对付不了你？”

女人叹一口气，坐在地上，说道：“我先嫁了一个男人，他是一个壮汉，可是没有十天，我便把他弄成了骨头渣子了。”唐逸心道：原来是一个坏女人，他们找了她来，怕我不愿意再惹女人。女人再说道：“我后来再找了几个男人，他们都身子骨不好，我就，我就只好去妓院了，可是.....妓院也不好，我去了哪一家妓院，他家便关门了。”

唐逸不明白，问道：“为什么关门？”

女人叹气说道：“在我那里死了两个男人.....”

唐逸看着她，他的手在抖，可恨的是那个男人在那肚腹处一动一动，让他恨死了，他大叫道：“我杀了你！”

他一脚踹去，把那个男人踏了一脚！

女人仰八叉地摔出去。

忽地女人乐了，她扑过来，说道：“果然他们没说错，你是一个好人。”

她扑在了唐逸的身上，唐逸心道：她不是好人，她不是好人。

既然她不是好人，他也可以不做好人了。做人有时做下恶事，不是常常这么宽慰自己吗？

× × ×

他看到了疯士，只有疯士让他比较心安，因为疯士与他一样，头发也是那么长，人也是那么形销骨立。

疯士说道：“天下的人都疯了。”

唐逸听他讲。

疯士说道：“其实那些被人说成坏种的人并不坏，被人说成疯子的人并不疯，你说对不对？”

唐逸不语。

疯士说道：“江山只有那么大，今天你抢，明日你夺，死伤无数，白骨累累，你说他疯不疯？”

“疯。”

“六国的人都想夺蜀，他们看中巴蜀宝地，都想做皇帝，有一个皇帝梦，你说六个人都想做，一打起来，疯狗乱咬，你说他们疯不疯？”

“疯。”

疯士说道：“可他们不认自己疯，他们看你不想让他乱咬的人才疯，你说对不对？”

唐逸大笑道：“不对，不对。”

疯士说道：“你不疯，你怎么对那个女人那么狠？”

唐逸说道：“她疯了，她疯了！哈哈哈，很好，她是疯子！”

疯士说道：“她没疯，她要是疯了，就不会有十几个男人死在她手里了。你疯了，你要不疯，怎么能再与她在一起？”

唐逸说道：“我疯了，我疯了！”

他随着疯士起身，乱舞狂魔地疯打了一阵，忽地他的心变得澄净起来，他的身体渐渐升起一种疲惫，他的体内再也没有那种混浊感，他坐下来，说道：“多谢教我。”

× × ×

疯士教他再看古书，所有的圣贤定训在疯士眼里都不值一晒，结果疯士讲得很有道理，讲得唐逸恨不能再重生一世。

疯士也教了他十五天。

× × ×

魔刀来了，他站在唐逸身后，说道：“你能看到我？”

唐逸说道：“我能。”

他能看到身后的人，能看到人的身体内，这已不是新鲜事，十大掌门都知道了。

魔刀说道：“我想让你学会知道警兆，能据魔刀的刀威知道有人要害你。”

魔刀放在地上，在两人巾间。

魔刀闭上了眼睛，唐逸也闭上了眼睛。但他闭眼也无用，只听得魔刀说道：“你不要看刀。”

唐逸不看刀，看黝黝群山。

魔刀说道：“万物都有灵，尤其是人用过的信物，只是你不能体会，便缺一种沟通，自然不知道那灵光在动。如今你在我身前，我要体会你对我有害无害，你看魔刀……”

魔刀在动，在蠕动。

魔刀的刀尖指向唐逸的眼睛。

魔刀说道：“我要提防你的眼睛，我不知道你可怕时，我会看你的眼睛。我会以为你是那种能用催眠法的魔法邪人，但刀会告诉我不是。”

魔刀如睡着般，他看着刀，喃喃说些催眠术里的字眼，但魔刀不动。忽地魔刀动了，他去摸他的脸前，那里有他的暗器，刀动一动。他再摸一摸他怀里的刀谱，那刀也动了。

莫非唐逸会看透他身上的所有藏物？

× × ×

魔刀说道：“人有三气，你能分辨，便能自保。你有毒功，但不能保你的脑袋不被人乘机割下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唐逸问道：“怎么能练成魔刀？”

魔刀说道：“找一件通灵的兵刃，让它喝过你自己的血，是为杀人时所伤。再把它放在你身旁，每逢你魔性大发时，便用心气催它，久而久之，它便是你的护身物了。”

唐逸看着魔刀，看来魔刀要教他的，不用十五天了。

第八章 生死相托

唐逸看着最后一位师父。

好久无话。

“你是谁？”

“我不记着我是谁。”

“你能教我什么？”

“我忘了。”

他坐在地上，漠然地想着，绞尽脑汁地想，连唐逸也知道他想得很苦，但他什么也记不得了。他就是忘世道人么？唐逸大声道：“对啊，你就是我的最后一位师父，你叫忘世道人。”

忘世道人说道：“我是忘世了么？”

唐逸说是。

他再说：“我是道人？”

唐逸看他的一身腌臢道袍，说道：“你是个道人。”

也许是时间太久了，他才忘了他是道人吧？

可忘世道人再问他一句：“你说，我是人吗？”

唐逸沉思起来，如果真有许多苦难，大悲是一法，欢喜也是一法，疯狂也是一法，但忘世会不会是最好的法儿？只是他能不能像忘世道人那样，对所有的事儿都愿意一齐忘却。他试一试。不行，他的眼前闪过了那个惜情，他忘不了她的凶狠。他眼前再闪过荷叶，他忘不了荷叶的温情，甚至他还想起了他经过的四个女人，她们成了四个坟丘，他忘不了她们。

忘世道人说道：“忘了时，也就是记着。记着她，未必会真个记着。”

他是说，不能口是心非，还是说一个很深奥的道理？

唐逸想不透，他坐在那里，忘世道人看着地，他忽地去咬地，想吃那土。但一会儿他说道：“对了，土是不能吃的。”他再在地上走，反复地说：“什么是能吃的呢？”

他去拿一枝树枝，吃一下，说道：“不好吃。”

唐逸看着他，忽地脑里有一丝灵光在闪。如果一个人能像忘世道人，对于一切经过的世事都忘却了，就会像一个孩子一般，愿意一切从头再来，那时他忘的岂不就是他的半生？

对了，对了，他大声道：“一切皆不知，一切皆不懂，一切皆不想，一切皆不避，就是忘世，对不对？”

忘世道人一揖，他一句话也不说，走了。

× × ×

滑杆把唐逸送至一座很漂亮的院子，他想这是哪里呢？他坐在房间里，忽地看到了：在隔十几间房那边，他看到了唐六，他爹爹唐六！他想喊，但忽地想到，那隔了十几重墙呢。

他看到了唐六，唐六正在玩耍，他与那个欢喜佛正在一起，学像欢喜佛那样以屁股尖坐着，身子在椅上旋转几圈，他学得很快，乐不思蜀。

再看看，唐六又跟着刚刚走进来的快乐门主拍肩握手，两人再趴在地上，在玩骰子。玩过了一下，谁输了，就摸一下刚进来的女人的屁股。唐逸看呆了，他从未看到过唐六老爷如此荒唐。本来他是看够了自己的荒唐的，但此时看到自己的父亲也那样荒唐，他竟一时说不出话来。

忽地，他叫活佛：“活佛，我看到了我父亲，我看到了他！”

活佛的声音似在他耳旁，仍是那个似男似女的声音，那声有无限的吸引力，引他欲与活佛说几句话。

“他已是乐不思蜀了。”

快乐门主说道：“你不能再玩了，你得回去，回到蜀中，去照料你家，你有一个唐门，那好大的，也很有钱。”

唐六的脸皱巴巴了，他说道：“你又说此事，我不去，我不去。”

快乐门主说道：“你儿子也在这里，他的病也好了，你对他说，你愿意不愿意回去？”

唐逸在隔着几重墙处看着他，唐六忽地问道：“他的病好了？你说他的病真好了。那好了，他回去吧，我不回去了，我要好好玩。该你了，快掷你的骰子！”

快乐门主就与他再玩下去。

× × ×

唐逸问道：“活佛，我爹他怎么会……”

活佛一叹，说道：“人总是很累，便以为自己只能过一种生活，谁料得到会有更轻松的日子？所以就不想着以前了，这叫做判若云泥。”

唐逸不语，他说道：“活佛，我十一位师父都见过了，只是没见过你？我能不能见见你？”

活佛愕然，过一会儿才说道：“相见不如不见。”

唐逸问道：“只是你的容貌我还未见过，不知你是男是女？”

活佛也未嗔怪他，说道：“我不会让你见到我的。”

唐逸奇道：“如果你在我百尺距离内，我会看到你，你从来没有近过我百尺？”

沉默，活佛忽地说道：“唐逸，唐六爷不会与你一起走的，蜀中唐门只能有一个主人。”

唐逸不语，他明白了，为了达到他们的大目标，唐六爷不会回蜀中了。

他轻声问道：“他快乐吗？”

活佛说道：“不错。”

唐逸好久不语，再待得他抬起头来，只看到唐六与快乐门主在那里伏地玩耍，几个

女人尖声叫着，趴在他们身后，他们中间是两只蟋蟀，唐六爷正与快乐门主斗蟋蟀呢。

× × ×

大厅里，坐着十一位师父，他们都坐在唐逸对面。只有双修夫人是女人，她应在唐逸的对面颇有些不安，因她知道唐逸能看得透女人的身体，但她是双修夫人，有深厚的功夫定力，自不会在脸色上有什么变化。

唐逸坐在他们对面。

此时快乐门主把一张大羊皮挂在墙上，说道：活佛要你看看这图。”

唐逸看着，忽地说道：“这是一张地形图。”

快乐门主说道：“不错。”

唐逸不明白他们要他看图有什么意思，忽地他看到了那图上有一块地方，正是蜀中的成都府，再看旁边，有与成都府接壤的吐蕃、大理，更远处，有与凤翔府相近的西夏，更远些的是回鹘与黑汗。在上方有原来的辽国，还有金、蒙古。

快乐门主道：“唐逸，你看着这图，我告诉你，目今吐蕃正备有大兵，想图大宋。西夏也不甘示弱，回鹘、黑汗都想图大宋，他们想的是占有成都府，如是占了成都，大宋的半壁江山更是金瓯残缺了。”

澄净大师道：“成都府已是关键，我等要唐公子记住，保得住成都府，让那些人不敢来图大宋，是十位掌门之托，也是活佛对你之托。”

快乐门主说道：“我们要你牢牢记着。”

唐逸说道：“我记住了。”

快乐门主喝道：“记住了怎么能行？我们要刺在你的身上，让你天天能看着。”

唐逸急急道：“不行，不行，你在我的身上刺一朵花什么的，还好看些。刺上横横纵纵的图形，岂不是笑死人？”

双修夫人叹道：“没人会看到你的刺青，除非你的女人，但她们都得死在你的手里。”

唐逸愀然不乐，说道：“刺吧，刺吧，我看你们也不放心。”

无名道长猛喝一声：“唐逸，你小心些，你要完成大任，怎么能有些许玩忽？”

× × ×

唐逸跪在那里，快乐门主为他刺青，他用一根针飞快刺在唐逸的腹上，唐逸想笑，但他不敢，因为十位掌门都神色肃然。

快乐门主在刺青，澄净大师说道：“大宋只剩一隅，再想进取，谈何容易？虽说江浙富庶，但民风淳和，不似北人凶悍好战，亦不似夷人能吃得辛苦。一边是海，三边受敌，只有大理目今不想图大宋，剩下的六国，哪一个不对大宋虎视眈眈？唐公子，十位掌门的重任，便交与你了。你成立蜀中唐门，以暗器为主，快乐门主、疯士、大悲禅宗都教与你一些制作秘器的法门，你回去先找一些唐门弟子，秘制暗器，依我十派的暗器，更集天下精英，方才能制出你的唐门毒器来。”

唐逸敬受教。

无名道长道：“要建唐门，一定不要一个异姓，家天下，自是可进可退，也可一心图霸。要建成周朝般的一统天下。回去后看看古书，便知道，周朝一朝天子一朝臣，自能建业百年。要有一套规矩，方才能使唐门垂立天下！”

× × ×

沉静，一丝声响也没有，所有的人都盯着快乐门主的手，在他的手下，画出一幅图来，这就是大宋朝的图，前有狼，后有虎，首当其冲的是成都府，它就是唐逸的肚脐。它在大理国与吐蕃国的虎狼觊觎之下，只要唐逸稍不留心，成都府便不保，大宋朝便可能灭亡。一幅图在唐逸的肚皮上画下来，如画在他心里。

谁能像快乐门主这般在唐逸的肚皮上画下图形来，谁能像这十位掌门一样对他寄这么大的厚望？唐逸跪在那里，两手向后，撑着地面，肚皮硬挺着，他的骨骼都能透过皮肤里看得见，连血管都可以看得见。看来那个索雅的毒用的真好，竟能把一个活人毒

成南方雨蛙一般，浑身上上下下的每一块骨骼，每一寸肌肉都能透明，看得清清楚楚。

如果不是十位掌门在他眼前，平常人只须看他一眼，便会吓得起身便逃。

× × ×

快乐门主说道：“好了，好了。”

他一跳跳起来，说道：“你们都回家去吧，我就去建你们的唐门了。”

武当无名道长说道：“什么叫我们的唐门，唐门是你唐逸的，也是大宋的，你得记住。”

忽地，活佛说道：“好了，唐逸，你对着十位掌门跪下来。”

唐逸心里颇是畏惧这位从未谋面的活佛，也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模样，他说道：“好，多谢诸位师父！”

× × ×

十位掌门都跪在他的眼前。

澄净大师说道：“唐门的事，就是天下事，为此少林不与唐门为敌，今日事，澄净忘了，从此再无对世人提此一字。”

说罢，澄净大师两指一提，叭地插在他的双月上！

啊！一声吼叫，澄净大师双目出血，眼见得两眼没了，只剩下了两个血窟窿！

唐逸本来神态自若，于此事也不甚在意，此时忽地良知发现，他扑上去，抱住澄净大师，他叫道：“师父，师父！你何苦？”

武当无名道长喝一声：“还不放手，再抱他一会儿，他必死无疑！”

武当无名道长也跪在地上，说道：“唐逸，你生性轻浮，对世事不那么在意，做事在有意有缘间，我无名也送你一礼，以示从今再也不会对世人谈起此事！”

只见无名道长抬手，叭地一剑，无名道长的左臂便掉在地上！

唐逸此时惊得心要扑通通跳出来，他跪在地上，想去抱住无名道长，为他止血，但

忽地想到了无名道长比澄净大师伤得更重，他不敢再凑近去了，只是呆呆看着诸位师父。

双修夫妻对着一拜，夫人说道：“唐逸，我双修门是人多嘴杂的地方，我与你师父只有一念，天下苍生为重。”说罢，夫人拿起一粒药来，分成两半，喂与丈夫一半，自吞下另一半，两人的脸色大变，看来那药性也极烈。

只是一会儿，双修夫人与丈夫两人都是哑了，他们指划天地，要唐逸遵守诺言。

唐逸只能跪在地上，他本来该哭，但他被十位师父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大誓大约惊呆了，只是呆呆看着师父，哪里能想得到做什么？

× × ×

快乐门主说道：“我比较便宜些，但也算是一戒。”

他两手立直，对着自己的头上，把那三千烦恼丝一削面光，立时他成了一个和尚头。

要知道快乐门主一向是在温柔乡里玩乐的，此时肯把他自己的头发全都削光，也是立哲从此不履凡尘。

唐逸便咽道：“师父啊，别这样，别……”

再硬咽无声，想吐出声音来劝师父，但不知说什么才好。

魔刀把他的刀放在地上，唐逸对这比师父的性命更重要的刀很在意，他大惊道：

“师父啊，不要，不要！”

魔刀说道：“你能做人，便保天下苍生，也省得师父费许多气力！”他叭地一击，那刀在地上碎成片片儿，发出震天的一响。

众人都是失色，竟不明白魔刀一碎，竟能发出如人死那时的惊人惨吟。

夺天地造化，易鬼神玄机的魔刀，唯一惊世骇俗的魔刀竟没了。

疯士跪在地上，他拿出衣服来穿，此时的疯士再也不是疯狂癫样了，他穿上簇新的衣服，说道：“疯士不疯，天下再无疯士！”

他伸出手去，用力一逼，两手筋脉咔咔寸断，疯士弄断了他的双手，从此不再覆江湖。

大欢喜佛忽地笑了，他说道：“好，好，何幸如之，我这一个邪魔狂人竟能与少林、武当这等英雄人物来造时势，大欢喜佛不白活一遭，好，好！”

大欢喜佛竟是手一划，他的两腿全都弄折，再拍两下，他惨痛无比，轻轻地哼两声，说道：“真个不好受，哈哈！”

他的笑声时面是女声，时而像是一个豪士，令在场的人听了都是吃惊。

唐逸看得明白，大欢喜佛竟是弄断了他的腿脉，从此他再也不会以男人女人的身份神游事快乐园了，他只能是一个残废人，在世上苟活。

唐逸的眼泪流出来了，他没料到，十一位师父的决心如此大，他们宁可一生一世再也没了威名，甚至被他们的仇敌杀死，也不肯放弃此举。

他的泪水干了，他忽地知道了，他肩头担着的担子极重。

他看着大欢喜佛，对着他恭敬地行礼，一拇三叩，三拇九叩。

大悲禅宗笑道：“好，好，孺子可教也！”

他看到了唐逸的恭敬，这是下定决心的恭敬，是一种决心不复徘徊的决心。他拿起一条蛇，叫道：“小青，莫要负我！”

他乎劲一拍，那蛇受疼，一线穿出，竟从大悲禅宗的耳眼贯去，一直从另一耳眼贯出！

大悲禅宗一疼，身子一软，他的两耳流出鲜血，他再不复能听闻世上的声音，再也听不到人的话语声。

素女姒心闭上双眼，再复睁眼，说道：“素女门再不行世，除非唐门行恶！”她劈碎了素女心简。

×

×

×

十一位师父都自残肢体，甚至魔刀师父把他的魔刀也毁了。唐逸知道，魔刀、大欢喜佛、疯士、忘世道人他们都是邪道人物，有许多的仇敌，他们毁了自己的功力，自残身肢，就是不怕死，也许就会一死，他对着大悲禅宗说道：“师父，我听你的，我听你的。”

忘世道人说道：“我忘了，竟还有我一个。”

他拿出一粒毒药来，说道：“不知者不怪，不知者不会忘，一旦真个忘却，真是在知道个中内情。”

他把那一粒药吃下去，只是须臾，他便狂性大发，在室内来来回回疾走，再复坐下，他变了，他的脸黑下去了，他的脸上满是疤痕。忘世道人不见了，只有一个满面是麻点，更比麻点大些的疤痕的人，他的神色也有些茫然。

× × ×

十一位师父都跪在唐逸对面，唐逸对着他们，再复叩头，一拇三叩，三揖九叩，说道：“我明白了，我一定建起唐门来，抑制六国攻宋，保住大宋，不使万千生民涂炭！”

× × ×

忽地活佛道：“唐逸，你可以因身中奇毒而幸一些女孩子，但你决不能做坏事。但因大事而行，做下的小事，我们决不过问。可你如是一意做恶，我便来取你性命！”

唐逸一揖，一叩，敬受教。

活佛再说：“唐门一事，江湖自不会与你为难，但你成立唐门后，江湖各派不会放过你，你要好自为之。”

唐逸再受教。

活佛说道：“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不出面见你？”

唐逸想一想，说道：“不知。”

活佛说道：“我是取你性命的人，如果你做事不力，我便要取你性命，灭你唐家满

门!”

唐逸凛然，敬受教，他一揖到地，对着十一位动也不动的师父。

第三部 巧取豪夺

第一章 色授魂与

齐骁的手心里满是汗水，他盯着骰子盒，不知道庄家这一次是开大还是开小。他已经输了三千两银子了，心里很着急。

他身后的人都不赌了，只看齐二公子与庄家一赌，跟着起哄。像这样大赌，近来已是不多。

齐骁的神色很镇定，但他的手微微有些抖。

他在犹豫，在想着要不要把所有六千两银子全都押上去。

这三天，他根本就没离开过这家赌场，他已经输掉了十二万两银子了。

在大赌家齐骁来说，这也是输得最惨的一次。

他哥哥齐骏如在家，笃定不会放过他，一定会狠狠惩罚他。

有人笑了：“娘的，齐二公子，你总不能像齐大公子那么风流潇洒，怎么这区区六千两银子，也值得这么费心？”

另有人讥笑道：“越是有钱越是抠门儿，你看齐大公子，人家连钱都不赌。攒钱，攒得越多，人越威风！”

齐骁忽地回头，恶狠狠地说道：“你再说，我用十万两银子买你的人头！”

那人噤口了，他知道犯了齐二公子的忌了，他最佩服他的哥哥，不能拿他哥哥开玩笑。但他看着周围的人，再陪笑道：“齐二公子，你太在意了吧，我只是说笑。”

齐骁狠狠说道：“你说什么都行，只要不能污辱我哥哥。”

庄家的桌面上已是赢了许多银子，他不耐烦齐骁与那人争，说道：“二公子，你不下注？”

齐骁猛地喝道：“混蛋，我下注不下注干你什么事儿，你等着好了！”

那庄家见他输急了，真是不敢惹他，便陪笑道：“二公子，你看好了，我等你。”

× × ×

忽地身后有人说道：“齐二公子，机会难得啊。”

齐骁一回头，他看到了一个素衣美艳的女人。她长得太美了，神色飘忽不定，人如美貌仙子，只是轻轻盈盈，便来到了齐骁身旁，她对齐骁说道：“二公子，我坐在你旁边，你不介意吧？”

齐骁像有鸡毛卡了嗓子，好久才吐出一声：“坐。”

那女人盈盈坐了，顿时齐骁的身旁有了光辉。

齐骁更有神气了，他喝道：“下注！”

他把那银子下在“大”上。

庄家吼道：“齐公子放好了，抬手不悔啊。”

齐骁这一下子放上的是三千两银子。

那女人皱一皱眉，看看齐骁，说道：“齐公子，这一注下得不好。”

齐骁大声道：“怎么不好，你看着！”

× × ×

庄家吼道：“开开开，齐公子送财来！”

猛地开了盒子，是六点小。

齐骁叹一口气，说道：“我今夜怎么这样倒霉，总是输。再押一次，输了，我要回家了。”

那女人忽地说道：“齐公子，能不能让我帮你赌一回？”

齐骁正要斥她，忽地看到她那小巧微薄的嘴唇那么妙地对着他，那一双秋水般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看他，他忽地心软，心道：就只有这三千两银子，输掉便回家了，她玩一次与我玩一次又有什么分别？他哈哈一笑，说道：“像你这般的美人要玩，我怎么能不愿意？你玩好了。”

那女人拿过齐骁的三千两银子，说道：“摇吧。”

× × ×

庄家有些紧张，要知道，在赌场上混，与在江湖上行走一样，最怕的是三种人：僧道流、美女头、乞丐手。这三种人一旦出手，必是有些招数。要知道女人一向惜财，不愿意去赌的，一旦她真的愿意了，必是有些本事。

庄家便摇了骰子，放下宝盒。那女人笑笑，说道：“只拿齐公子的钱赌，真是不好意思，不如我也添一点儿彩，你看这珠簪，值五千两银子，情急时说不得，只也算三千两好了。我买大。”

齐骁看着那庄家的神色，估摸着得买小，他一听得那女人说话，心想劝她，但一转念，心道：只是三千两银子，何必再说？

庄家一开，那骰子果然是大。众人一声雷鸣般的吼声，叫道：“赢了！”

原来众人看了半天，只有庄家赢，心里早就憋着一股劲儿，如今见那庄家赔出了几千两银子，都是欢呼。

齐骁也兴奋了，说道：“好！”

那美人听着庄家摇骰子，放下宝盒，她看到了那庄家的手一歪，只是小指一带，知道他骰盒里的骰子又滚了一下，她思忖一下，说道：“就赌一万二吧！”

她把那所有的银子都推了出去。

庄家一愣，凡来赌的人，很少有人一次便把所有的赌资都下上的，一般都是一次次

赌，到了真个看准了机会，方才孤注一掷，以搏一胜。但像她这样子的，每一次便都把所有的钱赌上，叫做“赌绝户”，是最刺激的赌法。就是齐骁这样的大赌家，也未必敢如此一赌。

齐骁心里一叹，心道：这一次你未必赢了。

庄家问道：“不知姑娘是赌大还是赌小？”

那姑娘看着庄家，说道：“我本来想去赌大呢.....”

她把那银子与簪子一齐推出去，但她盯着庄家的那神色忽地变了，中途转了主意，说道：“我就赌小吧。”

开盒子了，真个是小。众人再暴一声雷鸣。

× × ×

忽地庄家手抖了，知道他今晚胜不过这个女人，他摇骰子的手抖得厉害。

就听得一声长笑，有人笑道：“长栈赌坊不会扫客人的兴头的，吴于，你退下，我来摇骰子，如何？”

那姑娘笑笑，说道：“谁摇都是一样的。”

那吴干看到哥哥吴心来了，心道：我是顶不住了，要哥哥对付她好了。

× × ×

吴心笑说道：“我来摇骰子，还是一赔一，姑娘说话。”

那姑娘笑笑，一笑露浅浅的笑窝，说道：“好，便再赌好了。”

吴心的手倏地带起一股风，那骰盒已在手里，他只是摇了三下，便嘭地一扣，说道：“姑娘看大还是看小。”

那姑娘笑笑，仍如众人所料，把一万二的银与簪一齐推至“小”上，说道：“姑娘看小，男人看大，不是一向如此吗？”

吴心一愣，知道他又输了。他不开盒，众人吼道：“开，开，开！”

吴心开了宝盒，果然是五点。

× × ×

桌上的银子已是很多了，还有保四堂的银票，如今保四堂的银票虽说没有落跌，但在这几十日因那四家的主人都失踪了，便没有原来那么走红。可长栈赌坊只能拿出银票来了，当日的硬货已是全输在台面上。

姑娘看着齐骁，说道：“二公子，这一次我还是要全都押上！”

众人连气都喘不过来了，只是八次赌胜，这姑娘已把长栈赌坊并得狼狈。

吴心公子忽地长笑，说道：“好赌，我吴心赌了二十年，从未有今晚这般痛快！好，我今晚请客，请众位喝一杯，先把银子存在帐上，我去取银两，再来最后一搏，好不好？”

众人齐声叫好。

× × ×

吴干请齐骁与那姑娘到了楼上一间客房，说道：“请姑娘与公子好好歇一歇。”

吴干去了，只剩下了姑娘与齐骁。

齐骁没想到会有此一晤，他的心蹦蹦跳，从来想过千百般春光旖旎，但无一次是想着在赌场上能逢一个绝色佳人。他看着那姑娘，哑声问道：“不知道姑娘是什么人？”

姑娘笑一笑，说道：“我叫杨洛儿，你也知道，我是随索雅姑娘从回鹘来的。”

齐骁笑笑，说道：“姑娘不像是回鹘人。”

杨洛儿笑说道：“你知道什么？回鹘人什么样，你见过几个？”

齐骁说道：“我与家兄见过索姑娘，她的样子可是像足了回鹘人。”

杨洛儿说道：“回鹘人有两种，一种是近似黑汗人那样子的，鼻梁也是高的，皮肤也是雪白，她的骨骼也大。可也有我这种的……”

说到了后来，竟是声音越来越低，像是羞涩，不再开口了。

真个也是，要一个姑娘说她与别的女人有什么不同，也怪羞人的。

齐骧说道：“我已是三日三夜没有歇息。”

姑娘叹一口气，说道：“何不一赌便罢？”

齐骧看她嘟着小嘴，那样子蛮是可爱，便心一动，说道：“家无美人，便只能用此来以消永夜了。”

× × ×

笃笃的敲门声响起，吴干说道：“齐公子，你的银子放在哪里？”

姑娘本来与齐骧的眼睛都凑到了一起，此时再骤然分开，齐骧慌忙道：“放上好了。”

银子搬来搬去的，放在桌上。

人再走了，只复剩下他两人。

齐骧说道：“我有些累了。”

姑娘说道：“为什么不罢手？你在这里睡一睡？”

齐骧也是聪明人，他看出姑娘很喜欢自己，他说道：“如果我罢手，姑娘是不是会陪我？”

他拿起那支珠簪，说道：“明翠珠簪，花红月夜，不知几夕有？”

杨洛儿的呼吸变得急了，她悄声说道：“垂影两鬓，相期相许，何盼日日逢？”

两人对视一笑。

此时便听得下面急急脚步声，吴心上来了，他对着两人一揖，说道：“齐公子，我的赌坊里没银子了，我现去调头寸，也只得三十万两，如果齐公子有兴趣，我们再搏，只是到我输三十万两时，只好收手了，还望公子容情。”

齐骧忽地好兴致，说道：“我已是赌了三天三夜了，吴公子还不体谅我？不如我们就收手，我与姑娘在你这客房里歇息一会儿，好不好？”

× × ×

看来那个吴心还想赢回银子，一听得他说不赌了，好术失望，道：“好，我便听公子的。”他刚要下去，忽地齐骠叫住了他：“吴公子，我桌上的银子，你给我留下十二万零一两，剩下的都拿走。”

吴心瞪大了眼睛，说道：“齐公子，你说，你说什么？”

齐骠大笑，说道：“我拿那些银子买你这间房住一夜，我与姑娘握手而眠，我太累了，好不好？”

吴心流泪，他几乎要破产了，此时听得齐骠肯放他，心里万分感激，大声叫道：“好，好，我说公子睡着了，不再赌了。我告诉他们去！”

房里只剩下了姑娘与齐骠，齐骠看她不吐声，心里忽地一念，她是不是不愿意，她是不是喜欢那些银子？她不愿意把她苦挣来的银子给人。再说，要是给人也得她吐口才行啊。

他有些不安，说道：“杨姑娘，我忘了一件事，那银子是你的，不好，我明天赔你三十万两银子好了。”

杨洛儿说道：“千金散尽还复来，这不是侠士风范么？”

她一笑，顿把齐骠的心笑化了，她好美啊。

齐骠的眼睛有些恍惚了，他说：“你好美。”

他搂住了杨洛儿的腰，女人柔柔的如水一般的腰，女人嫩嫩如春芽一般的腰，他抱着好生舒服，就那么呼呼睡着了。

× × ×

也不知过了多久，他觉得他的身体在坚挺起来，他忽地睁开了眼，正看着杨洛儿，她一脸的羞色，在看着他。他的身体正在梦里侵犯她，她很苦涩，脸儿红红的，头也不敢抬，哪里有夜里赌钱那神气？

他笑了，把她的头放在自己的身上，说道：“来，贴一下嘴唇儿。”

杨洛儿摇头不肯，她的头像一只拨浪小鼓，摇来摇去的，不让他亲到。越是不得越是情急，齐骁急得双手抓紧她的耳朵，说道：“你记不记着一句话，叫做俯首贴耳？你看，这么一动，便是俯首……”

齐骁把她的头贴在自己的额上，有一股清凉感在他的心头升起。他再把杨洛儿的脸贴在他脸上，说道：“这就是贴耳。”

如果这么一做，你便是我的小狗一般了，你知道吗？”

他忽地狠狠吻在杨洛儿的唇上，吻得她透不出气来，吻得她的腔子与心肺都一齐来迎。

× × ×

放荡过后的人有了精神，齐骁从来没有觉得他有过这么好，他与杨洛儿在欲海里游，他看到了杨洛儿湿湿的头发，她的皮肤在呼吸，在娇声里，他找到了柔弱与刚强，找到了女人的美妙，她的身肢那么柔软，让他爱怜不够，但他的狠意在她的身上得到了呼应，她更狠过了男人。

她是一个奇妙如斯的美人！

× × ×

“你是回鹘人，我知道了那一种回鹘人是什么样儿的了。”

她的身体有一股清香，绝不像夷狄人那样有一种怪味儿，她的身上有一种奶香味儿，有一种处子肌肤的美感。她的雪白肌肤让他惊叹不已，他从不曾见过这么雪白的皮肤，真个是天生成的，妙不可言。

她说：“我是回鹘人，我要跟着索姑娘回去，我一定要回去。”

齐骁说道：“我要娶你，我要娶你做我的妻子，你做我的妻子吧，齐家是大富家，你的日子会开心的。”

“我不回家了么？我跟你在一起，会想家的。”

“你把家里人都带来，让他们跟着你，住在我家。”

“你家里有什么人？”

齐骁想一想，说道：“我有一个哥哥，他失踪了，被人带走了。”

杨洛儿说道：“他会不会回来？”

齐骁流泪了，说道：“自小哥哥疼我，如今他不见了，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找他，但愿他能回来。你答应嫁与我吗？”

杨洛儿轻声一叹，说道：“我爹自我小时便对我很宠爱，我在回鹘也是一个大家人的小姐，我看爹他们掷骰子，便学会了，我要嫁与你，爹会想我的。”

“让他们到我这里来，一齐住在我家，好不好？”

杨洛儿再说道：“我还得问索姑娘，这一次虽说是买到了粮，但不够，她也够烦心的。但愿她能愿意才好。”

齐骁说道：“她会愿意的，你嫁与一个好人，她怎么不愿意？”

× × ×

两人再温柔，杨洛儿说道：“轻一点儿，轻一点儿，你得知道，人家这会儿有些疼痛，身子不那么舒服呢。”

第二章 夜叩府门

成都府尹在叩拜，他拜徽宗与钦宗，他一拜一叩，十分认真，一拜抬头，看到了两皇神位，不由得涕泗交流，叫道：“圣上，圣上！”

忽地有轻叩声，他慢慢说道：“进来！”

进来的决不是他的家人，如是他的家人，会在门前侍立，不会这么无礼，直趋他身后。

“谁？”

他猛一回头，看到了卓书。卓书袖手而立，面带讥嘲神色。

左光远说道：“卓书公子悄悄来去不知道有什么话要说？”

卓书一叹，说道：“大人祸不远了，何必那么忠于宋朝？”

左光远一笑，说道：“卓公子要做说客，来这里是不是来错了？”

卓书说道：“我来劝大人，是劝大人识时务，如果大人投了我吐蕃，吐蕃愿给大人
大宋蜀王的称号。”

左光远一笑，说道：“怎么尽是这一套，能不能换一招？从前金人给张邦昌做楚王，
弄得他臣节不保，死得可怜。再给了一个刘豫山东王的称号，也是一命呜呼。谁得那个
王号，谁的命短，难道卓书公子想我早死吗？”

卓书笑说道：“大人说笑了。”

两人坐定，左光远说道：“我想告诉公子，天下只有两处是有府尹的，一处是从前
的京都汴梁，那是府尹制城，再就是成都府，也是府尹制城，不用知州与知监，卓公子
知道这是为什么？”

卓书摇头，故作不知。左光远说道：“那是信任臣下，成都偏远，凡事着臣自便宜
行事。圣上聪智，还派我弟左明做都监，一府权柄，尽在我手，只为了一件事。”

他盯着卓书看，那目光炯炯，也是逼人。

× × ×

卓书笑笑，说道：“如人所知，信任大人的圣上是徽宗皇帝，他已与钦宗皇帝被劫
去了金人的五国城，据说坐在一口枯井中，正在坐井观天。”

左光远失声而泣：“圣上，圣上！”

他再去跪，卓书说道：“大人不必伤心，我想请大人看一件东西。”

左光远不抬头，说道：“要是美女啊金银啊什么的，就不必看了，我不稀罕那些，

你也收买不了我。你只有一法几，就是杀了我。我也对府里的官员说过，我一死，就用我弟左明做府尹，他文武兼备，比我更强，你想图大宋，就更难了。”

卓书见他如此顽固，笑说道：“难道大人就不看看卓书带给大人的是什么呢？”

左光远咳道：“咳咳咳，我也不看了，我知道你定是拿些东西来诱我。诱我失节，你也知道，战死事小，失节事大。”

他忽地抬头，看到卓书飘忽射出的一张羊皮正挂在墙上，那羊皮上面钉着一枚笔，正是大人桌上的笔，下面还在忽闪，卓书再拿来两支笔，叭叭钉在下面。

原来是一张图，是一张地势图，画得很细，把成都府与大宋和那六国都画得下来。

卓书说道：“本来我想对大人说话的，但我不愿意再说了，我只是给大人提醒一下，如果大人看形势图看出了秘窍，千万告诉卓书一声。”

× × ×

卓书走了，左光远看看形势图，大宋的地盘越来越小，北有金人侵吞，南有大理附国。他叹道：“大理一向与大宋和睦，不会乘虚而入的。”

再看吐蕃，他摇头道：“卓书这小子就不是好东西，吐蕃怎么有好人？从前唐朝时，唐太宗就无法对付他，拿一个如花似玉的公主嫁给他，乖乖啊，有美人，你玩着好了，千万别犯我大唐啊。那时他有那么多的地盘，还怕吐蕃，要和亲。妈的，都是唐太宗把那吐蕃什么的惯坏了，不然他怎么有这么大的威风？

说不定至今还茹毛饮血呢。”

再看看地图，叹道：“西夏也危险，那一边有回鹘，有黑汗，这一边有吐蕃，有大理，足足四国在我这里，可怕啊可怕。”

左大人皱着眉头，在地上走来走去。他忽地一笑，说道：“妈的，有什么了不起，就只是一死罢了，自古艰难唯一死。我有一死，什么都抵住了，不想这，不想这个。”

他躺在床上，看着那羊皮图，说道：“画得还怪好的哩。”一想到卓书一用劲，竟把

那笔掣在墙里，真个不可思议。

他上去拔那笔，拔不动。他再躺下，手里拿着三支笔，憋着气，鼓着腮，向墙上用力掷去。

叭！笔掉地上。叭！笔再掉地上。

他摇摇头，说道：“府尹大人学的是文章翰墨，不弄这舞刀并剑的事儿！”

他躺下不动了。

忽地有人咯咯地笑，说道：“是这样，你看！”

叭！笔刺在墙上，仍是刺在羊皮纸上。再一下，叭！又刺在墙上。

× × ×

左大人一看，这一回是索雅，他笑说道：“刚才有人来过了，是卓书公子，你要有什么话，正好图也挂着，你就说好了。

从前的张仪苏秦死了，他们的后代都到吐蕃回鹘去了吗？怎么尽出些说客？”

索雅不知道苏秦张仪是什么人，只是愣着，看看他，说道：“大人既是在意地图，何不看看谁离你最近？”

左光远说道：“咳，如今说来最近嘛，就是姑娘你离我最近了，太近了。”

原来索雅正凑在他的身旁，挤他，媚气十足地看他。

索雅笑说道：“依我看，你与西夏最近了，你最怕的该是西夏。”

左光远说道：“卓书来了，我不愿与他说，你来了，是一个美女。人说，有美在侧兮，辗转反侧兮。就是说有美人在旁边，心里会好受一点儿。你有什么话，说，说！”

索雅见他十分调侃，看来很有主意。怎么能说得动他，还得费一番口舌。

她说道：“我要大人小心，如果大人能不给西夏粮食的话，那是最好了。可惜粮食已经走了，再说什么也没用了。依你们的话说，就是给老虎做仆人。”

左光远大人嘿嘿乐，说道：“那叫为虎作伥，你懂得什么？”

左大人摇头晃脑，说道：“为虎作伥，与虎谋皮，虎豹虫狼.....”

索雅也不知他说些什么，只是问道：“大人，如果西夏要图你，你一定告诉我，我要回鹘大兵帮你。”

左光远大笑，说道：“莫说，莫说，莫要前门去了虎，后门来了狼啊。”

索雅看他不中计，说道：“大人，我有回鹘美女数十，留下几个陪伴大人吧？”

左光远说道：“刚才那个卓书也问我，要不要美女，你说，你们回鹘的美女和吐蕃的美女，哪一国的好看些呢？”

索雅说道：“也差不多，只是每一个美人自.....”

左大人一摆手，说道：“好了，既是不要吐蕃的美女，回鹘美女也就免了。”

× × ×

耶律重恩坐起来，他看到了唐思思的眼睛，她一连两天未睡，只是看护着他。他的眼里有感激，但那感谢说不出口。

唐思思说道：“你病了，中了毒.....”

她想问耶律重恩，他那一夜去了哪里，但看看他那样子，便不忍心再问。

耶律重恩看着房间，这里一定是思思小姐的绣楼，他怎么竟睡在她的绣楼里了？他急着爬起来，说道：“不行，我不能睡在这里。”

唐思思柔柔地说：“你已经睡了。”

他抓住了她的手，也不知怎么竟抓住了她的手，她的手很湿，很软，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他说道：“思思小姐，我累烦你了。”

唐思思忽地变了声音：“没什么麻烦的，耶律公子是不是太过客气了？”

耶律重恩不知唐思思怎么一下子便变了腔调，失神怔住，不知说什么才好。

唐思思说道：“耶律公子，你在这里有手下人吗？”

耶律重恩苦笑一下，说道：“没有，我只是孤身一人。”

唐思思说道：“好了，夜更深了，耶律公子睡吧。”

耶律重恩不敢再说，看她那冷冷的样子，是自己得罪了她。但哪里得罪了她，他也不知。只看着唐思思上了楼，听得她上楼的脚步声，再就无声无息。

他看着月亮，月亮如今不圆了，看来世上的事儿就像这月亮，真是捉摸不透啊。耶律重恩看着月亮，忽地哭了，他流下了热泪，他每一看到月亮，不管是月亏或是月盈，他都要流泪。

× × ×

他想到了什么，那么伤心，像一个失情落魄的人？

他走到了窗前，仔细地看月亮，心如刀绞。

× × ×

他长吟道：“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高处不胜寒，高处不胜.....寒.....”

他伏在窗上痛哭，但他的哭是无声的，没有一丝声音，更显得伤恸欲绝。

× × ×

他身后传来柔柔的问话：“你有心事，你为什么那么痛哭？”

耶律重恩说道：“我一想到了家人，想到了他们死在金人手下，我便痛哭失声。”

唐思思说道：“耶律公子，你真的没了亲人？”

耶律重恩说道：“对，一大家人，好大的一家人哪，有父亲，有母亲，有兄弟姐妹，原来一吃饭时，有那么多的人，我数都数不过来，但他们都死了，都死在金人的刀箭下。”

唐思思想着，他真个是痛苦，我没了父亲，再失了一个哥哥，我便痛苦得不得了，他怎么受得了？他不去青楼做什么？我对他是不是太过于苛刻了？她轻声说道：“耶律公子！”

她依偎在他的怀里。

两人看着月亮，耶律重恩的眼里仍噙满眼泪。

唐思思看着他脸上的热泪，心道：我怎么能让他不伤心，我宁可自己悲伤难过，也不愿意看他这样子.....

× × ×

齐骁站在索雅的面前，他想不到索雅会这么快地走进来，她像是去了哪里，而且心情不顺，只是冷冷地着着他，说道：“这不是齐公子吗？”

齐骁心道：认得我，便好办。他一揖道：“索姑娘，我来请求一件事，就是请求索姑娘把洛儿嫁与我。”

索雅突地揪住了杨洛儿的衣襟，叫道：“你是不是与他.....你说，你说！”

杨洛儿流泪，她在索雅的手里像一只羔羊，根本就无力反抗。

她怕索雅，还是怕别的什么人？

齐骁说道：“我货夜赶来，就是特地向索雅姑娘求亲的，还望索姑娘成全。”

索雅说道：“你不知道，齐公子，可洛儿是明事儿的，此事不那么容易，如今她不但不能成亲，回到回鹘，还得一死！”

齐骁愕然，她们为回鹘买回了粮食，立了大功，回去不赏她们，还要赐死，那是怎么回事儿？

× × ×

索雅看着洛儿，洛儿只是哀哀地哭，索雅说道：“公子不知，我们一共有五个人，是回鹘近年来每一年选出一人的美女，在回鹘这种美女只能有一个出路。”

齐骁瞪圆了眼睛，问道：“什么出路，你说，你说呀！”

索雅看洛儿哭得更狠，心也惨然，她拿出一条帕子，递与洛儿，洛儿擦泪，更哭得更狠了。索雅说道：“我们五人都是回鹘王选下的皇子妃，都得进宫去。那皇太子他.....

咳.....咳 w。月

齐骁不信，他刚才与扬洛儿在一起时，他知道她是一个女孩儿，未经男人的女孩儿，她怎么会是皇太子妃？

他突地吐声：“你骗我？！”

× × ×

索雅说道：“你以为我骗你，我们的奶都被他摸得圆了，每一个人的奶都被他揪得向下坠，你明白吗？”

齐骁不明白。

索雅叹气说道：“你真糊涂，回鹘王的皇太子只有七岁，他要摸着我们的奶，才会入睡。”

齐骁蓦地叫出声：“混蛋！”

索雅说道：“这一次来的人，只有我与洛儿是太子妃，我们得回去，无论如何得回去，待有时机，才能再来。”

齐骁忽地叫道：“我不明白，他一个七岁的孩子，怎么能占有你们的身体，他长大了，你们都.....”

他忽地忍住了，他不忍说出那一个叫她们很是伤心难过的字眼来。

索雅摇头，说道：“老了，我们都老了，谁不知道？但到那时皇太子会再娶年轻的妃子，他会先娶一个太子妃来，他再继位时，就会娶皇后，我们就只会在他的后宫里老死.....”

多奇怪的怪事！

但在大宋，不是一样吗？

洛儿呜呜哭得更厉害了，她哭着伏在索雅的身上，说道：“我不回去，我不回去。”

索雅说道：“你不回去，你也抗不住回鹘王的‘十八斩’。”

× × ×

齐骁问道：“请问索姑娘，什么是十八斩？”

索雅说道：“回鹘王有十八个杀手，他们杀人，从未失手，每逢杀人，必是派第一个人去，直到第十八人，一直到把那个人杀死为止。”

齐骁大声道：“不行，我让他来杀我，让他来杀我好了。”

索雅地跪下来，说道：“齐公子，你既有决心，索雅也有办法教你与洛儿成亲，只是得做一件事，你愿意不愿意做？”

× × ×

齐骁听说可以做一件事，使得他与杨洛儿的亲事有成功的机会，他怎么不愿？他说道：“好，我愿意，我愿意！”

索雅说道：“你为我打造三万把弯刀，要钢口极利的三万把钢刀，如果齐公子做成了这件事，我就告诉回鹘王，是齐公子要这个代价，就娶杨洛儿为妻，你看可好？”

× × ×

齐骁慢慢站起来了，他不知怎么说才好。

自从齐氏祖先做此行当，便立下毒誓：一生造械，决不资敌。决不供盗，决不欺心瞒人。

齐骁一沉吟，索雅便冷冷说道：“洛儿，我看你只与公子一场露水夫妻算了，到了回鹘，我再替你打算。”

杨洛儿蹙着眉，看着齐骁，那西子捧心的愁容，真个是爱煞了齐骁，他心道：我齐骁就是倾家荡产，亦能如何？再说杨洛儿是回鹘人，他回鹘造了弯刀，也不会来中原，说不定是与黑汗交战，或是做为勇士利刃护身，我操什么心？

他大声答道：“好，我便造三万把弯刀与索姑娘，那样洛儿与我的亲事……”

索雅笑笑，说道：“这包在我身上，我会做好的，我今夜便修书一封，请求回鹘王

把洛儿给你。”

第三章 伏击夺粮

浩浩荡荡的护粮队护着粮车向西夏行进。

红顶天很快乐，因为他做了一件好事，粮食运到西夏，他会受到西夏王的奖赏。他意气风发，一会儿冲至队前，一会儿来到队尾，喝斥那些赶车人，要他们快一些。

护粮队不光是西夏的勇士，还有三百名成都府兵，是左光远大人叫都监左明派的，在成都府征了上千辆车子，一路由成都走茂州，过梓州，再走秦州，一直到兰州，方才与西夏王派来的兵马会合，于大宋西夏边境一晤，再回西夏。

按说红顶天本不该这么走的，只要经茂州，再贴边境走，取直路到岷州，再径取兰州，便会少上五天的路。可他不敢那么走，在吐蕃与大宋边境，时常有土匪出没，抢了他的粮食，他怎么回西夏？

临出发时，红顶天对他部下的三百勇士说道：“我来大宋运粮，本来就没打算活着回去。就是牺牲了我们三百人，救活西夏上万孩子的性命，我们也值得。我走时要人记下了大家的名字，就是要在清真寺里刻下我们的名字，我们是为孩子们面死的，死也值了。”

勇士们一个个热血贲张，喝道：“死也值，死了值！”

一旁的大宋兵丁不解地看着他们。

红顶天说道：“大宋护兵是客人，他们只是左大人派来帮我们的，凡事不须仰仗客人，还得我们自己做。”

勇士个个体会到了红顶天的话，到拚命时，只有他们才会为了西夏的妇女孩子而拚，为他们的亲人而拚，那些大宋的兵丁会起身就逃。

× × ×

红顶天骑着她心爱的花斑马，走在队中，他喝道：“快一点儿，快一点儿！”

这里是岷州与秦州的交界处，沿路都是大山，只有一条两车宽的驿路可走。

从两边看，底下是深不可测的嘉陵江水，一边是陡峭的崖壁。车队在路中间一直向前走。

忽地前头不动了，有勇士飞身跑来，叫道：“公子，公子，有人劫粮！”

红顶关飞身下马，一直向前冲去。

× × ×

在路中间，有几个人坐在正路中，是五个人，都在背后背着弯刀，人人都是皮袍扎束，个个横眉竖眼，盯着红顶天。

一个坐在前的人说道：“吐蕃有五羊，不知道红顶天知道不知道？”

那后面的四人哈哈笑起来，一个白脸儿说道：“如果是五只虎，那就不会要粮食了，因为虎不吃粮食。如是五头狼，也不会要粮。偏偏咱们是五只羊，羊只吃粮食。”

红顶天看他们五人，知道身手了得，他回头看看身后的人，他的勇士都个个看着他，等他令下。

× × ×

红顶天恨不能自己冲上去，与他们五人拚命，但他忍了再忍，回头对他的手下勇士挥一下手。

冲出来的是李霸。

他是红顶天手下最得力的人，李霸冲上去，只是一剑，便刺向那当头的老人。那老人一笑，说道：“你不杀母羊杀公羊，你杀了头羊，谁再带头去惹事？”他飞身而起，与李霸一斗。

× × ×

红顶天看着此地形势，心内一阵阵紧张。看来对方是有备而来，把守住这关隘要道，他几个人对面守住，你千军万马都不易过去。只能有两人对阵，再有多少人，也无奈对方。

李霸也深知此处险要，便先声夺人，喝道：“我宰了你，让你下嘉陵江喂鱼！”

他一招招尽是逼命招数，那五羊之首头羊喝道：“杀了我，你也得死！”

两人拚死而斗，一斗十几合，不分胜败。李霸心里着急，便喝道：“看刀！”

他出刀很快，且同时自袖内吐出暗器，那是十支弩箭的袖箭，叭叭射向头羊！

头羊不料得有这变故，身子一斜，几乎真个落入嘉陵江。

被身后的抵羊一抓抓住，把他放在一旁。

抵羊笑道：“杀了头羊，我就可做头羊了，你不如杀我，他们便没有公羊了，岂不是更好？”

他手里拿一对尺子，直扑向李霸！

李霸身后的黑虎怒吼一声：“我来杀了他！”

他恶狠狠一扑，便扑向抵羊！

两人在两辆车堪堪险过的路上交手！

× × ×

正打得难分难解，忽听得炸雷一般的轰隆声，从头上炸开来！抬头一看，原来在高的陡崖上，有几个人正在推石，巨石从陡崖上滚落，直摔向车道：

当中一辆车正被砸翻，那驾车的两匹马突地受惊，向前纵奔，立时把挤在车道上的几个人全都挤落向嘉陵江：那几个人的惨呼声久久不绝，一直到他们跌落江中，方才听得如石块落江的咚咚声。

红顶天厉声一喝：“跟我来！”

他扑过去，冲着那一辆惊车扑去！当头的马怒吼着，嘴里喷着白沫，直扑向红顶天！

红顶天知道此时最难，如是让它扑过，前面的马车都会受惊，他怒吼道：“再有惊马，杀马推车！”

身后的勇士只是一瞬间失常，听得红顶天厉声嘶吼，箭一般射向那惊马，方才从失常中醒来。只听得李霸叫道：“谁的马匹受惊，杀马推车！”

更有一个勇士看得明白，看出只有十几辆车是处在陡崖外，露出车身与马匹，便叫道：“这一辆！还有这一辆！你们看好车”

足有十几辆车在外暴露，驭手都是蜀人，此时大都吓得呆了，不敢动手。勇士贴在那车旁，手持弯刀，只待那马受惊，便是一刀，杀死狂马，以保车队。

红顶天此时已是贴着那马而奔，他扑过来，叫道：“找死！”

身子飞起来，扑向那惊马！

两匹惊马直奔红顶天而来，红顶天知道，要它再扑向前，弄不好整个车队都得受惊，那时人亡车翻的惨景便会发生，他扑向那惊马，冲着那马头一刀，只见鲜血飞溅，那马无头，身子仍是向前冲来！

第二匹马哪里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只是向前奔冲，忽地红顶天再扑上来，弯刀一闪，那马的头也贴身而飞！

那马的身子借势，直向前奔，奔了十几步，方才停住。

红顶天喝道：“把那车推下去！”

× × ×

正在此时，那守在道上的四只羊看到来了机会，便向前头的车扑来！

他们躲着那守车的勇士，来杀那马匹。他们也知道，要是杀了马匹，红顶天的勇士再有气力，也不会自己拖着车在崎岖的山路上行走，杀了马，便是没了粮。

西夏勇士只是一时惊慌，此时已得知敌方阴谋，便喝道：“前头我来对付，看好后面，不让那马匹失惊！”

扑过来十几个勇士，围住了那四头羊，拚死一战！

吐蕃五羊以为得计，不料得会有如此恶战，看那勇士扑来，刀在手，人无忌，竟全是两败其伤的拚法，不由得大惧，叫道：“西夏人不知好歹，怎么能一起滚下江去？！”

一位西夏勇士叫道：“入你奶奶的，你给老子滚回去！”

他一连十几刀拚来，让那只母羊不敢再向前，他忽地一刀格飞了母羊的剑，叫道：“我杀了你！”

母羊突地右手再吐出一索，缠飞了那人的刀，缠飞了他的半边脸，血扑地溅在她的脸上！

那血还是热的，母羊叫道：“死吧你！”

她再抖索，不料得那勇士扑上来，身子一扑，人抱住了母羊，叫道：“替我报仇！”抱着那只母羊滚下了嘉陵江！

两人好久方才扑通落江，看来只是一死了。

抵羊看着母羊在前，忽地被入抱住，滚下江去，叫道：“不好！”

他刚要回身，一个西夏勇士扑来，左手一刀砍向他臂，那抵羊看对方露出空门，以为是破绽，便扑去，一剑拥在那人的臂上！那西夏勇士却是舍了一臂，一刀正欧在抵羊的肩上，大斜背把他欧成两爿！

只剩下了公羊与山羊、绵羊，三个被围住，兀自在苦斗！

上面仍在落石，一块巨石正打在一匹马身上，那勇士看马要受惊，扑在那马身上一齐被巨石砸死！

红顶天此时已解了那马车的危机，叫道：“贴着山石，看好马匹！”

但他抬头看，山坡上仍是有几个人在那里推巨石，车队一时不能行进。他喝道：“李霸、黑虎随我走！”

三个人像箭一般射向身旁的陡崖！

×

×

×

山上的推石人其实只是一些武功平常的大汉，一见有三人自旁边石崖爬上，不由得大是惊慌，李霸叫道：“我杀了你们！”

便向上爬，石崖很陡，一时也爬不上去，只有红顶天在那巨石间窜越，只是一会儿功夫，人便在陡崖中间跳跃着。上面的人看红顶天来得快，叫道：“砸他！”

便把石头来砸红顶天！

哗啦啦的石块都不大，但在红顶天的身前身后滚下，如有一块石头砸到红顶天，必死无疑！

此时红顶天也忘了危险，只是奋力而攀，只是须臾，人便在石崖上露面。底下的西夏勇士一齐吼喊，替他助威。

前面的大汉没能砸死红顶天，但一听得下面欢呼，再一看那五羊只剩下了一个小小圈子，只有二三人还活着，便心下发慌，叫喊一声，齐声走了。

红顶天此时奋力攀上石峰，看到那十几个人四散而走。好在峰顶不平，他也走得慢。红顶天吼一声，抓住一个人，用力一扔，便把那人扔下了嘉陵江！

前面的几人一见，更是吓得走不了，有的叫道：“快，快！”

但只喊快，脚下哪里走得出几步？红顶天气冲斗牛，只是这么几个狗人，竟要拦他车队，岂不是螳臂挡车？他吼一声，扑去一抓，弯刀从一个大汉的胸前透出，那大汉一声惨呼，便倒在地上。

前面的大汉都扑来，来与红顶天动手。但红顶天只是一刀，格飞了那大汉的枪，一刀砍在他的腿上，他身子委地，惨声而呼，两条腿齐齐被红顶天砍掉。

大汉都不敢再逃，他们围定红顶天，红顶天喝道：“找死！”

弯刀翻飞，两条大汉滚下了陡崖，直落在车队旁，扑通，摔成了血糊糊的尸体！

下面更传来欢呼声，此时李霸与黑虎也上了石峰，两人对着那几个大汉吹杀，只是

一会儿，便全杀尽。

黑虎与李霸对着下面吼叫，呼喊，以示威风。

车道上，那三只羊兀自在做困兽之斗，可西夏勇士如今拿他们三人做练刀用具，只是扑上去几人，一阵刀砍，拚死而斗，再退回来，复再上去六个勇士，一排刀阵，砍过去！

公羊叫道：“快走！”

前后都是西夏的人，怎么能走得了？

山羊喝道：“跳江，跳江！”

公羊虽说是头领，但一看万丈陡崖，下面咆哮而去的江水，不由得大是骇怕，叫道：“跳下去准死！”

可身后的西夏勇士排刀砍来，连个囫囵身子也落不下，山羊叫道：“我要死了！”

他扑过去，直投向嘉陵江！

好久，方才听得咚一声响，山羊的惨叫声久久在山崖间回荡！

公羊叫道：“死就死，老子是公羊，不是绵羊！”他扑向嘉陵江，喊道：“我来了！”

只剩下了绵羊，他一退再退，直到了石崖旁，回头看看咆哮的江水，吓得闭上了眼，叫道：妈呀，这么怕人？”

他跪下，对西夏勇士叩头，叫道：“饶过我吧，我只是一头绵羊，我从不杀人！”

他的手哆嗦，刀也扔在地上，一个西夏勇士喝道：“死吧你！”一脚踢去，绵羊也落下江去，听得他的惨叫声，比谁都尖。

× × ×

红顶天看一看，有三辆车不能用了，他叫勇士们把那粮扛到另几辆车上去。这时，那成都府派来带兵的都头赫勇过来称赞西夏勇士过人本事。红顶天也只是淡淡一笑，对众人说道：“走吧。”

×

×

×

他的眉头紧皱，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有人来劫粮的，那时他与勇士们能不能应付得了？看来原来想得对，成都府的兵丁不会拚死命为西夏护粮的，他们也都是些贪生怕死的兵丁，要靠还得靠西夏的勇士。

红顶天一挥手，李霸吼道：“走！”

红顶天对李霸说道：“过去那一段路，是吐蕃与大宋最近的路，看来吐蕃人不会善罢干休的，你要小心，先派出二十人在前面探路。”

李霸应声而去，安排好勇士探路，再回来与红顶天一齐向前走。

×

×

×

红顶天不像那些兴奋的兵丁和百姓，他心里忧虑重重，如果吐蕃一心想夺粮，决不会只派这么几人来的，要是吐蕃勇士来了许多，只好浴血而战，看来这一次是凶多吉少。

好在前面就是秦州了，离开嘉陵江岸，再走陆路，吐蕃兵也不敢大兵来宋境骚扰，那样就看最后至兰州时有无危险了。

忽地想起了耶律重恩，想起了卓书，再想起了那个莫奴生与索雅，他心烦意乱起来，六国纷争，金人坐大，说不定吐蕃会与远在北方的金人联手对付西夏与回鹘，可惜那个傻瓜回鹘美女索雅竟与吐蕃公子卓书联手，吐蕃要是灭了西夏，难道就不会灭了她回鹘吗？

想到了索雅，红顶天恨恨地骂一声：“贱货！”

李霸听得清楚，问道：“公子，你骂哪一个？”

红顶天的脸竟红了，他催马向前，喝道：“我骂那几个想拦我车队的吐蕃人，快走，到了秦州，才能好好歇一歇！”

李霸笑笑，这红公子有本事，且能体恤下人，是一个好带兵人。李霸服他，西夏跟他来的三百勇士也都服他。

第四章 一擒一纵

须跋国师站在面前，如一面山。莫奴生与莫揭等人跪在他眼前，须跋举着黑汗国王的令牌，那上面是一只怒鹰，他喝道：“莫奴生，你夺不来粮，助了吐蕃的威风，你知罪吗？”

莫奴生说道：“知罪！”

莫揭说道：“国师，成都府可恶，他不卖粮与我……还有那唐门……”

须跋喝道：“够了！”

他对莫奴生说道：“你今天就去唐门，杀了他家里的人，把她家的三位小姐都杀死，连那个在青楼的也不放过！”

莫奴生说道：“禀国师，要我去杀勇士，杀男人还可，杀几个女人，她们都不会武功……”

须跋扬头大笑，说道：“有人说你喜欢那个唐家的大小姐，我还不信，可现在我信了，莫奴生，你小心！你不杀了她，我要杀了你那个女人乌娜和她的两个孩子！”

莫奴生眼里有怒火，他说道：“国师，要杀就杀一个痛快，总是拿女人孩子出气，不是英雄所为！”

须跋大怒，他一上而击，叭地击在莫奴生的肩头，莫奴生吐血了，他擦擦嘴角的血，说道：“国师要我做什么，只要不去杀女人，我不会皱一下眉的。”

× × ×

忽地来了一骑马，那骑者飞身下马，来到了国师须跋面前，跪禀道：“国师，有消息说，吐蕃陈兵几十万，正在我国界边，大王请国师回去议事！”

须跋看看莫奴生，说道：“吐蕃从来对我没有好心，我这一次让他有来无回！走！”

莫奴生与莫揭相互扶持，两人上马，跟着须跋飞快地回黑汗去。

他们要赶十几日路，须跋忽地停马，说道：“不行，我们再绕路走秦州，经西夏、回鹘，什么时候能回黑汗？我们要走吐蕃，走吐蕃！莫奴生、莫揭，走吐蕃，你们敢不敢？”

莫奴生此时又恢复了豪气，他笑笑，说道：“走吐蕃就走吐蕃，有什么了不起吗？”

众勇士一声声吼呼，他们愿随国师冒险，走吐蕃。

如果走秦州，由大宋的地境再至西夏，经回鹘，他们会平安到达黑汗，但黑汗目今边境正陈兵几十万，不知哪一日便会攻打黑汗，要火急赶回国去，不走吐蕃，怎么能快？

须跋拍拍莫奴生的肩，说道：“莫奴生，我回去对大王求情，可以求大王饶过那个唐家小姐，你说得对，我们是黑汗勇士，就得血战敌手，决不弄那些小手段！”

莫奴生一揖，说道：“多谢国师。”

他眼前闪过了乌娜与两个孩子的脸，他笑了，他很自信，他一定能走吐蕃，回到黑汗。他怀里揣着给两个小崽子的礼物，那可是大宋人弄滩戏的花脸，鬼花脸。

× × ×

卓书包下了一套楼房，这是“青云楼”的一套楼房。怪的是，卓书只包下了那房子，决不许他的勇士与手下与青云楼的妓女过夜。

卓书的身旁有两个美女，她们是双生姐妹，一个是乌雅，一个是乌苏。

两人是他从小便买来的，那时他也还小，只有十几岁，便缠着爹买下这两个小女奴给他玩，他要看一看她两人有什么不同。

在卓书还只有十一岁的时候，他把两个小女孩子买来后，捆在床头，一个个看她们的不同。那时乌苏与乌雅很怕，大叫。

卓书说道：“叫就叫，你一叫出声来，我就用这刀割你的舌头，把你的舌头割下来，你再也不会叫了，对不对？”

他拿刀在乌苏与乌雅的面前晃，吓得两个小丫头再也不敢叫出声来。

卓书就细细地看她两人有什么不同。看了半天，他说道：“我看明白了，那个毛有些黄的是乌雅，毛有些黑的是乌苏。只是我也不能天天看你们的毛啊。我怎么能分得出来谁是哪一个？”

乌苏闭上眼，说道：“少爷，你叫我们名字，我们不敢不应。”

卓书说道：“不应与应，我总不能当着别人的面儿便叫你们两个的名字啊。再说有一个人在，我怎么办？”

乌苏说道：“少爷，你就问，你是乌苏是乌雅啊，我们就会告诉你的。”

卓书笑说道：“不对啊，你当我是傻子啊。来了客人，一看我连自家的人都认不清，他看我不是傻子吗？不行，不行！”

他拿起一把刀子，在乌雅的后背上扎了一刀，乌雅一叫，吓昏过去了。

× × ×

卓书说道：“我可以看看你的后背，有刀痕的是乌雅，没刀痕的是乌苏，是不是？可她昏过去了，你也得昏过去啊，不如我也扎你一刀，扎在前胸上。”卓书真的扎了乌苏一刀，乌苏当然也昏过去了。

如今乌苏与乌雅都长大了，她们成了卓书的侍妾。

卓书背着手，在屋里来回踱步，说道：“不该没消息的，他们该回来了。”

忽地有人叫道：“公子，来人了！”

来人急步进了屋，说道：“依公子吩咐，国境上已是布了我们的人，如果黑汗人真敢从边境回去，我们便会擒杀他们。”

卓书笑笑，说声好。

那来人再说道：“大王听了公子的大计，放过了那回鹘的粮车，如今他们怕已快到回鹘了。大王说，我们陈兵西夏，回鹘王也有些担忧，不知道是不是会与西夏一齐对付

我们？”

卓书说道：“有一个人，我得去见她……”

乌雅与乌苏互相一看，细声说道：“公子小心！”

卓书狠狠一瞪她们，说道：“我不知道小心吗？”

× × ×

卓书笑意盈盈，拍手道：“好闲情，竟有闲情读书，你们的粮车被劫了！”索雅放下手里的书，笑道：“只要卓书公子不劫，别人是劫不去的。”

索雅忽地看着卓书，说道：“你会劫粮么？”

索雅看着卓书，卓书眼光炯炯，正盯着她，索雅不由一阵子心跳。她越来越怕卓书的眼光了，这眼光能看透她的心底。

索雅说道：“这么晚了，公子还有什么事来找我？”

× × ×

卓书心一动，说道：“我只听说了一件事，来找姑娘，还望姑娘能给我一个解释。”

索雅看着卓书，等他说。卓书踱步，说道：“有人说，大宋此时内乱，又新败于金人，这是攻打大宋的最好时机，我说不是，攻打大宋的最好时机已是过去，那就是在徽宗皇帝与钦宗皇帝两人未被俘的那一刻。”

索雅看着他，颇有兴致。吐蕃有这样一个人物，怕不是回鹘的福气啊。

卓书说道：“依我看，此时正是我国的乱机。如今大理早就陈兵以待，他和好大宋，只是要图一面屏障。如今他只是盯住了我吐蕃，不论我大王如何与他修好，他也不信。大理是有明君啊。”

索雅看他，等他剖析。卓书说道：“只有我三国，必有兵争，久闲之兵，必得一动，虽说有时是蠢动，但总在动。不知道是吐蕃灭了西夏呢，还是吐蕃被西夏与回鹘黑汗联手灭掉呢？”

索雅一叹，不吐声。

卓书说道：“只有三国联手，方才是吐蕃的对手。但三国必不会联手，因为你们自己就勾心斗角。那么，哪一国能最后存在呢？”

卓书颇有深意地看着索雅一眼，再悄悄说道：“只有一个国家，那个国家就是与吐蕃和亲的国家，它最后能与吐蕃联手攻他它国，分得一杯羹。”

索雅说道：“回鹘不会与卓书公子联手对付他人。你总是记着从前的秦国是如何灭亡六国的吧？”

卓书说道：“对啊，你以为吐蕃是强秦吗？他不是，只要得了邻国的土地，他成为一个大国，他才会是。你说吐蕃会不会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

索雅忽地垂下了头，不再看他咄咄逼人的目光，说道：“这是天下大事，与一个姑娘家说，真不合适。”

卓书哈哈大笑，忽地扬头说道：“对，我怎么忘了，紫雅姑娘只是来买粮的一个富商，怎么能主得了回鹘的大事？”索雅说道：“卓公子，依我看，公子还是与我好好亲热，共效鸳鸯，不必再操心大事了，何况那些大事，说来真的有些头疼，我也不懂呢。”

× × ×

放下了帐，卓书与索雅在灯下脱衣，卓书说道：“上一次快乐无比，只不知姑娘如何？”

索雅低声说道：“我也很快乐。”

两人握着手，忽地索雅说道：“公子，我熄了灯，我怕。”

卓书再笑，说道：“好，好，怕就怕。”

他去吹熄了灯。

待得卓书回来时，他已摸不到索雅了，索雅早就钻进了被子里，在那里用一只手臂柔柔地摸着卓书。

卓书说道：“索姑娘，我有一句话忘了对你说。”

那索雅不愿说话，只是用手示意他，要他说出来。

忽地卓书扯住了那索雅，说道：“你的计我早就知道了，你不是索雅，你是谁，说出来。你连原先的那个女人都不是。你欺我卓书不识女人吗？”

他扯着那索雅下地，再点亮灯，看着那拥被的女孩子，忍着遮光，果然她不是索雅。

卓书厉声叫道：“索雅，你出来，你耍我？！”

× × ×

索雅走出来了，她站在卓书的对面，她的身后有几个美女，人人手里都有弯刀。

卓书叹一口气，说道：“我帮你送粮，你何苦如此对我？”

索雅低声道：“卓公子，事不得已，还望公子宽谅。”

卓书挥手道：“好，好，你说出来，我便宽谅你。”

× × ×

索雅未出声，泪水先流，她说道：“同来的几个姐妹中，只有我与杨洛儿是选定的皇太子妃。”

卓书奇道：“原来如此。”

索雅道：“我们两人不能与任何男人亲近，不然回去便是一死。”

卓书说道：“你们的皇太子不是只有七岁吗？”

索雅忽地哭起来，泪水长流，那伤情劲儿，让铁石心肠的人也会落泪。她说道：“公子也知道，他只有七岁，但他天天夜里要摸着我们五人中的一个的乳，不摸就睡不着觉。他哪里是亲，只是揪扯，你疼，但不能出声。他是皇太子，你弄醒了他，只好一死……”

卓书一拍桌子，大声叫道：“岂有此理，他是人不是？”

索雅说道：“我同来的姐妹，哪一个不心仪公子伟姿，哪一个不愿意服侍公子就寝？只是我怕，我与杨洛儿不能侍候公子，虽说是有心，但也只能图来世了。”

索雅便巍巍跪下，对着卓书便拜。

卓书此时大是仗义，他叹道：“索雅，我不与你的姐妹交媾了，我便与你秉烛一谈，好不好？”

索雅此时更是娴雅淡素，那神气让卓书看了大是生怜，她说道：“公子有此雅兴，索雅奉陪。”

× × ×

夜二更时，卓书回了屋子，两个侍妾都不敢睡，只是做瞌头虫，一见他回来了，又是奉水洗脸，又是侍候宽衣。卓书一直在冷笑，乌雅看他神色不对，问道：“公子，你不舒服？”

卓书大声笑起来，他一笑，笑得两女都愣了，他大声道：“有什么不舒服？我很舒服。你们两个来好好侍候我，我就更舒服了。”

两女只好听他的，这一场凌辱怎么免得？

× × ×

忽听得窗棂在嘭嘭响，卓书问道：“谁？”

那人说道：“公子，有秘报。”

卓书出去了，站在窗下，听得那人说道：“公子，有人说，中原十大掌门近来都到了成都府，但在成都府可没看到他们。”

卓书说道：“哪十大掌门？”

那人说道：“在中原有人看到了，是魔刀与大欢喜佛一起走。”

卓书一惊道：“他们两人决不是一路的，怎么会一起走？”

那人再说：“还有更奇的，说是那个疯士与大悲禅宗、忘世道人一起走的，到了成都府来，便不见了这几个人。”

卓书惊凛，心道：如果他们来了，我命不保。只是他们到了成都府，到哪里去了呢？

那人再说：“还有就是武当无名、少林澄净大师两人一齐来了。说是还有双修门夫妻、快乐门主一直来了成都府，是坐船来的。”

卓书的眉头皱得更紧，他们来成都府做什么？当今大宋天下大乱，他们这些人在中原有做不完的事儿，得捧一个大宋的王子即位，为保住大宋的半壁江山，他们不呆在中原，一定有事啊。

卓书来来回回踱步，他想不通，究竟有什么事值得他们来这里？”

卓书忽地问道：“那四大家的主人被人劫走，找到是谁做的吗？”

那人沉吟道：“公子，奇了，成都府的武林人都不知道。而且看来与他们无关。”

卓书叹气，说道：“莫非是五国的人做下的？”

那人沉声道：“看来不像。要是五国的人做下的，必有一点儿蛛丝马迹，依我看是一个秘密门派做下的。”

卓书问道：“会不会是那十大掌门来此做下的恶事？”

那人不知，便也无声。

卓书说道：“中原你最怕的，是那个活佛，他来了没有？”

那人沉声说道：“十大掌门一齐来，看来必是听命于一人。”

卓书一拍手，说道：“对，必是他，一定是他！”

× × ×

卓书最怕的人，就是那个活佛。他的师父是吐蕃的日不落法王，在他圆寂前，对卓书说道：“我一生最险的两次交手，都是与那个中原活佛，他的功夫天下第一，我不是他的对手。你将来到中原，怕也不是他的对手。”

卓书敬揖道：“师父，他什么样子？”

不落法王说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与他交手两次，但我连他是什么样子，是男是女都不知道。”

活佛来了，他来了，来这成都府做什么？

卓书说道：“退，我要回吐蕃去，他来我走，我要走。”

第五章 暗伏一着

忽有一人对耶律重恩道：“耶律公子，能不能借一步说话。”

那说话的声音既像是男人又像是女人。声音柔柔的，十分动听。

耶律重恩说道：“我看不到你人，怎么与你说话？”

那人笑笑，说道：“在中原，很少有人能看到过我。”

耶律重恩忽地失声：“你是活佛？”

那人笑笑，说道：“正是。”

耶律重恩叹息一声，说道：“能得活佛一顾，一生大幸，不知道耶律重恩有什么德能，竟枉活佛一顾？”

活佛笑笑，说道：“我要帮你复兴大辽国。”

耶律重恩的眼睛亮了，他盯住了黑暗，在黑暗里有一个人，那人吐口便要帮他复兴大辽，这岂不是他日思夜想的大事么？

可耶律重恩笑笑，说道：“辽国已灭，天祚帝已崩，我再复用心，又能怎样？”

活佛笑笑：“天祚帝一去不复返了，再也休提。只是你是耶律公子，再建一个辽国，有何不可？”

耶律重恩问道：“我知道中原活佛一念救万千苍生，但不知活佛为什么要助我建大辽？”

活佛说道：“耶律公子错了，你只能建起一个西辽，在黑汗国与回鹘国土上。”

耶律重恩身子一震，他失声道：“活佛远见，向来为世人所不及。只是说我建国在

黑汗、回鹘国土上，不知所据为何？”

活佛道：“耶律公子看重成都，以为可据蜀复国，错了，错了。”

耶律重恩屏住呼吸，道：“请活佛指教。”

活佛吟道：“众人求我则弃，众人弃我则求。”

× × ×

耶律重恩忽地施礼道：“我懂了，多谢活佛指教。”

活佛再道：“中原武林人与大宋志士不会放弃成都府，只有在吐蕃、回鹘、黑汗、大理的争端中，你才能复国。”

耶律重恩忽地再说道：“我只看重成都府，大宋自顾不暇，哪有闲暇来理成都府？成都府落入外人手中，已是必然。活佛以为耶律重恩错了吗？”

活佛说道：“成都府自成天下，但成都出了一个新人，你争不过他。他是我与中原十大门派的人，必然会稳住成都府。”

耶律重恩想一想：“我还是不明白，就是有活佛与十大门派，怎么能撑得住他？”

活佛一叹，说道：“复国之望，全在于公子一人。如今公子想一想，便明白我的话了。”

× × ×

耶律重恩忽地身上出汗，确实，如是活佛对他出手，再有几个耶律重恩，也决不是活佛的对手，那时再谈什么复国？他練道：“如是活佛出面，必能力挽狂澜。”

活佛说道：“能使辽复国，再使黑汗回鹘失国，只是为大宋计，不然我不会给你出此主意的，你如今就有一个机会，要失去这个机会，再不会来了。”

耶律重恩道：“请活佛明示。”

活佛道：“你日夜兼程，赶去黑汗，黑汗国好图，但愿你能有希望。”

× × ×

唐思思端着银耳燕窝粥，嘴里叫着：“公子，你来吃一点儿燕窝粥。”

但她愣住了，屋子里哪里有人？只有一张纸笺：与姑娘一别，得有来日乎？

那字写得龙飞凤舞，去意匆匆，看来耶律重恩是有急事走了，他就那么走了吗？连与思思辞别一下也不肯？

× × ×

莫奴生与莫揭都神色肃然，他们知道，这一次回黑汗，可能会凶多吉少，一路上尽走吐蕃的路面，吐蕃人如是知道了，决不会放过他们。

马蹄声得得，连夜赶路。一行人只有六十左右人，马衔枚，蹄裹布，匆匆而行。

听得见夜莺在飞，扑簌簌飞过。再听得有野兽在边境的山间里呼唤。莫奴生忽地想起了乌娜。如果他到了黑汗，此时必是在乌娜的帐内。那个骚蹄子一定会把帐内的火烧得旺旺的，烧得那两个小子都光着油乎乎的身子睡。她会脱尽了衣，伏在他身上，先给他唱她编的歌儿。那歌儿尽是说不出口的羞话，疯话。乌娜会用暖暖的身子颤颤地缠住他，她的双腿会弯过去，绕在他的背上，缠得他透不出气来。

× × ×

正进树林里，忽地扑愣愣飞出一群飞鸟。

须跋国师轻呼道：“慢些走，小心！”

不待话音一落，忽地沙沙声四起，像是从树林里扑出无数条蛇，直射向他们！

如标直射！只见一两个勇士嗷地一叫，便即倒地！

须跋叫道：“打火把！”

便举起火把，见树林里密匝匝有无数人伏在其中，只拿弩箭来射：

莫奴生醒来了，斗志再复兴旺，他吼道：“跟我来！”

他身子一扑，像一只大鸟，直扑向那树丛：树丛里的人正射得得意，忽地眼前刀光一闪，头便飞起。

有人叫道：“快走！”

莫奴生哪容得他走，弯刀再一回手，唰地再劈了一人。身后的莫揭跟着，抢着一刀刀，贴他左边而行，护他左翼。右边另是三个勇士，护着他前行。

转眼间，莫奴生已是劈了十几个吐蕃兵了。他也知道，这埋伏不过是一些吐蕃的悍兵，决不是武林高手，他喝道：“挡我者死！”

再复劈刀，一刀一个，把那人斜斜劈断，身子插签在树丛中，有的连尸体也不倒。莫奴生砍得兴起，叫道：“滚开！”

他直冲出去，像一只当者辟易的大虫，一直劈去！

当！横面来了一枪，那一枪正刺在莫奴生的刀上，他的手一抖。心里凜然，看来这是一个勇士，那人使一支短枪，只有四尺，挟在臂下，出手横挡，挡他一刀！

莫奴生砍得兴起，怎么能让他挡住，再砍上四刀，当当当！当！一连四刀，都是砍在枪尖上！

须跋国师此时一纵一飞，带着树枝在空中飞来飞去，只见他招手处，那些吐蕃勇士都是口吐血沫，当场毙命。有人叫道：“挡住那个秃驴！”

须跋叫道：“冲出去，冲出树林！”

黑汗勇士都知道，在树林里对他们大大不利，便挟成一股激流，直向外冲。

莫揭叫道：“莫丢了马匹！”他扬手一刀，劈断了一个吐蕃兵，叫道：“来者便死！”

一股急流在树林中间扯撕出一个口子，一直扑向林外。

× × ×

终于冲出树林，但见远处有一块开阔地，那地里正烧着一堆堆篝火。每隔十丈，便烧着一堆篝火。在篝火后面，是黑压压的大军，正在静静以待，要吞噬他们六十人的大军！

× × ×

索雅很累，她坐在床上，呆呆而坐。

忽地有人敲门，索雅问：“是谁？”

“是我，大金国的三王子答罕要来拜会姑娘，不知道姑娘见他不见？”

索雅淡淡一笑，说道：“见，为什么不见？”

× × ×

答罕的穿着更像一个中原人。只有他身后站着的乌里布才像是一个金人。

索雅问道：“三王子有什么事，来找索雅？”

答罕说道：“只有傻瓜才认定索雅只是一个富商，我有事要找姑娘，请姑娘帮忙。”

索雅笑了，说道：“不知道有什么事儿，请说好了。”

答罕慢慢说道：“回鹘天旱，怕是几国里最厉害的，如今索雅姑娘弄回去了那么一点儿粮食，怕不够用吧？”

索雅叹气说道：“不够也没有法子，只能解燃眉之急了。”

答罕说道：“有时做事，怕是当局者迷啊。难道索姑娘就忘了，如今辽国的土地尽归了大金，回鹘的国土与我大金相邻吗？”

答罕哈哈笑起来。

索雅的眼睛一闪，柔声道：“三王子说的是什么意思，请直说好了。”

答罕直截道：“索姑娘爽快，我也直言，就是来求与索姑娘合作，如果索姑娘中意的话，我大金送与索姑娘七十万担粮食。”

索雅笑笑，说道：“人都说大金勇士英勇能战，不知道大金的勇士还能行善助人呢。”

答罕说道：“只要索姑娘帮我一次。”

索雅说道：“不知道要帮你什么？”

答罕说道：“杀了耶律重恩。”

索雅的嗓眼像要冒烟，又是耶律重恩，又是他？！

索雅说道：“据我所知，要杀了他，大金勇士出手，怕很是容易，为什么不动手，用那么多的粮食买他一条命，值不值得呢？”

答罕说道：“我们本来要出手杀他，但没办成。这一次耶律重恩去了回鹘，据我所知，他不是对回鹘的风光有兴趣吧？”

索雅说道：“你说，他真的是不是天祚帝？”

答罕说道：“据我那一日在他洗浴时所窥，他不像。但也不能说他不是。如果他真的到了回鹘，决不是去玩的。”

索雅忽地说道：“好，我回到回鹘，一定杀了他。只是你的粮食在哪里？”

答罕说道：“在科布多设有一个府，大金的重兵在十日内必会把粮食运至边境。可你要是杀不了耶律重恩，拿不来他的人头，你休想要这些粮食！”

索雅说道：“我今日就走。”

× × ×

答罕告辞了，走向他的住所，乌里布忍不住了，问道：“三王子，杀一个耶律重恩，用我的勇士三五十人，保跑不了他。何必费那么大的气力？”

答罕说道：“你知道什么？耶律重恩如果真的是天祚帝，他一定有一批兵马，那是一批精兵。他们活着，第一件事就是为耶律重恩报仇。如果回鹘杀了他，我们就可以看着他们斗一斗了。”

乌里布说道：“那也犯不上用大兵运粮食到科布多啊，劳乏大军，得不偿失。”

答罕冷笑：“你知道什么？我用大兵运粮，到了回鹘边境，大兵是吃闲饭的吗？”

乌里布喜道：“三王子，原来你要……”

答罕用马鞭指着他，说道：“又来了，我要做什么？我什么都不做。”

乌里布大喜，说道：“怪不得哈军师说，我跟着三王子，会学到好多的东两，只是我乌里布有些蠢，学不会。”

答罕哈哈大笑：“乌元帅，我也学不会打仗。”两人急急策马，赶回住处。

索雅对一位美女说道：“你去找洛儿，告诉她，我要先回去，异日再来取那三万把刀，要她着意些，别出了差错。”

那美女道：“公主，我们……”

索雅大声道：“叫我小姐。”

那美女惊慌道：“是，小姐，我们回去，真杀那个耶律公子吗？”

索雅说道：“我不放心，卓书走了，走得那么匆匆。那个耶律重恩也走了，也走得急急忙忙，我们呆在这里做什么？”

× × ×

答罕忽地笑道：“有一个大理的官员，他姓段，叫段骞，你知道不知道他？”

乌里布说道：“说他是一个胆小鬼。”

答罕问道：“怎么知道他胆小？”

乌里布道：“他有一天正逢上大金国的勇士与西夏国的勇士在街上相遇，那一次谁也不让谁，段正在路中间，西夏的勇士斥骂他，他也点头行礼，大金国的勇士斥骂他，他也一样点头行礼。后来两国的勇士没了怒火，全都骂他一个人，骂他大理国的人是蠢猪。他仍是点头行礼。当时我看他那样子很是可笑，就用刀挑了他的帽子，扔在街上。他拣起来，吹一吹灰，说道：“乌元帅，我走了，如果你没有事儿的话。’后来大家看他是一个窝囊废，再也没有人去惹他。”

答罕说道：“乌里布，依我看，这个人像一个古人，像古代时战国人专诸，或是像春秋时的朱亥。”

乌里布大声道：“三王子说，他是一个本事很高强的人？”

答罕说道：“不错。为什么不是？你知道不知道大理国的什么人姓段？”

乌里布说道：“只知道他们的国王姓段，如今的国王叫做段和誉。对了，三王子是

说，这人是个王子？”

答罕说道：“不错，如果我说得不错，他很可能是段和誉的儿子。”

乌里布呆了，如果段譽是段和誉的儿子，他们该怎么办？

× × ×

乌里布忽地热血贲张，他说道：“兰王子，我派人去找他的晦气，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答罕说道：“他来成都府，决不是来玩玩的，你带着所有的勇士，这一次务必一击而杀，杀死了他，还要做成是卓书或是索雅干的。”

乌里布欣然道：“只要扔下几柄弯刀就是了。”

答罕笑笑，说道：“我陪你去，在杀死他以前，我能看看他的脸面，那是最好了。”

× × ×

月光皎洁，大金国的勇士们悄悄包围了大理段譽的院子。

这是段譽借住的房子，前后共有两进，都是四合院，前院住的是大理的仆人，后院才住着段譽。

凝神细听，段譽正在弹琴。

那琴声很美，很是悠闲，琴声在空中回荡，久久不绝。

再过一会儿，当乌里布一声令下时，这院子便成了血腥之地。

放眼看去，段譽正坐在院子正中，烧着一炉龙涎香，对着那香炉弹琴，他的身后站着两个小小童子，他两个一个拿着尘拂，一个捧着宝剑。那个捧宝剑的直立不动，那个拿尘拂的过一会儿便微微一拂，仿佛在拂去那些闻声而来的蚊虫，又仿佛在拂去段公子眼前的香雾。

忽地，那琴声高亢起来，段公子起身而笑，说道：“如是我猜得不错，一定有客人来了，能不能请出来，与客人一夕清谈？”

× × ×

乌里布正要说话，答罕扬声说道：“闻琴音而知雅意，在下大金三王子答罕，特来拜会段公子！”

段謩看看答罕，看他被乌里布扯着跳下来，便知道他功夫不甚高，笑说道：“三王子有闲暇来会，十分高兴。”

× × ×

两人对坐。

答罕看他仍在视琴，说道：“段公子，在下一句话，要送段公子一片疆土，段公子是不是愿意听？”

段謩笑笑，说道：“我只是一个读书人，连争杀夺斗之事都不愿与闻，三王子对我说疆土之事，是不是寻错了人？”

答罕说道：“方今天下群雄逐鹿，大理只是困守一隅，早晚是病。如果段公子不在意，早晚必会后悔啊。”

段謩笑笑，说道：“我大理自先祖在世，便只订下一个国策，和大宋，守疆土。自先祖至今七代，从未爽过兵火，有何祸事之有？”

答罕说道：“天下弱国，除了大宋，便是大理了。有大宋，而大理无人窥视。如果大宋没了，大理岂不是成了弹丸之地？”

段謩扬头大笑，说道：“三王子错了，我看大宋不光不亡，还中兴有望，你说是不是？”

第六章 箭在弦上

天黑酸黢，对面大军一声不响，形成无形的压力，像是死神，压在这六十人的身上。

须跋国师喝道：“黑汗国有事，谁能回去救难，便是英雄！”

众勇士不响，弯刀在手，战马在徘徊，不敢向前。

莫奴生看看莫揭，莫揭脸上有血，那血顺着他的下颏滴淌。莫奴生说道：“莫揭，我要死了，替我照应乌娜！”

莫揭郑重地点头，这是允诺，在黑汗国照应一个女人，要有许多的精力。莫揭说道：“我要死了，你也帮我照应仁娜。”莫奴生点头，仁娜是一个花心的女人，但此时兄弟嘱托，有什么不能的？

× × ×

大军在那里等，篝火闪烁，莫奴生忽地想起了乌娜总给他唱的那支歌，他低声唱起来：

“啊荷依哟啊吆

花斑马空鞍跑回来了，

男人扔在草原上哪一片地上了？

他的身体变成了土包，

头骨可烂不了，

上面搭了一个鸟巢。

隔年儿，鸟儿来了，

给女人喳喳讲，

他想那香乳，想她的怀抱！”

× × ×

莫奴生一唱，六十勇士都唱起来，弯刀竖起来，战马弓成弯腰，马争冲过去！歌声猛地一下淹没在急疾的马蹄声中，淹没在吼杀声中！

× × ×

大军移动了，看来那个吐蕃将军扎嘎也是一个名将，他指挥军队保持着队形，把这六十人的小小人流淹没在大军中间，再在四周包围上一层再一层的军队。六十把弯刀只在人丛里砍，马嘶，人吼，形成一股悲壮的激流。

仍是莫揭跟定莫奴生，他相信莫奴生，就像相信自己的弯刀一样，当莫奴生扑向对手的时候，他的刀在马鞍下，但到了敌手面前，他总能一挥便罢，对手的头在那一挥中一跳，血溅起来，划出一道黑色的光环！

在暗夜里，马也闻到了血腥，暴哮起来，直扑向对手！

莫奴生的左边仍是莫揭，只要有莫揭在，他不怕左边出事，右边是两个勇士跟着他，但那两人在行进时，一个被对手控弦一射，应声而倒，只剩下一匹马向前狂奔！但那对手只是一矛，便把那马头挑了一个窟窿！马慢慢倒下了。

莫奴生看到那匹马的死亡，马就在他眼前倒下，他一提马缰，马一跳，跳过那匹死马，直射向前！

围着的军队井然有序，他们不慌不忙，只是提着缰绳，踏踏不乱，住了六十个人，在外围兜着圈子。

那带队的扎嘎吼道：“举火！”

便有上百人举起了火把，火把照着这群垂死挣扎的勇士们，弯刀欧钝了，人也满面是血，直扑向敌手！

× × ×

月亮出来了，天太冷清了，连那月亮的周遭也有些冷冷的霜花儿。

× × ×

答罕坐在石凳上，对段譽一揖，说道：“但愿段公子教我。”

段譽笑笑，说道：“金兵夺了大宋汴梁，当做的事儿有三：第一，封宫室，祭宗庙，保宗子。第二，奉新君，立赵姓。再复是一个大宋，当是金人做成傀儡的大宋。第三，

清财产，拿起宋人的财产，以供军备。这三件事金人不做，反是做了无数好事。先是烧人宫室，再是毁人宗庙，再就是劫人皇帝宫眷。把大宋所有的财产都劫去北国，真乃妇人之见也！”

答罕正在答话，乌里布大吼道：“你看不起大金国，我杀了你”

段譽不屑地看看乌里布：“匹夫之勇，不足与谋。”

答罕沉默半晌，方才一叹，说道：“段公子说得是。”

答罕想到当初他与军师哈迷蚩两人力议，要立一个赵姓的王子做国君，四太子兀朱与大太子粘罕、二太子刺罕都不愿意，他们根本看不起大宋赵姓人，立张邦昌。如今听说康王赵构到了临安，再建一个大宋，那唾手可得的太宋江山没了，如今形势立变，大宋早晚必会伐金。大宋人此时耻辱日深，想着二圣在北国坐井观天，对金人的仇恨比对别国的仇隙更深。

如今这都是事后之谈了，有什么用处？

答罕忽地对段譽说道：“大理与大宋世代相近，但不知道能不能如吴越王，早晚必灭？”

段譽笑笑，他说的是吴越王钱谬，一上任就请割蕃地，最后把一个吴越王国完全让与大宋。段譽说道：“大理自是大理，与吴越王不同。”

× × ×

答罕说道：“如果我出面，请康王赵构去灭大理，然后再予他一些好处，你说他不会做？”

这一句问得咄咄逼人，问得段譽神色一变。他蓦地大笑，说道：“答罕王子真个说笑，灭了大理，对金国没有什么好处。”

答罕忽地来了精神，他说道：“关下七国，只有大理与宋交近，我要大宋灭了大理，有三个好处。一是，大宋灰了大理，南方再没有屏障可依。第二个好处，别国看到大宋

反复无常，就如大理那般与他交好，他也出兵灭大理，还有什么信誉可言？

第三个好处，大宋如灭了大理，对吐蕃是一个威胁，吐蕃如大宋戒备，对大金国当然有好处。”

段譽笑笑，说道：“三王子说笑了，我看短时期内，金国必不敢对大宋加兵。”

答罕一愣，问道：“何以见得？”

段譽笑说道：“对大宋加兵，金国已是力竭，如是再出兵，金就有亡国之危。”

乌里布叫道：“你胡说！”

段譽说道：“三王子，如果我说出来，你不要笑我。依我看，三王子在成都府呆下去，大金国就会灭亡。如果三王子此时在大金国，你大金才能有本事与中原宋人一斗。”

答罕勉强笑说道：“段公子过誉了。”

段譽说道：“本来金国大有可为，就因为有两个人，一个是金国的军师哈迷蚩，一个便是三王子你。哈迷蚩如今年纪已大，在国内不被人重用。至今用武夺得了大宋江山，就更生出了四太子与二太子骄狂之心，他们根本看不起三王子的计策，也看不起军师的谋划，不然怎么会坐看大宋易改国君，重起宋朝？如今再把三王子派来成都，更是一大失策。你的王兄们看着老狼主要逝，偏不要你在国，便是不欲你做狼主。依我看，大宋也有有识之士，你想回国都难了。”

答罕嗓子干渴了，他总有这种习惯，要是被人诘难或是想一个天大的难题，他的嗓子便如干烧，吐不出一个字来。

这是他的致命伤，常常到了那时，他的王兄们都笑他，笑他言竭计穷，以为他再也说不出什么好主意来。只有军师、他的师傅哈迷蚩叹息道：“三王子，只有你做了狼主，你才有机会。到那时，你不说话，人家也得等着你说出米。”

如今他就呆呆瞅着段譽，再也吐不出一个字来。

段譽说道：“我看三王子不必在成都等了，你急着赶回去，差不多能等到二狼主即

位。本来金国如把王位交与三王子，大金有望，或有可能会灭了大宋，再一统天下，六国何足道哉？但你失去了一个机会。而且依我看，老狼主病得很重，不然在边境便不会这许久没有大的战事了。三王子是金人，也懂得金人一向好吃懒做，愿意在边境滋事，夺人牛羊，抢人妇女，以足自己的私欲。如今老狼主病重，你回不去，你两位王兄一争，只好老狼主令二狼主即位，大金眼看就完了。一招失势，满盘皆输。

这一招岂不是比夺了大宋再转手让与康王赵构更差吗？”

答罕默不作声，乌里布狠狠道：“你莫离间我们三王子与老狼主的父子情。”

段睿不再说了，只是轻轻拨琴，说道：“大宋本来完了，如是金国不攻大宋，徽宗皇帝自己也把一个大宋国玩完了，那时 T 要再救，也来不及了。好在有金人帮忙，徽宗才退位，来了钦宗，再有金人帮忙，更有康王赵构，我看康王比钦宗徽宗都强些，大宋还能支撑百年啊。”

答罕从未听说过如此精辟的分析，心里十分佩服。他心道：狼主真的会用我做狼主吗？一想起来，便想到种种怪事来，老狼主不要自己去战阵前攻杀夺营。就是在攻宋的那些战争中，他也不曾去过前方。莫非真个是……

× × ×

他抬起了头，看着段睿，说道：“段公子，我再不来劝公子了，我如在金当政，我主事期，大金永不犯大理。”

段睿说道：“三王子快走吧，但愿吉人天相。”

× × ×

答罕走了，只剩下了段睿站在清冷的院子里，他的身后有几个随从，一个轻声说道：“公子，他想杀我们。”

段睿说道：“金人中，最可怕的人就是他。如果他真个能赶回去，做了狼主，大宋便危险了。”

那人问道：“既是如此，公子何必告诉他此事？”

段睿笑笑，说道：“依我看，康王继位，第一件事也要拿回大理，我看他北方与吐蕃等国不出事，大理必不可保。我与父王一样心思，做不做大理王都不要紧，只有一件事必得做，让大理的百姓活得安逸，那才是我愿。”

× × ×

答罕跨上马，叫道：“乌里布，你回头去叫他们，一律轻装，任何人不得带一些在成都府弄到的东西，违令者斩！我们直接出北门，回大金！”

乌里布也知道事儿紧急，他急急打马去了。

答罕赶至北门，他看着天上的星星，成都府的星星看去也高，十分清冷，答罕祝道：“但愿军师安康，父王安康！”

如果他真的到了金国，做了狼主，一统天下，便是他的志向。天下白骨成堆，他也不惜。

× × ×

马衔枚，人疾走，看看快到了边境。索雅急着赶回回鹘。

卓书赶回去，一定对回鹘、黑汗不利，那时她怎么办？

忽地，听得有隐隐的喊杀声，像是有千军万马在搏杀。

在前头探路的勇士赶来说道：“公主，是黑汗的人，正与吐蕃大军血战。”

索雅下了马，她慢慢赶到前头。远远看去，那些火把若有若无，在暗夜里，有一团人马正纠缠在暗夜里厮斗，像是斗好久了。身旁的勇士说道：“公主，我们绕路赶回去吧，不然被他们发现，就来不及走了。”

索雅不动，两眼只是盯地看着那血战的人。是黑汗的人，就一定是莫奴生、莫揭他们，说不定会有国师须跋。

索雅拔出了弯刀，说道：“救下他们来！”

勇士急道：“公主……”

索雅说道：“你知道什么？救人，不要让他们看出我们是回鹘的人！”

× × ×

马队集中在一起，索雅说道：“前面是黑汗人，他们也像我们一样，急着回家。黑汗国与我们一向不睦，但这一次我们要救他们，装作是黑汗的援兵，救下他们来，向回鹘冲去。”

勇士都听命，忽地敷一声喊，众人齐喊，如地动天摇，直扑向吐蕃的军队！

军队不料得有援兵，正欲回头对付他们，马队扑来了，哗哗一片刀光，撕裂了一个口子，索雅带着的人扑上去，直扑那扎嘎！

扎嘎正要稳拿莫奴生他这几十人，看他们刀也快举不动了，正欲搏杀他们，忽地冲来了一股生力军，顿时阵脚大乱！索雅手下的勇士吼道：“黑汗大军到了：黑汗大军到了！”

索雅冲到了那将军前，忽地一刀，正砍在那扎嘎的腿上，他吼叫一声，落荒而逃。众军一看将军逃走，便一齐卷旗而逃。

索雅扯着莫奴生，叫道：“莫公子，快走！”

莫奴生叫道：“再杀他们一阵！”

索雅说道：“卓书在前头走的，万一他来了，你我都走不了。”

须跋也叫道：“快走！”

一股狂风卷走了这只有两百人左右的队伍。

× × ×

将军急着逃走，只听得呼呼风响，忽地他勒住了马，眼前火把明亮，对面有几百人站立，原来是卓书公子。

那将军道：“公子来了，这就好了。”

卓书说道：“你截住了黑汗的人没有？”

将军低头说道：“本来要把他们一举搏杀，不料得来了一股强兵，说是黑汗的援兵，我们便败走了。”

卓书冷冷道：“有什么黑汗的援兵，可能是索雅那个贱人，她带着回鹘勇士在我们后面走，不知道怎么到了前头。”

那扎嘎忽地现出不安，说道：“公子，莫如我去告知边境的大军，截住他们，再趁机对黑汗与回鹘进攻。”

卓书说道：“不用了。”

× × ×

卓书下了马，他在前面走，扎嘎在身后跟着，卓书站在月亮下，说道：“吐蕃的月亮比成都府的月亮清冷啊。”

身后的勇士说道：“公子，是不是扎下营来，歇息再走？”

卓书说道：“我急忙赶来，想赶着截住那个莫奴生，给他走了，是个大祸害。”

那将军说道：“他们还有一个秃头，说是国师，他的武功更高。”

他想着，要不是有莫奴生、莫揭、须跋这等高手，那六十人早就成了一地死尸。

卓书说道：“我要回拉萨去见大王。你带兵去边境，记着告诉他们，不要轻举妄动，如果与谁动手，便可能坏了大事。一切待得了我的信再说。”

樱嘎带着兵走了，卓书说道：“扎下帐篷了吗？”

勇士道：“公子的帐篷已扎好了，公子好好歇息吧。”

卓书进了帐，乌苏与乌雅两个为他脱了衣服，他躺在行军床上，两女过来，乌苏说道：“不能替公子洗浴了，真是难过。”

卓书不动声色，说道：“你们两个不是有舌尖吗，用你的舌尖替我洗，那更好些。”

在两女殷勤的侍候下，卓书很快地入梦。

第七章 深宫暴虐

黑汗国是一个以游牧民族为主的部落国，它的国王是一个大酋长。

在八刺沙衮与蒲花罗间有两条河，一条是后来叫做伊犁河的伊丽河，一条是后来叫楚河的吹楚河。两条河夹着那一带小小的平原，便勾成了沙漠绿洲的黑汗国，八刺沙衮是黑汗的都城，这只是一个有五万人口的沙漠城市。

当晚上，莫奴生与莫揭带着五十几人的勇士队归来时，受到了沙漠里的黑汗国民的热情欢迎。在城内，家家户户的窗子都敞开着，莫奴生一行的马队走过，便有无数的美妙少女冲出来，亲吻他们。你吻过胜利的英雄，一生都会交好运的。

莫奴生与莫揭簇拥着国师须跋，一直向皇宫走去。

皇宫只是一个大大的院子，院子建成堡垒样式，大门是阿拉伯风格的，里面也有一两座尖顶的房舍，因为高大，便显出皇宫与众不同的气派来。一行人到了皇宫前，忽地从里面走出来一个传命大臣，对众人道：“大王说，要国师一人进见，其余的人可以散去了，回家等待大王召见！”

莫奴生与莫揭早就知道黑汗国王会如此，他们皆欢呼一声，回头就走。

还有什么人比归家来的勇士更意气风发？还有什么事儿比回家亲吻心上人更焦急？

莫揭叫一声：“乌娜！”

莫奴生也明白他的意思，他也叫一声：“仁娜！”

两人上了马，疾驰而去。

× × ×

天晚了，莫奴生抱着乌娜已是缠绵了几个时辰。他不怀好意，来到了帐内，用烈酒把乌娜的两个小崽子都灌醉了。两个小孩躺在帐内，傍天黑就睡熟了。

乌娜的身子复又清晰晰地展现在莫奴生眼前。

他看着乌娜，忽地眼前闪过了唐青青，他未看过唐青青的躯体，想必那娇美的躯体一定会像乌娜一样，让人醉心，让人着迷吧？此时唐青青在做什么？她是不是仍在那楼上，愁眉紧锁？她是不是仍掩住她那一腔思春愁绪，过着淡淡的生活。

在黑汗，少女的日子是最美的，她们可以在自己成熟的时节，在葡萄架下挂好自己酿的第一袋酒。酒是用猪吹孵装的，开始时酒是白色的，后来慢慢变了颜色，先是变得有一点儿红，再变成紫红，最后变成琥珀色，那就是醇正的葡萄酒了。当她的第一个情郎在哪里与她欢合后，再坐在葡萄架下，喝着她的第一袋酒时，说不定就与她的父亲论及她的婚嫁了。

唐青青的婚嫁会是怎样的，他想不到。当她嫁与一个成都人，或是一个大宋人时，一定是那种花轿抬着她，她夹着两条腿，坐在花轿内，那神气又哀伤又快乐，她一定会忘了一个在她国房里住上了几夜的黑汗勇士吧？

乌娜太能干了，她已经是第几次带着莫奴生进入那快乐的漩涡中了？她的身子像是一条树枝在风暴中抖动，那抖动缠住了莫奴生，把他带入一种快感中。乌娜在呼唤：

“快，快缠住我！快缠住我！”她的呻吟声呼唤起了莫奴生的野性，他再一次把自己与乌娜卷入狂热中。

× × ×

忽地，他与乌娜都看到了两双黑黑的瞳仁。原来是两个孩子，他们正呆呆地看着两人做那人类快乐游戏。

乌娜叫一声：“闭眼！”

两个孩子叫：“闭眼干什么？”

乌娜说道：“别看，长大了再看！”

两人说：“饿，饿了才看！”

乌娜噗哧一笑，拍拍儿子的光屁股，说道：“去玩去吧，一会儿回来再吃。”

两个孩子跑出去了，再回来，叫道：“玩不成了，外面天太黑。”

乌娜看着窃笑的莫奴生，嗔笑道：“笑啥，快帮我。”

× × ×

耶律重恩坐在八沙刺袞的酒店里，他在等人。来了一个人，他是黑汗国的官员，他过来扔给耶律重恩一个纸条，人便坐在对面桌上，叫道：“来酒。”

纸条握在耶律重恩的手里。待得没人时，他才看那字条，上面写着“晚来皇宫外官邸，以图一晤。”

× × ×

耶律重恩付了银子，走出去了。

夜里，看无人时，他翻过墙，进了那官员的府第，看来那官员在黑汗国也是大官，门外有十几人在守卫，府内有勇士巡逻。耶律重恩一进了府，进了那人的密室，那人先是关好了门，再过来，跪在耶律重恩的身前，低声地叫一声：“少主！”便便咽着，说不出话来了。

耶律重恩也很激动，说道：“你的头发又白了许多……”

两人沉默了许久，方才站起来，那人说道：“黑汗国不久了，我已看出来，这一次莫奴生与莫揭回来，对大事有些不便。

但国王一心享乐，恐怕不久天年，那个王子是一个笨蛋，他只想抱美人，依我看，只要国王一逝，他就要动手抢美人了。我听说他念念不忘的美人，有十几个，其中就有莫奴生的女人乌娜，有莫揭的女人仁婀。”

耶律重恩说道：“主上贪淫，危及臣子，我看是一个好时机。只不知道那个国王几时会死？”

那人说道：“看那样子，不会很久了。我看到皇医都在一个个逃走，他们怕治不好

国王的病，被王子杀头。”

耶律重恩说道：“我们把所有的人都调来黑汗，待得他一完蛋，便在此地复国。你看如何？”

那人忽地跪下了，说道：“少主不必着急，我看不那么容易。还有一个人，恐怕不容易对付。”

耶律重恩说道：“你说的是那个国师须跋？我去找他，我今夜里会他一会。”

耶律重恩走了，只剩下了那个人站在黑暗里。

× × ×

黑汗国王正在淫乐，他忍不住，刚吃过了药，觉得身体好一些了，便让两个妃子给他捶腰，那妃子的小手软啊软的，一捶便捶出了国王的火来，国王忽地抱住了妃子，叫道：“乖乖儿，别捶了，捶得我起劲了。”

于是两个妃子再与国王一场快乐，国王兴之所至，便叫起了两人，说道：“去找来几个人，我们好好玩一玩！”

两人不敢违旨，便叫来了几个如狼似虎的女人，一个个围着国王，像是一把把利斧，旦旦而伐。一阵快意后，国王便沉睡在梦里了，忽地跳起来，叫道：“读一读，读一读！”

原来黑汗国王有一个习惯，就是在睡后刚醒时听读臣下的奏章，好分派大事。

那个妃子光着身子，跪在他身前，读一段。这一段奏章是给莫奴生一行人请功的，他们自吐蕃国归国，一行人无恙，且重创了吐蕃大军。

国王问道：“让他去大宋做什么去了？”

妃子是常读奏章的，便知道原委，说道：“大王派他们去争粮的。好让那粮食不落在回鹘、西夏的手里。”

国王一精神，问道：“他们是不是没买回来粮？”

妃子说是。

国王大怒，说道：“别人买没买到呢？”

妃子说道：“禀大王，回鹘买到了一部分，吐蕃也买到了一部分，连西夏也买到了一部分。”

国王慢慢悠悠地说：“四国争着买粮，只有我们黑汗没买到，你说可恨不可恨？！”

几个妃子都说可恨可恨。

× × ×

国王一拍桌子，说道：“记下来！我明日要他们好看！”

一个妃子看国王十分气惯，便奏道：“大王，据说王子看上了一个美人，那个莫奴生也看上了，便被他抢去了。还有一个美人，也被那个勇士莫揭抢去了，他们都是黑汗国的勇士，王子只好忍痛放手了。”

国王叫道：“混蛋，怎么能让一个小小的勇士抢去女人？告诉他，去抢回来。那个莫奴生，让他回家去放羊好了。还有那个莫揭，也让他滚！”

妃子看得了手，都笑咪咪来劝大王，千万莫为这等小事伤了大王的身体，大王的身体要紧，大王的身体不好，我们怎么能享受到大王的宠爱呢？

× × ×

耶律重恩站在须跋前。

须跋说道：“你这人在哪里出现，就意味着那个国家有些不安。”

耶律重恩说道：“我要试试你的身手。”

须跋说道：“只要我活一天，你便莫想得逞！”

耶律重恩笑笑，说道：“须跋国师，光说话也不是办法。”

须跋笑笑，说道：“你动手吧。”

× × ×

耶律重恩是大行家，一看便知须跋是一派宗师，他站在那里，不备姿势，自有夺人

气魄。

耶律重恩忽地卷过去，就像是就地卷起一阵风雷，一阵狂风！

他的身手极快，只是一瞬间，便向须跋递了十几招！

他的手里多了一柄剑！

须跋忽地在手里多了一副钱，那钱很小，只有碗盏大小，在手里握着，一金一银，看去十分诡异。

须跋叫道：“看钱！”

他一击两钱，一声清亮的脆音便击向耶律重恩的耳鼓！

如是常人，只此一击，便弄得他昏昏沉沉了。但耶律重恩不管他击钹，身子一拔，再向他一刺！

这一剑三旋，竟使得须跋的身子生生一顿，顿在耶律重恩的前面。两人只差尺余，须跋的钱再一击，耶律重恩料得他双手来击，用剑一刺，想逼他回守，不料得须跋根本就不惧他这一剑，两钹照击不误！耶律重恩不敢与他拚命，身子一旋，再想回身，须跋的钱便再击上来。

这一次须跋是占了上风，便一钱再一钱，连击再拨，再回头一握，一扣，一搓，都是铮铮铁音。，他的钱能发出金石大响来，令人色变，使人心惊。要无非凡定力，只是他钱声一响，怕就得昏然而降了。

再打了几个回合，耶律重恩忽地住手了，他跳出去，对须跋说道：“国师本领非凡，我不是对手，我要走了。”

× × ×

须跋看着耶律重恩走开，他知道，能经受得住他十几钱的人，不能放走他。但他力不从心，站在那里，气力像是泄气的球一般，正从脚下溜走。

× × ×

身旁忽地有人叫道：“国师，国师，妃子奏说，王子要夺莫奴生与莫揭的女人，正派飞骑抢人。”

须跋大声道：“怎么能这么做？”

那人叹息道：“大王听那些女人的，根本就不会听我们的话。”

那人站在国师面前，他说道：“要不要告诉莫奴生与莫揭，让他们把女人送走，躲起来，避一避？”

须跋叹息说：“告诉他们能怎么样？我.....唉.....”

那人急道：“国师，我看得告诉他们，不然定是会出大祸。”

须跋说道：“你去，去请他们喝酒，请他们两个喝酒，一切事都由我来作主。”

那人犹豫道：“国师，我.....”

明明是一个苦差事，偏偏要他去，他不情愿。

须跋说道：“你有什么法子，你总不能看着他们与皇宫的勇士动手吧？”

须跋对他说道：“做大事者，女人只是衣服，你穿的衣服，人家也愿意穿，送与他好了。你说对不对？”

那人心里不信，但嘴上只好说：“国师说是，便就是了。我去请他两人喝酒。”

须跋看着那人走了，待得他走远了，须跋方才颓然倒地，他仰头向天，哇地吐一天血花！

× × ×

耶律重恩与那人又站在一起，那人说道：“我看过他了，他仍站在那里，站得笔直。我看他没有受伤。”

耶律重恩说道：“想不到他的九重天气功那么厉害，我用了九次佛手拈花一连十三式，都没有伤他。他的功夫实在是深不可测。”

那人说道：“好了，我要去请莫奴生与莫揭喝酒。”

耶律重恩说道：“你得小心，如果莫奴生知道了你请他喝酒的用意，他不会在意你在宫内的显赫地位，一定会杀了你。”

那人笑笑，说道：“我知道，我去了。”

风雨如晦，到了明天，不知道还有多少风雨？

× × ×

莫奴生看着罗师从，他是国王最亲信的大臣，他来请自己去喝酒，可是一个天大的面子。莫奴生问道：“不知道去哪里喝喜酒？”

罗师从说道：“是大将军直布的女儿赫叶雅，她要嫁人了。

你也知道，送亲的人本事越大，那女家越光彩。如果你与莫揭都去送亲，真是给足了夫家面子。”

莫奴生笑了，他也知道，在黑汗，官职再大，也不如他与莫揭这样的勇士光彩。只要送亲的队伍里有黑汗的第一勇士，有莫揭这样不怕死的勇士，她一生都有光彩了。莫奴生说道：“好啊，我去，我去送亲。”

× × ×

送亲的队伍很长，从草原上走起，看着那彩云在头上飘，一队长长的队伍一直走向乌兹根。赫叶雅的夫家是乌兹根的大富家，自然也有一队人陪着，跟在送亲的后头走。人们都冲着黑汗第一勇士莫奴生举刀，对他嗷嗷喊叫。那是敬意，那是对他的臣服，示意他的刀下，无人能敌！

马鞍上坐着勇士，送亲的人看着那勒勒车，这玩意来自蒙古，但被黑汗人用得惯了，也很不错。车上有扎好的绸巾、绣织的毛毯、银制的酒壶、皮制的靴子。一车车满满的嫁妆堆积如山，都在勒勒车上装着，赶车的人哼着小曲儿，唱着送亲的小调儿，一直向乌兹根面去。

× × ×

在送亲的队伍走远了时，皇宫里冲出一队马队，直驰向草原。马队驰到了草原上，驰到乌娜的帐前，飞身下马。乌娜走出来，说道：“你们找莫奴生，他走了，去乌兹根送亲了。”

那些勇士一拥面上，抢过了乌娜，把她架在马上。

那两个孩子跑出来，叫道：“乌娜，乌娜！娘，娘！”

两个孩子被马鞭击倒，马鞭击在他们背上，他们嗷嗷叫着，喊着，追那马队。但马队急驰而去，直溶入辽阔的远方。

× × ×

莫奴生正兴高彩烈地走着，忽地心跳了几下，他扬头看远方，是成都府的唐青青出了什么事儿吗？她那含怨带嗔的眼光，在莫奴生的眼前闪，她那洁白的身体在莫奴生的心里印着，但愿她不要出什么事儿才好。

到了晚上，马队停驻在草原上，围着一辆辆的勒勒车扎起了帐篷，护亲的勇士们住在最大最宽的帐内。送亲的最尊贵的主人斟酒给他们喝。莫奴生很快就醉了，他的心扑扑地乱跳，他问自己，我怎么了，心跳什么？莫非真的是唐青青有事？他仰头向天，口里默默地念叨着祝福的话语，但愿唐青青无恙。

酒啊，篝火啊，还有那些悲伤的嫁娘歌，都在草原上飘荡，他醉了，伏在帐篷的边上睡着了。

第八章 抢亲风波

当勇士冲进帐内时，乌娜还当他们是一群强盗，她高声叫喊：“你们抢什么人，我是黑汗第一勇士莫奴生的人，你们抢错了！”

他们根本就不听她的，把她的柔软的腰肢抱起来，横在马上，马便疾驰，向着八刺

沙袞奔去。一路上根本无话，不像一般的抢亲人，在马上随意与那个抢来的新娘逗几句，甚至有大胆的还亲吻亲娘。在黑汗这不足怪，抢亲的人出够了气力，甚或冒着危险，亲吻几下亲娘，不会有人怪的。

但这些人很怪，不管她怎么叫，他们都听不到，只是把她放在马上，飞驰而去。

路旁的帐篷一闪而过，一个个部落也飞驰而去，她忽地醒悟了：他们是把她劫到八刺沙袞去，到那里还愁莫奴生找不到她吗？只怕再过两日，莫奴生便回来了，他一定找得到她，那时抢她的人定会断了脊梁骨，爬着走。

到了八刺沙袞，那带头的骑者忽地说道：“把她套起来。”

便拿了一件长袍，套在她的头上，在她的身上捆几条带子，在她的脖颈处再播上一道红带子。这就是抢亲的标志，任何人也不过问的。

× × ×

她忽地想叫，觉得不妙，但不等她叫出来，人便被套在黑黑的长袍里了，

世人谁也不穿这种长袍，这只是供抢亲用的。她挣扎着，这在抢亲里是最好的，你抢来的新人越是性子烈，你抢亲的人越显得有本事，新事也越刺激。

当他们过城门的时候，她能觉得出来，天像突然暗下来了，那是城门处的荫凉，而且那马蹄声在城门里越是响亮。有人问道：“抢亲啊，漂亮不漂亮？”

骑者答道：“不敢让你看啊，怕你睡不着。”

人哄笑声中，一行人向前走。弯了许多的门，进门时都没有人问，再听得流泉哗哗响，像是有绿泉在户内。乌娜一惊，这决不是平常人家。再走了几处，便进了一间大大的厅堂。

那抢亲的人把乌娜放在地上，便出去了。

到了此时，乌娜也只好等着。

听得门声响亮，过来了几个美人，她们嘻嘻哈哈，说道：“不知道是什么样子，怎

么办，先给她熏香吧？”

乌娜明知道她们要给自己闻熏香，还是不能不闻，她头一昏，便再也不知事了。

× × ×

当她再醒来时，正坐在一个浴池里，水刚好是温的，使她能苏醒。她的眼前都是飘着的野花，花在池水里飘，几个美妙可人儿正在池水里围着她，她们在赞她的身体，很丰腴很可爱呢。乌娜的身体不能动，她仍是被那熏香迷着，不听她自己呼唤呢。她轻声率一口：“滚开！”

一个美人儿脸面娇嫩，笑说道：“你找死吧，再过十天八天的，你也不是什么新鲜货了，也得来给人家洗身子，要你不发贱也不行呢。”

另一个说道：“说不定能新鲜一个月。”

还有一个说道：“说她是草原上最鲜的花儿，我看看，我看看，这花蕊真不一样呢，你们看啊。”

所有的女人都嗤嗤笑她。

乌娜不能动。

女人们的手不老实，在她的手上轻薄，有的真个是想占便宜，有的只是耍笑她。有的看来是恨她，在她的后背掐她，那一掐便使她呻吟一声。有的女人叫道：“听啊，她叫唤像不像你啊？”

另一个女人吃吃笑：“她像你，你叫时像被猫咬了一样，王子一听，准乐昏了过去。

再有一个女人哈哈笑，说道：“王子不是乐昏了，他是吓昏了，他怕猫。”

乌娜的心咚地一跳，原来是王子，原来是那个尖头尖脑的王子！

就是那个提不起来的胡瓜，就是那个歪把儿的苦瓜？他也想要我乌娜么？

× × ×

几个女人不再开玩笑，她们把乌娜从池水里抬出来，放在一张玉椅上，她的身体

是那么晶莹，那么可人，让所有的女人看呆了。她们再也不那么开玩笑，有的拿浴巾给她轻轻擦洗，有的用手轻轻抚摸着乌娜。她们眼里都有一种轻烟，那是一种情的浓雾，在那浓雾，是她们的过去，还是一种感情的忧郁？

乌娜被抬到了一间大屋子里，屋子里有一张床，那种有四角支架的大床，刻着各种各样的瓜果模样，在一张大桌上，放着时鲜的瓜果。就是在最稀罕的季节当令的果实，在这一张大大的玉盘里全有；玉串子的葡萄、玛瑙花的枣子、哈密甜瓜、乌兹根的梨……

乌娜站不起来，只能呆呆看着，看着这奢侈的宫殿。

走出来一个男人，他是一个不很健壮的青年，脸色有些犹豫，像窥视别人的心底，但因为窥视不那么有把握便行动有些迟疑不决。他对着乌娜，说道：“你是黑汗第一美女，你是我的。”

乌娜大声叫道：“我是莫奴生的，他是黑汗的第一个男人！”

青年咯咯笑了，在他的笑声里有一股焦灼的心幼儿，他说道：“你错了，黑汗只有两个男人是第一，国王是第一个有权势的男人，我是第一有前途的男人。”

× × ×

乌娜看他，他算个什么哪，他的腿很细，弯弯的，而且那一点儿汗毛也是弯弯的，没精打彩的。他的头上戴着头巾，那头巾戴在他头上，像有些大，总之有些女人气。他的身上的皮肤很光滑，大概他对于这光滑很满意。但看在乌娜的眼里，这光滑便可笑，像是婴儿一般的可笑。如果他赤裸着站在乌娜的帐子里，两个孩子也会笑他，他太像一个女人了，哪里像莫奴生那样，浑身都有使不尽的气力。

他说道：“我是黑汗国的王子，你是美人，你是我的。”

他一扬手，一条索子扯起来，两条索子吊起乌娜，她的身子悬在半空。

他点头说道：“好，你确是比别的女人好。女人好看的，腿长上身窈窕，就算是好的了。但你更好，你不但腿长，上身看去也让人觉得很颀长，这不容易。”

他像是相马的伯乐，但他相看的是乌娜，看的是女人。

他抚摸着乌娜的身子，说道：“黑汗国的美女，往往失于奶香味，便不知道兽奶的腥膻使女人难闻，你身上有那香香的奶味儿，却没有一丝的腥膻，一定是你早早使用冷水洗身子。”

乌娜怪异地看他，原来这个人还有些本事，相女人的本事真是少见。

× × ×

王子让几个女人把乌娜抬放在大床上，说道：“你是一个美人，得好好欣赏。”

他看来看去，甚至拿起乌娜的头发在阳光下照照。他说：“你可能不知道，美女人的头发，咋一看来，像是美发如瀑，那都不算好。最好的头发，在阳光下一照，仍是如金如瀑，如泉水流淌般的畅快，那才算是好的。”

王子大喜道：“好，美发如瀑，确是美人！”

× × ×

所有的窗帘都遮上了，所有的光线都被挡在外面，只有点起来的蜡烛，只有蜡光中闪闪的王子的脸，乌娜说道：“你不能动我，我是莫奴生的女人，他是为黑汗国立下功劳的，他是黑汗国的大英雄。”

王子不说话，他把那一根手指放在唇边，说道：“小声点儿，别坏了我的气氛。”

王子把乌娜奸污了，他很快乐。

当他再一次享受乌娜的身体时，他轻声说：“你是我的了，虽说你一直不说话，但你的身体会说话，它告诉我，你不光能奉承那个莫奴生，也一样能奉承我。不光你是我的奴才，就是那个莫奴生也是我的奴才。我要他做什么，他就得做什么，他不敢背叛我。你要好好来服侍我。”

他给乌娜闻了嗅药，乌娜的腿有力气了，她能站起来走路了。

王子说：“女人像好马，谁制服了她，她就服谁。我这一次抓来了九个美人，我要

你们一个个服侍我。告诉你，还有一个美人，她是你们的那个勇士莫揭的女人，她叫仁娜。”

王子拍拍手，叫道：“叫仁娜进来。”

× × ×

果然是仁娜，她进来了，看到了乌娜，笑一笑，说道：“乌娜。”

乌娜不理她，她顿时生气了，说道：“你一向自大，以为跟了那个莫奴生有什么了不起，如今你也是王子的人，我也是王子的人，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乌娜不看她，仁娜说道：“莫奴生也是王子的奴才，你也是王子的奴才，这一回好了，看两个奴才在一起，还是不是眼睛长到鼻子上去？”

她咯咯笑起来。

乌娜想到了莫奴生，她不想给他丢脸，他是一个英雄，是黑汗的第一勇士，她怎么能给他丢人呢？如果他回来，只看到了乌娜的一丘坟，那有多好？乌娜突地看到了那一柄水果刀，那也是弯刀，是一把很精致的小小弯刀。

弯刀插在乌娜的胸前，在白嫩的胸上流淌着血。王子叫道：“来人哪，来人哪。”

乌娜的身体很沉，王子抱不动，他叫仁娜：“蠢货，快来，抱她”

仁娜抱着乌娜的腿，把她抱在床上，乌娜的眼睛渐渐失神，她像是看到了草原，看到了骑在马上莫奴生，看到了那个骷髅头骨，看到那里面开出来一朵小小的黄花。乌娜笑了，那是最美的令人心碎的笑……

× × ×

夜很深了，莫奴生忽地醒来了，他梦到了乌娜，乌娜在他的眼前飘飘，没有两个孩子，只有他与乌娜。他问乌娜什么话，乌娜不语。

他很不安，从来梦里不曾梦见乌娜，怎么会在这时梦到她？

他忽地看到罗师从睁着两眼看他，眼里有泪。

他急问道：“罗大人，怎么了？”

罗师从说道：“没有什么事儿。”

莫奴生喝道：“你胡说，你胡说！怎么了？”

罗师从不敢看他的眼睛，说道：“我是奉国王命令要你来送亲的。”

莫奴生忽地觉得不妙，大王怎么了？

罗师从说道：“人都说英雄是大业，美人是衣服。莫奴生，你信了吧。”

莫奴生从脚下一直凉到了头顶。乌娜，是乌娜，他们要他来送亲，就是要图乌娜！

他抓起了弯刀，飞身出帐。他夺马而去，静夜里，马蹄声得得震响，一会儿便无踪了。

罗师从给他自己倒了一杯酒，酒总洒，他端不住酒杯。

莫揭闯入了帐，问道：“他去了哪里？”

“回宫。”

“为什么？”

“王子新纳了几个美人。”

莫揭的眼睛瞪圆了：“有乌娜，一定还有仁娜，是不是？”

罗师从只是看他，不再说话。

莫揭恨恨地骂一声：“混蛋！”

莫揭也出帐飞身上马，去追莫奴生去了。

× × ×

罗师从起身，去看大将军直布了。

大将军直布坐在帐内，正在饮酒，他的女儿在一旁给他斟酒。罗师从进帐，一直看着，不吐一声。

直布觉得怪，说道：“有人走了，骑不错。是谁？”

罗师从说道：“莫奴生与莫揭。”

直布的脸变了颜色，他看到了罗师从的脸色不对，赫叶雅说道：“他答应来送我的，怎么回去了？”

直布说道：“宫里出了大事？”

罗师从说道：“宫里没出大事，只是王子新纳了几个女人。”

直布唬地站起来：“他纳了莫奴生的女人，还有莫揭的女人？”

罗师从点了点头。

× × ×

直布脸黑了，他看着罗师从，说道：“你送赫叶雅去乌兹根，我回去。”

罗师从无奈，点头。

赫叶雅看着直布，委屈地叫道：“爹！”

直布说道：“黑汗国要是亡了，你在乌兹根也没有好日子过，去吧，孩子！”

赫叶雅跪下，说道：“爹珍重！”

直布呼唤来副将扎德布，说道：“有急变，精兵三百，赶回八刺沙衮！”

× × ×

夜色漆黑，在夜色里三百骑马悄奔八刺沙衮赫叶雅跪坐在帐内，罗师从听着那急骤的马蹄声。

如果能杀死直布、扎德布，再杀死国师须跋、勇士莫奴生、莫揭，黑汗国再无一人能挡得大辽的精兵。罗师从沉思着，他的脸上浮起了一丝笑意。

赫叶雅注视着他，轻声说：“罗大人，我看你这样子，真像是一个奸人。你想什么事儿，那么快乐？莫非你看到黑汗国有难，心里痛快吗？”

罗师从蓦地从沉思中醒来，他叹了一口气，说道：“你是姑娘家，不懂得这些。”

赫叶雅说道：“我要懂得，你告诉我！”

她的声音很坚定，她是直布的女儿，是很有本事的人，性情也执拗。

罗师从说道：“你既然真个要问，我便告诉你吧，我想黑汗国此时并不是安如泰山，强敌压境，王子还一心享乐，把手下勇士的女人都弄到宫里去，大王也是愿意，不然他怎么敢做？”

看来黑汗危险了。想到这个，我心里很不好受。但一想到王子此时正在温柔乡里，便动了男人的欲念。你也知道，男人都是好色的啊。”

赫叶雅毕竟是女儿家，虽说在黑汗国对于男女事情并不是禁得厉害，但她总得有些女人情态，她低声说道：“对不起，我误会你了。”

× × ×

天拂晓时，莫奴生冲进了皇宫。

皇宫的勇士看是他，都不敢挡他，他们不愿意挡他，也不敢挡他，任由他冲进宫去。

× × ×

王子此时心里恨恨，他恨乌娜看不起他，把乌娜的尸体放在床上，将仁婀摆在地椅上，将她一遍遍凌辱，命她说：“我听王子的，我听王子的，我是王子的贱人，我是王子的奴才！”

仁婀的身体颤抖，她怕死去的乌娜，乌娜的死让她丢了风骚，再不能在王子面前显她的骚劲儿。

哗——，门开了，冲进来了一个男人，那男人是莫奴生。

他扑过来，看着床上的乌娜。

乌娜是千娇百媚的，她怎么会在床上静静地躺着。这种床根本不是乌娜躺的地方，莫奴生想对乌娜叫：“乌娜起来，我们回家！”

但他看到了，乌娜的手握在胸前，胸在流血，乌娜在流血！

莫奴生的心碎了，他“啊咿”一声跪在乌娜前。

王子放下了仁娜，他看到了莫奴生。他有些怕，叫道：“来人啊，来人啊！”

来了十几个勇士，他们看到了跪在地上的莫奴生。

莫奴生起来了，他拔出了弯刀。

那是黑汗国第一勇士的弯刀啊，他要用王子的血洗清乌娜的仇恨！

第九章 智不胜情

莫奴生靠近一步，那些勇士便贴近王子一步。

一位勇士喝道：“莫奴生，我们不能与你动手，你走吧！”

莫奴生喝道：“我要杀了他！”

他飞身出刀！

刀在空中闪，但落不下去。所有的勇士都团团贴在王子身前，把他挤在中间，王子叫道：“谁杀了他，我赏他银子，赏他官！”

但没有人拔刀。在黑汗国，根本就没有人能对第一勇士拔刀。莫奴生恨恨道：“我杀了你”

他飞刀而出！刀如一面光，直切向王子！

厚厚的人墙，王子在墙里！

在墙外的勇士倒下了一人，他的臂上流了血。

再补上了一人，他吼道：“莫奴生，快走！”

勇士们看着莫奴生，莫奴生忽地回头，他看到了仁娜，仁娜仍是光着身子，但她对着莫奴生使眼色，让他看看乌娜。

是啊，乌娜正在那里躺着，她眼都没闭，她闭不上眼。可仁娜让他看乌娜是什么意思？仁娜不管不顾地叫道：“你得带她走，你带她走啊！”

莫奴生身子一震，他去背起了乌娜，急冲出宫去。

× × ×

勇士都躲着他，任由他冲出去。

莫奴生扯着一块窗帘，包裹好了乌娜，他哽咽道：“乌娜，我们回家！”

马蹄声再响起，莫奴生冲出了皇宫。

× × ×

莫揭此时进了皇宫，仁婀叫道：“莫揭，你来了，我是王子的人了，我是王子的人了，你再来，也是白来！”

那些勇士吼喊道：“莫揭，你走！再不走，我们会杀了你！”

莫揭一看仁婀的样子，恨意大增，弯刀一举，叫道：“来啊，来啊！”

刀光在飞，勇士们也扑上来，真个是在斗，莫揭的眼前都是刀光，都是血溅！

王子叫道：“拿下他，谁放走了他，我就烧死谁！”

莫奴生冲出了皇宫，他急急驰回草原，在八刺沙衮的城外，有一个小小的帐篷，那里住着两个孩子，他们和他们的母亲天天一齐望着北沉的落日，在等着他归来。一日复一日，在那帐外等。

她再不会等莫奴生了，她死在了莫奴生的怀里。

莫奴生抱着乌娜，赶回了帐篷。

帐篷内无人，他放下了乌娜，听得见细细碎碎的响声，一定是两个孩子，看到他回来了，赶来了。

果然是两个小小的脑袋，他们探头看着，看到了莫奴生，刚想扑到他怀里，忽地看到了帐内的乌娜。

他们哇地哭出来了。

两个孩子扑在乌娜的怀里哭，扯着乌娜，叫她：“起来啊，起来，给他拿酒，给他

拿奶茶!”

乌娜不醒，莫奴生流泪，泪水太多了，他已没有泪了，哪里来这么多的泪水？

× × ×

在草原的一个小冈上，起了一个小坟包，那是乌娜长眠处。两个孩子跪在地上，捧土，掩着乌娜娇美的身躯，用莫奴生的战衣裹着的乌娜睡着了，身上满是鲜花。花都是两个孩子采来的，他们知道她爱洁净，还拿来了清凉的水，要他给她洗浴。

每一天早上她都是悄悄去湖水旁洗浴的，就是冬天也洗。她不怕冷啊。

莫奴生轻声地唱：

“啊荷依哟啊吆一

花斑马空鞍跑回来，

女人的身子扔哪儿了？

她的身子变成了土，

头骨可烂不了，

隔年儿，鸟儿来了，

她想那胸怀，

想他的怀抱！”

× × ×

三人抱成一团，哭着，唱着，一条粗壮的嗓子与两条细嫩的腔音在空中合成悲哀的回旋，他们太苦了。

× × ×

莫揭的刀被打掉了，他倒在地上，他呼叫道：“杀了我吧，你杀了我吧！”

仁婀看着他，一声不吭。

王子扯过来她，像扯一条布袋：“臭货，你叫那个莫奴生背走乌娜的尸体，你叫他

背走的！”

仁婀叫道：“我怕他杀了你！”

王子吼叫：“你怕他死在我手！”

仁婀不再说话了，只是瞪瞪地看着他。王子忽地笑了，说道：“别杀他，按住他，按住他，我来杀他！”

几个勇士按住了莫揭，王子拿刀来砍，他像砍尸首一样，在莫揭的臂上砍了几刀，几刀都砍得不稳，便把莫揭的臂砍翻了肉，但有血有肉连着，莫揭疼得嗷地叫几声，便昏死过去了。

仁婀叫道：“你杀死他吧，你杀了他！”

王子正砍莫揭，忽地眼珠子乱转，说道：“我不能杀他，我要让他看看我如何玩弄你，我一边玩你，你一边叫他残废，你要不叫，我便拿鞭子抽你！”

莫揭在痛苦中慢慢醒来，他看到了什么，在天色大亮的时候，他看到了仁婀，仁婀正在王子的身子下，她痛苦地流泪。莫非她感到了屈辱，她知道应该像乌娜一样做一个勇士的好女人，才感到痛苦的？她此时心疼莫揭的手臂，方才那样痛哭流泪么？莫揭的心一下子暖起来，他想叫一声：“仁婀！”但他叫不出来，只是空张了张嘴。

他失血太多，人也变得虚弱。

王子的手里握着一柄弯刀，叫仁婀害怕的正是那一柄弯刀，王子用它拍着仁婀的头，弯刀铮铮有声，在她的头上响。刀背拍在她头上，也叫她疼得直咬牙咧嘴，王子看着莫揭瞪大了眼睛，便得意地叫道：“叫啊，母马！叫啊，不能生养的母马！”

仁婀便叫出了一声：“残……废！”

仁婀刚叫出的一声是含糊的，她不想叫莫揭更痛苦，但她毫无办法，只能叫，便含糊地一叫，企图莫揭听不明白。

王子不含糊，他厉声叫道：“臭母马，叫他残废，叫啊，不叫，便叫你两个一齐死！”

莫揭的眼睛睁大了，他期望能看到仁娅的坚强，但他看错了，他听得清清楚楚，在王子身下趴着的仁娅叫了一声：“残废！”

× × ×

莫揭的身上又回复了力气，忽地回复了力气。他忽然想到了仁娅是花心的，她不像乌娜，乌娜是生千里驹的母马，她真的只是一匹臭母马。

在黑汗国骂臭母马，是对女人最大的污辱，那意思是说，你那地方发臭了，只能勾惹儿马，却生不出千里驹来。

莫揭怒气一来，他扬头一啸，啊地一声冲过来，对着王子一拳打去！

× × ×

王子没料得那断了右臂的莫揭竟有那么大的气力，一拳把他打飞了，他的头对着墙，咯地一声，人便昏过去了。

× × ×

莫揭叫道：“你个臭女人！”

他扬手要打，仁娅拿起了那一柄刀，递给他，说道：“我……是个臭女人，我不想让你死，我宁可死了，也要他替你包扎。我要你活下去，王子害死了乌娜，我看明白了，做他的女人，只能被他折磨死。莫奴生带走了乌娜，你快去找他，走吧，走得远远的，再也别回来。”

仁娅的泪水像珠子，流在地上，她的身上有许多伤痕，都是屈辱的伤痕。

莫揭起身要走，仁娅叫住了他：“拿着这把刀啊，这是黑汗国勇士的刀，是最好的一把刀。”

莫揭拿起了刀，看到了这刀是古色古香的样子，弯刀有鞘，但那鞘只是一截鱼皮，包在弯刀的刀刃处，后面有链子，连着刀背，很是古怪。他接过了刀，看着仁娅，忽地仁娅说道：“走吧，走啊，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x

x

x

莫奴生在身上结一个皮带子，那是套劣马的皮带子，如果用这根带子套上了劣马，除非你降服了劣马，不然劣马就会把你扯下马，拖死你。他用这一条带子系在身上，挽一个死结，前面套在一个孩子身上，后面套在另一个孩子身上，他说：“你们两个记着，乌娜在那里。”他指着埋乌娜的地方，对两个孩子说，那里此时正在升起一轮徐徐的大大的太阳。

马怒吼着，冲出去了。

冲向东，从阿拉木图旁经过，再过伊塞克湖，爬过汉腾格里雪峰，再到回鹘国，过龟兹，走伊州，进入西夏、过银川，至太原，再从太原府至凤翔府，过成都，去找唐青。

如果这样走下去，得几年？莫奴生不知道，他只知道自己如今没有家了，死了乌娜，他只能一个人到处飘荡。

莫奴生走了，背着两个孩子走了。

他走得很快，马是骏马，是千中选一的骏马。他赶马急驰，直奔伊塞克湖而去。

到了天晚，他看到伊塞克湖了，那是一片母亲湖，静静的湖水，在巨大的怀抱里深深地熟睡，他看着湖水，忽地想起了乌娜甜甜的乳味儿的身体，他哭了，泪水落在前面的小崽子头上。

小崽子说：“下雨了。”

身后的大崽子说：“没有下雨。”

他们不傻，都不吱声了。跳下马背，莫奴生说道：“去拣柴，我们生火！”

两个孩子拣柴去了。

莫奴生提着弓，去找猎物，他看到了一只北鹿，还有一只小鹿，正在湖旁徘徊，他不忍心射它们，看着它们那健美的身躯在湖水里映出了影子，他看着它们离去。再看到

一头公鹿，正在渴饮，它也不慌不忙地喝水，似乎这里并不会有死亡的危险。

莫奴生搭起了箭！

嗖！一箭射倒了公鹿。

当他背着公鹿回来时，忽地他的心急急地激跳不已。是有什么危险，每逢他在大战时、在大猎时都有这种心跳的感受，那时一定是他遇上了大危险，如今他在远距八刺沙衮有几百里远的伊塞克湖，怎么会有这种危险？

× × ×

他看到了篝火，也看到了篝火旁的人，他如被雷强。

——篝火旁，正坐着国师须跋。

须跋国师从未笑过，但此时他对着两个孩子笑，笑得很好看。他那不算老的脸上有些皱纹了，但他仍是神色坚定，瞅着越来越近的莫奴生，他笑说道：“我说我是你的熟人，两个小崽子还不承认呢。”

莫奴生大声道：“不许叫他们小崽子！”

只有他才叫两个孩子是小崽子。

国师仍笑，脸色不变：“叫他们什么？”

“叫他们血生、仇手。”

国师看看他，再看看他肩头上的鹿，说道：“好啊，有鹿肉吃，我来烤吧。”

× × ×

莫奴生不声不响，放下背上的鹿，便坐在地上。他的弯刀在怀里，可 he 不想与国师动手，在黑汗国，没有人能胜得了须跋国师的，就是他这个第一勇士也不行。

须跋一边对着两个孩子说话，一边剥鹿肉，他用刀一劈，刀刃不到，那股劲气便剥地豁开了鹿肉，肉唰唰地落下，须跋再拿一棵树枝，用手指一拧，便成了一根插扦，他笑笑说道：“有十根插扦够不够？”

莫奴生闷闷地说道：“够了。”

须跋把鹿肉一撕一条，他撕鹿肉时，让人以为他撕的不过是纸，不像是肉，肉哪里那么容易撕的？他撕出一长条，用树杆子插上，说道：“去烤，去烤！”

两个孩子去烤肉。只两个男人坐在湖边。

湖水在昏黄的夕阳下，分外美丽，

须跋说道：“伊塞克湖很美。”

莫奴生不语。

须跋说道：“黑汗国要完了，但我还得在，如果黑汗国完了，我也完了。”

莫奴生还是不语。

国师是一国人的榜样，你能教须跋怎么样？

风吹皱了伊塞克湖的湖水，看去像一片绵缎。

莫奴生忽地说道：“你放过两个孩子。”

须跋不语。

如果他杀了莫奴生，一定会再杀了两个孩子。不斩草除根，怎么会是须跋？

孩子在远处喊着：“吃鹿肉喽，吃鹿肉喽！”

两人向孩子们走去。

莫奴生忽地有一种悲哀，他何苦离开黑汗，就在乌娜的身旁呆着，等着一死，或许是最好的方法。

× × ×

天很黑了，孩子们都睡了，他们伏在马鞍旁睡着了，只有那一匹马似是觉出不安，它嘶鸣着，叫吼着。莫奴生抚它的背，叫它：“安静，安静！”

两人去了湖旁，湖水映出了他们两人的身姿。

须跋说道：“我不会放你走，你是黑汗的叛逆，我要把你的头吊在城门上，让全城

人都知道背叛黑汗的下场！”

莫奴生忽地仰头大笑，说道：“我不会背叛黑汗的，我只是一个黑汗人！”

他的身影在湖水旁，很长，很大。

须跋说道：“我要杀了你！”

一发面动，如山呼，以海啸，像雪山崩坍！

须跋扑上来了，两只钱扑向莫奴生！

铮铮的钢音再一次为莫奴生扣开了死亡的大门！

× × ×

交手了多少回合，莫奴生不记得了，只记得他跌倒了，再爬起来，再跌倒，再复爬起。

他的身上有无数伤口，都是金铍银铍的飞舞削出来的，那伤口都不大，但汨汨流血。他知道，到了太阳再升起来时，他的身体会静静躺在伊塞湖边，那鹿会看着他的尸体，嗅到那血腥。只是惊异一个人怎么会没有头。而他的头会吊在八刺沙衮的城墙边上，那里挑一根不很直但很长的棍子，棍子上挑着他的头，他的头发炸飞着，他的眼睛闭不拢。

哇——他扑向须跋！

须跋只是一合两钱，便轻轻地破了他的刀！

他的手震出血了。他永远不知道须跋有多少气力，他也不知道须跋对付他有多么轻松，他有心里总有一种想法，死就死吧，乌娜也死了，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但忽地在心头闪过了那个唐青青，他在那个姑娘的闺房里看着她的身体，他对着她说话，她那既羞又窘的神气，让他怎么也忘不了。他忘了乌娜吗？

没有。但他也记着唐青青，他想着，他要去成都府，看着唐青青，亲眼看着她嫁一个男人，那时他就悄悄地走开，再也不用惦念她了。

可是，他怕是去不成成都府了。

须跋的铍再次响起，嗡嗡营营的声音猛飞过他的头顶，他的刀刚才一举，那钱忽地像是解人意一般，唰地拿去他的刀。

他的手嗡一声麻了，松了，刀没了。

莫奴生的脖子前逼着一只钱，那是金钺！

× × ×

天亮了，不知是什么时候亮的，忽地莫奴生与须跋的眼前多了人，那是两个孩子，他们直直地护在莫奴生的眼前，大崽子说道：“杀我，先杀我！”

小崽子说：“你杀了我们两个，再杀他！他是黑汗国的第一勇士，你不能杀他！”

连莫奴生的马也在须跋身后，它用马蹄踢须跋，须跋任它踢了几下，它也纳闷，难道马也不怕？

× × ×

好久，好久的沉默。湖水旁又来了那两只鹿，是那只牡鹿与那头小鹿，小鹿会长大的，如果没人对它射一箭，它会长成一只更美的公鹿，只是怕有人会烧它的肉，把它的皮扔在那湖边的地上，任它腐烂。

须跋忽地叹气，说道：“你走吧。”

风再吹入了莫奴生的耳朵，他不看须跋，他不敢看须跋，怕再泪水一泻而出。他是黑汗国的第一勇士，怎么能总哭？

须跋说道：“你要小心那些人，吐蕃的卓书，还有那个耶律重恩，他的功夫很厉害，他伤过我……”

须跋走了，他不看两个孩子，也不看莫奴生的马，只是向着来时的方向走，他的身子有些蹒跚。

第十章 哺乳姑娘

索雅带着人马回到了高昌城，听说索姑娘回来了，所有的高昌人都到城门前、街角上等着，他们愿意看到索姑娘的风采。在高昌城里，最有本事的人便是索姑娘了，她带着几百勇士就能从成都府买来粮食，听说金国、辽国、大理、西夏、黑汗、吐蕃、大宋北地河间府都想买粮，听说那成都府的粮食因为有人抢，有人烧了粮，七十万石粮食剩不许多，竟被索姑娘买来十五万石，真是了不起。

索雅经过街角时，冲她响起了欢呼声。高昌城民叫道：“索雅，索雅！”有的淘气孩子还坐在墙上，叫道：“索雅，吃粑粑！”手里举着粑粑对索雅叫喊。

索雅跳下马，抱起那个孩子，坐在马上，再继续行进。看看到了回鹘王宫，索雅叫道：“休息一下，我进宫去了！”

× × ×

索雅进了宫，看到高高坐在王椅上的回鹘王，回鹘王笑笑，说道：“索雅，你立了大功，我要赏你。”

索雅说道：“大王真个要赏索雅？”

回鹘王大笑，说道：“怎么不真？本王手下有猛将不少，但像你既有谋略又有武功的，可是不多啊。”

索雅说道：“既是大王说了要赏索雅，索雅便斗胆请求大王，请大王放过索雅，放索雅出宫，做一个领兵的将军，就是不让索雅领兵，索雅能上阵与敌人厮杀战死，也是情愿！”

回鹘王突地一沉脸色，说道：“这个……”

众臣直立不语，他们知道，回鹘王遇上了难题。忽听得环佩声响，从后宫走出来了王后，王后千娇百媚，比起索雅来，更显得艳丽，她生了一子，已有七岁，她仍是花容月貌，如处子般身材，看去很是迷人。

她微微笑说道：“索雅回来了？”

索雅一见到王后，心里一凛，低头道：“拜见王后！”

王后看看索雅，不问买粮事儿，只是问道：“洛儿没有跟你进殿来？”

索雅知会有此一问，便说道：“我王要打造三万把回鹘弯刀，我正要洛儿在成都府监做此事。”

王后冷冷一笑，说道：“王儿有五位妃子，平素你总是出门，让我儿惦念。如今又把洛儿丢在成都，你想王儿会不会放过你？”

索雅一想到那个只有七岁的孩子，顿时心生厌恶，心道：洛儿要留在成都，都是我的主意，我不愿意让她再落入那个七岁的狼崽子的手里。我才答应替她求大王，让她嫁人。此时任是王后再不愿意，我也得说。索雅便说道：“禀大王、王后得知，那个造弯刀的是蜀中齐家公子……”

回鹘王一声吟，说道：“他怎么了？”

索雅一狠心，说道：“他说，要娶洛儿为妻，我要他为我回鹘造弯刀，我便答应了，答应回国来替他求亲。”

× × ×

回鹘王沉吟了一下，问王后道：“你说呢？”

王后冷冷道：“索雅，你也知道，你与杨洛儿都是王子的妃子！”

索雅忽地说道：“王后，吐蕃对我回鹘虎视眈眈，王后不愿意让吐蕃进犯吧？”

王后尖声而笑，说道：“索雅，什么时候轮到你教训我了？”

回鹘王一听得王后依然不乐，便叫道：“大胆！”

索雅不敢再说。

回王陪笑对王后说道：“王后，我看那个杨洛儿愿意去就让她去吧，她嫁与那个成都的齐什么就嫁好了，王儿有五个妃子，走了一个，也不要紧，再替他找一个就是了。”

王后哼一声，说道：“是啊，走了一个就走一个，可是再走一个，你怎么办？你问问索雅，如果她也不喜欢做王儿的妃子，那怎么办？”

回鹘王大惊，说道：“是啊，我替王儿选的女人都是千中选一的好女人，如果她们都不愿意做王儿的妃子，那怎么办？”

王后说道：“我要杀了她！”

× × ×

回鹘王大惊，说道：“王后，你要杀谁？你要杀谁？！”

王后说道：“我要派人去大宋，杀了那个扬洛儿，她不愿意做王妃，也得做。她生是回鹘王子的王妃，死也是回鹘王子的人！大王，你的女人，你愿意随便给人吗？你愿意拿我送人吗？”

她斜向着回鹘王，那薄薄的嘴唇很是肉欲地凑向回鹘王，说道：“你愿意拿我给人吗？”

回鹘王这一回也觉得不对了，如果谁愿意嫁人便嫁人，何必选她们做回鹘王子的妃子？他大声说道：“王后说得对！”

× × ×

索雅一叹，她在心底里悲叹，知道回鹘王早晚会是这一句话：王后说得对。王后说什么都是对的，她再有什么可说？

× × ×

王后说道：“大王没看到索雅今天回来的盛况么？”

回鹘王问道：“什么盛况？”

王后冷冷说道：“万人空巷，人人欢呼，欢呼索雅回高昌，竟比大王出巡还要热闹！”

回鹘王的脸色一沉，说道：“索雅是本王派去的使节，她买回来了粮，就是大功一件，有人欢呼也是对的。”

王后突地扬头哈哈大笑，尖刻地说：“听说有七国在那里争着买粮？”

索雅说道：“是。”

王后笑道：“那么索妃买到了粮，你是不是很得意？”

索雅说道：“完成了大王所派的使命，我很高兴。”

王后尖声道：“有什么高兴的？拿钱买了粮食，有什么高兴的。你有钱，自可以买得到粮。你做到了大王的吩咐，像我吩咐一个人到市集去买东西，他买来了，我应该很好的赏他吗？”

回鹘王一愣，他本来昏聩，一听得王后说得也有理，便问道：“依王后怎么办？”

王后说道：“索雅买粮有功，但也不是大功一件。她放了王儿的妃子，却是大过一件了。我说，要把她押在牢里！派人去把那个杨洛儿找回来！那个齐什么如果不给我回鹘打弯刀，我们就杀了他！把杨洛儿抓回来！派十八斩去，杀了那个齐什么，抓回杨洛儿！”

× × ×

索雅想不到她会被关在牢里，她坐在牢里，正闭眼养神，忽听得有人叹气，那人叫道：“索姑娘，索姑娘！”

索雅抬头一看，原来是那个老牢头。老牢头说道：“索姑娘，你买回来了粮，高昌城如今有救了，我煮了一点儿肉，你吃吧。”

索雅流泪，说道：“我不饿，大爷……”

老牢头说道：“我告诉了人，他们去求大王了，有几个老人说，他们拚了命也要救你出去。”

索雅心道：如果有人去求大王，他会放掉自己吗？看来不会。如果王后一怒，说不定会处死自己。越是有人去求情，对自己越是不利。她长长一叹息一声。

老牢头问道：“索姑娘为什么叹气？”

索雅笑笑，说道：“没什么。”

她想：如果没人理她，大王或许会放她，让她去做那个七岁的王子的妃子。可是如今高昌城里的百姓对她那么拥戴，她麦不死才怪。

正思忖间，忽听得有人叫道：“大王派人来召索雅！”

进来了三个人，个子高大，他们手里握着刀，满面杀气。索雅一看便明白了，他们是来杀自己的。

那三个人站在牢里，对老牢头道：“你出去吧。”

老牢头也看出不妙，他战战兢兢道：“各位，我要陪索姑娘在此。”

一人哼一声，说道：“你不知大王的命令不可违吗？”

老牢头看索雅不妙，他眼中流泪，走出去了。

索雅要与他三人动手，谅他们三人也不能轻易杀了她，但此时她心念如灰，竟是不动，等着他们。那中间一人冷笑道：“索雅，回鹘国只能有一个聪明的女人，那就是王后！”

刀快如风，但听得有人尖声叫道：“别杀人，你要杀了她，我就杀你！”

刀在空中停住了，因为是屏足了气力，使刀片儿在空中飒飒响，人的脸色也蜡黄。

进牢来的是王子，他身后跟着那三个妃子，她们是布那儿、悄声儿和雪花。

王子只有七岁，他笑着说：“王后要你杀我的妃子，你知道不知道，我睡觉要摸她的奶，不摸她的奶就睡不着？”

那人愣了，他不敢说话，王后要他杀人，他敢不杀吗？但王子说道：“拿刀来，我杀她！”

那人迟疑地递过刀来，王子忽地挺刀便欧，欧那三人，叫道：“敢杀我的妃子，我杀了你，我杀了你！”

那三人不敢与一个孩子争刀，便只有躲避。一时间，竟是手忙脚乱。

王子叫道：“我的妃子哪，你们都是死人，杀他们啊！”

三人一听，如是索雅与那三个妃子动手，一定会真的杀了他们，他们不逃，还要如何？一声喊，三个人都冲出牢去了。

× × ×

王子很兴奋，他办了一件大事，回头对三个妃子说道：“你们说，我是不是很能干啊？”

布那儿对索雅使一个眼色，说道：“王子很能干，你会是回鹘国的国王，我们都是你的女人。”

王子叫道：“好啊，让索雅回去，我要她陪我。”

× × ×

在王子的大床上，索雅躺着，很慵懒。她想到了杨洛儿，她如今正与那个齐骠在一起，过得很快乐吧？她的眼前再闪过那几个男人，阴沉的卓书、风流的耶律重恩，勇悍凶猛的莫奴生、文雅俊秀的答罕……他们都是男人，是他从未遇到过的男人。

王子的手摸着她的奶，睡得很香。

忽地，她看到了一个女人。王后，她来了，像一个幽灵，站在索雅的面前。

王后说道：“回鹘国只有一个女人，那就是我。”

索雅笑笑，说道：“是。”

王后说道：“国王的日子不久了，王儿还小，我就很操心。

你说是不是？”

索雅说道：“是，王后。”

王后笑笑，说道：“王儿才七岁，他不明白什么事理，你们告诉他什么，他就信什么。”

索雅说道：“如果你一直把他抱在怀里，他一直摸的是你的奶，你说如今会怎么样？”

王后低吼，像一只怒兽：你当你是谁？你是我爹，还是我娘，你教训我？你威风了是不是？你回高昌，像一个英雄。你以为你是谁？我要杀了你，像碾死一条虫！”

索雅笑笑，说道：“如果我没说错，王后有自己的主意，只是你得有人，有人护着你的儿子，没了儿子，你拿什么保住回鹘？”

王后笑了，说道：“我先杀了你，再保回鹘。”

索雅笑笑，说道：“我要是你，我就不那么。”

王后的眼睛瞪得更大了，低吼道：“我告诉你，我杀了你，要布那儿来睡，王儿搂着她，摸她的奶，一样睡得香。”

索雅笑笑，说道：“我明白你的心，所以你要我去买粮。”

王后哼一声，说道：“你知道就好。”

索雅忽地说道：“我见过了吐蕃的公子卓书，他想吞了回鹘。”

这是大事，王后也一愣，索雅说道：“国要兴盛，必得有死命效忠的人。我是回鹘人，愿为回鹘而死！”

王后看着索雅，她的眼光渐渐变得柔和，她轻声说：“如果.....只剩下了我们孤儿寡母，你会帮我们吗？”

索雅正色道：“我会。”

王后冷冷道：“你为什么帮我？”

索雅说道：“我是回鹘人.....再说，他.....是第一个摸我乳的人。”

王后不出声了，她看着索雅，每一个女人对于摸自己乳的第一个男人是不是不能忘情？

索雅说道：“王后，吐蕃、黑汗都有窥我国意，大王要的那三万把弯刀很重要，为了那刀，洛儿不惜自己的性命。王后命人去杀她，是不是错了？第一会冷了忠于回鹘的勇士之心。二来那三万把弯刀没了，拿什么去对付吐蕃与黑汗？”

王后问道：“吐蕃也没要大宋造兵器，你怎么知道他会对我不利？”

索雅说道：“早在唐时，太宗皇帝便派了公主去吐蕃与松赞干布成亲，那时带去的工匠，足以打造出世上最锋利的兵器，吐蕃要兴兵，不必现造兵器。”

王后沉默了，她不想再杀索雅了，只是盯着索雅，她说道：“我也是女大，你也是女人，你不会愿意让一个孩子摸你的奶……”

× × ×

王后走了，走在暗夜里，她信不信索雅？会不会再杀索雅？

索雅侧着身子搂着王子，布那儿、悄声儿、雪花三个走来了，她们握着索雅的那一只手，几双眼在交流着温情。她们很一想索雅，只有索雅知道怎么办，知道怎么对付宫里这令人可怕的罗网。布那儿说道：“索雅姐姐，洛儿姐姐真的嫁人了？”

索雅点头。

三个人一阵轻呼。

洛儿不必再受苦了，她再也不必让一个孩子夜夜摸奶。

她们都是春心荡漾的女孩子，怎么能甘心给一个孩子玩弄？

悄声儿说：“索雅姐姐，给我们说说你去成都府的事儿。”

索雅说道：“你们该去睡了，明天他一醒来，还要你们陪他。”

布那儿笑笑，说道：“好姐姐，给我们讲一讲吧。我们睡不着，你们两个走了，我们很想你们。”

× × ×

索雅便讲起来了，在她的眼前，闪过一些人，那些人是蜀中的唐门中人，有唐思思，唐青青，还有耶律公子，卓书公子，黑汗勇士莫奴生、莫揭，还有那个齐骁。讲到了夺粮大战，讲得三个女孩子眼睛发亮，布那儿瞪眼说道：“索雅姐姐，你真好，你去过成都，一生也活得不冤，哪像我们，只是哄一个孩子玩。”

索雅笑笑，她说道：“洛儿嫁的那个男人很好，他叫齐骁，是一个很漂亮很年轻的公子，他家里很有钱，人也温柔，是成都府有名的好人。”

布那儿、悄声儿、雪花三人看着那个小小的王子，他才七岁，但他也知道玩女人了。他掐着索雅的乳不放。

索雅说道：“我们没有法儿出去，我们不是洛儿。”

布那儿哭着说：“索雅，你是一个好人，你不走，放洛儿走。

你是我们的好姐姐。”

三个人也上了床，她们伏在索雅脚下，伏在她的身上，她们的手很温柔，为索雅轻轻地按摩。

第十一章 遑论婚嫁

红顶天跪在西夏王与王妃面前。

西夏王满面是笑，他看着红顶天，十分满意，王妃也看着红顶天，笑吟吟。红顶天心道：我一路辛苦，你们只是说了几句话，便算完了，给我的银了我也分与手下人了。你还有什么话说，特地把我找来王宫？

西夏王说道：“我儿，你是我西夏的骄傲，谁不赞你？随行的勇士都对我说了，你对付那吐蕃的劫粮人，确是英勇无比啊！”

王妃也笑，说道：“你出够风头了。”

红顶天不语。

王妃笑笑，说道：“好了，你下去吧。”

红顶天看看西夏王，也对他挥手，便下去了。迎面碰上了一齐去成都的黑虎等人，叫道：“红大哥，走，喝酒去！”

众人进了一家酒馆，都是牛羊肉，当下叫了满满一桌，便喝起酒来。

黑虎说道：“红大哥，你带我们去押粮，与吐蕃人也战过了，好一番战！真是过瘾！”

李霸说道：“红大哥，再有战事，你带我们去，保胜得过那些蕃人！”

正喝得高兴，忽听得有人叫道：“闪开，闪开！”

从楼下上来一伙人，当先的是几个大汉，拥着一个美貌的小姐上了楼，那女孩子身上环佩丁当，直上得楼来，坐在红顶天的对面，离他只有一桌之隔，那些大汉拥在身旁，也不吐一声。

红顶天心怪她那模样，看她盯着自己，不知道什么用意，也不叫酒菜，只是干坐着。李霸与黑虎看看，也不为怪，再说道：“大哥，你是西夏第一勇士了，我们敬你一杯！”

红顶天说道：“哪里哪里。”

他举杯也喝了酒，黑虎忽地叫道：“大哥，我看那唐门的姑娘长得好看，大哥当初为什么不选一个，那个唐思思样子好厉害，大哥要选，莫如选那个唐青青，她像一个古美人哩。”

众好汉大笑，此时喝得醉了，便信口胡说，反正唐青青也不在此，说她何妨？

但听得一声尖脆声音：“打他耳光！”

叭！一声响，竟有人冲来，一耳光打在黑虎脸上。

黑虎叫道：“哪一个敢打我，我是黑虎！”

× × ×

黑虎竟看不清是谁打了他，只是瞎嚷嚷。

红顶天起身，对着那小姐一揖，说道：“我兄弟说几句小话，喝一点儿小酒，不知道小姐为什么要打？”

那小姐脸上蒙了面纱，看不清面目，只听得咯咯笑，说道：“有什么要紧，只要他提起女人，我就要打！”

黑虎大叫道：“我怎么提不得女人？我就提，我要女人，我要女人！”

黑虎等她来打，但那小姐也不动，黑虎叫道：“你来打啊！”

那小姐说道：“你说你自己，我不愿意打。你要说她，我就打你！”

× × ×

黑虎一看她的那纤纤玉指，正指向红顶天。他来了气，叫道：“怪不得，你又不是我大哥的妻子，你管得着我们吗？我们说啊，我大哥要娶蜀中唐门的唐青青小姐做妻子，对不对啊？”

那几个也喝昏了头，叫道：“对啊！”

黑虎再叫道：“我大哥娶了唐青青小姐做妻子，你们说好不好？”

“好啊！”

那小姐忽地再叫了一声：“打他！”

这一次看到了，原来是小姐身旁的人冲上来，动手便打。

黑虎叫道：“奶奶的，我连六国的人都不怕，怎么会怕你个小子？！”

他撞拳去打，忽听得有人厉声一叫：“别动手，是公主！”

所有的人都静下来了，看着那个戴面纱的小姐。原来她就是公主，西夏美人公主李斯萍。

红顶天的身子不自在起来。

那小姐缓缓起来，坐在红顶天身旁，说道：“红大哥，我能不能坐？”

能不能坐？她已坐下来了，根本就是白问。说她不能坐，她也坐了。

红顶天笑笑，不语。

传说西夏王的女儿李斯萍原要嫁与辽国的天祚帝，天祚帝看了她的小像，竟是夜不能寐，说道：“天下从未看过这么美的女子！”当时着辽国的丞相元历脱脱去西夏联姻。据说元历脱脱来西夏也是想与公主李斯萍一遇，但从未相见，他怕回去时受天祚帝一

责，便托人千方百计见了公主一面。那一面是在公主出去逛街时，跟随的丫头弄的鬼儿，元历脱脱在前，正与那公主相遇，那丫头忽地哎呀一声叫，扯住了公主，倒在地上，元历脱脱对面而来，又是一个老人，便急急来扶，正好扶起了公主，一瞥惊鸿，由是惊为天人。当天祚帝问起西夏公主时，元历脱脱只说一句：“只应天上仙，哪得凡尘人间？”

就是这么一个李斯萍，竟对着红顶天叫了一声：“红大哥”，而且与他坐在对面？

红顶天满身的不自在，他不敢看公主，就是对着她那戴着面纱的面容看上一眼，也是褻渎。

公主问道：“红大哥，你为什么不与我说话？”

红顶天说道：“我只一介莽夫，公主有什么吩咐，只请说来。”

× × ×

公主吃吃一笑，说道：“红大哥，我与你喝酒。”

红顶天一听说喝酒，竟舌头也大了，说道：“我不行，公主，我不能再喝了。”

那公主说道：“红大哥，我与你喝酒，你不愿意喝，分明是看不起我。”

红顶天不敢再说，看着她伸出那如雪一般的素手，斟满了酒，说道：“红大哥，我与你干一杯！”

× × ×

听说这人是公主，坐在桌旁的人都不敢动，也不敢看，都用一双耳朵听着，听她与红顶天怎么说。

公主说道：“红大哥，我对你说一句话，我从前是许与辽国的天祚帝的，我想可能一辈子都过的是深宫禁苑的日子，不料得天祚帝他送来了聘礼，人却死了，死在金人手里。我与天祚帝的缘份便没了。可我是一个嫁过皇帝的人，虽说他没来娶我，我总算是论过婚嫁，对不对？”

红顶天抬起了头，他仿佛看到了公主的不幸，她是嫁过的人，她嫁了一个死人。那

人如今死了，辽国的天祚帝死了，这谁都知道，她还等什么？

公主忽地说道：“父王要我等，母亲要我嫁人。我要嫁一个平平常常的人，我……”

红顶天看着她，看不出她的脸色，她想说什么。

公主轻声但很清楚地说：“我要嫁与你。”

× × ×

如雷殒顶！

× × ×

耶律重恩扯住了索雅的手，说道：“随我来！”

索雅的心跳了，她不知怎么会在回鹘的高品城思看到耶律公子，而且他一见到了索雅，便像是见到了老朋友，一扯扯住她的手，便扯她上了酒店。

回鹘国的酒店都是那种门前有院子的，有人骑来的牲口都牢系在院子里，院子里有葡萄架，下面有那小小的桌子。你愿意坐在院里喝酒也行，愿意上楼也好。楼上有一张张小桌子。人很少，来喝酒的人大都行色匆匆，在院子里喝了几杯，便匆匆走了。

耶律重恩扯着索雅到了楼上，说道：“索姑娘，我与你有话要说。”

看样子他有很重要的话要说，叫来了酒，耶律重恩说道：“索姑娘，我知道你在这里是什么人。”

索雅哦了一声，他知道她是王子的妃子，知道那个王子才七岁吗？

耶律重恩说道：“你是回鹘最美的人，为什么答应嫁与索雅笑笑：“我是回鹘的美女，不嫁与王子，嫁与国王，我嫁与谁？”

× × ×

耶律重恩说道：“索姑娘，你想一想，他才只有七岁，根本就只是一个孩子，你嫁与他，只是一场玩笑。你跟他在一起做什么，你哄他玩，哄他不流鼻涕？”

耶律重恩怒火在眼里烧，他说道：“你莫欺骗自己了，你也不喜欢他！”

×

×

×

索雅看着耶律重恩，她喜欢耶律重恩，那个先来找她的卓书是一个玩弄女人的家伙，她怎么会不知道？她看不起那种人，但她与卓书、答罕一起，对付过耶律重恩。他知道么？

索雅叫道：“耶律重恩，我不喜欢你！我告诉你，我不喜欢你！如果我喜欢你，我就不会与卓书、答罕对付你了！”

耶律重恩的眼里有惊愕，他说道：“你怎么对付我了？”

索雅笑笑，说道：“他们以为你是辽国的天祚帝，要我试你，在那洗浴时，如果你是天祚帝，他们就会当场杀了你。”

×

×

×

耶律重恩低下了头，他很感谢索雅，但不知为什么，他意兴萧索。

他慢慢说道：“我不是，我如果是天祚帝，我就不会很自在地在这里喝酒了。我要复国，我要复我的大辽！”

他的拳握起来了，咚地一声擂在桌上。

索雅看他此时意气风发，神色肃然，真个像是一代枭雄！

但他的眼光黯下去了，轻声说：“我只是一个辽人，一个无家可归的辽人！”

无家可归。他有过家，辽人有过很宽阔的家，那是很宽阔的草原，在那草原上有许多马牛羊，在那里有他们的家。可家哪里去了？家在哪里？

亡国之痛，痛在心底！

耶律重恩说道：“我父亲是辽国的大臣，他死在宫中，我与母亲走出来了，我们娘俩走了一半的路，忽地娘哭了，她说道：“孩子，你自己走吧，娘走不动了。那时人流如潮，像哗哗淌的流水。我背着娘，继续走。我一边走，一边给娘讲笑话，娘先不出声，后来就嗯哼一声。我再往前走，走了两天两夜后，乱兵、难民，我总算找到了一点儿吃

的，给娘，她.....她死了。”

× × ×

索雅说道：“你有龙凤之姿，人都认你是天祚帝，就是答罕与卓书都不想放过你。”

耶律重恩笑一笑，他说道：“我只是我。”

× × ×

索雅听得流泪，她的泪水流得很多，低下了头，说道：“对不起，我有些失态。”

耶律重恩忽地抓住了她的手，她的手很凉，柔若无骨，那么软：“你听我说。”

索雅抬起了头，耶律重恩说道：“我要娶你做我的妻子，你“愿意不愿意？我要安家，在回鹘，你说好不好？”

索雅叹一口气，说道：“耶律公子，我不能嫁人。”

耶律重恩大声说道：“对了，姑娘，我有一百多万两银子，我还有许多的财产，我家门虽是不幸，但我有钱，我能让你过上好日子。”

索雅看着他，他风流倜傥，比那个齐骧更好。但她是回鹘王子的妃子，怎么能嫁人？

索雅长叹了一口气，说道：“耶律公子，我在成都府不是骗你，是我与洛儿都有不得已的苦衷。我们两个都是回鹘王子的妃子，虽说他才只有七岁，但他娶了五个妃子，我们五个人夜夜得陪着他。有时陪他玩，有时陪他睡。”

× × ×

索雅连这么难于启齿的事儿都说了出来，他还怎么说？

忽地耶律重恩站起来，他恨声道：“索姑娘，我今夜就去，我杀了你的那个七岁的孩子，让你们回鹘王哭去吧。他怎么能让你们五个美貌女孩子做这种事儿？”

索雅心里一酸，头一次有人愿意为她说话。

耶律重恩说道：“我杀了他，你就不再是他的妃子了！”

索雅看着他，他真的能杀了王子，忽地索雅的心头一阵子乱。她不愿意让人杀了王

子，王子只是一个孩子，当他摸着她的乳时，开始时她还脸红，后来着他睡了，那睡态只是一个孩子，她就在心里说：睡吧睡吧，你是我的孩子……渐渐地，她也真个拿他当成自己的孩子了。

耶律重恩叫来了酒店的老板，说道：“好了，我走了。索姑娘，过几日见。”

索雅想对他说，要他不再去扰王子，但她不敢在当街叫，她只能心咚咚跳，急急回皇宫去。

× × ×

索雅看到了布那儿三个与王子在一起玩，她们在哄笑，从宫里撵出来。看到索雅来了，王子笑了，说道：“索姐姐，我想你该回来了。”

三个妃子便缠着索雅，要她说说街上看到了什么，布那儿心细，她嗅到索雅的酒气，一看她神色不好，便说道：“王子，你去睡吧。”

王子缠着索雅，要她去睡。索雅正要去，布那儿说道：“不行，不行，她今天累了，晚上再陪你吧。”叫雪花陪他去睡。

× × ×

布那儿看着索雅，问道：“索姐姐，怎么回事儿？”

索雅本来不欲对她说，但忽地心头一凛，想到：如果真的杀了王子，贝怕我们四人都不会再活了，我就是走了，她们三人怎么办？她叹一口气，把耶律重恩的事儿对布那儿说了。

布那儿急了，说道：“索姐姐，这可是大事，我们怎么也得告诉大王。乘十八斩没去成都，要他们对付那个耶律重恩！”

索雅说道：“不行，不行！”

她不愿意让十八斩对付耶律重恩，她怕耶律重恩出事。但布那儿说道：“好了，我去对大王说，说索姐姐在街上看到了一个人，那个人会对王子不利，要十八斩夜里来王

宫看守。”

布那几走了，只剩下一个呆呆坐着的索雅，她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 × ×

入夜，索雅搂着王子在睡，大床上，一旁有三个未脱衣服的女人，她们是布那儿三人，缩在床角睡了。

索雅睡不着。她知道今夜里十八斩都来，他们是回鹘王手下最有力的十八人，他们杀人从未失手过。她想着耶律重恩对她说过的，他背着母亲一直逃难。后来母亲死了，他说得那么伤感，让她流泪。

小王子仍在狠狠地掐着她的乳，他似乎在作恶梦，嘴里乱叫，手也发狠。

索雅看着小王子，他会长大的，但他长大了，索雅她们五人都会老了，那时他一定会娶几个如花似玉的女人做他真正的妃子。那时他也会在睡梦里摸着女人的奶，但他就不光是在睡梦里需要女人了。

× × ×

蓦地听到有人叫喊：“有人！”

听得有脚步声直逼宫内来。

索雅想抬起头，她忽地看到了一双很熟悉的眼睛。

是耶律重恩！

耶律重恩看到了她，看到了她正搂着一个七岁的孩子在睡。她的眼里满是惊讶，想不到耶律重恩说做就做，真的来了王宫。

× × ×

他说：“我要杀了他！”

索雅忽地像是从梦里惊醒，她叫道：“不行！”

她的叫声惊醒了布那儿三人，她们看到了耶律重恩。

他多伟岸，多俊俏！他是一个真正的公子，她们看着他，睡态还足，那朦胧的眼里更有一些饥渴！

耶律重恩说道：“我带你们四人出去，我只要杀了他。”

布那儿大声道：“胡说，你带不走我们！”

雪花说道：“你是辽人，我们是回鹘人！”

耶律重恩笑笑，说道：“你说错了，姑娘，如今没有辽这个国了！”

正说着话，耶律重恩的手便向那王子细嫩的脖子去！

他的手便是刀，一刀砍在王子的脖子上，王子必死！

（全书完）